

# 客地

——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

# 叫지

〔韩国〕

黄皙暎 著

苑英奕 译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SBN 978-7-02-007719-9



9 787020 077199 >

定价：21.00元



I312.645  
H908-2

# 客地

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

〔韩国〕

黄皙暎 著  
苑英奕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312.645  
H908-2

객지 (황석영중단편집)

---

© 황석영 (黄皙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地: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韩)黄皙暎著;苑英  
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韩国文学丛书)

ISBN 978-7-02-007719-9

I. 客… II. ①黄…②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韩  
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128号

责任编辑:仝保民 装帧设计:柳泉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周小滨

客 地

黄皙暎 著

苑英奕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49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10.75 插页3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978-7-02-007719-9 定价21.00元

---

## 译者前言

近几年来,在韩流的影响下,大部分中国人一提到韩国就会联想到那些帅男靓女、时尚服饰以及先进的电子产品等。而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中韩建交的近四十年,韩国在中国人眼里几乎是个未知数。事实上,这四十年正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段里程。一方面,它由一个弱小民族跻身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诸多社会问题,并且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中。

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讲,一九九九年当我第一次赴韩留学的时候,曾一度误认为它是个很西化的国家,充满了自由、民主与热情。但是,经过几年的实地生活,这种想法开始动摇,我觉得韩国人那热情欢快的表象后面总隐藏着一种淡淡的苦楚。这种感觉引导我关注起上面谈到的那段未知的历史。于是,专攻文学的我在二〇〇五年的时候,终于做出要翻译黄皙暎的《客地》的决定。

可以说,黄皙暎本人的生涯及其作品,是整个韩国历史的标本。他的作品中所勾画的人物生涯已经超越了个人的个别体验范围。黄皙暎的作品所讲述的现实大都是痛苦记忆。《客地》是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精心挑选的十二篇初期作品,而由于篇幅过长,在翻译中文版的时候,经作者再次严格筛选,最后确定了本书中的九篇。这



九篇可以分为三个主题，一是飞速的产业化给韩国底层民众带来的重压，这便是《客地》、《去森浦的路》、《大力士之梦想》、《发财猪梦》、《写给弟弟》、《身边的人》等六篇小说，韩国的底层民众六七十年代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在这部小说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也是《客地》成为韩国七十年代“民众文学”的代表，以及部分作品入选当代高中课本的重要原因。二是战争给韩国人造成的生命以及心灵创伤，例如反映朝鲜战争题材的《韩氏年代记》，反映越南战争题材的《骆驼眼圈》。此外，《峡谷》是唯一一篇不包括在韩语版《客地》中的小说，它写于一九八〇年，反映了韩国现代史上另一个重大事件——光州事件，作者也特意将其安排在中文版的《客地》中。我想，这样有利于中国读者来比较全面地了解韩国现代史。

而巧合的是，在读黄皙暎作品的时候，我时常觉得有许多事不仅发生在韩国，在中国也同样能找到它们的影子。特别是反映产业化问题的小说，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中国的现实：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脚步的加大，下岗工人、农民工、东西贫富差距等问题日益明显。尽管中国会以自己的国情为基础去谋出路，但我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多几面镜子也未必是坏事。从这层意义上来讲，黄皙暎的作品对于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讲具有特殊意义。

这本书从选题到出版，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关注与支持，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尤其要感谢韩国大山文化财团的资助，感谢我的导师全炯俊教授，这些年来他以无私宽广的胸怀指导我认识文学与社会，还要感谢翻译过程中热心校正指导的韩国文学博士李京炫、中国文学博士李素贞、崔贞玉、朴银贞、李政勋等韩国友人，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支持，最后，也感谢

一直全力支持我翻译的丈夫赵广和所有家人。

英 奕

2008 年仲夏于韩国首尔



## 目 录

去森浦的路 .....	( 1 )
身边的人 .....	( 24 )
发财猪梦 .....	( 41 )
大力士之梦想 .....	( 80 )
写给弟弟 .....	( 97 )
骆驼眼圈 .....	(113)
峡谷 .....	(137)
客地 .....	(158)
韩氏年代记 .....	(258)



## 去森浦的路

英达边琢磨着该往哪边走边停了下来。清晨的寒冬冷风凛冽地刮了过来，渐亮的晨光下现出了光秃秃的地面，四处冻结的溪面和洼地水湾在晨光的反射下闪出了光亮。风声从远处突袭而来在他停立的上空切过。只剩枯枝的几十棵树在野外的寒风中摇晃着。

四个月前，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秋收期，施工已经快结束了。冬天马上要到了，施工肯定要拖到明年开春，这里不能久待，这是他早就料想到的。果然，工地办公室三天前就关门了，英达只是伺机从饭店溜走而已。

有人跨过田垄向这边走来。太阳升起后地面立刻变得阴阴阳阳的，被土丘的影子和树荫遮住的地方，冻结的土发出咔嚓咔嚓的破裂声，但是阳光照耀的地方开始融化，红色的土看起来湿乎乎的。向这边走的人虽然走出了树荫，但鞋边儿上沾满的红泥块每走一步就会甩出去几片。他打量着呆呆地正站在路边抽烟的英达，朝这边走了过来。他是个大高个儿，而英达则身材矮小。他将撑得鼓鼓的蛤蟆包松垮地搭在肩上，头上的毛边帽子遮住了耳朵，嘴巴缩在迷彩军大衣领子里，看不清他的脸。他走到离英达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将帽檐儿腾地掀到脑门上，说：

“原来是住在千氏家的那一位呀。”

英达一看，是个三十多岁的面熟汉子，好像在工地或村口的酒棚里碰见过。



“刚才可看了场好戏。”

他抬起下巴使劲解着帽子上的扣子，然后像个飞行员似的把两个帽耳翻上去，笑着说：

“那个姓千的像疯子一样，跟打狗似的揍了老婆一顿。”

英达瞪着他低声沉吟道：

“我……这个土包子真是的。”

“不知打没打残废，揪着头发拖到院子里，连踹带踩的……哎呀，那个家伙肯定是打人打上瘾来了。”

他难道是要让我吃苦头才这样说的吗？想到这儿英达十分恼火，他使劲儿忍住怒气，狠狠地抽着快烧到手指的烟。

汉子伸出手来，说道：“伙计，借个火。”

“扔了吧。”

英达把烟头递给男人后，不乐意地说了一声。也是的，确实有些丢人。那可不是赖了饭钱开溜的小事。那姓千的本来是去火车站的，没想到大清早五六点钟就跑了回来，英达是让人当场撞了个正着。他勉强套上衣服脱了身，那姓千的拿青州嫂撒气的时候，他就藏在磨坊里。英达像是辩解似的喃喃自语道：

“能怨女人家吗？都是男人的不对。”

“在乡下女人里面，她算是够苗条的了。都说她做得过火了，可还是不改。”

“那女人也算可以了，姑娘的时候就坐过军车。是个吃了不少苦的女人。”

“给地保们上过税，准是连那儿也给了。”

“什么？喂，你这个人……”

汉子长长地嘘了口气，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用不着这样。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享了艳福？东奔西跑的，对路上遇的女人别太专心了。”

这个家伙的口气总这样，英达觉得跟他明着发火又不好，只好嗤嗤笑了一下。这女人以前卖年糕和糯米糕给去前方的军人们，过惯了坐上火车穿梭在男人们中间的生活，现如今进门当这瘸子千氏的女人，确实有些寂寞难熬了。她招呼了一批工地的民工和走街串巷的商贩，又是出租房子又是卖饭，看样子还想偷个汉子。青州嫂在英达的眼里可不一般。黝黑的脸上不时飘过一个媚眼来，弄得英达一到晚上就坐到门外傻傻地唱《黑山岛的姑娘》，最后都快疯了。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

汉子问了一句。走近了一看，他长得也不算凶神恶煞。至少，英达觉得他那痛快的性格还真不令人讨厌。他看起来比自己能大五岁左右。而且看他那样子，即便是在这北风呼啸的野地里，只要一屁股坐下来也能跟万事太平似的。英达的警惕心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强了，他回答道：

“四个月。老兄这是去哪儿呢？”

“正想着要不要去森浦呢。”

这汉子两眼眯成一条缝，静静地说。英达摇了摇头说：

“选错方向了。那儿跟白纸没什么两样，这大冬天的。”

“我老家就是那儿。”

汉子用戴着线手套的手蹭了一下鼻子。他已经在望着荒野的另一头了。他和英达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是在回家的路上，而英达则是站在去另外一个地方流浪的路上。

“噢……是回家啊。”

汉子站起身来把鼓鼓的蛤蟆包搭在肩上，问英达：

“你这是去找什么活儿干吗？”

“老兄是有人叫你才来的吗？到什么地方还不都一样。”

“我得走喽。”

他头也不回地朝泥泞的堤上走去。上了堤之后,他将背囊换了个肩,从下半身开始到狗皮帽子逐渐消失在堤的那一面。英达并没有想出特别要去的地方,也没有个伴儿,所以前面的路很茫然。即便走到半路分开,现在要是有个说话的伴儿也好啊。他愣着站了一会儿,迈着碎步跟着汉子走去。英达跑着上了堤。汉子的脚步很快,已经迈上通往大道的岔路了。车道两旁像倒插着竹扫帚一般稀落落的白杨站成了一排。他一边朝下面冲下去,一边喊着汉子:

“喂!老兄。”

汉子停下脚步向后看了一下,又慢慢走了起来。英达冲上去紧跟在他后面,呼呼地喘着粗气说:

“一块儿结个伴儿吧。我也到月出里,跟你是一个方向……”

仍然也不见他回答,英达就再冲着他后脑勺说:

“他妈的,这样的冬天还是头一遭呢。去年这个时候挺好的。那时候每月三千元的房租,和一个在酒吧干的女人一起过呢。当时也是天寒地冻的,没处可去,够憋闷的。”

“我们都习惯了。”汉子说。

“你知道森浦离这儿有多远吗?反正光到海边也得有几百里路。还要从那儿坐船过去。”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十多年了。回去……也没个认识的人。”

“那你回去干什么?”

“没什么……就是年纪大了,想回去看看。”

他们上了大道。这条用石子和泥土铺成的路走起来还算舒服。英达将冻僵的手插进外套的衣兜中连连空抓着手活动着,一边说:

“暖,冷得可真够呛。要是不刮风的话还能好些。”

汉子不太怕冷,一方面是狗皮帽子和野战军大衣武装得严实,另一方面看他的气色就很健康。汉子第一次很热情地问英达:

“早饭吃了没?”

“吃什么呀!”

英达不自然地笑了。

“早上好不容易才抽出身来……”

“我也没吃。要走到清泉才能吃上口饭。早点走就好了。冬天再也不出远门了。”

“介绍迟了,我叫鲁英达。”

“我姓郑。”

“我们要是也学点技术的话,找到个工作也就没什么可愁的了。”

英达流露出并不想讨好郑氏的语气。

“我知道。你不是使过钻岩机吗?像我吧,会木匠活儿、焊接,还会修皮鞋。”

“啊,真够多的。心里肯定很踏实。”

“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也是呀,上哪儿去学这些呀?”

“都是在好地方教出来的。”

“我要是也能进那样的好地方就好了。”

郑氏苦笑着摇了摇头说:

“现在去也不难,只不过就是家太大了。”

“是那个大家<sup>①</sup>啊……”

---

<sup>①</sup> 在韩国,人们把监狱称为“大家”,以表示在监狱里接触的人和事又多又杂。



英达说到半截打住了，看着郑氏的脸。郑氏低着头默默地向前走着。他们过了个山头，路变成了下坡，沿着江边盘绕着的远山依稀可见。这是一个不见人家的荒凉的田野。干芦苇丛胡乱地摇曳着，江对面四处可见阵阵的沙尘。郑氏说：

“要翻过那座山才是清泉，还是横穿江面更快些。”

“冻得结实吗？”

江水冻得嘞嘞的。几经化冻的江面再次结冰，凹凸不平的，并不太滑。风一吹，那些细小的冰块便狠狠地打到他们的脸上。

“还不如在桥的那头等汽车呢，看来我们是算错账了。”

英达气喘吁吁地抱怨。郑氏说：

“车经常断，说不准什么时候能来。再说，咱也该省着点儿，就是肚子饿得咕咕叫，这要是腰包里鼓鼓的心里也踏实。”

“说得也是。”

“到了月出，能坐上南行的火车，要在那儿坐火车吗？”

“嗯……怎么样都行。可森浦在哪边呀？”

郑氏冲着南边茫然地用下巴示意了一下。

“在最南边儿。”

“住的人多吗，森浦那个地儿？”

“能有十户人？是个很美丽的岛。到处是肥沃的土地，鱼也是想抓多少就有多少。”

英达在冰上面滑得实在有些精疲力竭了，说：

“这么说在那儿干脆打下桩子住下就好了。”

“好啊，可是你不行。”

“我怎么了？”

“外地人呀。”

他们穿过了冻结的江面，云彩开始聚到了一处。

“好像要下雪了，路越来越难走了。”

郑氏有些担忧地仰头看着阴沉沉的灰色天空。他们一上到半山腰，下面那些小村子的房子零零散散的样子就收进了眼底。依稀可见一缕炊烟淡淡地飘在隐约可见的房顶上。教会的钟塔也渐渐清晰，学校的操场也越来越明显了。还见一条长长的铁栅栏和铁丝网围着村子后面的整个原野。这儿以前似乎是军队的驻屯地，整个村子好像好不容易悬挂在那个铁栅栏的尽头一样。

他们走进邑中心。这里有零食店、电影院、茶房、台球桌、杂货店，还有许多个酒馆散布在四周。由于是早上，街上很安静。他们进了邑中心一个叫“首尔饭店”的饭馆。一个胖女人正在锅里煮着白菜叶汤，看样子是这家男主人正和两个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聊天。

“我一点儿都没看出来，她好像抽空把衣服一件件地偷出来，卷到包袱里了。”

“准是大清早溜出村的。”

“说是昨天晚上和尹下士过夜，我还以为她睡懒觉呢。”

“准是清早尹下士一回部队，她就跑了。”

“裁衣裳的钱、药钱、饭钱……你以为她花了一两个子儿吗？光债就有五千块呢。”

英达和郑氏坐下后，他们稍微停了一下谈话，瞅了瞅这两个陌生人的打扮。英达把两手放在煤炭炉子上面搓着两手烤火。郑氏一边摘下狗皮帽子一边说：

“给拌两碗汤饭。”

“好哩，稍微慢点也没事儿吧？”

胖女人正低头瞅着锅，见他们来抬起头来笑着敷衍道：

“反正好吃就行。”

女人把汤勺丁丁当地放到旁边，叹了口气骂道：



“这个臊娘儿们。”

郑氏也跟英达似的，好像要抱住炉子一样，紧挨在旁边，愣愣地抬头看着女人。

“我这儿的女人跑了。这火也灭了，也没做汤的料，这不刚开始么。”她说完后，冲着男人们喊起来：

“我说你们这些人还在这儿坐着等什么？赶紧去把人抓回来呀。趁着还没跑多远，上去揪住头发拽回来呀。”

男主人用无力的声音回答道：

“没必要。她肯定要在月出坐火车，只要看住车站口就行。”

“那你骑上自行车先去等着呀。”

“真是的，这么大冷的天儿。”

“你这是什么话，那个叫白桦的女人可值五万元啊。”

村里的青年插话道：

“首尔饭店不就是因为白桦才有名的吗？她做生意可真是没说的。”

“只要白桦在，那些军人就是卖了军靴也要来喝上一盅。”

胖女人讥讽道：

“笑话。再怎么说她也不过是个下三烂。都是靠我会做生意。那臭丫头最近老找借口说身子不舒坦，她是打水了，还是正儿八经做饭了，还是好好接待客人了？啥都不管用，那臭丫头要是在咱们清泉这地盘上待六个月的话，还不得累死。要是把债还清了，我还准备新麻一路给里呷意<sup>①</sup>呢。喂，你们怎么还愣在这儿？快去站口看着呀。”

<sup>①</sup> “新麻一路给里呷意”的意思为“招个丫头进来”，原文中是用韩语字母表示的日语发音。



男主人好像被自己老婆的训斥声吓了一跳似的耸着肩。

“知道了知道了……”

“快去！回头请你们喝两碗。”

三个男人簇拥着出去了。郑氏小声地自言自语道：

“他妈的，要是那个白桦在的话，让她在旁边陪个酒该多好。”

“真是的，这叫什么事儿。每天晚上都有一大帮年轻人来……”

“你这儿怎么也得上三四个小姐呀。”

“女人多了麻烦事儿也就自然多。来这儿的丫头有一个长得不错的就够用了，要是不够的话，我就到别处借几个拉过来坐着……怎么了？你是不是想玩儿一把再走？我帮你叫一个？”

“怎么这么说？出远门的人一大早就贪酒色，难不成准备晚上在这个村里给我办丧事呀？”

“汤饭来喽。”

白菜还没腌好，硬邦邦的，不过也能对付。郑氏冲着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填饭的英达说：

“去年冬天在哪儿了？”

英达放下端着的汤碗反问道：

“什么时候？”

说完，他一听到是去年冬天，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过得好着呢。我那时候在大田。遇到了一个叫玉子的女人。那时候在工地上也没什么活儿干，工钱却挺够意思的。”

“原来是过日子了。”

“是个识大体的女人。还差点有了孩子。去年春天我丢了工作，为了攒点儿钱再过日子，她就去首尔当保姆了。可像我们这样的流浪汉能守住说过的话吗？晚上有时半夜醒来，因为想



她整宿整宿睡不着呢。”

郑氏漠然地看着英达沉郁的表情，然后向窗外转过头去，轻声说：

“人啊，时间长了不见也就自然忘了。”

到后院去的胖女人哆哆嗦嗦地抖着进来了。

“啊呀……怎么办呀？好像要下雪了。满天的云，风也大得很，这不识数的骚货肯定半路上就回来了。”

郑氏打断了胖女人无休止的唠叨。

“到月出有几里？”

“差不多有六十里。”

“有汽车吗？”

“下午可能有两趟吧，抓住那个臭丫头正好可以坐末班车回来……对了，你们去哪儿？”

英达说：

“到能见海的地方。”

“海？你们去的挺远。从这条大路上走吗？”

郑氏点了一下头，女人屁股还贴在椅子上，只把身子向前凑了凑说：

“拜托个事儿行吧，如果看见有二十二三岁的、长头发、单眼双眼皮儿的婆娘，打听一下抓回来。我刷立马甩给你们一万元现金。”

郑氏微笑着，英达好像十分自信似的说：

“就这么着。不过要是我们真给你把人带回来，你可一定得给我们一万元。”

“没说的，不光是一万元，你们还可以在这儿好好歇一晚上再走。”

“好！”

他们起了身，女人冲着开门出去的他们的后背大声喊道：“别忘了！是长头发、单眼双眼皮。”

太阳钻入了低低的云层中，周围像是透过黄色眼镜看到的风景一样依稀朦胧。风从邑中心的新马路正中间凭空旋了上去。他们低着头紧缩脖子，沿着新马路一路走去。英达买了一盒烟。掠过荒野的风声呼啸着传了过来。

他们经过村外的一座小桥时，天空稀稀落落地飘起了雪花，空中渐渐变成了白花花的一片。他们经过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时，雪花开始漫天飞舞起来。有雪覆在路上，所以他们走起来倒没有不便，雪团似乎也变得暖呼呼的。雪花落在他们的帽子上、眉毛上，两个人立刻变成了白眉老人。中途，他们决定在为员外树的颂德碑亭前休息一会儿再走。碑亭前面有两条大路的岔口。虽然在白铁板上有个用油漆写的路标，但是牌子已经生锈，字也脱落了，难以辨认。他们在碑亭的屋檐下面蜷着身子蹲下抽烟。郑氏仰望着天空感叹道：

“暖，这雪花倒也怪喜人的，是个好年头啊！”

“看着这雪，啥闹心的事也没了……”

“刚开始下还好，可照这样下下去的话，路恐怕就不好走了。”

“能走多远走多远吧，明天再接着走。那边有人过来了。”

一个穿着白色长袍、把礼帽压得低低的老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老人的帽檐儿和折起来的部分，雪花堆得像刨冰一样厚厚一层。郑氏站起来搭话：

“老大爷，我们问个路。”

“问吧。”

“去月出的路是下面这条还是上面这条？”

“上面这条。可这条路上有个山岭，不太好过呀。再说路

也可能堵了。”

“那下面这条呢？”

“那边虽不往月出去，可是过三个村以后，有个叫甘川的地方。”

英达问：

“甘川通铁路了吗？”

“当然通了。”

“那我们该往甘川那边走喽。”

郑氏打过招呼，老人也相应地摘了一下堆满雪的帽子回礼。老人向着上面的路走去，然后朝着村子方向拐过去不见了。英达截断了拴在碑亭屋檐下已经退成灰色的细绳。他把截好的一半绳子给郑氏说：

“系上裤管走路吧。”

“够结实吗？”

两个人用小绳绑住了裤腿后走起路来信心倍增。他们走入下面那条岔路。路越来越窄，持续出现了一段只能过一辆牛车的路。路的旁边是小河和砾石滩，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在他们的身后，是两人整整齐齐的脚印。

他们经过一个村子，从一群在雪地里蹦跳着戏耍的孩子和几只狗中间穿过。村里商店的玻璃窗上挂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从窗户的外面能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路过第二个村子的时候，雪花渐渐稀疏起来。他们在路边的小卖店里开了一瓶烧酒。喝下去以后觉得肚里热乎乎地发烧。

他们穿过一片松林，偶尔听到雪扑簌簌落地的声音，落在后面有些精疲力竭的英达踌躇了一会儿说：

“喂，你看那儿。”

“怎么了？”



“那儿的松树下边……”

只见那边有一个女人蹲下的背影。看她兜住红色大衣衣襟蹲在那里的样子，可能是内急找了个偏僻的角落解手。女人抬起白乎乎的屁股提内裤的时候扫视了一下后面。

“妈呀！”

女人赶紧放下大衣衣襟，一边收紧了包袱一边骂道：

“兔崽子们，你们看什么看？”

英达咯咯地笑，郑氏低声说：

“是单眼双眼皮。”

“怪不得我觉得有点儿不犬对劲儿。”

女人似乎有些不安，很不情愿走近他们，在原地犹豫不前。英达说：

“真巧啊，白桦小姐。你这是在清泉闯了祸逃跑的路上吧？”

“关你什么屁事儿？我用我的脚走我的路。”

“老板娘让我们遇到你就抓你回去。”

女人泰然地走向他们，说：

“抓吧。抓走啊。”

白桦尽管没有化妆，但由于长时间走路，所以脸红扑扑的。郑氏说：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刚才他跟你开玩笑呢。”

女人听到英达粗鲁的言语之后，觉得比刚才小便时被男人们看见还不快。白桦飞快地向前迈着步子。

“你们算什么呀，口口声声说抓老娘，就凭你们这些流浪汉？”

“对呀，我们也跟你一样是流浪汉，把你抓回清泉还能赚点

盘缠。”

英达跟在女人的屁股后，再次强调自己的话不是笑话。女人腾地一下转过身来，用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地推了一下英达的前胸。英达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白桦一只胳膊夹着包袱，另一只手卡在腰上，俯视着英达。

“你为啥这样？老娘白桦再怎么说也是经历过仁川卢琅家、大丘石子场、浦项中央大学、晋海七口的人。我只不过是在乡下的邑里静养两天罢了……喂，我告诉你，从我肚皮上过去的男人有一个师呢。要是你安安静静的话，到没人的地方要一次也就罢了，要是想下流地用胖子给的那笔钱来吓唬我的话，就拼个你死我活。”

客  
地

英达目瞪口呆地忘了站起身来，愣在那里听白桦的精彩演讲。郑氏为了憋住不笑出声来，头一个劲儿地往松林那边转。英达尴尬地拍着屁股站起来，说：

“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下流的事儿，咱也不干。”

三个人分散走在雪地上。白桦说：

“那就别说半语<sup>①</sup>。”

英达啧啧地咂着嘴，郑氏问：

“你要去哪儿？”

“回家。”

“家是哪儿的？”

“南边儿的。离家都三年了。”

---

① 韩国语中分为敬语和半语，一般对师长或者不熟悉的人说敬语，而对比自己年龄小或者关系亲密的人说半语。如果一直说敬语就表示想跟对方保持一定距离。

英达又说道：

“她们这些人呀，睡着睡着觉半夜心血来潮，好像第二天立马就能回家一样。”

白桦没有表现出刚才那种敌意。她一边使劲向上捋落到耳根的头，一边用疲劳的表情慢慢地打量着英达。

“可不是么。每天晚上都做梦决心回家去。可那只是想想而已。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也有真正下决心回到老家的时候，我有两次都快到家门口了。有一次还远远地看见村里的老人了。我虽然叫白桦，可这是个假名……我的真名，谁也不告诉。”

郑氏说：“首尔饭店的人去看守月出站了……”

“这种事又不是头一次，我早就知道他们会那样做，所以才走去甘川的路。乡巴佬才这样呢，手脚快的早在三四个地方堵住巷口了。我没有给那些人添一点麻烦。要说债，也是他们该赚的都赚完了剩下的。嗨，现在一说喝酒和过夜我就头皮发麻。下面都破了。到哪儿去当个尼姑就好了……要是能在凉水里斋戒沐浴一百天，他妈的，我也就不叫白桦了。”

越走白桦的话就越多，步子总是落在后面。白桦讲了自己许多城市里风花雪月的好时节。最后这个女人的结论是，烟花柳巷里的爱情除了钱就是钱，都是虚情假意。她狠狠地咬着牙关说：

“大哥们带点什么出门呀？啊，也就是锤子或者锯吧。我这里面有几件旧衬裙、内裤、化妆品，装的是这些东西。看看我的衬裙就知道我的身世了。洗得遍数太多都退色了，线都一点点磨烂了。”

白桦现在虽然只有二十三岁，但是自从十八岁离家之后，世上的苦痛经历得太多了，所以看上去有些显老，像个年过三十的



女人。说白了,是个老油子了。白桦上身穿了一件磨坏了袖子的旧外套,下身是一件露着膝盖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跟水泡的鱿鱼似的旧高跟鞋。上斜坡的时候,英达和郑氏怕她滑倒,只好在两边抓着她。英达埋怨道:

“就是胶底鞋,也该买一双呀!都是因为你我才这么磨蹭的。”

“要真是这样,两位先走不就得了。我哪有什么钱去买橡胶鞋?”

“我不是说了吗,我们也是讲义气的人,总不能把一个女人留在这深山里面自个儿走吧。可是……你一分钱也没有吗?”

白桦咯咯地笑了。

“女人的本钱就是有那个,还要什么钱呀?”

“嗷,嗷,你这样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呀?”

“我说,就像你这样的人要是做我丈夫,自己的嘴都糊不饱,整天四处流浪,我又怎么能过上好日子呀?”

英达斗嘴斗不过白桦。三个人来到了去甘川路上的最后一个村子。村口冻结的河面上有一些鸭子在摇摇摆摆地走着,或是在周围徘徊。村子的小巷都很安静,烟囱里冒出来烧松树的青烟漫过围墙;透过矮矮的纸糊的窗户传出人们温馨的话语声。英达向郑氏提议:

“这肚子饿了,就浑身打颤。反正到甘川的话也得晚上了,不如在这儿吃点儿东西再走。”

“这儿地方小,好像没有酒棚商店什么的。”

“找个人家说说情呗。”

白桦也把两手揣在兜里,费劲地挪着双脚说:

“全身都冻僵了。别说饭了,就是能有个暖乎乎的热炕头把脚化化冻再走也好啊。”



郑氏催促着两个人：

“还是快点过去吧。在这儿耽搁我们得住一宿，要是到了甘川，那儿有投宿的地方，还有拉咱们的火车呀。”

他们走过了这个寂静的小村子。白雪覆盖的野外，成群的鸭子落了又飞，飞了又落。路旁有一家破旧的茅屋，屋顶的一边已经塌了，张着口，还有半边的土墙也倒了。好像曾经有人住过，现在去了别的地方，留下了这间空屋。英达朝茅屋里探了探身子，说：

“到里面去把鞋烘干再走吧。”

白桦抢先一瘸一拐地走进这家积雪的院子，里屋和厢房的火炕已经塌陷，但堂屋是光滑坚硬的土地，很适合休息一下再走。郑氏也跟着他们进来，犹犹豫豫地站在屋檐下。英达把土墙缝隙里露出来的木棍、门板、木板等东西拆下来，堆在堂屋中间。刚一点着这些长期干枯的木头就燃起了黄色的火焰。火焰和青烟渐渐大了起来。连郑氏也坐到了火堆边上来，把弄湿的鞋子和裤角烤在火上方，然后闭目养神。火堆点起来后，三个人好像都有一种远路而来终于到家的感觉，开始困倦了。英达用膝盖把长木条折断放到火堆上，用嘴呼呼地吹着火焰，两眼呛出了泪，白桦则出神地看着他生火的样子。

“你呀……是个不错的男人。开始我还以为你是个下流坯呢。”

“这是咋回事呀？别假奉承了。”

“不是，我看你烧火的样子挺像那么回事儿，所以才这么说的。”

郑氏笑呵呵地对英达说：

“你这个木头，这位小姐迷上你了……还听不出来。”

“您可别这么说，我过去也是谈过恋爱的。婆娘们呀，男人

都快累得半死了，她还犹犹豫豫开还是不开。第二天太阳一出来，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哎呀，听这话你好像是在哪儿有过一夜情吧？我说，烟花柳巷的恋爱就是再离不开钱，要是动了真情，那也是件很可怕的事。我刚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也曾爱得死去活来的。”

屋顶上的雪化了，开始噗噗地落在院子里。女人把木棍放到火堆里拨拉着，突然表情变得文静起来。白桦的脸在火焰下显得十分漂亮。

“可你们知道有几个吗？八个人。”

“呵，这可真是烟花柳巷的恋爱呀！”

“你听我说，其实，那八个人跟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白桦想起在“海鸥之家”酒馆的日子来了。她每天倚坐在房檐下的廊台<sup>①</sup>上，仰望着高耸在铁丝网四角岗楼里面的军队监狱。在山坡上，排列着白漆油过的半月形临时工棚和临时工房，周围是绽放的波斯菊，再往里便是监狱。白桦不相信罪犯们一天到晚跪在里面。身穿镶红条军装、剃成光头的军囚们，每天一次随着长长的口令声成群地涌出来，接着是罪犯们排成一列洗脸和解手。他们中间偶尔会有五六个人来村里，在武装宪兵的监视下干活。他们总是身背一个大筐，耷拉着脑袋排队走来。

“一开始，我在釜山受骗，被人卖到了酒店里。那时候就想，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也没什么可怕的。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也知道人要活一辈子不容易。”

有一天，为了帮村里修堤，他们一起来了三十多个人。他们都是快刑满的人了，所以也没有闹事，村里的人也没有太多戒

① 传统韩屋建筑的房间连有木板廊台。

备。他们到外面干活的时候,费尽心思要找的当然就是香烟。白桦买了两盒香烟,给了其中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罪犯。干活的十天当中,白桦一直供给他们抽烟。每天,她都把烟偷偷地塞到那个看起来挺清纯的罪犯手里。再往后,白桦就准备好了吃的到监狱里去探监。白桦探监两个月之后,他就戴着二等兵的军衔来见白桦了。他们一起过了一夜,当兵的就到前线去了。

“就这样一直照顾了八个人。一个月,两个月,时间长了,觉得他就跟前面的人一样,过一夜就走了。”

为了照顾这些当兵的,白桦在“海鸥之家”那些日子里都没添过一件衣服。在过去荒废的三年中,她从来没有感觉像那时候那样快乐和平静。她每次早上送新兵回部队的时候,都要送到车站,一直目送公共汽车消失在滚滚尘土中。后来她就在部队附近辗转,走过许多的地方。

虽然还只是傍晚,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天很快就要黑下来了。在天气的映衬下雪显得更加亮白。四周十分安静,只听到木头燃烧的声音。

“不光是监狱,细算起来,整个世界不都是苦海吗……”

郑氏一边穿着刚才脱下来烤火的外套,一边喃喃地说:

“天黑之前我们动身吧。”

他们站起身来,每人在仍燃烧的火堆上压了一把雪。山川开始变得越来越黯淡昏暗。鸟儿们聚集到树林里飞来飞去寻找寻找自己的巢穴。英达问白桦:

“如今,你准备怎么办呀?回家以后——?”

白桦没有回答,只是笑。郑氏说:

“该嫁人了呗。”

“不嫁人,如今还嫁什么人呀!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安定下来干点农活儿。我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呢。”



四周黑下来以后,他们的谈话也就停了下来。雪铺天盖地,看不清路面。落在后面的白桦陷进了被雪盖住的沟里。不知是不是崴了脚,她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呻吟着。英达跑了过去,不顾白桦一个劲儿地推搡,还是把她背在了背上。白桦在英达的背上说:

“我沉吧?”

英达没有回答。白桦像个孩子似的很轻。他没有感到背上不舒服,不知为什么反而觉得很轻松。可能是因为她太瘦弱的缘故,英达突然想起了在大田的玉子,眼圈也热了。白桦说:

“背可真宽呀,能背三个人了。”

“那是你不够重。”

他们七点钟左右到了甘川邑中心。正赶上那天是集市,尽管集已经散了,但邑中心仍然人来人往。四处散发着煎葱饼,烤肉和牛骨头汤的味儿。英达在旁边搀扶着白桦走。每踩一下地,白桦就皱一下眉头。郑氏问白桦:

“往哪个方向走?”

“全罗线。”<sup>①</sup>

“我走湖南线<sup>②</sup>。你有盘缠吗?”

“找个军车说说情搭上就行。”

他们在集市的一个角落里买了些还热乎的豆沙饼吃。白桦把自己那一份扯下一半来塞到英达的嘴里,说:

“多吃点儿,你背着我走多使了一倍的劲儿吧。”

向火车站走的时候,白桦说:

“反正没定下来去哪儿,还不如一起去我们家乡,我会给你

① “全罗线”是指从全罗北道通往全罗南道的铁路线。

② “湖南线”是指从忠清道通往全罗南道的铁路线。

介绍工作的。”

“我是打算去森浦了，你就跟她走吧。”

郑氏也这样劝英达。英达望着自己脏兮兮的鞋尖沉默不语。在候车厅里，郑氏把英达拉到一边悄悄问：

“有盘缠吗？”

“刚好够用的，有一千块钱的应急费。”

“准备去哪儿？”

“只要有活儿干的话，去哪儿都行……”

喇叭里传出了嗡嗡的广播声。郑氏疲劳地靠在候车厅的木椅上，看了一眼白桦说：

“一起去吧。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女人嘛。”

“是啊。”

“又有谁知道呢？要是有缘的话，就扎下根过呗。也该结束这种流浪生活了。”

英达心情沉重起来，茫然地望着车站远方。白桦看到两个男人窃窃私语的样子，似乎有些不安地注视着这边。英达说：

“那也得有那个能耐呀。”

“想一起去森浦吗？”

“反正……”

英达从后裤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五百元说：

“先把这女人送走再说吧。”

英达买了车票，还有两个三立牌面包和煮鸡蛋。他对白桦说：

“我们要坐后面那趟车……你路上走好。”

白桦接过英达送给她的东西，眼圈顿时红了。她磕磕巴巴地问：

“你们……你们谁也不去吗？”



“我们去森浦，那儿是我的家乡。”

英达替郑氏说道。人们正陆续地通过检票口。白桦拎起包袱，站起身来说：

“我真的……不会忘了你们的。”

白桦朝检票口走去，突然又折了回来，走回来的白桦眼里含着泪水笑了，她说：

“我不叫白桦。我真名叫……李典礼。”

女人冲检票口跑去。不一会儿，火车就开走了。

他们靠在木椅背上大约睡了一个半小时。醒来一看，候车室的外面又飘起了雪花。火车晚点了。准备坐夜车的乡下人挤满了所有的椅子。两个人没说话，相互递了根烟抽起来。走了这么远的路，打了一个小盹，反而觉得更疲劳了。英达自言自语道：

“哼，看她能熬几天……”

“你说什么？”

“我是说白桦这个女人。这种人……在乡下三四天也待不住。”

“那也得看人，不过也是，如今这年头儿，啥人情啊，过不了一两年没准儿就倒个个儿……”

坐在郑氏旁边的老人瞅着两人的行装和膝盖上的背包，搭话过来：

“你们这是去哪儿干活儿呀？”

“不是，我们是回老家。”

“老家是哪儿？”

“森浦，您听说过吗？”

“知道知道，我儿子就在那儿开推土机呢。”

“在森浦？那儿怎么会有施工的呢？最多也就是打鱼和种

土豆的。”

“哈哈，你几年没回去了？”

“十年！”

老人点了点头说：

“难怪。”

“别提了。那儿现在是陆地了。海里都修上大堤了，听说  
是用几十台大卡车运的石头。”

“为什么啊？”

“咱怎么知道？说是要盖几幢观光酒店。具体咱也说不  
清。”

“那村子还是原来的样儿吗？”

“什么叫原来的样儿？光秃秃的地面，工地上干活儿的，好  
像还有了集市。”

“这么说渡船也没了？”

“海面都成了路了，还要渡船干什么？哈哈，人多了事儿就  
多。人要是多了的话就会忘了老天爷。”

虽然一心一意要找的是家乡，可是对郑氏来说，这个老人所  
说的消息全都是陌生的。在旁边静听的英达忽然说：

“太好了！咱们可以在那儿的工地上找活儿干了。”

这时火车进站了。郑氏没有挪动脚步。因为他刚刚失去了  
心灵的港湾。不经意间，他跟英达的处境完全一样了。

火车朝着黑暗中雪花纷飞的原野奔驰而去。

（《新东亚》，1973年9月；《创作与批评》，1974年）

# 身边的人

## 1

“喂，你这是跟老子玩把戏啊？”

别看你装模作样地看起来怪亲切的，你以为我就信了你吗？我反正都是上了菜板的肉了，你这样的大老爷是要静下心来听我讲讲我的身世吧？我还能有什么两样的呢？我这脑子可也够使的，这点儿我早偷偷看出来。

瞧瞧吧，我这手腕子让手铐勒得疼死了。长官，您脖子上戴的是花花绿绿的花领带，我脖子上挂着的可是根大粗绳，您想一下吧，咔嚓！一下子我脖子骨啞地断了。那场面……哎呀！反正死的家伙最可怜。其实我也没怎么想过要杀那小杂种，谁知道等我一定过神来，就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了。那小子能有什么罪啊？倒霉就是了。我真是倒了血霉的主儿。所以，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也不爱看你这张白生生的脸，快走吧快走吧。我想歇会儿。

其实，我从前就不相信你这种人。说什么……能理解？你喜欢理解啊。呸！还不是你们常说的那一套，你和我的人种压根儿就不一样，都用这法子来蒙人呢。我就是那么整天让人蒙着长大的，如今我都二十五了啊。想起来，我他妈的这青春的怨恨可真够多的啊！好了，别脏了我的嘴，别让我说话。我的刀子



已经尝着血味儿了。谁知道稀里糊涂地怎么就撞上那么个小子呢？

你还是看一下那边吧。那边有个小偷在手指上涂着墨水弹钢琴呢。一按下手印，这家伙也完蛋喽。这小杂种连声哀求的熊样儿，真他妈跟个伏天的狗崽子一样。看他使那么多花招，肯定还以为央求一下这社会就能宽容他了。所以，他就装出一副只有自己才可怜、让人甩了的样儿。我他妈也是那么活过来的，如今才明白了啊。我操，拼了命地想过上吃三顿饭的日子怎么就那么难……从一开始就是哪儿不对劲儿。

长官们可能也看出来。溜一眼我的长相您就斯文多了。知道为什么吗？像我这样的连边儿都攀不上，这社会好像总被那些狠毒的、奸诈的人左右着。像我这样又蠢又贱的人心里是一清二楚，所以心底才这么踏实。实在我是不会装害臊或拍马屁。所以嘛，长官最头疼的人，一定也是像我这样的吧。也就是说，我就是你们拉的一泡屎。掉进黑洞洞的坑里发着臭味儿的腐烂的……刚刚还簇在长官肚子里的热乎乎的屎。这么说显得我好像太激动了，因为我现在晕得很。其实，长官比我命好就是了，怎么可能跟我是两种人呢？是我故意夸张了呗。可能是因为肚子饿了吧。长官，不好意思……能不能给我买点儿吃的？馒头就行。我这一想，从抓进来之前到现在四顿了，什么都没吃上呢。

可你怎么老问个没完呢？鸡巴样的。那挨刀的可怜虫难不成还是你侄子？你也知道，哪天哪个点儿在哪儿有个凶犯用刀捅了人，不就这些嘛。不是这些……什么？说点儿人性化的？呵呵，可真是个好词。像长官这样的人用过脑子识几个字就想来点儿深厚的道理，是吧？看来是不会懂我的心情的。我也是滚出来的主儿。别看我这么点儿年纪，可已经干了好几十条人

命了。啊,虽说那是在战场上。我被逮进来,可纯粹是因为那倒霉的小杂种。长官嘛,想得深,也熟悉这世上的处事法,要是没什么意外事故的话能活过八十岁。我可是马上就要被直接送到那勒脖子的“领带厂”去的人了。

老这么没完没了地问,要不就说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连买肉的钱都不够就要走的人了,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也真想把我的心翻个底儿,要那样就痛快了。又不是老鼠头上长了角之类的稀奇事儿。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了呗。不过,你得注意点儿。我可是个急性子。长官听我讲的时候,可千万别装得跟听懂了似的或者中间插话。要不,我这两只脚还是自由的,说不定就踹到长官的下边去了。就是说您是坐在安乐椅上动嘴的人,我现在可戴着手铐呢。他妈的,我他妈可真是是个可怜透顶的汉子。



## 2

我复员五个月后,离开老家来到了首尔。乡下我哥养着老母,家里加上最小吃奶的,一共有六个侄子侄女。我哥啊,就是没国法也能老实过日子的人。他会的也就是平时学的那点种地的本事。他也没能混上自留地,租别人的种,可负担的家口是不少。参军时连外国的战场都去拼过的主儿能甘心留在家里混嘛。明摆着嘛,我不爱干农活儿。像我这样的,干吗要废在那乡下的旮旯里呢?我可是个知道世上酸甜苦辣的主儿。我下了决心,一定要白手起家,干出个样来让别人看看,让家里人也风光风光。大概是去年秋天吧,从首尔火车站一下车,我就觉得没个着落。兜里那四处搜来的三千块,就是我所有的家当。怎么着也得有个站脚的地儿啊。我没头没脑地找了找,决定暂时先辛苦点,寄住在了工人合宿宿舍。那时可真不知道,在大城市里过

冬是件多么难的事儿！

我在葛月洞劳动会馆四十块钱一宿的地方住了一个月。那儿把一个跟仓库差不多的地方用木板隔起来搭成了宿舍，水泥地铺上了榻榻米、地板革，一间瘦长房子里大约有二十来个人，我们脚板对着脚板睡。铺盖也不过就是剪成两半的军用薄被。因为里面没窗户，所以暗得早上都得开灯。住的大部分都是短工，从十八岁的小伙子到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可真是千差万别。他们晚上九点左右陆续回来，第二天早上八点管理员过来全部赶出门去。每天晚上，不是这个屋就是那个屋，总会有简单的酒局，吵闹得一团糟，所以得到凌晨才能传出打呼噜的声音。臭烘烘的味儿在屋里就能闻见。脱得光不溜秋的男人们洗不迭的臭烘烘的内裤在走廊上被风一吹，那晃悠晃悠的熊样儿整个跟动物圈似的。真是的，要是外边是个荒野或者野山的话那倒也罢了，可就在不到十步的大街上，每天早上都有绅士和打扮得跟花儿似的淑女们路过。第一天睡觉的时候，我身上带的钱就丢了个精光。可能是睡着的时候被人偷走了。住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卖麦芽糖的小贩，还有一个叫基东的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我跟他们还不到三天就亲得跟一家人似的。按基东教我的路子，凌晨四点半我就爬起来，去盖大楼的工地上申请了干体力活儿。工头根据申请的人数砍工钱、加活儿。我找的是个挑担爬台阶的活儿，担子的提桶里装的是沙子或小石子。我从小背背担和柴火长大，这活儿对我来说是个干得下去的营生。但活儿每天都没个准儿。像我们这样的人可不是一两个呀，稍微出现点儿时间上的误差的话，这一天就报废了。我得重新回到合宿的地方，等着那些流动工头来招工，要不就得去中央市场逛游着，找挑蔬菜的活儿干。

长官，您在听我说吗？你不是说我刚才说了些老掉牙的话



吗？你现在就去首尔火车站附近看看吧，像我这样的你以为就一两个吗？你到面条摊或者米肠棚边上去站那么一会儿吧，肯定有些年轻人，穿的是破破烂烂的工作服，但背上却松垮地背着带木纹的新背担，买不起面条却总在招牌前面晃悠。不光这些，大婶、大叔带上小孩跟季往返于城市和乡下的人也有的是。不管是乡下还是城里都没个立脚的地方，但这种日子也不是一两年了，来回折腾几次后就觉得也还过得去了。大部分都跟我似的，年轻轻就葬送了前途，丫头们一般去当了女招待，要不就沦落为三陪。有一次，在胡同里碰上了老家的一位大婶，问她来这儿干什么，她说在富人村挨家挨户转着找活儿干呢。问她做什么生意，她说不是做生意，是去年轻夫妇家给人洗洗涮涮什么的混口饭吃，干完一家去下一家。农闲的时候就在这儿继续混。保姆这活儿要是没有门子也不容易找。有谁讨厌当保姆呢？但像我们这样正是好时候的年轻人，也不是天天有活儿干，平均一天也不过就两百元。想一下我们的处境吧，一天就靠这几百块在这城里又吃又住有多难。而且还不是每天都能赚钱，有时候一分钱也没有，饿得肚子咕咕叫，还有撑到第二天的时候呢。有一天，我讨了一次饭钱。我背着空背担，看见有一对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情侣正在亲昵地聊天，就上去讨了几声。女的打量了我一眼，好像说四肢健全怎么的。反正那天是要到了点钱，但却不能再干这事儿了。太让人堕落。背背担就是苦活儿呗，还说什么职业没有贵贱之分，是神圣的劳动呢。我吃劲地迈步的时候，人家倒该看我那浑身的肌肉了。狗娘养的，可是又累又冷的时候，忽地又想起来讨饭。过一天日子就这么让人灰心，不管多勤劳，连苍蝇的眼屎那么大点儿希望都没有。

多亏基东有一天找了活儿回来了。郊区的一个暴发户盖豪华住宅，说是需要五个干活儿的。那天，我们就搬出了合宿宿

舍,到盖房子的地方安安稳稳地过了一个月。活儿也不累,工钱也够意思。基东这家伙日子一安稳就干起偷卖水泥袋子的勾当,所以我们又被赶回去,过打零工的日子。当时,接着下起了第一场雪,天冷得要命。以前碰上倒霉的日子,就睡露天或者喝水充饥,可现在却不成了。因为,要是肚子里空了的话,大冬天就只能干等着冻死。天一变冷,活儿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在市场一家盖了一半的店铺旮旯里,铺上麻袋撑了五天。那天,基东自己嘟囔道:

——要不去抓草罗?

我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以为是哪条溪里鱼的名字。

——喂,你不是说想干能挣一千块钱的活儿吗?只要三十分就一千元。

他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嘛。我知道这小子是在开玩笑,不过他可是在首尔过惯了最底层生活的老手,于是我又指望他或许真有个什么法儿。基东握了握拳又松开给我看。

——这个……就这个。

他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去综合医院卖血的意思。可能抽血的声音和空肚子打鼓的声音差不多吧。卖我自己来混吃的!我是为了活下去才来到首尔的,可如今连饭都要过了,还整天睡露天,这要是真毁了自己的身子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心里有些不情愿,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那天,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我们朝着盐川桥走去。这是个一天要经过好几次的桥头,可偏偏那天被大雪覆盖的铁路叫人觉得格外凄凉。平时乱糟糟的市场那儿只有一层白雪,几乎不见路人。我曾经在没活儿干的时候,偶尔靠坐在那桥的栏杆上,呆呆地向下望着进站出站的火车。那么多人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下车上车上车下车的。我只要一来到那桥边,就觉得好像回到乡下的村里似的。



先是有人化验我的血，看是否可以抽，我拿号等着。我和基东一起到水龙头那儿，上气不接下气地喝了好些水。也说不定呢。有可能抽出的不是血是水呢……我也是人啊。虽然我自己心里反复念叨着这条命硬得很，可真到了铁床上扎上针管子躺下后竟害起怕来，好像我生命的全部一滴一滴地渗出去一样。反正觉得有些委屈。护士发话了：

——握拳。

我握起拳来又松开，望着吊瓶里面钻上来的血泡。自来水、面条、面皮、萝卜、豇豆包、鱼丸、长条糕、稀粥、娘的奶水……饼干、C级份儿饭，还有菠萝……还有还留在我身上的汗水和积了十来天的精子，盐川桥上面失魂落魄地发愣时忍住的泪水等，我正想象这些的时候，针管已经拔掉了。

——380cc。请带上证明单。下一位……

不知是不是我夸张，来到走廊上后我像个煤气中毒的人一样，四肢酸软得好像要翘起来。接过两个营养面包后，也不管什么味儿就啃起来，然后我攥着两张五百元的票子来到街上。我只记得刷刷的钱，记不清这第一次的钱究竟是怎样挣的了。还记得基东在过首尔火车站地下通道时埋怨的话。

——卖血跟嫖娼没什么两样。越穷就越想干，干完了又后悔。干体力的尝上卖血的滋味后就算该干的都干了。不想再小气气地过日子了……咱们去吃狗肉吧，要不去痛快地喝上两盅。

但我们却到一个叫实惠饭店的饭馆儿里，存上了一个星期的饭钱。这样一来我们心里舒坦多了，也踏实起来，要是弄好的话好像真能攒下本钱。

但卖血这玩意儿跟鱼上钩似的，干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就容易多了。第二次也就是刚过了十来天。医院说是还没过安全期

不给抽血,所以我只能去找了另外一家医院。当时碰上了一个从九岁起就在中央市场混成痞子的老大,都叫他比目鱼。老大有个外号叫绿头苍蝇。他可也真是,人生比我们还悲惨、冷漠。这家伙碰上在医院周边转悠的、看起来都成了惯主儿的卖血鬼的话,就死劲儿黏上要佣钱。要是托他介绍了还不给佣钱的话,就不敢在火车站的地盘上混了。跟这家伙一比,可真是觉出来我们有多笨了。在那该死的日子,我怎么就没想到犯点儿小罪去坐牢这个办法呢。要那样的话到夏天就能出来了。想想世上的前科者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整天吊在一顿饭上的人还能算是人吗?反正都同样不算人。啊,长官,您说您和工人也一样啊?才不是呢。这劳动到底是啥?流着汗靠双手干活儿才是劳动。嗯,是这么回事儿吗?你是说,长官办公的时候想起我这样干活儿的人的时候,那时候的长官和我一样吗?才不是呢。我是说,这话里面干活儿的劳动条件、人的条件什么的完全被忽视掉了呀。我以前可不知道。连想也没想过,我怎么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忍受这又可怕又残酷的人生呢?只知道忍。笨得出奇地忍住了。但现在我懂了,我也是走在这条街上的许多人中的一个。啊,我也是个人啊。可是,我怎么就穿着这破烂的军服呢?我为什么在寒风里冻得直发抖还穿不上件内衣,为什么饿肚子,为什么连血都卖呢……想来想去,我发现好像不止我一个人,整个城市都充斥着一些非人的东西。经人介绍挣的钱给了比目鱼二百块后还剩六百块。既然抓住了老大,就又卖了第三次。抽过三次后,确实觉得浑身肌肉松弛,手脚变凉、冒冷汗、两眼发黑,坐下起身的时候晕乎乎地只听见耳朵里有嗡嗡的声音。我是前天晕倒的。我想跟长官说一下。尽管我的话粗鲁一些,其实,像长官对我没有恶意一样,我也对你们没什么敌对心理。我是个连该恨谁都不知道的家伙。我恨的那一头太大了,根本

抓不着,我怎么能弄清啊?回头再想想看,其实我受的苦可能算不了什么。像我这样的不多得是嘛。提前没想到这一点倒是算我的错了。

### 3

我昏过去的前一天早上,基东出去挣钱后就没回到市场这边的空地来。可能滚到别的城市去了,也说不定找到了清洁工或保卫什么的安定职业。换上我要混好了的话,也会一声不吭地消失掉的。我不能继续找工地或背架子了。恶性贫血的症状越来越重了。两人过惯了,突然剩下我一个人心里更不安了。管它怎么样呢,好长时间没喝酒了,真想痛痛快快地灌上一顿。所以我到道洞的台球场去找比目鱼。比目鱼打量了一下我的样儿摇了摇头。

客  
地

——要我介绍倒没什么,可你也看见了,卖血的印子还没消呢,你要我怎么办。我可不想揽一身麻烦。

我央求他只介绍这一次就行了。比目鱼慎重地想了想说:

——好吧,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可就当不认识我,要是下次见了面打招呼的话,我就废了你。

说完后,说是打个电话打听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乐得嘴都咧到耳朵边上了。

——运气不错嘛。碰上大肥肉了。

他领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翻过南山不是朝医院而是朝着一个住宅区走去。那护坡和台阶都快赶上南大门高了。院子比我们乡下村口前的空地还宽。比目鱼对一个中年夫人说是医院派来的人,然后耳语了几句好像是有关收钱的话。他回去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背。



——嗯，这回可是天上掉了个大馅儿饼。我在外边等着你，咱哥们儿嘛佣钱和以前一样就行了……剩下的你留着当做生意的本钱好了。

我只管点头。夫人带我到了食堂。饭桌上摆了满满一桌。不用说来到首尔以后了，以前在乡下的家里也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我坐在饭桌前面觉得像是被狐狸魅住了似的。夫人关上门前脚刚走，我就不顾一切地慌忙去啃排骨喝汤，手能够到的就往嘴里塞那些煎的小饼，真是饱饱地大吃了一顿。我撑得都快喘不过气了，也顾不了那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背靠食堂的墙上，见地面挺宽阔的就蹲坐了下来。这时，我才稍微明白过来。怪不得比目鱼说是块肥肉还那么高兴。我明白了，我得给某个人输血。这世界上又有谁能给一个从没见过面的流浪汉无缘无故地摆这么多吃的呢？就算钱再多，就算没有钱干不了的事儿，但肯定这也只是一个人买另一个人的血所需要的基本礼仪和待遇。夫人带我进了一个房间，果然见一个干瘪老头儿穿着睡衣躺在那里。护士已经来了，坐在那里正准备着。我畏缩着站在那里，夫人说补药……怎么怎么样，把睡着的老头儿摇醒了。老头儿无心地瞥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我在老头儿旁边扎上针后，躺下闭上了眼。真是百感交集。偶尔睁开眼睛向上看的时候，好像有些奇怪的珠子和带花纹的电灯一样的东西零散地飘在眼前。还听到护士和老头儿的对话了。

——不会有毛病吧？是O型吗？

——是的，会长。我们都检查过了，是个非常健康的人。

——人老了要干活儿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补个身子也这么麻烦。

——会长，您现在怎么样？明显不一样吧？

——好像是好一些了，会管用吗？

——当然了。您一定会像年轻小伙子一样元气旺盛起来的。

我不断地握拳。每当我握住拳又松开的时候，我的血就像油桶里的石油涌向暖炉里一样，传来它细细流淌的声音。滋滋，滋溜滋……血有的时候被气泡堵住，吊瓶里的血渐渐满了。我大约握了二十五次拳头，很快就够了400cc。嘴里好像有股生锈的味儿，嘴干得没唾液了。吊瓶的针拔下来了。我颤颤悠悠地想要站起身来，可撞在门框上又倒下了。夫人和护士搀起我时，我的鼻子才酸起来。她们让我休息一会儿再走，我推辞后好不容易才来到门前，她们便使劲儿往我兜里塞了个白信封<sup>①</sup>。铁门在我身后咣的一声关上了，要走下那望过去黑蒙蒙的台阶，心里真是没底。跟吃多了蛔虫药似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黄花花的一片。在下面等我的比目鱼上来扶住了我。

客  
地

——没事儿，活着就他妈这么累。提前营养补充得差不多，喝点儿水吧。给了多少？400cc的话该是四千块吧。

我甩开那家伙，把两张五百元的票子丢到地上。那家伙愣愣地看了看我，嘴里嘟囔着揣起钱跟没事儿似的溜掉了。我又抓电线杆又靠在墙上……看地面的时候觉得脚像踩在半空中一样，抬头看着一片黄花花的天空，我踉踉跄跄地走着，眼泪一个劲儿地流到耳根下。我进了一个胡同，上身靠在水泥垃圾桶上休息了一会儿。

好像就闭了一会儿眼的工夫，当我再睁开时，四周已经是黑黢黢的晚上了。我刚一睁开眼睛，就看见朦朦胧胧的星星。我也不想站起来，就那样抬头看了好大一会儿星星。不知为什么，心渐渐地平静下去了。起来以后，整个身子不知道是僵了还是

<sup>①</sup> 在韩国，一般把钱放在白信封里传递。

冻住了，已经失去了知觉。走了几步歇了一阵，又朝着大路走过去。我觉得身子好像变得很小一样，又觉得四肢好像都伸得又长又沉。我慢慢地经过白天来的路翻过了南山。在往阳洞方向下山之前，我靠在悬崖边的栏杆上站了一会儿。眼底下是首尔花海一般的万家灯火。汽车一队队地川流不息。这时，我才想起我兜里的三千块。买辆平板车？还是经商？到小学门口去做甜点心卖？还是贩点儿蚕蛹？各种各样能做的生意我都想到了，最后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我失去了那份顽强活下去的心思。首先，我喝酒了。太长时间没喝了，我喝了个烂醉。然后去市场上买了把两拃长的刀子，用报纸层层包好后揣到了怀里。一直到禁止通行时间之前，我在街上不停地逛游。从一揣上刀子开始，我就有了一种想法——不管是谁，只要撞上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捅他一刀，所以觉得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一样。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被夹在了这街上的人流中间。由于这突发的杀气，我又恢复了和不久前当兵时那种自豪差不多的感觉。不光这样，还想女人，女人！有着温暖的胸脯、热乎乎的肚皮和喘着温柔的鼻息的女人。就是能有个浑身散发着煮螃蟹般汗味儿的三陪女人也行啊。红灯区也不嫌弃，把头靠在女人柔软的胸脯上好好睡上一觉。不管她是芬，还是英子，还是爱兰……说实话，我几乎不想干那个。那玩意儿从我来到首尔整天摸爬滚打起，就跟个松子似的贴在膀上都快干瘪了。我还能不知道那些娘儿们的来历吗？肯定是下地干活或者去送饭的时候，听见谁说前后村的谁去当保姆攒下了钱，就跟我似的，红了两眼跑到城里来了。肯定是出来以后碰上了专盯乡下妞儿的贩子，支使哪个男的咋地扑上去干了。那些女的就想，反正那儿已经完了，用它赚钱就赚钱吧，干完后又好上这脏活，肯定是进进出出地去妇女保护所，把分不清是哪个留的种儿的小崽子扔下，才攒出这

三陪的牌子的。明明知道这么回事,可对人还那么冷淡。我一直睡得不省人事。睡着睡着,有时候摸一下旁边,她却趁机溜出去干外快一直没回来。这娘儿们肯定是杂野鸡,都不拿我们这样儿的当人看。瞧她连我手沾个边儿都讨厌的情形,估计我们老家是一个地方的。

## 4

直到太阳升得老高了我才来到了街上。前一天晚上,光酒钱就飞了一千一百块,给了人贩子一千五百块,买刀花了一百块,兜儿里就剩下三百块了。才一天,这美宴就全完了。等四处逛荡着找活儿干或者冻得浑身哆嗦、挨饿时,才知道兜儿里正缺钱用呢。该去哪儿呢?我漫无目的地胡乱坐上了一班公交车。我坐在发动机旁边,向下看着天天迎来送往的首尔。妈的……不对劲儿啊。我在许多人当中看见了我自己——那家伙穿得跟破烂似的,两手抄在裤兜儿里踉踉跄跄地走着。我明明是坐上车了,可我怎么还看见我在那儿走着呢。可以说那天我才模模糊糊地认识了首尔。就是说,我明白了我的处境。要不,可能是和那个把活生生的人当药的老不死的什么会长并排躺着一起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的。所以我才想到了买刀。每当汽车晃动的时候,我就觉出挨着肋骨的刀柄来。抽出来捅啊。但我不知道应该捅哪儿、捅谁,才能解开我这快憋死的劲儿。那刀尖还冲着我的脚尖呢。

汽车过了闹市区总是钻小路,过了一些坑坑洼洼的路之后,来到偏远的终点。我站在一个类似于难民村的杂七杂八的地方。我走过终点,好像找熟人一样四处游荡,看看有没有喝醉了倒在路边的,有没有要见红打架的。整个道路都让屎尿弄成

了泥塘。小崽子们光着屁股，没精打采地站在门前的向阳地上。一个妇女手里拿着刚买的一小袋米，贴着胡同的一边儿畏畏缩缩地走过。酒棚里不知是不是醉汉在打女人，打死我吧，救命啊一阵一阵地叫。虽然这地方一副破败不堪的样儿，可我一想到这是个生活小区，又觉得挺亲切的。首尔看不见了。突然觉得好像从世上消失掉了一样。赶紧坐上公交车回去吧，那妖里妖气的街道明明还都在那儿呢。首尔不只存在于我脑子里，它明明是跟那许许多多的人一起存在的。尽管这样，同时首尔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又坐上了一班车。又到了一个终点后，我发现那儿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回到市里来也一样。几个月前我离开了老家，到我几天前卖血为止，刚才坐上公交车想逃离的那个地方如今却又折回来了。我一整天坐着公交车来来往往于终点和市中心，最后才明白，那儿正是我自身。我到那时为止，除了我自身之外什么都没明白过来。回头会跟长官说的，直到犯了罪之后才觉察出整个大框架来。

我从奉天洞的终点经过上道洞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不想在首尔的边缘上混了，真想悄悄地融合到首尔里面去。我于是不着边际地在上道洞下了车。剩下的钱都花在车费上了，首先对能住一晚上的地方就很茫然。我公然地在住宅区转悠。走在狭窄的胡同里时，隐隐传来电视里的声音、家人们在一起叽叽喳喳说话的声音、烤鱼的味儿、小孩儿撒娇的声音。我正要经过一户人家的时候，这家的大门开着，不知谁把自行车停放在门前，看起来好像是主人刚刚停下车就到里面待一小会儿的样子。我无心走过几步后，又折回来泰然地骑在了自行车上。然后向着大路没命地蹬着脚蹬。蹬了一阵心跳起来，每当车发出警报的时候就吓一大跳。这种心情也就是那么一阵儿吧。从经过鹭梁津的时候开始，我觉得汉江的风十分爽快。要是能骑



到乡下去的话,就算是熬夜我也甘心。我好像还哼歌了。所以,我其实不是逃离了自行车的主人,而是尽量逃离了那种必须得揣上刀子才能放心的莫名其妙的烦闷感。那是一辆从车把到车轮在过往的车灯下映得锃亮的崭新的自行车。我一口气穿过汉江大桥,向着龙山方向骑了下去。

到了龙山后堵车堵得太厉害了,车是几乎不能骑了。骑骑停停地向前走了一阵后,我把自行车停靠在路边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不知是不是因为身体不好,这时冷汗一个劲儿地往脖子下面淌。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在车站徘徊的一个老太太一个劲儿地瞅我。我也是做贼心虚,就盯着她瞅起来。那老太太朝我走了过来。我一看她是个笑脸后就放了心。

——玩儿上一把再走吧。给你介绍个漂亮的。

我骑在车座上打量着老太太。那也不错嘛。昨天也去过了,今天这样的日子更不能不去嘛,我这么想着。我跟她说没钱。

——你的车很不错嘛。

她说。我又问她收下这辆自行车是否愿意留我住宿,她二话没说就说走吧。我跟老太太去了。这次是个非常害羞的女孩儿,瘦得跟火柴棒似的没什么好看的,但那纯真劲儿确实不像鸡。我讲给她有关军队的故事,她讲了有关保护所的故事。在那里学理发技术的日子,越墙逃跑的日子,嫌伙食不好示威最后挨打的日子,小时候的故事……我们聊了个通宵。没有比这还要心灵相通的谈话了。我说来到首尔后因为干体力活儿骨头根儿都犯病了,她还鼓励我呢。

我又下决心到火车站附近努力找活儿干。逛荡了整整一个上午,可是跟以前又能有什么两样?饿了两顿后,到了正午时分我疲惫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躺在露天候车室的椅子上

浮想联翩。那自行车应该远远不止三千块。我算计着，陪一晚上的钱能有一千五百块，就算再怎么砍价也能剩一千块左右。早知道还不如把自行车卖了。我是把自行车给的老鸨，没给那个女孩儿呀，还有老鸨是在榨取那个女孩儿，我产生了各种想法。我决心回去算一下剩下的钱。要是用求情的语气好好说说的话也许会行方便的。却不知，天真的不是那女人而是我。

——我没有见过你啊。

她竟然这么说。我简单说了一下我的可怜情形，但她根本就不理睬。老鸨冲过来，挽起袖子开始破口大骂。

——你说什么？让我还你一千元？这是哪儿来的癞皮狗，敢在老娘门前撒泼。好啊，来得正好。那自行车是你的吗？你的吗？要真动起手来吃亏的可是你，到时候你有嘴也说不清，趁现在跟你说好的快给我滚得远远的。

我被一帮嘻嘻哈哈看热闹的妓女们围着，呆呆地站在那儿。想起那女的夜里献殷勤的样子，我对现在的她真是忍无可忍，就把世界上骂人的话全骂了一遍。算是痛快的大骂一通回去了。这时候从后面传来了一个粗嗓门。

——什么事儿啊，是哪个在胡来？

冷眼一看，那家伙穿着防犯队员的制服。可能是在这附近管事儿的家伙。兔崽子，看你那张铁青铁青的脸，没点血色，肯定是个连夜玩伤了身子的主儿。我什么话也没说，从怀里抽出了包在报纸里的刀子。然后转过身来平静地说：

——你他妈算什么呀，兔崽子。

说着噗地捅了进去。找到了挨刀子的主儿我高兴得跟受了刺激似的。我把刀插进了他肚子里，这头一下就够他呛了，可我还是骑在这倒下的家伙身上捅了又捅。我出神地坐在他身上，发现那家伙成了个血团子，自己似乎也被浸在血里了。胡同里



一个人也不见了。好了,我就这样杀了一个人。刀子就这样捅上了一个人。可说实在的,我对那小子没什么成见。奇怪啊,就是说嘛。那小子和我是个一样的家伙啊。在战场、乡下、首尔的工地上,还有卖血的医院里都强忍下来的我,竟然忍不住那家伙的样子,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你说什么?那是感情的表达方式?我可能是觉得他没什么大不了的。刚才也跟您说过,我到偏僻的地方后似乎明白了。就是的,可能是我脑海里闪过“连你也这样?”的想法。我也不知刀子该指向谁就揣着它逛荡。那小子确实是死在我刀下了,可对我来说似乎并没死。我觉得好像不是我捅的他一样。就像在别的国家的战场上我挥动的枪口那样。我不是说我犯了罪之后学到了东西了吗?我真是憋死了,我们自己人之间到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呢?那边我的审问官过来了。看样子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起来了。对了,在审判之前您能跟我娘联系一下吗?

(《创作与批评》,1972年冬季刊;《客地》,创作与批评社,1974年)



# 发财猪梦

## 1

赤裸裸的山坡和盖公寓用的空地伸向远方，坡中央、砖瓦厂当中，一根刺眼的烟囱孤零零地矗立着。西边天际，残阳渐下。一阵阵火星从砖瓦厂的烟囱里冒出，闪烁跳动着，被渐趋昏暗的天空映得越来越鲜亮。坡下面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简易住房和棚子。

江氏拉着平板车，从化学工厂的后墙旁边穿过那条总是废水满满的臭水沟。废水里到处映出堆得高高的垃圾堆。他的下身是一条又破又瘦的条绒短裤，上身只套着一件背心，头上低扣着一顶破草帽。衣服嘛，捡的破烂儿穿才这副模样儿，可他的表情也像是干溪里露出的石子一样，一副暗灰的脸。从他斑白的头发上可以看出，他大约五十多岁，可他的步履还十分稳健，不愧为正当年的脚夫，肩膀也很舒展宽阔。江氏就像是一个从发黄的旧照片里跳出来的人一样。重新开发的建筑队支部工地上，用掉漆的铁皮马马虎虎地搭成了几个棚子。江氏拉着平板车从中间穿过。前面垃圾堆上围着五六个人。他们正在分着纸、空瓶子、碎玻璃、木头盒子、易拉罐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捡破烂儿回来的人从肩上摘下竹筐子，他们先把它倒在垃圾堆上。江氏冲着正站在那儿指挥干活儿的一个老痞子说：



“喂，抓到啥没？”

“这会儿才来啊。”

这家伙往好里说是个重建队队长，以前算是个老大。他马马虎虎地冲江氏招呼了一声，在旁边的混混开玩笑说：

“抓个屁呀……要不抓你中间那条腿。”

王氏把预备役<sup>①</sup>的帽子压到了鼻梁中间，他身穿两边带兜的野战服，皱着眉头说：

“有种的冲你老子说去，臭小子。”

说着，他用戴棉手套的手在鼻子底下蹭了一下。江氏没回声，只是吐了口干唾沫。王氏说：

“要是偷嘛还说不定，这捡的还能有什么两样的？”

王氏想怪不得江氏今几个看起来慢悠悠的，看他主动跟人打招呼的样子，运气好像并不赖，就开口说：

“看来你收成不错嘛，不请兄弟我喝一盅。”

“还不够跑腿的钱呢。”

江氏扔下一句后，终于忍不住开了话匣：

“老子我今几个可是捞了一把。”

“捞？多大的把？”

“两三尺呗。”

江氏一天的赚头也不过三四百块的样子。有时候会有孩子背着大人偷偷拿出一些还可以用的东西，还有的时候有一些没找到贩卖赃物头子的小偷卖给他一些偷来的赃物。那样的时候，江氏总是环视一下周围，迅速换给他们麦芽糖或现金后马上溜走。因为，要是被逮着的话，十有八九就得蹲监狱。今天从一

---

① 韩国的男性必须履行义务兵役，服役之后的男性在一定的年限之内被编作预备役，平时过一般人的生活，但到国家出现军事危急时需从事军务。

个不明来历的家伙那儿便宜地收了些电线，不承想却卖了个好价钱。要说好事还不止这一桩。

“我说，你看看这底下。”

江氏推开麦芽糖板，把盛爆米花的塑料袋收拾到一边。王氏觉得里面好像有什么宝贝，把头一伸，竟吓得马上缩了回来：

“这是啥？这不是个四条腿的家伙吗？”

他看到塑料袋底下是一只直挺挺的灰毛狗腿。江氏洋洋得意地说：

“咋不是啊？是个小牛那么大的家伙呢。”

“还是个牧羊犬哩。好家伙够大的。噫，哪儿来的？是不是你引过来故意打死的。”

“你瞎咧咧啥，这可是正儿八经地从别人那儿换来的。”

他稍稍提了一下浑身毛发丰满的牧羊犬的尾巴。那家伙重得纹丝不动。王氏正要摸一下狗的耳朵，江氏一下用糖板把他的手推开。王氏恋恋不舍地拿开了手。

“真是天上掉馅儿饼，去年三伏那天我就落了个空。”

“要是光带张嘴来吃的话，可没你的事儿啊。”

“哎呀，你这人真是的！请你喝酒不成问题，可这要是吃不对劲了，还不得完蛋？”

江氏一副连话都懒得说的样子，上下打量着王氏，推起了平板车。王氏急忙说：

“行了行了。丢不了命。腿毛的事儿归我，一定叫上我啊。”

“酒可是你请啊？”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甭担心！”

“成！”

江氏悠然地点了点头。不管是谁看到江氏进村的举动，都

能猜出他当天的运气来。要是看见他步履稳健、昂首挺胸，轻快地推车进来啦，或是歪戴着帽子啦、主动向路人问今天的运气什么的，就证明他当天的运气极好。江氏一想起糖板下面，就像个初次相亲的大姑娘一样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这家伙长得太好了，简直都不舍得吃，跟个正当年的壮丁一样，真是条又重又结实的家伙。王氏心里还是有点疙疙瘩瘩地说：

“来路不那么简单吧。这大伏天的见只狗可不是件容易事儿……”

“你想知道咋回事吧？我拉着平板车从江南学校前边下来，突然有个大嫂叫我。我想她那里是不是有废铁什么的，就跟了去……”

谁知道去的是兽医院。那狗好像是撞在车上了，可还没死，后腿断了，以后只能是个残废。所以主人希望狗能死得舒服点儿，就让人给它打了针，这狗立马就四脚朝天了。问题是怎么处置这个大块头的家伙，兽医院希望快点收拾了，狗的主人准备把它埋在一个向阳的地方。要是埋在自家的花坛里，心里又有点儿别扭，可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而且，那周围要想找个能够埋狗的空地或者山坡的话，得走出老远去。大嫂的女儿为狗难过得哭个不停。正在她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听见了江氏打的剪刀声。大嫂一边哀求江氏拿去之后一定要把狗好好埋了，一边忙着安慰女儿。

“你老江行呀。要是舌头伸得又宽又长的话就是只老虎呀。你连咽了好几口唾沫，可人家肯定想不到你能出这么个狠毒的招儿来。”

江氏假装自己吃了亏似的，把狗装在了平板车上，大嫂塞给江氏三百块钱，说是做辛苦费。真是天上掉了个大馅饼。那家女儿又开始哭起来，大嫂安心地嘘了口气。江氏心花怒放，连鼻

翼都差点儿张开了，紧咬着臼齿才好不容易忍住了。一到看不见她们的地方，江氏就朝平板车里面瞧，再次确认了一下狗的大小。

“最近没吃上油水，脸上都长癣了，天天早上掉的皮跟花粉似的。要是看见只离家的狗，还正打算抓来补补身子呢……”

正满脸羡慕和惊叹地听江氏侃的王氏反驳道：

“照这么说，应该谢的不是那个大嫂，倒应该是那开车的了。”

江氏当然没有反对的意思。

“其实就是的。又不是吃了耗子药，也不是他妈的什么病……把一条浑身是肉的狗活活撞死了。开车的这位可不就是为别人做了件好事嘛。”

两个人会心地笑了。全天的收入提了不少，辛苦费还得了一笔。江氏随便找了个酒棚进去，喝过两三杯烧酒后，这是乘兴回来的路上。

“好，一会儿见。”

江氏得意洋洋地推着平板车。淌着废水的河边上有一个半米高的堤，江氏进了那堤边上的村子，这村子跟垃圾搅在一起，已经扩成了八十户。江氏正从村子的公厕旁边经过，这公厕以前当绵羊圈用过，这时和从里面出来的日收<sup>①</sup>老头撞了个对面。这个村的村长到去年为止在这个空房里养过绵羊，但一直赔本，所以现在成了公共厕所。老头满脸堆笑地说：

“该抱外孙子喽。”

日收老头两手插在脏兮兮的大肥裤子里站在那儿。江氏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sup>①</sup> 高利贷的一种，每天都收取部分利息和本钱的形式。

“你这是什么话？”

“你们家美顺回来了呀。”

“臭丫头……”

“我都认不出来了，可不是一个人的身子。”

江氏没话可说只好咂了咂舌头。他突然想起几天前老婆手里拿着美顺写的信哭哭啼啼的样子。尽管江氏也知道这老头子玩钱玩得跟玩大蟒一样，有个明知对方不高兴却喜欢故意捉弄人的嗜好，但听了他的话还是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江氏想说，她哪儿是我的女儿……但又觉得那样说似乎有些太不近人情，同时脸上开始泛热，于是就转了话头。

“真是头疼，臭丫头管她是死是活……钱，找孩子她妈去。”

老头今天偏偏又十分痛快。江氏赖着就是不给他钱，他正准备放弃了，但这一回这样看来却十分有指望。

“这会儿欠债人回来了，就好办多了。”

“可不嘛，都是您老的责任啊。”

“听听她自己的话就知道了，不会有错儿的。当父母的得负一定的责任啊。”

“反正我不管。”

老头一边奇怪地上下打量着江氏的平板车，一边胡诌道。

“哈哈，那丫头肚子挺得跟鼓似的，看样子像是双胞胎儿子哩。”

“这该死的丫头……”

江氏哗地一声推起平板车，进了一条用青砖垒的胡同。那里坐落着一些房子，低得能看见沥青油纸房顶上压的石头和斜遮在通气口兼窗户上的嫩绿色塑料石棉瓦。从胡同里出去后是村里唯一的一个汲水泵，按老习惯闲地也被开垦成了一块块的菜地。葱、玉米、白菜之类的蔬菜长得十分旺盛。出去挣钱的人

大部分都已经回来洗了脸和脚，换上睡觉的大短裤在空地上的四处乘凉。刚回来？嗯，互相之间含糊地打着招呼。孩子看到江氏后丢开自己的伙伴，呼呼地跑上来说：

“爹，舅舅来了，舅舅带着美顺回来了。”

江氏从平板车上拿下糖板和爆米花袋子，狗便露了出来。先是孩子们忽地一下子围了上来，散坐在四处的大人们也开始稍微动起来。他一边照着正贴在糖板边的孩子后背上上来了一巴掌，

“这小崽子。”

一边打量着黑洞洞的屋子里面。要在平时也该有点动静，但今天却格外安静。孩子跺着两脚冲江氏的后背骂道：

“爹王八蛋，爹大坏蛋。”

江氏装作没听见，抱起狗来放在厨房的隔板上。狗一放上去，木板便颤着弯了下去。不知是村里派来的代表还是怎么回事，一个汉子伸过头来说：

“要是今天干的话，烧火吧？”

江氏慢悠悠地说：

“嗯，好的。”

江氏走进黑洞洞的屋里，结果差一点踩到女人的腰上。那女人干脆把夹被彻底蒙住头，躺在榻榻米上。江氏打开灯，站在那里瞅着女人的白身子团儿。

“天还没黑，装什么可怜呀？在外转了一天的人有多累也不知道体谅一下。”

“行了，少啰嗦。”

“嗨，发什么神经？”

江氏按捺住火气，真想大吼一声。他不想贸然地再火上加油。正好这时看见孩子过来坐在房门槛上唧唧歪歪，就放声大



叫道：

“你他娘的，找死啊！”

孩子立即号啕大哭起来。江氏的女人在夹被里嘀咕道：

“真行啊！老子跟儿子之间倒是闹得好看。你这不够扁的小杂种，到底是没吃够什么啊？还唧歪。”

“可不，就你的崽子好。”

女人掀起被子，腾地坐起来说：

“你就是有一千张嘴也没说话的份儿。你啥时候像爹一样地对待过他们？啊？你说呀！我这张老脸都丢尽了，没法儿活了。这把年纪了还拈花惹草的……我不说就是了，是谁把我弄成这副模样的？我是多大生的那小杂种，打掉了几胎，你说呀，你说呀！”

“你这娘儿们。你们娘儿俩可也随得紧，美顺不是回来了吗？”

“老天爷呀，这丫头准是疯了。”

只见对面暗间的拉门嗒嗒响，分明里面有人。

“这该死的房角，点把火烧了算了……妈的。”

那门终于开了。果然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着整齐的内弟，他踟蹰不前地站在那里搭话过来：

“姐夫，回来了。都小点声，别让邻居听见了笑话。”

“反正全村没有不知道的……”

江氏忍不住性子，一个劲儿地捶着膝盖。

“伤别人心也不能这么个伤法，这臭丫头要走不要紧，凭什么编瞎话借日收债出门呢？咱们可是真够受罪的了。弄成那个熊样儿回来，我说一句还用得着那样儿嘛。我怎么说面子上也是她爹，当爹的。”

“啊呀，是吗？可真要面子。连口都糊不住的爹，你还好意



思说。要是菜叶的话，还能煮个菜叶汤呢。”

“姐姐也少说两句。《圣经》里不是说了嘛……”

江氏知道又是那一套，愤然站起身来。他抓起吓得要逃跑的孩子的腕，用无比凄凉的声音说：

“走，出去。爹给你麦芽糖吃。”

江氏女人长长地叹了口气，还没等喘定就打着颤抽噎起来。那女人又躺下了。孩子的舅舅端坐下来开始祈祷。他的嗓音可以说是浑厚的男中音。

“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祈祷。请上帝洗去这个家庭的不安和苦痛吧。我们决心不在父亲面前犯罪恶了。如今出走的家里人也回来了，全家人也团聚了。他们不懂得感恩，反而吵闹不和，忘记了父亲的恩惠。上帝父亲呀，尽管我们在凡间的艰难中备受困苦、忘记了天国，父亲您给我们引路，在审判的那一天请让我们进入主的世界吧。天国降临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罪人们呀……”

“收起这一套！罪人罪人的，烦死人了，如今就是说玉皇大帝也烦人。”

江氏女人虽然大嚷了一声，但弟弟的祈祷只是暂时顿了一顿，接着又开始了：

“我们这些罪人呀……全部悔改了做真正的人，你们会赞扬主的盛德的。我们会懂得，不幸是因为我是罪人。主呀，多降些恩宠给去工厂上夜班的根浩和这家的家长吧。多降些幸福给美顺要生的新生命吧……”

“都让他们成为您的儿女吧。不要让我们降入烧硫磺的地狱里，恩惠我们去追求真理和希望吧。做的不足的罪人没有任何功劳，以耶稣基督教徒的名义祈祷。阿门！”

祈祷结束了，房间里由于飘着罪人、天国、地狱等词语，突然



变得像充满了甜丝丝的伤感和期待似的。拉门背后紧张万分的美顺也舒了一下心,江氏女人不知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委屈感。江氏内弟仍然正襟危坐,来来回回地翻着用彩笔密密麻麻地画线的《圣经》。墙上的老时钟敲响了八点,钟的旁边是一个镶着一些褪了色的老照片的相框。还有一幅根浩领来的化妆品公司的宣传挂历,上面是一个透着内衣的女人在张着两腋。破旧的书桌上插着日语教材、四角都磨坏了的经济原论、武侠小说、《卡耐基自传》、《成功的秘诀》等,陈旧的旧式衣柜上放着个野外用的电唱机兼收音机。江氏女人一有兴致就把电唱机的音量开到最大。风琴演奏的老歌像锅里煮熟的粥一样飘出声音来。这个东西江氏没有卖给古董商,是他送给自己女人的礼物。但现在江氏女人并没有兴致去听音乐。她对美顺是恨不得掐死那般又可恨又可怜,回想过去岁月的错儿,似乎也都在自己这个当娘的身上似的。江氏女人感到晚风凉飕飕的,她拽了一下连在天窗上的绳子,啜的一下关上了窗户,然后叹了一口气。她的脸色比刚才平静了许多,她的性格非常刚烈,所以易上火也易消火。这个女人近五十岁了,可皮肤还十分有弹性,身材也没太大变化。她好像说给自己听似的,叹息道:

“都是我的错儿。看走了眼,改嫁给这个糊涂虫。”

女人是在天安遇到江氏的。这个女人在大阜岛村里的时候,由于风浪卷走了自己的丈夫,后来就来到天安定居。一个人艰难地拉扯着根浩和美顺兄妹,在列车上靠卖馅糕度日。江氏当时还正是壮年,在火车站的卸货部干活儿。为了躲避保安人员而东躲西藏的卖糕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和卸货部的仓库民工对上了眼儿。江氏原来就是个好色之徒,见了女人就变得特殷勤。就是一般的光棍儿也难过美人关,何况是落到这种地步的他,便自然而然地迷上了这个风韵犹存的寡妇。他们来到首尔

好几年后老幺才出生。由于他们两人的生存能力十分强，所以不管是空手而来，江氏一家还是很快适应了首尔的生活。女人愣愣地坐在那里，理顺了各种思绪之后，尽量沉着地叫了一声自己的女儿：

“美顺，你过来一下。”

“嗯……”

美顺的回答声像蚊子一般，她把头埋在胸前，踌躇不前地坐在暗间儿的门槛上。

“你打算咋办呀？孩子就那么生下来吗？”

美顺用手指揉着裙子边儿，也不回答。江氏女人连问几遍，美顺抬起头来，但随即又低下了。

“不行。过一会儿和你哥哥商量一下，明天一起去医院吧。”

江氏女人看着女儿年幼的瘦脸蛋，还有不管是谁一眼都能看出的鼓鼓的小腹，用手擦了一下眼泪说：

“六个月还没成形，还能动手。”

美顺忽地抬起头来，说：

“不行。”

“那你生个没爹的孩子准备咋办呢？”

“有的。”

“要是有的话，咋不到我跟前来？或者跟我一五一十地说明白，央求我答应你们成婚啥的。要是现在还不行的话，等一阵子也行啊。总之，要有个交待才是。你这副样儿，跟不怕虎的母狗爬进来的时候，我就看透了你这个没出息的。根浩要是看见你这副样儿，非揍死你不可。”

正在看《圣经》的美顺舅舅在旁边插话道：

“姐姐，怎么能弄死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呢？”



“你少插嘴。那孩子要是出来的话,也是一张嘴……现在活得就够累了。”

“美顺突然找到我,我也吃了一惊。可怎么问她也不开口呀,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看来是两个人过着过着分手了。”

江氏女人追问道:

“是和那个小杂种分手了?还是咋样了?”

“去服兵役了。学开车了,说是复员后就结婚。”

“你不跟他就不行吗?”

美顺也不顾及母亲的心情了,厚着脸皮说道:

“我也不知道。人是挺善良的,可是个混混。”

江氏女人抓住美顺的头发只管叹气。

“没办法。太着急了,得找个法儿。要么堕胎,要么给他写封信,让他负责。”

“他不是个能负得起责的人。”

“你这个身子可不行。”

“得找一个能养活孩子的人家嫁了。”

美顺的舅舅一拍大腿说:

“太好了。感谢主呀。”

“别废话了。现在都急得火烧眉毛了。”

美顺现在是一副完全看破、任人摆布的样子。这个女人只是掉了几滴眼泪,似乎还没有她妈妈伤心似的说:

“我按你说的做。”

“老天爷,你可真行啊,你这个疯丫头。”

江氏女人内心里打起了算盘。再怎么走走过场,操办婚事也得三四万元。并且,美顺逃跑的时候还拐走了两万元,还上那个钱再办婚事的话,得足足五万元。还有,到生孩子之前,也不能到先前去做工的那个假发厂去了,得养活着她。但是,问题是

谁愿意带走这么个人呢。刚以为想出了办法，去了一大愁事，可没想到这新的愁事又堆成了山。

“咋办都是麻烦事。你贷的钱都花哪儿去了？”

“租了一间月租房。都花去还剩下一万元……他去了军队之后，剩下的一个月我在家都花光了。”

江氏女人又算了一下，这个月之内根浩能赚多少。这个月夜班比较多，就是少说也有一万四千元左右。靠江氏每天的收入能凑凑合合地吃上小麦面粉和大麦。江氏女人决定把暗房租出去。但这只是她的打算而已，越是需要钱，就越是不能保障维持生计的事从天上掉下来。这时候，要是娘家的舅舅能给外甥贴补点嫁妆，就算是拿出一万元来，那也该有多自豪呀。江氏女人收起《圣经》，在他鼻子前面晃了晃说：

“吃饱了就是耶稣呀什么的。窝在那深山老林的修道院里，你以为世界会翻个儿吗？你也得快点儿，才能摸着个钱边儿。”

“姐姐也是的……我做的又不是坏事。都是老天爷治好了我的疯病。从下个月开始，我负责管理修道院，每个月给三万元的生活费呢。”

“话说得不错。我给你利息，你能给这次婚事添一万块钱吗？”

“我向传道士老人家说说情。”

“嗨，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那个钱呢。去那儿祈祷的人都是心里闷得难受、犯下罪行的人，那些人交的钱能轮到我吗？”

“不是这样的。最近这方面反而经济更好。”

江氏女人订下来以后，就好像少了一层忧虑似的。她每天都拼死拼活的，但全家还是十分艰难，有好几次家人都差点四散

分离了,好不容易才活了过来。人没有应该死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江氏女人尽管觉得有些茫然,但已经下定决心办女儿的婚事,只是那肚子里的孩子比什么都让人担心。总不能生个没有爹的孩子吧。那女人一边下厨房,一边自己嘀咕道:

“这到啥时候过过有钱的日子呢?上当受骗活过来的呗。”

## 2

河对面的空地上燃起了篝火。是村里的人劈了装苹果的木箱点起来的火。火焰在黑洞洞的厂基野地熊熊地燃烧着,映照出周边的垃圾堆和人头高的杂草。火堆周围围着村里的男人,他们正在尽兴地又说又笑,有的还哼着小曲。烟刚一飘过,红红的火舌一伸,他们便把狗放到火上烤了起来。有火,有酒,有肉,周围就自然会生机盎然。聚在一起的大人们像乡下顽皮的少年偷完瓜地回来似的,咯咯地互相嬉笑着。妇女们也惬意地观看着这些平常每到此时就有气无力的男人们举行的这场快活的聚会场面。女人们虽然停住脚步站在河的对面,但性急的孩子们已经跨过了河,讨好地跟在大人们的后面。狗毛烧糊的膻味儿顿时弥漫到火堆周围,红色的火光荡漾在他们赤裸的臂膀和脸庞上。

大约有七八个人聚在周围,你一句我一句地夸赞着江氏的功劳。旁边还放着一大桶米酒,大家都凑好了酒钱,所以毫不心虚地只等着肉熟了。王氏带来的铁锅里正滚开着水。干柴木烧得噼啪响,烤得黑黑的狗皮泛出了油。人们谈论着砖瓦厂下面那个村子。他们似乎有些害怕似的望着一片漆黑的那边。戴眼镜、满头白发的村长说:

“那边那个村子今天白天都拆掉了,我们运气可好了。区

厅的人说我们村成立十年多了，所以会发入住权的费用，到明年可能不会出漏子。”

“这个村子是咋来的呀，这些厂是谁干的，不都是这个村的人么。”

“拆掉后也发给每户五万元。”

“他妈的，这不是拆了也不错嘛。”

“你这家伙脑子进水了，拿这五万元能和那宫殿一样的房子换吗？”

“也是，对咱来说那就是宫殿。”

他们的背后突然传来了阵阵的自行车铃声。一个个子高高的、身板儿健壮的男子驮着擦起来的三四个木盆，来到他们前面说：

“你们成心耍我的光杆儿，这群混蛋。”

“德培，你来得正好。做酒买卖的人得请大家喝一杯呀。”

“今天就别去管那酒棚了，在这儿补补身子再说吧。”

这个叫德培的男人并没把自行车停靠下，用大腿撑在那里对村长说：

“咋回事？听说定的是每户五万？”

“不知道啥时候拆，不过今年是没事儿了。都搞清楚点儿，这可幸亏了我啊。”

村长嘭嘭地拍着胸膛，德培用手背蹭了一下额头上流下来的汗水并甩了甩，想了想又说：

“这可咋办？我们家正想往外租呢，拆的时候这租房的拿这五万块吗？”

“所以说你们俩应该事先商量着签好合同。”

“一块儿来签吧，明天有人来。”

“你是说叫我当证人啊，你请客我就去。”



“好！那就交给村长了。”

“我说，德培，我们家也空着一个房间……”

江氏想到早晚得还那日收钱，就向德培开了口。虽然和自己的女人吵了嘴，心里面还是有些责备美顺那副熊样。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对那对兄妹用过真情。江氏对德培说：

“能跟你搭上话的过路人多，你也拉咱哥们儿一把吧。”

“你先听我说，那人要是来了就能搭上线了。”

“是干啥的家伙？……”

“还能是干啥的……在这里找房子的不都是从乡下来想当工人的嘛。”

“噢，该是这么回事。”

“这房子嘛，咋着也得跟这些土包子要两万块吧。”

“我说，你小子就不是土包子了吗？”

“当然不是了，我他妈都用了六年自来水了。”

“你瞧瞧他，连城里的路都还认不清……我说，你小子以为这儿不是村子呀？这儿才是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山沟儿呢。”

德培丢下村里人的谈笑，推着自行车经过了空地。这条路还有田垄的痕迹，颠颠簸簸的。自行车的轮子每当颠起来的时候，德培就骂骂咧咧的：

“我操，这臭婆娘！”

半夜三更要煮的面条不够用，实在让人上火。虽然说最近生意确实不好做，可这节骨眼儿女人家连点准备也没做。收了满满一大盆快烂了的海参最终却赔了本，米肠也扔掉了一半，明明知道上夜班的人会来吃面条，准备的却不多。他穿过河上的木板桥来到大路上。两边的路灯余光朦胧，厂房成排成行。机器运转的声音笼罩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方。德培的酒棚地处厂房紧挨的长长的繁华街头上。他在光秃秃的溪川上面用木头和板



子占了个地盘。

“你这是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

德培的女人在背后唠叨，德培把自行车停在酒棚后面。

“刚才又错过了两三帮呢，小兔崽子没去吗？”

“没见啊。”

“我就知道没去，准是又在小人书店迷上电视了。这小崽子，要是我碰见准饶不了他。”

德培吱吱地咂着舌头，急火火地把盛面条的木盆嘭地扔下，然后进了酒棚里面。一个端着酒杯正在喝米酒的男人冲他打了个招呼。这个做半导体买卖的小贩每天晚上都来德培的酒棚里喝上一盅。德培也照应着点了点头说：

“啊，来了。我老婆是个驴脾气。”

“过日子都这样。”

“对，你说得不错。过日子可不都是稀里糊涂的么。今儿个怎么来晚了？”

“嗨，走了有一百里路。”

小贩摸着长满胡子楂儿的嘴巴。他看起来总是有些忧郁。现在好像不如几个月前厉害了，只不过表情仍然十分沉重。德培深知印在这个男人脸上的失业后无力、不安的表情。小贩是个去年春天才出狱的人。虽然他自己说没犯什么大不了的罪，可河对面村里人传说他用刀砍死了一个半疯的女人。德培只盼望着他尽可能别喝多。他偶尔喝了酒来了兴致后，就会吹起以前当文书时的风光事来。德培知道他原来的村子早就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现在始终漂泊不定。德培今天怪大方的，看到他的盘子上放着几个炸的酒肴后，就又切了几个望潮放在上面说：

“累了一天了，快回家歇着吧。”

“回去……也是蒸得难受，还是在这儿歇着好。”

“今天村里没出什么新鲜事儿吗？我说……”

女人还要往下说，德培捅了她一下，递给小贩一支新滩津牌香烟。

“什么事儿？”

小贩无心地问道。德培说：

“也没什么……那什么……还不是为争水。天太早了呗。”

德培女人方才领会过来，摘着围裙连声唠叨道：

“这小崽子……你看着店。”

“随他去吧。”

“让他学习……他整天就知道看电视、看漫画……哎哟，真是头疼。还不止这样呢。动不动还往钱筒里伸手呢。”

德培叹了口气说：

“这小东西要教他还真是费劲。不管怎么样也得让老大好好念书干个文差事……我还念到初中呢，都这副样儿。”

小贩一边算计着每月存折上的存款那一栏，一边无声地笑着。德培女人兴致勃勃地走出去喊道：

“厂里的工人来了之后，你看看账本，问他们要上个月的糕钱。我去一趟就回来。”

“喂，你这个女人……喂，我说！”

“来一碗面条。”

德培正要追出去，碰上一个老头儿进来，没办法，他只得折了回来。老头儿背着一个带抓柄的磨石盒和一把折叠椅子，看样子像是磨剪子磨刀的。德培下面条的时候，老头儿瞅了油炸糕和糯米糕好一阵，掏出钢镚儿，数了好几遍，然后问道：

“那糯米糕多少钱一个？”

“十块。吃两个的话，比饭还实惠呢。要是想凑合吃一顿的话，油炸糕最好不过了。”



“那给我来一个吧。”

“妈的，对不起。”

随着一声浓厚的沙哑声，走进来一个身穿大花衬衫、头发蓬乱的二十几岁的壮小伙。德培敷衍地招呼道：

“啊，是根浩呀，你这是怎么了？”

“嗯，可不是么。喝了几盅呗。妈的，来酒。”

“好像灌了不少了呀。”

德培有些埋怨地说着，忽然发现根浩的左手整个被绷带缠着，

“你手是咋回事？又打架了？”

“啊，嗯……干了一场。”

“当宝贝儿子的就该想想你老娘，也该躲避一下才是……你这个人呀，你妹妹好像回来了。”

两手正伸向米酒壶的根浩愣了一下，

“你说谁？妈的，谁回来了？”

“还能有谁……美顺呀。”

根浩皱紧了眉，又狠狠地向左右摇了摇，然后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脚下，扫兴地擎起了酒杯。德培给老头端上面条后，又问行人：

“一天能搂多少？”

“也没多少……能有一千块？”

“那挺多的嘛。”

“好的时候还行。可如今梅雨季节再加上酷热，还有什么钱可挣……”

“我年轻时候也干过，知道那滋味儿，这种天气你弄把阳伞多好。要是肯赊账的话，那些女人抢不迭呢。”

“阳伞之类的都是八辈子前的事儿了，如今不兴了。”



“岁月不饶人呀，我那时还卖到过二百万元哩。”

“您风光过一阵啊。”

德培也不得不自己倒上一杯酒喝了起来。

“他娘的，真他妈窝囊，谁知道能成今天这个样儿。”

德培说着，把头凑近低头沉思的根浩，说：

“我不是吹的，二百万呀……一开始挣钱忙都忙不迭呢。”

小贩敷衍地感叹道：

“好机会啊，真是。只要抓住这一样，就能发大财。”

一种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发过财的语气。老人似乎对他们的话也很感兴趣。

“现金？”

“崭新的银行券。”

“你发了多长时间？”

德培来劲了，说道：

“一季，就夏天这么一季。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干，后来我出本钱和大丘的堂兄、内弟合伙干。挣了以后再做保险的买卖……”

德培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

“我可是对首尔这地方两眼一摸黑呀。来首尔又能干个什么呀。我仔细地想了又想，要说做生意吧，就得用脑筋，咱也能用脑筋，也有资本，还有一身的劲。仔细一想，首尔肯定家家都有老人，这些老人要出门的话都需要拐杖吧，在庙前边或者公园前边不是就有卖的嘛，所以我把资本一下子全投了进去。每天削一百多个拐杖，还雇了好几个孩子干呢。谁知道这该死的……我操他妈的，首尔它也奇怪，连个老人的影子也不见，所以这拐杖倒还不如烧火棍儿呢。”

喝面汤的磨刀老头说：

“这么说是用错了脑子了。要想发横财得比小偷还小心才是。所以说，乡下人最看重的是土地。拐杖那是乡下人的想法。我也有两个儿子，可我要是不拼死拼活地挣的话，在这个城市里是没法儿活下去的。”

德培话匣子一开就兴起，他一旦拿起酒杯便想足喝一顿，于是一口气喝了有半升的酒。正在这时，酒棚中间闯进一个长头发女孩，然后又退回门外，只听见门外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净是男的暖。”

“那又怎么了……吃点东西有啥不好意思的？”

德培立刻追了出去。原来是干通宵的女工们来垫一下饥。年纪上上下下都差不多。暖……瞧瞧这些小鸡儿们，德培说着推了一下其中一个看起来挺顺眼挺文静的扎俩小辫的后背。

“妹子呀，快进来呀。我给你们满满地上两碗面。”

“年糕有吧？”

“凡是叫做年糕的我这儿都有。我的手艺那是绝对的。”

“哎呀，脏死了。”

“什么呀，咱这可是成天泡在水里的手。”

“大叔，你刚解过手吧。”

“我可是背过手去解手的人。”

这样瞎扯着，德培红光满面的脸上漾起了欣慰的笑容，簇拥着这些姑娘进了酒棚。她们一进来，这个本来就不大的酒棚变得跟个要胀破的皮球似的。她们先是每人喝了一碗面条，然后开始叨着年糕，边吃边闲扯：

“我这个月又赤字了，真愁死了呀。”

“我怕是不能在厂里干下去了。到什么时候实习期才完？真想当正式工啊。”

“再忍几年吧，不是还能学个技术吗？”

“说的好。要是那也算技术的话，那做饭也成技术了，谈恋爱也成技术了。”

“那可不是技术嘛……你要是绑好了的话……”

“到吧里去混？要不，绑个男的。”

“在车间干的？”

“他们可不行。再过十年，也不过就混个村长。”

这时，老人收拾起工具背上，边往外走边不平道：

“天下这些伤风败俗的女人呀……不知羞耻啊。好端端的，干吗大晚上在街上转悠，说这些伤风败俗的话呀？要是我的女儿的话，那腿杆子……”

“妈呀！”

女工们顿时喊出了声。德培把一只手的手指放到嘴上，一只手摇着，望着老人出去之后说：

“老头儿们都那样。整天就是那些老思想，要么就还是那些在乡下串门时的习惯。”

停下喝酒，正在沉思的根浩说：

“说不定老头说的对呢。”

“你说什么？”

“倒不是说你们……这他妈整个区里，到哪儿去还不都是一个样？你们老实说……只要说两句好听的，不就给了吗，不是吗？我是说……”

“喂喂，你这到底说谁呀……”

“反正，你说对不对吧。”

“对你个头。”

“大叔，给介绍个对象吧。”

德培环视了一下这些越来越放肆的女工们，用色迷迷的眼神说：



“你看我咋样啊？”

说话最放肆的那个女工顺水推舟地娇滴滴地说：

“太老了，不行啊。”

“有没有愿意给我们交房租的？”

“还是先说说今天吃的这些吧，你就不能请了我们吗？”

根浩用醉醺醺的声音插话道：

“妈的，钱，我也有。和我找个地儿约会去。听说今天有演出。”

女工们好像有些伤了自尊心似的不高兴起来。看起来年纪最大、有些文静的俩小辫问：

“现在几点了？”

“臭娘儿们瞎扯什么啊？”

根浩骂骂咧咧道，德培抬起胳膊看了一下手表说：

“差十分九点。”

“听说有罗勋儿<sup>①</sup>演出，明天休班的跟我一起去。”

听了根浩的话以后，女工们一时有些上火，一个看起来挺放肆的女工扔下一句：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吧。”

外边有人喊了德培一声，隐约可见警察的帽子和制服在外面晃动。德培突然板起脸来走了出去。女工们又继续闲谈起来：

“噯，那个整天搜身的小个子保卫知道吧，昨天晚上要我跟他一起去打羽毛球呢。大晚上的，能看见个啥呀，真是的。”

“你们都知道大上个月进成品部的明子吧？她最近没钱过日子去旅馆捞外快呢。到了厂里以后自己装得比谁都本分，不

---

① 韩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著名歌手。



知谁说看到过故意捅了出来,她就把人家带到厕所哭着讲了半天的情呢。”

“还有那个金师傅,过一阵子要去日本学技术呢。”

“可不,那可是专门套女人的招儿,他见了脸蛋子好看的女工总是先说这事儿。”

“要是我也能学点日语,再到总公司就好了。”

“咱们呀,都沾不着总公司职员の边儿,质检部的那个瘦的朴小姐知道吧,和一个叫什么渡部的还是叫渡武的老头子一起过上日子了。”

“瓦大古西脑,工素泥脑,刀桥脑,撒吆娜拉。”<sup>①</sup>

没趣地坐在哈哈大笑的女工中间的根浩,忽然大声唱起歌来:

“嗨吆么嗨,吆吆么嗨,进来了。没见过首尔就死去的鬼呀,往哪里埋。没见过首尔就死去的鬼呀,埋在火车站前面吧。工仔乞丐进来了。”

女工们捂住了耳朵,可根浩像个流氓一样一边挥动缠着绷带的手,一边大声喊着:

“没上学就死去的鬼埋在大学门前,没挣到钱就死去的鬼埋在明洞入口,没跳过舞就死去的鬼埋在酒店前面,没看过书就死去的鬼埋在漫画店门前,没登过山就死去的鬼埋在‘嗨’前面,没娶媳妇就死去的鬼埋在参芽前,没喝过酒就死去的鬼埋在武桥洞,没有休假就死去的鬼埋在礼拜堂前,没坐过小轿车就死去的鬼埋在洋房前,没吃过巧克力就死去的鬼埋在越南,没吃饭就死去的鬼埋在饭锅里。工仔乞丐进来了。吵死了,要饭的,给你分钱快滚。”

---

<sup>①</sup> 原文为日语发音,大意为:我的,工妹们的,东京的,再见。



根浩又开始重复开头部分的时候，德培把头伸进来叫道：

“喂，吵什么？安静点儿！你这没长眼的家伙。”

女工们一窝蜂地钻了出去。德培站在外面，一只手按在脖梗上连连点着头，警察正低声地训斥着什么。德培女人带着两个腮帮子肿得鼓鼓的孩子往这边赶了过来。警察可能觉得人又多就没劲了，拍了拍德培的后背，然后用很慢的脚步穿过了马路。德培女人恶狠狠地看着警察的后背，问道：

“刮走了多少？”

德培垂头丧气地说：

“两千块。”

“老天爷，四天的生意都完蛋了。”

遭遇警察和生意不顺好像都是孩子造成似的，德培女人冲着孩子的腮帮子使劲拧了一下。孩子立刻发出了要命的哭喊声，德培摘下围裙甩在了地上。

“要么给你们灌上老鼠药都死了得了……要么把这该死的卖给王姑爷。你这娘们儿，他知道是男人在这儿看铺子才伸手要钱的呗。”

那些女工趁他们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接一个地溜了出去。吵了好一阵的德培这时候才恍然大悟，环视了一下酒棚周围，然后拔腿就朝工厂追去。他到了十字路口，分不清她们究竟是往哪个方向跑了，只得掉转方向喘着粗气站在那里，

“操他妈的，女人瞎吵吵没他妈一件成的事。”

只见唯一的路灯下，黑幽幽的胡同尽头的电线杆下有个红色的影子刷的一下过去了。德培心想这下可抓住了，心头一热，拼命跑了过去。到了胡同里面，听到前面有碎步声。走近之后，德培吆喝了一声：

“喂，你还想长翅膀飞了吗？”

正在往前跑的女工渐渐地放慢了脚步停下来，用腻烦的眼神回头看着他。他刚一走上前去，女工立刻就把脖子缩了进去。正是那个梳着两个小辫的本分姑娘。德培不问青红皂白地抓住她的手腕。

“臭丫头，要是想不交钱的话，也得抓个人质……跟我去派出所。”

俩小辫把屁股往地上一蹲就要坐下去，向后挺着身子求情道：

“大叔，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有一个说请客的，结果她跑了，我们也是上了她的当呀。”

“不用啰嗦了，拿钱。”

“真的，我发工资那天一定还上，你就行一次好吧，我还得上夜班呢。”

德培猛地抓住女工的手要拉她走——可随即心一软，不就是几百块，放她走吧！在这个区里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人行善，但要是行了善，到最后总是好心的人被当猴耍。

“要是没钱的话，随便给个东西好了。有手表吧？”

“没有啊。几个月前押到当铺里了，还没赎回来呢。”

“家是哪儿的？”

“在对面简易住宅三洞那里租的房子。”

“走，去你家。”

女工停止了用动作和声音求情。这个小本分的一下甩掉德培的手走在了前面。德培愣愣地跟在小本分后面。虽然走过工厂的马路后是个市场，但德培已经放宽了心跟在她后面。女工的红衬衫在十米以外也能看清楚。看起来这女工也不想再重演刚才厚着脸皮溜走的一幕了。小本分一次也没回头看。他们来到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比德培的小区要好一些的简易住宅区，

进了一条又窄又泥泞的胡同，左拐右拐到了一家住着二十几个女工的宿舍。长长的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推拉门，推拉门里面传出醉醺醺的声音，还有男男女女吵吵闹闹唱歌的声音。女工掏出钥匙，走进房间打开了灯。德培后悔徒然跟她到这里来，不知为什么心突突地跳了起来。

“进来吧，就这些。”

小本分用脚往旁边撩了一下乱成一团的开司米绒被子<sup>①</sup>说。方便面箱子上面放着两个锅和几只碗，还有洗涮用具等。墙上挂着男女破旧的衣服，还有一张敞开怀唱歌的南真<sup>②</sup>的照片和一面镜子，榻榻米地板上还有一个烟灰缸。德培稍微有些难为情地倚坐在门槛上点上了一支烟。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做，可你们也太离谱了。”

女工撇了一下嘴，脸上含着微笑直勾勾地看着德培的鼻尖。

“今天我也上不了夜班了，你拿走被子好了。”

“咳……也犯不着那样。”

德培说着转眼看到用按钉按在墙上的一叠纸。

“生活——就算生活欺骗了你，也不要痛苦和悲伤。坚守痛苦的日子，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欢喜的日子的，现在悲伤的心情对于未来生活的一切只是一瞬间而已。而且，过去的才是最值得怀念的。”

在这行字的最后画着海鸥和云彩，看起来像是个十分有情趣的人写的。不知为什么，德培突然想起自己一个人闯荡的时节，不知不觉地从门口到了房间里边。

“我……扯两句……回去算了。”

① 因为韩国的房间都有地热装置，可以视为地炕。

② 韩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名的歌手。



小本分背靠着墙，满脸惆怅地坐着唱道：过去就算了，还能怎么办啊。德培说：

“虽然俗话说人生年轻买苦吃，不过学点技术，慢慢地找个婆家嫁了也就得了，犯不着这样过。”

“找婆家？我呀……”

小本分娇媚地白了他一眼。女人舒服地把腿伸开，为了不走光，用拳头把超短裙按在两只大腿中间。德培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的眼睛去瞅女人露出来的白嫩的大腿。

“那你还能就一个人老死不成，现在正是好时候……”

“嗨，大叔，你今天就好事做到底，再帮个忙吧。”

“什么忙？”

“能不能帮我们交了房租呀？下个月我一定还你。这个月我病了，缺了一个星期的勤才这样的。”

“你以为我脑子进水了吗？”

这时，德培已经完全到了房间里面，跟女人面对面坐着。女人把辫子解开，用手指梳理着头发，不停地向后抿着。这样她看起来更有女人味儿，年纪也显得大了些。德培将掌心渗出的汗在膝盖上蹭了蹭，咕地咽下一口口水。

“姑娘家的房间里哪来这么重的男人味儿？”

小本分抬头看了一下墙上挂着的男人衣服说：

“和朋友一起住，一共四个人。”

“这么点几个棺材地儿，躺四个人那不是擦起来了么？”

“我们说好了只做朋友。”

小本分抬起手来，给德培看自己手腕上用墨水染过的针刺文身。德培摇了摇头。

“看来也换着睡嘛。男的的女的男的女的。”

“你这大叔今天不是来收面条钱啊……”

女人抬起两只胳膊伸了个懒腰。

“反正您可不寻常呀。”

德培又一点点地靠上前去。

“我也是个……家庭有些问题的人呀……”

“哎呀，身子骨该累疼了吧。快拿上我们的被子走吧。”

小本分悄悄地蜷起一条腿来，把头歪靠在上面。

德培觉得，刚醒过的酒好像一下子又涌上来似的，

“反正今天的生意是砸了。妈的，不管了！”

德培迅速地用脚尖把拉门踢上了。

### 3

“啊，啊，啊，beautiful Sunday，<sup>①</sup>啊，啊，啊，beautiful Sunday。”

根浩和小贩男人不分彼此地踉踉跄跄地走着，反反复复地唱着最近耳熟的洋曲子的一小节。他除了这一小节就不知道别的怎么唱了，再说知不知道也无所谓。每当唱到“啊”而充满魄力地断开时，他就精神抖擞起来。

“不是吗？大哥，咱们都是心情……都是靠心情活着。”

“好啊！到我们家再喝一盅。”

小贩往肩上一提收音机背包的背带，握起拳头在空中坚定地晃了晃，根浩胡乱挥舞着，咚咚地拍着自己的胸膛说：

“嗨，今天我也发钱了。钱……要多少吧，呵，咱们也去市场胡同的青州屋来碗牛肉汤，啊，啊，beautiful Sunday……”

他们从电子制品组合厂的仓库铁网旁边踉踉跄跄地走了过

① 英语：快乐的星期天。



去。许多货车停在那里，只穿着短裤的健壮男人们正在搬运包装箱。他们看到上通宵夜班的女工们排队等着检查工作卡。工厂里传出响铃声。好像是姐妹的两个少女拉着手，从他们前面跑了过去。他们刚一过仓库，就再也没有路灯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小贩问根浩：

“我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呵，一天三百二十块。”

“就凭这还吹那么大牛，我还以为……”

根浩突然站住了。他将衬衫上兜里厚墩墩的信封拿出来，在小贩鼻子前面晃了晃。

“不是工资，看看我的手吧。”

根浩像个拳击高手一样，自豪地举起缠满绷带的手。

“托这副模样儿的福，发了笔小财。”

“怎么了……跟谁打了一架？”

“妈的，你以为我是个专门干架的人吗？工伤！火头上喝了两盅，现在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自己也不知道。”

小贩说着，

“原来是医疗费呀。”

“不知是贵还是贱，反正三根手指一溜儿没了。”

“三根？”

“嗯。拇指，食指，中指……一股脑儿没了。酒我还请得起。”

“这种酒我不能喝。还是去我家吧。”

小贩把胳膊伸到根浩腋窝下低声说道。根浩执意邀请了一阵。

“去我家吧，我自个儿住一个屋。”

“听说你离家出走的妹子又回来了？”

“啊，该死的丫头，打死她也不解恨，赶出去就完事了。看着吧，我见了她就立马抓着她头发，一脚给她把胎踹了。”

根浩正激动地吵嚷着，突然哇的一声弯下腰往脚下大吐起来。小贩为他捶着背，根浩蹲下来，将手指放到嘴里继续哇哇地吐。

“你这个人呀，女人要是找错了男人，一辈子不好过啊。”

根浩似听非听地大声咳上来一口痰吐掉。根浩摇了摇头，呼了一口气站起来。

“大哥，你说啥？”

“我说女人可怜。”

“我也听说了，也知道。你不是坐过牢嘛。”

“卷到一场斗争里面去了。其实我是个附在老板那边的货呀。”

“这头那头的……卷进去以后损失的还是我一个人。”

“名义上是给他们调和关系，实际上还不是想最后捞点儿好处自立嘛。”

小贩吧吧地咂着嘴。渐渐地，他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爬出来一样越来越小。

“昧良心的活儿呀。”

“想挣点钱有啥不好的？”

“再活两年……你就知道了。你摸摸这飞掉手指头的大笔钱心里好受吗？”

根浩这才呆呆地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缠满绷带的手。是呀，只不过是有点儿倒霉罢了，反正有钱比没钱好。

“难受又能咋样？我的失误呗。”

“给你多少？”

“一个一万，总共三万。”



三万元再加上厂医疗所的免费治疗,还说赔一个月的工钱。根浩觉得这么看来厂里上边挺有诚意的。根浩想表现出自己并没灰心,说:

“医生吓唬我说,喝酒的话就会马上完蛋。但今儿这样的心情不喝两盅过得去吗?”

两个人走到了坡下面。小贩低着头默默地在前面走着。根浩好不容易也买上了两盒银河烟,一盒自己抽,另一盒给了小贩。上了坡之后,小贩说:

“酒就别喝了,还是回家好好睡一觉吧。”

“喂,你这人怎么这会儿又打退堂鼓呢?”

“不是那么回事。”

他加快了脚步说:

“让你回去休息。还非得今天吗?”

“我可是有些舍不得回去。”

根浩打了个饱嗝儿。小贩把行李换了个肩,朝着自己小区那边河对面的空地望了望,自言自语道:

“奇怪了,停电了吗?”

“大哥,正式认识了你真高兴啊。咱们回头要是见了面喝两杯……啊,啊,啊,beautiful Sunday……”

“就在德培家的酒棚里见吧。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就在坡下面。”

“那边倒是亮灯了。”

“挺舍不得的,真的。”

“就这样吧,后会有期。”

小贩过了河,根浩也沿着河走了下去。在他 beautiful Sunday 的歌声之下,小虫们的叫声都沉静下去了。根浩在给日本总公司制造电视机和收音机箱子的分包工厂木工部干活。他每



天的任务,是把层板、胶合板、合成树脂等用电锯截成相同的尺寸。今天也像往常一样,从六点就开始工作了。启动了机器,把层板截成横三十五厘米,竖三十厘米的二百多张板子的时候,质检科传来了尺寸错误的通知,说是一张大约差一厘米。根浩用尺子在原板上做好了标记以后,为了抽出一张来做样本,在锯齿上比量着。他像平时一样机械地踩下启动开关。哎呀,烫!说着血就溅到了工作服上。身后的同事忙把他拽开。比起疼来,倒应该说整个左胳膊像是被铁棒狠狠地击打了一下,又麻又凉得让人受不了。

“根浩,才回来?”

根浩的母亲喊道。江氏女人在坡上垫了个麻袋,和孩子的舅舅坐在那里乘凉呢。根浩站住后木木地说:

“舅舅来了啊。”

说着要跟江氏女人找茬儿似的问道:

“美顺回来了?”

江氏女人没回答,只是点了点头。他舅舅在旁边插话道:

“什么也不要说,啊。”

“臭丫头,干脆……”

江氏女人拽住从他们身边正沿坡下去的根浩的胳膊说:

“你装不知道就行了。我们正想法好好处理呢……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好好处理什么呀?”

“刚才要跟美顺结婚的人来过了。说是要下去跟美顺说一说。”

“暖暖,疼死了。别抓我这只手。”

江氏女人这才发现根浩缠着绷带的手。

“你可真行啊。灌了黄汤之后就打架打成这样回来……”

“美顺的男人又是哪个？”

他舅舅拍着屁股站了起来。他十分清楚这个外甥从来不拿自己当回事，所以用略微胆怯的声音说：

“说什么来着……好像是那个建筑队的队长吧……”

“这么说是那个当老大的姓王的老光棍儿？”

江氏女人说：

“喂，人家收古董可来钱了。”

“再多他也是个小地痞。妈，咱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农民。怎么想到要把美顺嫁给那个下三烂臭瘪三呢？妈和她还不一样。她可还是个大姑娘呀。”

根浩借着喝醉的劲儿，连江氏女人再婚的事也责备上了。江氏女人说：

“大姑娘？快别说了。要是那样的话，也就好了。现在可不是一个人的身子呀……”

根浩握着小臂蹲坐在坡上。

“哎呀，疼死我了。”

“伤得厉害吗？”

根浩掏出一包“银河”，点上一支，愣坐了好一会儿。如今就是揍他妹妹一顿，也只是心情更坏而已，还是消不掉心头的憋屈劲儿。越是这样，母亲就越埋怨。

“什么？美顺她……”

“我咋知道？这会儿他们可能在谈话呢。”

根浩摇了摇脑袋，咬牙切齿地骂道：

“嗨！这是找了个啥下三烂人家啊。”

“哎呀，开支了啊。”

“从明天起不上班了。”

“你不会是让人解雇了吧。打架打得。”



“手伤着了才不去的。照样发工钱,不用担心。还有……”

根浩从上衣兜里掏出厚厚的信封递给江氏女人。

“拿着这钱。对爸就只当是不知道这事儿。看着花吧。省得……”

江氏女人掏出钱来,惊慌地看了看周围。

“怎么这么多钱?”

“三万块。”

“三……三万,从哪儿来的?”

“手伤了,公司给的。”

“老天爷呀,真是谢谢你啦。这个节骨眼上三万块钱啊!这到底是什么都不用犯愁啊,我说呢,怎么什么事都这么顺当呢。太好了,太好了呀。”

“疼死我了,酒喝少了?……”

根浩揉着正在肿起来的手腕,江氏女人把钱放到鼻子跟前,一张一张地数起来。溪川对面的空地上传来了人们吵吵嚷嚷的声音,闪烁着火焰的光。根浩问:

“那边的人干吗呢,谁家摆宴吗?”

江氏女人只顾数钱,没心思理会他,舅舅咂着嘴说:

“喝酒喝成那样呗。”

“噯,怎么就两万八千块呢?”

“啊,那个……去掉我的酒钱两千块。”

“你喝什么酒能喝两千块呀,要是你早点回来,还能吃着狗肉好好地白喝上一顿呢。”

“狗肉?从哪儿打着的?”

“你爹得了个小牛那么大的回来,就是十几个壮汉子熬夜啃着吃也吃不完。”

“不去赚钱,没点儿心计……”

“不想吃就算了。”

根浩想说几句对江氏不满的话，但想了想罢了。反正从来都是孝子不如赖父。

“这么说现在回家的话，就只有美顺和那小子了。”

“对啊，去认识一下，看情况跟他好好说说。”

江氏女人一用软调说情，根浩的脾气立刻小了许多，支支吾吾地说：

“嗨，我嘛，都行……美顺好就行。那我就不插嘴了。从家里出去的时候也是个和别人有过一腿的烂丫头，这次也该找个自己中意的了。汉江船都轧过的主，真头疼。妈，你真的要给她办喜事吗？”

江氏女人把钱塞进腰包里说：

“有什么不能办的，人家也提出来让办了，就趁热打铁吧。人家要是愿意，三天之内双方父母见了面就成了。”

“这孩子……你闭上嘴还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这么说我这三万块要用到结婚上了？”

“怎么？你还冤枉是怎么的。不就是结婚添三万块钱嘛……你可就这一个妹妹。”

“姐姐，根浩哪儿是那个意思。他自己懂事才主动给你拿钱的。”

孩子舅舅看他们两人对话的气氛越来越僵，稍稍劝了一下他姐姐。根浩朝着坡下走走停停地喊道：

“狗娘养的，那可是三根手指头的钱。”

“你这个不知血肉亲情的孩子，你伤着了，回头治疗一下不就得了吗？日子这么紧，都得硬着头皮过呀。噯，要是靠你养家的话，全家还不都得饿肚皮。”

根浩朝着河对面吃狗肉的空地上跑了过去。江氏女人骂了



好一会儿，眼里闪着泪花后悔了。然后，她对弟弟讲述起了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卖糯米糕的日子来。

“是呀，只要相信主，心里就能安宁下来。”

弟弟轻轻拍着姐姐的后背说道：

“要不，我也趁还没老得走不动，去礼拜堂走走？”

“这就对了。”

两个人卷起麻袋朝家里走去。整个区里万籁寂静。孩子们和男人们都到空地上去了，女人们四处垫着麻袋在街头乘凉。他们回家后，在厨房旁边悄悄地观察里面的动静，听见王氏正粗着嗓子说服美顺：

“不是吗？就是大雁也还得一起飞呢，还是我们这些孤零零的人一起过吧。我也是走南闯北，什么苦都吃过了，可到了三十五岁还没遇上个合适的女人。嗨，人这辈子……刚才听说你回来了，开始觉得不成体统，还挺上火的……如今也铁了心了。虽然说这爱的不大合适，不过孩子是别人的又怎么了？我就权当他爸，一起养着不就得了。”

王氏好像也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话里了。

“别看我这样，可我经历的酸甜苦辣做成唱片也能有三十张了，我亲手盖砖房，咱也来上台电视，再加上一排贝面橱。”

江氏女人用手捅捅弟弟，点了点头。

“你看，只要美顺肯答应一声，这婚事就成了。我这……辈子这么快的求婚还是第一次见。”

只听见美顺低声说了一声“什么”，接着传来王氏咯咯的笑声。

“好啊。我在区里通报一下再来。”

接着房门像掉下来一般哐地打开了，露出了王氏红润的、满意的笑容。站在门口的江氏女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我说，咋说的？”

江氏女人如今放下心来用半语问道。

“丈母娘，别看我现在这样，年轻时可也是个浪子啊。甭担心了，我呀，就跟化五六月的糖块似的都哄好了，这老光棍儿娶媳妇还真难啊。”

但是这时，从房间里传来了低低的抽泣声，不知道美顺是高兴还是可怜自己的身世。江氏女人吆喝起来：

“哭啥，还不把福都哭跑了。”

“那我趁高兴去喝两盅再来。”

王氏又呵呵地干笑着，朝着空地跑了过去。酒宴这时也差不多快散伙了，小区的人大都醉醺醺了。已经朝天的锅底儿下面，火焰已经奄奄一息。江氏这时正准备喝干第二碗大酱汤。高唱着 beautiful Sunday 的根浩终于歪倒在地上，打着呼噜睡成一个“大”字。锅的四周是一些桶啊搪瓷器什么的在那里打滚儿，俨然祭祀的场面。王氏来到江氏面前，郑重地深鞠了一个躬，豪气凛然地说：

“请受女婿一拜。”

正在手舞足蹈和大喊大叫的人们一时愣住，瞪圆了眼睛。

“这人这是怎么了？”

江氏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王氏咯咯地笑着站起身来，从桶底刮了半搪瓷缸米酒，高举起来说：

“都别慌，我和美顺决定结婚了。岳父，我敬你一杯。”

“哈哈，这不该天天喝酒了吗？”

不知谁拍着大腿说道：

“里里外外都是咱们区的喜事嘛。”

队长走上前来说：

“光是喜事还不说，这没拆迁是托谁的福呀？还不是因为



我有两招嘛，稳稳当地走这条路？”

“吃狗肉，喝酒，乐和乐和……”

“呵，美顺这一出嫁，那也就免了当光棍了。”

整个空地上荡漾着生气。一直到火焰灭了、煮锅凉了，唱歌的、跳舞的、酒一上来脸红脖子粗地吵架的，累了、累了，最后都三三两两地顶着夜气摸回到自己凉快的小窝儿去了。那些呼呼酣睡在空地上的人，最后被家人搀着两条胳膊，半拖着回了家。根浩仍然横躺在地上，他脚底下的灰堆里还有最后一点火焰闪着红光。半露出衬裙的美顺跨过河朝着空地走来，尽管是个大肚子，可她麻利地跳过迈石的样子还俨然是个孩子。美顺轻轻摇了摇低声呻吟着的根浩的后背。酩酊大醉的汉子哼着歌正翻过坡。

（《时代》，1973年9月；《客地》，创作与批评社，1974年）



## 大力士之梦想

当时我还在乐园堂打下手呢。无论是谁可能都会觉出来，那个躺在那里浑身是肉的家伙与搓澡的我形成鲜明对比。那家伙活生生的，又眨眼又皱鼻子，可我看起来不是在活生生地动弹，而是跟个机器似的。我早先的理想是当摔跤选手。大伙儿都因为我体格儿壮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电线杆子。我一米八的个儿，胸围一米多，都说我的胸肌跟大猩猩似的。我是个身材匀称修长的男人。长相也不比别人差，挺秀气威风的。一字浓眉，高鼻梁，厚嘴唇，两汪大眼。别人都说我像有名的黑人拳击选手克莱<sup>①</sup>呢。我呀，当时能懂个什么呀。后来到了城市才脱掉些土气，不断地跟人交往，总算看懂了不少东西。不过，总觉得哪块好像还是有点憋屈。我老怀疑自己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连夜捕野兽，点火赶鼠，雪后在山上打野兔，这些事都是从前还红火时那阵子的话了。我们家彻底完蛋都是因为那该死的章鱼。我爹可是那海里的男人，四兄弟中他排行老三，上边的两个哥哥都是打鱿鱼的，出海的时候淹死在深水里，小叔说是要传宗接代，就去当了司机，我爹可算是继承了祖辈的家业。他老人家可比我还强劲，块头儿也够大，都管他叫太阳村的大力士。现在说说跟讲神话似的，但据说他能用单手提铁轨提三四次。反正他老人家是个天生的船家人。上船不过十年工夫，就把家产

---

① 即拳王阿里。



扩到三艘船了。现在也是,想起他老人家就联想到那让海风吹得黑黝黝的、有些爆裂的粗糙皮肤和胳膊肘上跟缆绳一样粗的血口子,还有嚓嚓的沙哑嗓音。我爷爷就更玄乎了。他老人家也是年轻时出海死的。听说他老人家年轻时好像空手抓过野猪。在太阳村对面有个叫妙心寺的庙,七星阁的四根柱子中不是有一根是新的嘛,都说那缺柱子的位置就是我爷爷显示力气的证据。我是出生在一个大力士世家里。我爹头一次出海弄个半死,是发生在我小学毕业那年。他出远门儿去了个大地方的港口打鱼,可回来的时候遇上了大风浪,自己在海上活活漂了一个礼拜。他被救上来之后,就拿章鱼当酒肴喝了整整一斗的烧酒,那肚子能受得了吗?打那时起我爹就病恹恹地倒下,变得跟玉米棒子似的整天躺着。他去世的前一天,突然翻身起来脱了上衣。我娘拦也没拦住。我爹光着膀子跑到太阳村洞口前面挡风垒的石头墙那儿。村里的人都说有好戏看了,围了白花花一片。我爹腾地贴到石头墙上开始使劲,背上的肌肉鼓得跟厚皮革似的,腿肚子肿胀了,脸憋得铁青,胳膊嗤嗤地抖。石头墙晃了晃,最后哗地倒下了。我爹一屁股蹲坐在推倒的石头上。

“呵,痛快!”

听说是说了那么一句。那天晚上,我爹就去世了。都说要是好好养病的话,凑合着还能活上十几年。说的就是,一口气把劲儿都使完了还怎么活下去。可不是么,所以我现在也不吃章鱼。

后来家里乱了套,我家搬到了看不见大海的山里的邑里去了。我娘不想让我继承祖先当船夫。我们听了小舅的话,在车部前面开了个连饭带酒都卖的饭店。从那时起,我也没怎么专门锻炼,可身体就噌噌地长起来,到十六岁的时候就成了个浑实的壮丁了。借着邑里召开运动会的机会,我渐渐开始举哑铃和

杠铃。农闲时节也那样,特别是中秋节前后,邑里总是开摔跤大会。我头一年出战就撂倒了二十个,一下成了无敌英雄。第二年,我又练了练肌肉,还有勾腿、切腿等要领也看会了,连郡厅里主办的大会都参加了。我觉得农村的运动会比任何一个活动都给人活力。跳绳也好,扔铅球也好,我觉得最带劲的还是摔跤。不知为什么,我对那牢牢地站在自己面前的家伙就那么有感情。我抓住他的臀部肩对肩的时候,得摸清对方怕痒的地方、怕疼的地方、怕麻酥酥的地方、怕扎的地方,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嗨哟嗨嗨嗨……”

同时得瞅准对方的那个地方钻进去。那种使人兴高采烈、全身打颤的快乐高喊声还在耳边铮铮回荡。秋天的上空总是又凉又蓝,庄稼一熟,大喇叭里传来我们一直都思慕的那个十九岁毛丫头老师弹的风琴声。啦啦啦,虽然没有风,可是山獭的那玩意儿摇摇晃晃的,爸爸那是什么,是你爸爸的老本儿啊。还有呢……没人看守的稻田里,麻雀们可就敞开了肚皮吃稻穗儿,一直吃到撑得飞不动。就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一次次被光荣地选为大力士。大力士的旁边有鼻息粗壮、两只角威风凛凛的黄牛做伴衬。暗恋我的姑娘们暗送秋波,败下阵的家伙们喝醉了乱喊,乡下的孩子们排了一大长队跟在我屁股后边一直跟到野外。我心里那种高兴劲儿真的就跟娶媳妇似的。但可不是天天都有宴席,平时我在饭店里端完盘子或腌上鸡蛋后,就到山上去锻炼锻炼。要说精神专注的话,我也坐在岩石上闭目养神了。最近,我老是想起那时偶然相了一次面的事儿。有可能他相得对,但又好像是我运气不好,他故意编好话蒙我。那天天下着雨,有个老头子进来了。他头上戴着掉了色的旧毛边礼帽,架着一副老花镜,裤腰上别着一个跟牛蛋似的眼镜盒。我给他调好猪杂汤端过去,可这老头儿却不拿筷子,透过老花镜盯着我看了起来。

“您看啥？”

“呵呵，可惜了，可惜啊。”

“可惜……啥啊？”

“人物是出着了，可惜是菜沟里养龙啊。”

“这是啥话？”

“命中该是父母早丧，流浪他乡，但其实为金枝玉叶，锦衣华车，万人仰视之躯呀。”

他金子啊叶子啊地说了一通，跟念什么咒语似的，我也得听得懂啊。

“‘锦衣华车’是啥意思呀？”

“就是说做明星。”

“明星？”

“呵呵，看来你真是不经世事啊。不知道有种卖身讨万人爱的职业吗？脸上分明写着呢，蛟龙须入大海才是。”

“我要是去了城里的话，真的能有出息吗？”

“不光是有出息，能挣数不清的钱。”

反正我当时真是美得差点飞到了天上。那时我还正勃发着扫荡摔跤场的气概，胆子大得很。但终于有一件事，让我的胆子再也无法大起来了。勤勤恳恳地开饭店的我娘突然间就去世了。说她的病是尿不出尿来，全身、脚趾、鼻子、连耳朵根都肿得绷绷的，去世的时候脸都没法认了。我娘嘱咐我：

“你干脆就别上船了。就是死也得死在这陆地上。”

“嗯，我也下决心了。我要去城里挣大钱。”

“别，你这样的到了城里准成小混混。还是跟你舅舅老老实实学开车吧。”

载着木头从山里出来的卡车，还有那从港口贩来鲜鱼的渔车，左转右转地绕过老虎谷的十几个弯儿来到邑里后，那些司机



们吃了午饭就走。我总是十分羡慕司机们学来的那些带劲的外地话和骂人的话里带的那股帅劲儿。他们吃过汤饭后，翻过我一次也没有翻过去的那一个个幽深的山岭，开往遥远的城里。

我不得已放弃了参加道厅主办的大力士大选。啊……现在当然知道了，当时的计划是多么不现实。由于负担我娘的住院费和葬礼费，饭店也关了门，我也得找个活儿干才能活下去。况且，我的饭量大得很。汤饭的话得三四碗，米酒的话得两三升，鸡蛋的话得二三十个，烤肉的话得四五斤，才能填饱肚子。跟普通人吃一般多的话也能熬得住，但要是用力气的话就得吃那么多。我找到一个从码头上收购了鱼往城里的市场贩卖的车主，在他手底下干起活儿来。当然是我小舅介绍的。我哪里上过一次司机座啊，最多也只是个助手。我越过大雾弥漫的山岭，乘上卡车离开了带着光荣记忆的邑里。越过一个岭以后，跨过了江又过了山峡，从邑里到了郡里，从港口到城市一直和卡车一起转悠过来的。在脱掉土气的过程中，我才知道摔跤这东西在好长时间以前就成了一种闲乐趣。听说最近流行洋式摔跤，所以我就决心当个洋式摔跤选手。

当我身无分文地来到城里的時候，最初好一顿打听才找到个栖身的地方——体育馆。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交什么会费，怎么管吃管睡什么的。我真是过够了那种整天躺在车轮底下，满手的润滑油，和扳子别劲儿的日子了。那秋天的高空……可那洋式摔跤也真不好干啊。最后我换来换去到了澡堂里，这回可不用再受冬天的那份冷了。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嘛，这搓背的活儿也跟机器似的能把人逼疯。并且，有个理发的杂种说，小孩子们也说，他们看见电视上演洋式摔跤就说：

“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坑人。都是提前说好了贴在一起给人看的。”

他们这样一说,让我完全失掉了去路。我在暖气片烧得热乎乎的椅子后面的僻静角落里垫着干毛巾想了又想,有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地掉泪。宴席上的高喊声和自豪的胜利,还有牵着威风凛凛的黄牛那些过去的光荣,好像都随着这澡堂里的肥皂泡消失了一样。也或许是在我离开邑里的那一天,那些东西都消失在大雾里了。

有一天,来了一位怪怪的客人。他穿着花花绿绿的手工纺织呢马甲,脚上是红色的皮鞋,脸白得发青,迷离的眼神中还透出几分不高兴。头发很长,他蠕动着手指捋着头发挽上去的样子真够恶心的。个子不高但浑身是肉,手腕和脚脖子、膝盖等每个关节都堆起了肉褶。这个晦气的家伙用毛巾遮住下面,大声叫道:

“喂,没搓澡的吗?”

这家伙瞥见我之后,有些惊诧似的慢慢地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遍。

“体形不错嘛。”

男人舒展身子坐在椅子上,当我摸着他的肉的时候感到晦气得要命。摸到那家伙软乎乎的白皮肤的时候,有种快吐的感觉。从他的身子两侧到小腿、从脖子到手指尖、从背到腰、从屁股到脚后跟,我吭嗤吭嗤地搓着他的后背,终于该从胸前搓到肚子了。真没想到……这不没有了么。没有睾丸啊。在他那跟爆完的气球般堆满褶皱的大腿间有一个手指大的伤疤。我一边暗暗地想怪不得他长成那样,一边匆忙地顺着大腿往小腿下搓着,突然耳边传来这客人的说话声: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

我心想真是见鬼了,不情愿地伸手给他往身上打着肥皂。

这客人又冒出一句来：

“想不想换个职业？”

“……”

“这么好的身子骨就这么坏在澡堂子里，可有些可惜了呀。”

“有什么好活儿干吗？”

“有啊。”

我在那家伙的腋窝下打了肥皂。那家伙果然就摆起怪里怪气的样子，难看地笑起来。

“哈哈，好了好了，哈哈。”

“您是干什么的呀？”

“导演啊。”

客  
地

我一愣神，不小心把肥皂掉到脚下。滑溜溜的肥皂顺着排水道溜走了。我心里咚咚地跳。

“您那儿需不需要跑腿的人啊？”

“不是，我要找的是演员。”

“演员……”

“对了，电影演员。”

这次我吃惊得连手里的水瓢都掉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胖墩儿导演。那位客人细致地给我画了路线图，还嘱咐我一定要去找他后才离开的。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一峰的大力士，虽然起初只是个在澡堂打杂的电线杆子，但如今也成为电影明星了，我自己还曾经自言自语地预言了一番呢。都说人生有悲剧也有喜剧，那我的角色就是悲喜剧双重主人公了。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辞了澡堂的工作，找到了那个矮个胖墩儿客人告诉我的地方。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市场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瑶池镜”商店。看了

一下柜台里面有几台古董照相机，还有几张我都觉得有些放大的奇怪照片放在那儿。把放大后的人屁股贴得满满的，皮肤上跳起来的鸡皮疙瘩、汗毛孔，上面还沾着满满的水珠。我心想，看来这世界上还真有闲着没事儿拿屁股当纪念的主儿。我说找胖墩儿，打杂儿的小家伙打量着我的身量儿，带着我上了二楼。在一条很窄的走廊尽头有个门，窗户上都漆着黑漆。我想可能这里才是照相馆吧。那小家伙敲了敲门，说有人来了。过了好一会儿，胖墩儿先生才皱着松松垮垮的眉头伸出头来。他一下子拧住了我的腮帮子。

“啊呀，是咱们的主角来了。”

这家伙拍着我的肩膀拉着我的手，把我拽到屋里。我还想他会不会有什么歹心，有些胆怯地迈进黑处。我刚一进去，胖墩儿就上了锁。隐隐约约地见里面有一个用三合板做的屏风。窗户近乎没有。我们好像是经过一个破布遮住的过道。只有宽敞的房间墙角里开着一盏红色的灯。

“喂，开灯啊。”

灯一开，里面有个女的。她穿着一件透明的白色睡袍坐在那里。好像不知什么时候在港口的酒馆里见过似的，但我连个心理准备也没有，又加上她长得跟狐狸精似的倍儿漂亮。那女人散开头发，微微绞了腿坐在那里，愣愣地朝我这边看着。这么大的房间里，一张床，两把椅子，还有地上一块厚厚的泡沫垫子上铺着白色的毯子。四处立着一些挂着好多灯泡的长棍，用银纸糊的板子立在四周。

“你们俩会成为好搭档的。互相介绍一下吧。”

“我叫爱子。”

女人立刻出口说。爱子……好像许多地方都听到过的名字啊。我深深地鞠了个躬，并自我介绍说我叫一峰。不知道那两

个人真听到了还是怎么的。

“这儿就是拍电影的地方？”

“是啊。”

“没有别的演员吗？”

“她和你……这不是人嘛。”

“我可是什么都不会啊。”

那两个人同时咯咯地笑了起来。胖墩儿立刻连连解释起一些很难懂的大话来。不管什么人嘛都是人，大家都害羞的事儿在不见人的地方都做，还有所谓本性（胖墩儿絮叨得最多的一个词）需要直率勇敢……如何如何的。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洋话。女人打了个哈欠，好像有些厌烦似的摇了摇头和胳膊，说：

“一峰君谈过恋爱吗？”

突然冲我来了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迟疑了一下，微微地笑了笑。这个叫爱子的女人又来了一句：

“我是说你跟女人睡过没有。”

他妈的，把我看扁了。我壮年当助手的时候怎么说也是出入过女人虎口的人。胖墩儿看了好几次手表，女人便脱起衣服来，我使劲儿让自己不看她。当我看到一丝不挂的爱子时，我的食道疼得好像咽下一口热水似的，所以一个劲儿地咕嘟咕嘟地咽唾沫。

果然，说是演员也真是名演员。爱子真够出色的。是个冰凉的女人。为了拍出十五分钟，她坚持了两个小时却眉头都不皱一下。表情始终一样。好，看这边。我活着。为了生活坦荡地动弹。

“这回向后，向旁边，胳膊再用点力……拥抱，再紧点儿。”

爱子曾是在深海捞海鲜的姑娘。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她的肌肤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冰凉的，始终让人感到寒森森光溜溜的。





当白炽灯和荧光板的白光泻到我们两人身上时，我们不是抚摸着对方的身体，而好像是抚摸着灯光一样。我们还到过没有人的树林里面摄影，还拍过洗澡的场面。爱子在日光下露出挂着水珠的身体时，好像又回到了海女时节一样。我不知从什么时候陷入了一种总是听到别人的眼光在转动的错觉中。那声音就好像嗤嗤地转动的八毫米放映机自动快门的声一样，总是从我背后或侧面或下面传过来。自己在酒店里喝酒时，那目光的声音从我头顶上传来；走在嘈杂的市场中央时，从前面胡同的角落里传出来；坐公交车的时候，就从我的脖子后面传出来。在商家顶楼我租住的房子里，清晨醒来，那声音在空空的高架路上的清洁工的脚步声中也能听到，那种别人的目光转动的声音！胖墩儿说了：

“跟木头桩子似的。至少得在我眼里是幅好画，这客人才会来得多啊。这又不是块石头在动弹，这可是人啊。嗷，是一男一女啊。虽然说观众不多，可都是最高级的客人。一说是我胖墩儿的作品，至少也有个信誉啊。不光这些。还有外国客人呢。得给他们来点儿真正的是吧。那什么，得有情调，美感，不能带上丑陋的感觉……”

一周过去了，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按照胖墩儿的话已经配合得很好。由于订的人很多，所以我们拍了五部电影和一百多张照片。经纪人那家伙来取胶片之前，我们穿上厚厚的衣服坐在那里欣赏电影。真是够烦的。是些世界上最让人厌烦的场面了。真是无法理解，富人们为什么享用着美酒佳肴还丢了魂似的看这些个东西。胖墩儿似乎除了我们之外，按照级别还有几个制作时间各不相同的小组。对我和爱子这一组，胖墩儿用的心思最多，给的报酬也最高。其他组不是有关“文化”，似乎是“直升机”。可能是那些低工薪阶层几个人凑点儿钱在破屋子



里蜷坐着看的那种。我也有几次被“喇叭”们嘲弄过。

“妈的，看看图吧。”

或者是：

“团体打折。再来三位就够了。”

我不知不觉对爱子产生了感情。光是抓着她的手我就热起来。光是对一次光，光是听见她的声音，就要比在照明灯下调整姿势的时候感受得更现实。没有摄影的日子里，我们互相连影子也难见。只有在暗室的灯光下面才能见到爱子。在那亮堂堂的大白天的街上，爱子会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我偶尔追到门口，看见爱子文静地裹着衣服消失在人海之中的背影。我努力地想象一幅真实的情景，爱子从海里冒出来的时候，手里高举着活蹦乱跳的狩猎品，脸朝着阳光的清新的样子。但就像我不想想起自己坐渔车的样子一样，也不愿意想象她坐客船的样子。我们以前已经抛弃了那些东西。有一次，有个从大酒店来取胶片的老顾客差点儿被我揍烂。这家伙冲着电影画面里熟悉的裸体女演员随口胡说脏话。几天后，爱子说：

“我想糊一下墙，你能帮个忙吗？”

我们溜出“瑶池镜”，坐上了公交车。车朝郊外的偏远处没完没了地跑了起来。在铁路旁边，她有个自己一人住的厢房。我们好像理所当然一样，去市场上买了炖锅、平底锅、餐具什么的。我把我的几件东西用塑料袋装起来，就跟爱子搬到一个屋里来了。我们为了守护珍惜我们那贵重而又自豪的夜晚，决定放弃当演员的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失去的肉体能够从对方的眼神中重新争回来。咬一口的话我的肉疼，抚摸一下的话你的肉发热……不仅仅是我们美丽的肉，还有我们对彼此的真心究竟是怎样的？但我们没法连我们的心也争回来。世界并没有自由地将我们的心放开。

爱子怀上了孩子。是个像大海一样柔顺，像山脉一样矫健的孩子。我们挤进了一个卖药的小贩团里，这个团卖的是一种叫做永生丸的不凡的补药。我和一个称做泰山巨士的男士配成一对，他学过一点江湖功夫，我们俩靠用拳头打碎啤酒瓶子或者是自残自己的身体来吸引集市的过客。爱子用布缠上小腹，出去唱了几首以前的流行歌。有一个雨天，爱子小贩的三轮车歪倒在田间小路上，她流产了。我背上爱子，带她去了附近城里的市立医院急诊室。爱子出了好多血。我的头靠在爱子平躺的胸上哭了好一会儿。爱子说：

“对不起。你是我丈夫。但我们活得太累了，如今我不能再跟你一起过了。”

“我们去找胖墩儿吧。”

爱子摇了摇头，

“咱们各自挣些钱后再见面吧。”

我们约定第二年的同一天，在刚开始过日子的那个铁道边的村口桥下见面。我现在还记得，我带上医院的门出来的时候，背后传来哧的那声静寂的回音。

电线杆一峰明白了，自己是没有力量摆脱那感觉大得无边的澡堂的。还有，把头埋在胖子脏兮兮的宽大的两腿中间，像要饭的舔饭一样。来，搓一下澡。用一只手拿开那个，轻点儿，避开那儿，轻点儿，拿起那个来，轻点儿，保护好那儿，轻点儿，轻点儿，轻一点儿。又厚又脏发出怪味儿的泥吭哧吭哧地被搓起来，顺着下水道流下去，流到路上，沿着高架路，冲进酒店和楼房的每个窗户里，从挣扎着的人们的口里一堆堆地漾出来，从市政厅、广播局和报社里也一层层地成堆流出来，学校里也漾出来，书里、笔记本里、女人们的腋窝下、小孩子的眼窝里、夫妇的被窝里、婴儿打欢儿的样子，电线杆一峰每喘一口气那东西就流

出来。

好啊。我就当一次脏东西的根儿，好好捞一把！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像我的祖上一样，痛快地收拾一通。

“喂，各位生活在这个吵闹、话多、头疼、担心、不安的世界里是多么辛苦啊。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明朗堂出版社最近出的相声集，只需五十块。大家可能不会相信《圣经》上说的保持笑的人就是下地狱也能得到祝福，可这回肯定毫不犹豫就赞成上喽。本书正是冲着这一点编辑的，您要是看了这上面的故事保准笑破肚皮，要是俩人看的话，准能笑得肚脐飞到对方的肚子上自己都不晓得……”

我在公交车上听着这些无聊透了的大话，重新开始了我的都市生活。有一天我看着看着报纸，突然看到一个天大的消息。那上面求人栏里有几行差不多的报道，内容不像是征婚广告，说不上是些什么不清不白的广告。七千万八千万的轿车等财产，三十二岁、三十五岁、三十九岁的年轻人，孤独女人无后代单身，渴望享受情妹妹情哥哥秘密恋爱交往的男人等，亮出来的条件都十分明确。我按照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拨了号。有的地方要求交四千元中介费，有的地方要求先面谈。我当然是选择了面谈的。就凭我这个老油子还能上当？心放得宽宽地就去了约好的咖啡厅聊呗。似乎是故意给我看的一样，有个女人把镶珠子的白坤包放在桌子中间。我就按照电话里教的话跟她打了个招呼：

“您是吴姐吗？”

“是的，和女士约好了见面吧？”

那个女人用锐利的目光瞅着我的后面，又用同样的目光一点一点地盯着我看。

“我们和一般的介绍所性质有些不一样，绝对不收中介费。”

我们只是在招体貌端庄、性格温顺的年轻男性,人员有限。一旦召齐后,到合同终止不再召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方,请带一张名片用的照片放到蓝色的信封里,放到这儿的信箱里。还有写一下你的地址。会有邮件发送到您府上的。要是有一次不履行的话,就当解约处理。大约一周一次吧。电话号码每天都换,尽管这样有些遗憾,但以后通过电话是没法取得联系的。”

女人一口气说完并喝净了茶。年纪嘛,大约有四十五岁左右,给人印象是个残花败柳的妓女或者退伍后正当年的大姐大。不胖不瘦,眼圈儿黑乎乎的,还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呢。女人干净利索地起身走的时候说:

“要是有什么急事的话,就请登广告说找忠武路吴女士。”

我就等消息了。果然一周后的星期一晚上,有个粉红色的信封邮了过来。上面简单地写着事由。

星期三早上五点,请穿成散步的装束到三清公园门口。对方提一个红色水瓶,左手腕系一条红色手绢。看到对方后,请装成找东西的样子。您丢什么了?啊,我掉了支钢笔。然后,如果想再确认一下的话,问一句您认识吴女士吧?下次再联系。

我看完了信之后,就知道是有人看了我的照片后选了我呗。还有,要求大清早在泉水附近见面,证明她准是个有夫之妇。准是哪个花心男人的女人,或是哪个不常来的社长的小妾什么的。我几乎一夜没合眼,四点起床,心里踏踏实实地拌了点儿凉饭就去公园了。因为是初夏,天气不冷不热正合适,树叶和草叶上掉下来的露珠十分凉爽。我把手伸到兜里搓了搓我的那个,再次确认了我的健壮状态。这时,那边的路下方似乎看到了红色的东西。几个登山客叽叽喳喳地消失在泉水那个方向,后面提红色水桶的迈着同样的步子沉着地走了过来。我窘迫得好像要冒



冷汗了。我犹犹豫豫地在那块地盘上转悠，等着。

“您找什么呢？”

我看见那系着红手绢的手腕了。我一抬头吓了一跳。女人看起来太文静、太高尚了。气色也很好，看起来十分快活，没有丝毫忧心或不安的神色，身材也很苗条。我自然而然就得意洋洋起来。女人露出整洁的白牙笑着，又问道：

“您丢什么了？”

“嗯……我……钢笔。”

女人这次掩住了嘴。掩在嘴上的又白又长的手指上戴着钻戒。那女人和我没有说话，进了旁边的小路。进树林后时间还早，天色也正合适，还有些暗。

“您和吴女士很熟吗？”

“嗯，很亲的。”

山腰分成两路越来越窄，一条狭窄深凹的溪谷中长满了茂密的灌木丛。女人说：

“那里不错暖。”

我们到了里面。露珠嗒嗒地落下来。蜘蛛网也乱糟糟的，我稍微有些黯然和兴奋，双手哆嗦着默默地脱下了衣服。女人背过身去整理好了要躺下的地方。我把沾着清晨露珠的身子转向女人后，女人自己也藏着羞怯似乎要壮大胆子一样低声凑到我耳边说：

“果然没挑错！”

“是啊，您运气好。”

女人起身递给我一个信封。我光着身子躺在草上抽了根烟。

“好了，我去接了泉水就走，您在后面走吧。明天再见。”

红水桶迅速消失在树林间。我把信封揣起来下了山。后来和红水桶又见了两次。我到烤排骨店和椒盐烤肉店痛痛快快地吃了顿牛肉。我的交易干得十分干净利落,这一点通过我一直被聘用了六个月这个事实可以得到证明。您是谁?住哪儿?怎么干这样的事儿?有丈夫吗?介绍一下自己吧,还能再见面吗?这些似断非断的失误我一次也没犯过。有时候第一次的约会也成了最后一次,也有时候按照女方的邀请见三次以上的面,还有时候和吴姐那边安排的新客人约会有冲突。好的时候,一周之内天天都有,甚至一天之内隔几个小时去两三次。去过公园,去过郊外船上,还去过在指定的酒店中预订好的房间,还坐过卧铺车呢。那么多的女人中记不起谁是谁,但听到过这样的话:

“世上怎么就这么悲凉。人活着怎么就这么没意思。和你带劲地睡一觉,再怎么睡也觉得怎么就这么悲凉呢。不管是去外国旅游,还是收集首饰、玩钱,那口子事业也挺发达,可为什么就总流眼泪呢?”

我按职业需要去配了好几套西服,还到安静的住宅区租了个两层洋房,也去银行存过钱。再过一年这样的日子就能见到爱子了。随着约定日子的来临,我越来越心急,时常去那儿转悠转悠再回来。但我的身体却开始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浑身没劲儿,对什么事都心烦,我的那个不听我的话了。这玩意儿默默地沉入了深思呀。刚开始我没当回事儿,时间一长我也开始着急起来。去取了存款吃着花着倒也安定,但症状却越来越严重了。我以为是太疲劳的缘故,但实际上是我身体产生了厌腻的表示。就是看见个女人,我也不愿意走近。可是不行,她们是我工作的对象、责任。我开始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恢复起来,天天在租的房子里裹上厚厚的毯子睡大觉,也分不清白天黑夜。我也没有那种想要恢复羞耻感所带走的功能的愿望,反而高兴地接受



了这种症状,反正这样一来可能就可以安心生活了。先是失去了心情,如今连身子也失掉了。真想念爱子啊。看到她浑浊的眼睛和干涸的笑容,我好像就能够再成为以前的电线杆一峰了。只要一抓她的手……约定的日子,我到铁道边村子的桥前去了。怎么等她也没有出现。说不定是流浪到哪个城市去了,也说不定嫁给谁了,不知道是否又重新回到了酒店和红灯街,要么是跟小渔船干。实际上也说不定,我从那个市立医院的空急诊室里关上门一出来她就闭上了双眼呢。不对,不会的。爱子一定会来的。那边有人来了噯。但是,所有的人都只是过了桥走过去而已。天黑了下来,第二天天又亮了。我感觉到爱子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知道我是被阉割的人了,我也明白了我曾经是个奴隶。我只不过是几斤肉块而已。

我的肉啊,复活吧。我想念放倒一切对手、连威风凛凛的黄牛的角都能掰下来的日子,真想光荣地站在秋天的宴席上。我想抚摸一下太阳村的砖墙和妙心寺的新柱子。

而最想的是,在奔腾翻滚的大海中间站立。就在这时出现了奇迹:我的阳根像老虎的前爪一样坚挺起来。那玩意儿满意地扒开裤腰挺了起来。

我过了桥,横穿过铁轨路基走了过去。村里的家家户户开始渐渐地亮了灯。走起来有些不便的我稍微跛着脚,哗哗地流着眼泪开始离开这个城市。

(《文学思想》,1974年第2期;《客地》,创作与批评社,1974年)



## 写给弟弟

我想写几句有用的,能给你鼓劲的话。

我并不是你离家参军走了之后,到现在才来说些伤感的老家实情和过去的是是非非给你听的。

你走的时候,我当时什么也没跟你说,默默地为你送行,当时心情也挺郁闷的,望你能理解。为了搞清楚一些现在有可能还在怀疑的问题,也为了坚信未来吧,我想顺便讲一下我的恋爱故事给你听。可能你听到我十九年前爱上谁的话,会吓一跳。仔细想想吧,那个时候我不才十一岁吗?看到这儿你也不要以为,哈哈,原来哥哥是在给我编瞎话,就顺手丢掉信,一定要读完它。

你还记得永登浦工厂后边那条满是灰尘的路吧?可能会记得的,你不是也上的那个学校嘛。当时,每天早上都能看见披着军服或褪色的蓝工作服的大叔们,他们总是用一只手提着被菜汤印得斑斑驳驳的盒饭包袱,在工厂墙脚排队往前挤。咱爸可能也在那里。嗨,提起那时,最先想起的就是桑葚。在铁道旁边炸毁的火车厢不起眼的边角里,不是有些郁郁葱葱的跟水草似的杂草吗?我们就是在那里找到桑葚的。满身灰土的桑葚甜丝丝的,我们经常被它馋得上学迟到一个小时。

除了满是灰尘的路、工厂的墙、桑葚,接下来想到的就是半埋在地下的地坑。住户人家前面那条荒凉的路边种着一些椿树,树枝上还有天牛,墙上是乱七八糟的宣传字印,仓库里有子



弹印。还有，村头上是一家扛棺材的，然后穿过小溪有些横七竖八的地坑。当时我们红了眼要找的子弹，在地坑里找到不少。你可能也听咱妈说过，我为了找子弹进了黑洞洞的地坑，结果晕倒在里面。我的朋友们都说那里死了好多人，所以不愿意去。有一天，我自己去了。里面又窄又黑，路非常泥泞。我摸着路走到一半的时候，果然发现了许多机关枪的子弹。我顿时联想到朋友们称赞和羡慕我的样儿，兴奋得心突突直跳。我挖到了挂在子弹链子上的整整一排子弹。我拼命地挖呀挖，挖着挖着，突然觉得毛骨悚然，我的手指头上好像挂住一个什么东西。开始我以为是木头雕刻的东西，但又感觉这东西比石头轻却比木头沉。我把它放到眼前一看，原来是骨头！带着圆环关节的真的人骨头！天哪……我觉得好像有人要抓住我吃了一样。再看两头的出口，只有两个松枝团大小的出孔。我大声喊着喊着就晕过去了。在附近小溪边洗衣服的大婶把我从里面拖了出来。咱妈冲我发火了：“去那种地方，小心被鬼抓去吃了！”别提有多可怕了。

小孩子受过惊吓后，睡觉的时候总是做噩梦、冒冷汗、惊神难定。我每次身体不好做梦的时候呀，总是梦见在地坑里面。有时候是在我们工厂团地房子的水泥烟囱里，有时候是在挂避雷针的玻璃厂的砖坛子里，有时候是在到处都是饥鼠的洗澡堂的下水道里。而且，结果也总是差不多，两头的出口都塌了，突然冒出一只手来紧抓我的头发或脚脖子不放。扛棺材那家的孩子告诉我去那儿吐三口唾沫，用左脚跺三下就能好，我照办了可也照样不行。

我屈服于害怕的心理后，地坑里的回忆总使我的想像力不断恶化，使我变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孩子。但是，有一位美丽的人出现后，她使我变得成熟多了。她的马尾巴梳得端庄整齐，长

长地搭在比雪还白的女学生服衣领上面，她的声音比歌声还要好听。

她对一切压制我们、束缚我们的白色恐怖，总是先悉心观察，了解其本质后，采取比对方高明几倍的挑战方法，最终达到必胜的结果。

我爱上她之后，分明学到了一些东西。当时我自己无法明确认识到，但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她教给我的是进步的意义和爱的价值。

我是在首尔收复好几年之后，才从釜山的避难学校转到首尔来的。但转学第一天就大为扫兴。

美军进驻我们学校，我们只好按年级四散在空仓库或是野外学习。在土地上垫上条麻袋，拿画板当桌子用来写字。黑乎乎的仓库教室里，上百个学生吵吵嚷嚷的，教室里总飞扬着灰蒙蒙的尘土。不仅教室不像话，而且我们班的学生素质也差，有十来个被战争耽误得留了好几级的大学生。一百多学生排队的时候，像我那样的小个子只能排在前排第几位。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后来我在第一次全班考试中得了第一名才有了朋友。

那个班主任我也不喜欢。他有个绰号叫蚱蜢，头顶中间头发脱得精光，只有两边在帽檐附近才长着一簇簇鬃毛。他好像对小学老师这个职业并不感兴趣，似乎开了一个什么店做副业，经常是来学校照一面之后，让我们自习，然后自己一整天都在外面。我们每个年级的教室相隔得很远，校长老师要想从一年级转到六年级的话，需要特意拿出时间来，这样便给蚱蜢先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要是有幸赶上蚱蜢老师守在教室里的日子，下午便把大家从教室里拉出来画一下午风景写生，然后便放学。



石焕到我转学来之前的那个学期一直做班长,他跟我似的,身材瘦小,根本无法抓好大孩子称霸的乱七八糟的班级纪律。一号大块头张板硕,二号大块头林钟夏,三号大块头朴银洙。他们下面有几个跟屁虫,都是初中二三年级的年龄段。我入学那会儿,整个势力结构有所转变,有个叫李英来的大块头也入学了。李英来是美军长官养大的使唤。他上身穿一件坠着穗的印第安式的皮马甲,下身穿着牛仔裤,还带着手表。眼睛眯成一条线,那时肩膀浑厚的李英来已经是个腿上长毛的十五岁的半大小伙子了。美军吉普车载着新生和礼物在面粉公司的前院转了一圈,嘀嘀地响着喇叭,孩子们都欢呼起来。长得挺慈善的大肚子长官公平地分给孩子们巧克力和道纳茨面包。从那天起,便有了追随李英来并给他提书包的学生了。没过多久,大块头老二林钟夏和老三朴银洙也成了他的人。李英来终于找了个时间,把张板硕骗到空发电室里,用木棍揍了一顿,算是降服了他。从那之后,张板硕干脆被挤到势力圈外,李英来便在瞬息之间成了老大。但孩子们也并没有对此耿耿于怀,因为大孩子们总是在背后,他们之间神秘地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有一个星期六早上,蚱蜢还没穿好衬衫就来到教室里,用水瓢舀了些水在教室里洗起脸来。他看了好几次手表,冲着学生们说道:“这个……我有点儿急事得出去一趟,大家上自习吧。喂,班长!”坐在最前排的石焕正犹豫着要站起来,蚱蜢瞥了他一眼,直冲着教室的后边喊了两声:“张板硕,板硕在不在?”孩子们都回头向后看,不知谁忍不住笑了出来。张板硕只是挠着后脑勺。坐在他旁边的林钟夏壮着胆子嘟囔说:“他连我都打不过呢。”他的话刚说完,孩子们立刻就在底下嗤嗤地笑起来。蚱蜢并没有错过林钟夏的话,说道:“嗯,新的学期开始了……今天下自习后选新班长也是一种学习。你们如今升了一

级,相信你们也有自律的能力了。不过,除了石焕之外还有谁来当班长好一些?啊?……谁当好呢?”蚱蜢刚发完话,前面的几个小孩子便吵吵起来:“李英来。他行。”蚱蜢把李英来叫出来,对他说:“和班长一起让大家安静地上完自习后,开个自治会议吧。”交代完便一溜烟走了。老师出去之后,规矩地站在旁边的李英来便斜起身子靠坐在讲桌前,孩子们满怀好奇地举目望着,等待他下一步的行动。李英来发话了:“把书统统收起来。今天上午开摔跤大会。”孩子们都鼓起掌来,吵闹着收拾书包。李英来把脚放到讲桌上,前后晃着椅子,跟骑马似的。“宪兵队长司令部,当当当!当当当!嘭!嘭!小杂种们,都给我安静!”李英来命令朴银洙去捡个木棍来,那家伙便忙不迭地跑去捡来一条方木棍。“钟夏,你出来。”李英来朝着笑嘻嘻的林钟夏说道,“臭小子,别笑!拿着这个,要是看见有不服的一律别放过,听懂了?”林钟夏提起方木棍便在没垫麻袋的土地走廊上走来走去。“从今天起你就是纪律委员。”“纪律委员是个什么玩意儿?和班长不一样吗?”“臭小子,你没去中学大门前看看吗?就是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罚学生的那个。”银洙抗议道:“那我是啥?你呢……”“臭小子,我不是班长嘛。钟夏是纪律委员,你就当个总务吧。”“总务比班长大吗?”孩子们在底下嗤嗤直笑。

林钟夏经过我面前的时候,公然地用方木棍捅了一下我的腰,命令我坐正。我后背用力挺直坐着。石焕在喉咙里小声嘀咕道:“我……反对摔跤大会。”孩子们纷纷冲着石焕这边发牢骚:“别逞能了,小子。”“谁听你的命令?”“英来,揍他。”李英来哐地敲了一下讲桌,说:“兔崽子们,安静!”林钟夏用方木棍在地上咚咚地敲着扫视着周围,孩子们静了下来。石焕硬着头皮鼓起劲儿,用更清楚的声音说道:“老师让我们自习之后开自治会!还有,你自己任意任命班干部也是不对的。”看到这帮笨蛋



逞能的样子,我也真想说上两句,可是我没有李英来那个号召力,估计大家一定会说别以为学习好就觉得臭了了不起的。我以前所在的那个学校,总是某个人争取到发言权获得大家同意和再次要求以后,才能通过提议。可现在和以前那种饶有兴趣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决定干脆闭上嘴不开口,只等着看光景。有几个小组长有点不服气的样子,可只是回头望着立在教室后边的林钟夏那边。李英来嗤地笑了一声说:“呵,好吧。那问一下大家吧。同学们说,摔跤比赛推迟,上自习怎么样?”班里的同学们顿时沸腾起来,又是抗议,又是大骂石焕。“那就先开自律会吧。同意石焕当班长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后来有几个慢慢腾腾举手的学生也在大多数学生的高声埋怨下悄悄地放了下去。“下面,希望我当的举手!”一半以上的孩子都举起了手,也有两次都没举手的孩子。“都看见了吧?自律会就到这里。”“好。李英来从今天起就是咱班的班长喽。”“反对的就不是咱班的。”李英来满面春风地点了几下头,说,“都到外面集合。钟夏,集合好了带他们到梧木内桥下。”我也被那些欢呼雀跃的孩子们挤着出去了。林钟夏在我们后面一边喊着“快点快点”,一边嘴里胡乱吆喝着什么。李英来看到石焕和剩下的几个孩子们慢慢腾腾的样子,自己背上行李后对林钟夏说:“不参加集体活动的,一律别放过。”朴银洙也说:“英来说的对!应该教训一下搞特殊的,要是我们一个班的就得一起行动。”

等到在外面奔走了一整天的蚱蜢回来的时候,孩子们已经按英来的指示在大扫除了。蚱蜢对于孩子们升了一级以后自律能力也随之提高了这一点很满意,他看上去对孩子们选李英来做班长也没有什么意见。

咱父母很担心我升中学的事,又赶上我们街道有个大学生正在召集给学生们做家教,所以我也被送到他那里去了。咱妈

看到我在那里测试的结果之后大吃一惊,按那个大学生的话来说,我就是进一个中等的私立中学也是妄想。从那时起,我便被迫每天为准备升学考试而埋头苦学,班上自习时间多对我来说反倒成了好事。我作为转校生本来就对那个班不熟,如此一来就变得比以前的距离更远了。李英来当上班长后,我开始觉得上学实在是没劲。对凡事都漠不关心的我,竟然也遭遇了好几次事件,因为李英来太独断专行了。银行分行长的儿子啦,工厂厂长的儿子啦,电影院、酿造厂等四五个富家子弟吃了不少的苦头。那些孩子们只好进贡给李英来他们一些好东西,比如玩具啦,电影票啦,钱啦等等。“明天带过来!”好像这一句话就通了一样。大部分的学生对这几个孩子都很反感,当他们不实施李英来、林钟夏、朴银洙的命令的时候,看见他们在教室后面趴着屁股挨打的时候就觉得很痛快。但是,那几个富家子弟后来好像也没有怎么抱怨,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值日打扫卫生了。而且,如果他们想教训自己讨厌的人的话,随便塞给那三个学生中的一个人一点礼物就可以了。

沦落为有名无实的副班长的石焕、我,还有几个聪明的孩子,我们之间暗地里传着看杂志,力图不去在意他们的行动。大部分的孩子多多少少也都被约束了起来,但还是挺信赖李英来的,因为他有非同一般的能力,能让孩子们既高兴又能感受到他的威信。在李英来的提议下,我们都交过两三次班费了。一次是为了给班主任蚱蜢的孩子买周岁礼物,第二次是为了买打扫卫生的工具。我们分辨不太清,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钱好像交得太多了。三组组长东烈的流血事件正是因为这个。据他放话说,收上去的钱有一半被班长他们偷偷地押到学校门前的馒头店里私吞了。听到这话的五个孩子中不知是谁(可能是和李英来住一个方向的基地村的那个孩子)去透了风,然后就发生



了那起殴打事件。有一次蚱蜢照例出去了，我们在上自习，李英来突然把东烈叫了出来：“臭小子，你没有向我交代的事吗？”一边追问一边用脚啣啣地踢东烈，最后用棍子在他头上开了花。其他的孩子都吓得大气不敢喘，咽着唾沫，硬看着东烈抱着头哽咽的样子。林钟夏在旁边火上浇油地说：“臭小子，谁他妈贪污了。这小子挨揍的事谁要是捅给班主任，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李英来突然火冒三丈道：“别他妈说些废话。”他冲着林钟夏吼了一声后，向我们笑了一下，说：“钱剩了是不假。那是我故意留出来下次用的。想建个足球队。和别的班干上一场，下次和梧木内学校的小子们也来上一场。”孩子们开始欢呼着鼓掌。“还有，这小子为什么挨打……”李英来满面傲气地俯视着充满恐惧感而跪在地上的东烈，顿了一会儿说道：“是因为他背叛了咱们班。”朴银洙乘机拍马屁道：“英来说的对，这家伙是个叛徒。”就像西部电影里的精彩台词一样，孩子们自动发出的“叛徒！叛徒！”声，霎时间在整個教室传了开来。他们洋洋得意地，好奇地观察着这个被揭发后跪在地上的敌人。李英来环视了一下孩子们，说：“不管哪一个，你们可以告状也可以在背后嘀咕。但是，咱班到我这儿汇报的好朋友有的是……这种卑鄙的招儿休想要。”

星期六放学后，我们必须留下来看我们班和梧木内小子们举行的足球比赛。结果可想而知，经常练习的我们班的球队赢了。那天，孩子们在快活的娱乐时间和足球选手们显示了勇猛气势后士气高涨，唱着歌胜利而归。平时，我是从面粉厂的后门沿着铁路穿过军装厂走那条工厂墙根的近路，可是那天军装厂的入口封上了铁丝网，所以只好从学校主楼旁边的那条市区大路转回去。过马路等车的时候，有人问我学校的教室在哪里。



是一个穿着女学生校服的十分漂亮的姐姐<sup>①</sup>。当时，学校教室是在部队入住的主楼旁边的空地上搭的一所半圆形房子，我就指给她看。“小朋友，谢谢你。”她很谦逊地行了个礼。她笑的时候露出的洁白牙齿和深深的内双眼皮，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第二天，去学校后看到孩子们正一阵阵地吵嚷着，说来了个女老师，刚才跟蚱蜢老师一起去面包店谈话了。我心里突然一紧张，心想会不会是昨天那个姐姐。“来了，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守门的孩子大呼小叫地跑进了仓库教室。蚱蜢进来好一会儿后，大家都等烦了，这时才有一个女老师进来，她看起来有点羞羞答答的。她站在门口，两肩耸得高高的，正是昨天那个姐姐。我简直急破了肺似的想让她认出我来。以往从来都是毫无感觉地听李英来的“起立”口令，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那天，他的口令使我备感羞辱。我随着他的“敬礼”口令在低头的瞬间，第一次感到一种屈辱感。蚱蜢打了个手势让她过来。“啊，这次师范学校毕业班的老师们到学校里教生实习<sup>②</sup>。我向校长诚恳邀请，在高年级班当中，只有咱们班是模范班，所以才请来这位老师的。”接着，蚱蜢说了校长的姓名和这位女老师会担当每周一半的课。肯定是蚱蜢想让她填补自己偷懒的课时。不知谁说：“教生是什么呀？跟老师不一样吗？……”话音刚落，她就用清雅的、明朗的声音回答道：“对！不一样。就像各位在学校里学习一样，我也是为了学习当老师才来到这里的。母鸡生出的蛋会长成什么？”孩子们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七长八短地回

① 在韩国，一般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根据年龄称比自己年长者为“哥哥”、“姐姐”等，如果只呼其名则是十分不礼貌的表现。

② 在韩国，师范学校或者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到学校里实习，称为教生实习，教生即做教师的学生。



答道：“小鸡。”“小鸡大了之后会长成什么？”孩子们这一次齐声说：“母鸡。”“对呀。说白了我就是一个小鸡老师。哈哈。”孩子们哗的一声都笑起来，蚱蜢也咯咯地笑了起来。

一方面，我觉得要是考上小鸡老师毕业的那个学校是件幸福的事；另一方面，班级的氛围使我比以前感到更加耻辱。还有，特别是星期六放学后更令人反感。李英来让学生们在梧桐木内桥下的沙地上集合，一起声援足球比赛。这是班级的集体活动，我害怕如果单独退出的话又会挨一顿惩罚。可能十有八九会被指名道姓罚打扫卫生一个星期。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扩散，是因为自称为纪律委员的林钟夏和总务朴银洙横行霸道。朴银洙声称要为队员们买队服，并给小鸡老师买“一点诚意的表示”，收了一次班费。林钟夏越来越频繁地甩起鞭子惩罚学生们。而且，和李英来回家走一条路的那几个基地村的孩子渐渐地也作威作福起来。他们之中如果有一个跟班里别的孩子打架的话，他们便让两个人决斗十个回合，他们围在旁边观看，如果他们的人一旦不妙，他们就会蜂拥而上一起攻击。基地村的那几个家庭困难的学生中午还在学校里抢别的孩子的盒饭吃。因为那几个孩子向李英来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有谁不按李英来的指示干，所以班上的孩子们都小心翼翼地不去做惹他们生气的事。我很清楚，打心底里赞同李英来的孩子少而又少。刚来的这位教生老师对什么都全力以赴地教我们，有时候还提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难题，来说明班里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为了提高我们的能力，她还经常搞点小测验。那个时候，我每天都熬到深夜三四点学习辅导课，所以跟别的孩子们之间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几乎每次都考满分，所以肯定引起了她的注意。但是，她却一视同仁地对待我和那些下三烂家伙。我有些失望了。

有一次，等到老师监督完我们大扫除回家的时候，我在后面

悄悄地跟踪她。远远地走在前面的老师的背影看上去还未成年。她个子小，混在人群中看起来像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少女。我故意假装看着别处，跟老师擦肩而过的时候回头打了个招呼，她抓起我的手高兴地说：“金守南，你怎么现在才回家？”我的眼里哗的一下充满了泪水，“我……去朋友家，所以晚了。”“那家里人一定很担心，下次有事的话一定要先跟家里打声招呼。”我跟老师一起步行，走到老师在市里坐电车的车站十字路口前的终点站。默默行走的她突然说：“金守南小朋友这次考试成绩也同样很出色。”这句话说得让我满脸飞红，我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你觉得班长怎么样，老师？”一下吐露出了我的真实想法。“你是说李英来……小朋友吧。”她略有所思地说，“你怎么想？金守南小朋友自己能活吗？”我转念一想，如果我没有弟弟、没有妈妈、最重要的是没有老师的话，肯定活不下去，所以我回答自己不能活。她说：“我认为自己一个人的话，是不会成为好人的。还有，一个人的想法错误的话，应该大家一起给他纠正才是。如果假装看不见的话，就都是坏人。而且，学习好或者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应该在其他学生面前感到惭愧才行。”我虽然没有听懂她说的话，但感觉老师好像是在责备我，所以大为沮丧。

几天之后，老师第一次在我们面前表现出生气的样子。她刚一进教室还没等打开书，就带着十分伤心的表情说：“大人们最坏的一点就是想方设法隐蔽自己的过失。他们之所以不表露自己浅薄的内心，而只是外表上衣冠楚楚，是因为他们不自信。我以为，大家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在仓库里，没有桌椅，还能坚持学习的精神和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大家如果模仿那些大人的坏习惯是万万不可的。老师就应该有老师的样子，大人也该有大人的样子，而孩子也应该有孩子的样子。昨天放学后，我送走班



级代表后很伤心。当然,我相信那不是班上所有人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老师是因为李英来他们所谓的一点诚意才发火的。那帮可恶的家伙竟然给我的老师送了一条到大腿根的尼龙丝袜。我火冒三丈,睡觉之前把那帮混蛋骂了个狗血喷头才算出了口气。

有一次,基地村的孩子们中有一个抢走了酿造厂厂长儿子的盒饭,被老师偶然发现了。“小朋友,为什么没带盒饭来?肚子不饿吗?”那个孩子支支吾吾,一连瞅了抢盒饭的孩子那边好几次,那个家伙竟然故意把手放在嘴边握拳晃了几下。“好了,来这边和我一起吃吧。”被抢的孩子羞答答地走近后说:“老师……不。其实,我带盒饭来了。”“那你怎么不吃呢?身体不舒服?”“不是……”老师的笑容立刻凝住了,说道:“啊,原来是个善良的孩子呀。一定是让给别人了。对不对?”那个孩子更是满脸委屈,只好点点头。老师立刻说:“好啦,我看到大家能够互相助人为乐,别提多高兴了。”那个眼前放着别人盒饭的孩子倏地低下了头。“可能大家比我更理解班上同学们的情况吧。没带来盒饭的同学我知道还有好几个。从明天开始,要是再有更多的同学懂得为朋友带盒饭的话就更好了。大家不要太勉强,要问一下妈妈,得到妈妈的同意之后才行。”我尽管十分厌恶跟李英来合群的那帮家伙,但对我的漂亮老师所说的话,我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抗拒的,所以我问了一下妈妈。

妈妈一开始有些犹豫。“你的都不宽裕,战乱年头要混口饭不容易,这又不是一两天的事,怎么可能每天都给你带两份盒饭呢?”我纠缠妈妈说:“我晚上少吃点儿不就行了么。”爸爸回来听到后很痛快就答应了:“是好事嘛。不能让老师和班里同学失望。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比受帮助的同学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还有,对那个同学也要跟以前一样,要努力想

这样做是当然应该的。”我早早到了学校，把盒饭放到那个孩子的位子上，撕了张笔记本纸写道：吃完后还饭盒，金守南。后来就没有了谁被抢盒饭或者中午饿肚子的事了。那个孩子后来有些困窘地把饭盒给了我，我没说任何话，悄悄地收好回到自己位子上。石焕和东烈虽然不明说，但看老师好像也十分喜欢他们的样子，肯定他们中午也带了两份盒饭。住在基地村的三个孩子都好转了起来，向来对我们充满敌意的他们竟然也不骂骂咧咧的了，还向我们主动搭话。也许是孩子们单纯，和以往不同的是，彼此了解了之后互相串门，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了。那几个孩子也逐渐地不再恨班上的孩子们了。

像把东烈定为背叛者一样，李英来在班会上把几个眼中钉叫到前边来处罚。忘带鞋袋子<sup>①</sup>的孩子们被罚打扫卫生，打扫得不干净的小组要全部举起双手来学鸭子走路，没有参加我们班跟别的班举行的跳田字比赛的孩子们，都要捏着鼻子学五十次大象转磨。孩子们如今对这些事情也不如以前那么热情了，而且渐渐地越来越冷淡，但相互之间比以前和睦一些了。大家对于以足球比赛和跳田字比赛为借口而随便惩罚学生的做法也不积极支持了。孩子们到前面学大象转磨的时候，一直有意回避自治班会的老师看到了之后惊得目瞪口呆：“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孩子们闭口不语，李英来镇定自若地说：“正在罚他们。”“为什么处罚？”“这些孩子不想参加集体活动。”“什么集体活动……”“就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输的。为了我们班的名誉，我们的计划是全体都应参加的。”“啊，是吗？跟大家商量过一起参加这个活动了吗？”李英来他们对老师一句句婉转的质问

<sup>①</sup> 韩国的学校一般都是木地板，所以学生们在教室门前需要换上拖鞋，把自己的鞋用鞋袋子装起来。



仍然用粗鲁的语调回答道：“还用商量吗？我认为为了整个班级都该参加。”“当然集体行动要满足所有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只是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话，不管做什么都是赢不了的。班长的责任越是重大，就更该留心谁不服气，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才不服气。更不能以团结班级为借口隐藏自己的过失。”

但后来从那次班会之后，李英来、林钟夏、朴银洙他们渐渐开始记恨我们老师，想压服一下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少女。他们散布一些有关小鸡老师的淫乱的谣言，或者在老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腾地站起来故意摆出一些奇怪的样子。我还没有觉察到孩子们被这种公然的侮辱逐渐压重的耻辱心。终于有一天在算术课上，我背后的学生突然传给我一个纸团，我打开一看，当时就决心再也不能害怕他们了。纸条上写着：看完之后向前传，林钟夏。下面全部是骂小鸡老师的话，还夹着一些在厕所偶尔也能看到的乱七八糟的图。我把那张纸条夹在书里，眼巴巴地干等着下课时间。我坐在那里开始各种恐怖的想象：我被打得头破血流，头开了花死了，她背着我离开那里，不知是几天还是几个月，没有尽头……终于下课了，老师刚一出去，林钟夏仿佛自己做了好事似的，嚷嚷道：“那张纸条传到谁了？往这边传。”我腾地一下站起来，故意壮大胆子说：“在我这儿，怎么了？你怎么能这么做？”林钟夏和朴银洙互相看了看，不屑一顾似的冷笑着说：“你也敢说这话？”“看了之后也该说个谢字才是，小杂种……”我也毫不示弱地说：“你们要是不道歉的话，这事儿没完。”我把纸条给他说：“你应该向老师道歉，你是侮辱老师的坏蛋。”“对呀，小鸡老师是好人。”接着传来了石焕说话的声音。“应该用你的手撕掉它！”“小杂种，我看你是欠揍了。”林钟夏拽起我的衣领前后晃了几下，然后把我放倒在地上。朴

银洙和李英来在旁边喊道：“踹！用脚踹！”这时，孩子们一下子全挤到后面纷纷嚷嚷着吵道：“是你们做的不对。”“大家都喜欢小鸡老师。”“老师是个好老师。”窝囊了好久的张板硕也推开林钟夏说：“大家说，打人就是不对，对吧？”林钟夏和朴银洙还在气呼呼地等着李英来发话。孩子们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收的班费也不告诉我们用到哪儿了，自己乱花，是你们的不对。”“上次打东烈也是不对的。”“从来不在班会上作决定，你们自作主张也是不对的。”李英来好像发现自己在班里已经四面楚歌了，脸霎时间变得蜡黄，说：“你们这是……对班长说话吗？”“你没资格当班长。”“你快别当了。”我把纸条给了林钟夏。林钟夏看着李英来显得六神无主，李英来竟然意外地用孱弱的声音说：“撕呀，傻了？”林钟夏把纸条撕掉了。我认为这还不够，说：“你难道不向我道歉？”孩子们越来越激昂：“对！应该道歉！”“要是不道歉，大家一起上去赶走他们。”林钟夏很丧气地用蚊子一样的小声说：“对不起！”他们丧气的样子甚至使我们大家不知所措。在那一瞬间，我强烈的耻辱感像是憋了好久的尿从膀胱里一泻而出一般，顿时感到全身万分舒畅。

我清楚地记得地洞里黑漆漆的样子。老师决定离开我们的前几天，我曾经缠着咱妈招待了她一次。那天，我很不好意思地说了我做噩梦的秘密，老师说：“不去动脑筋，只管害怕是没用的人。那样会成为一个永远都生活在恐怖感中的胆小鬼。”从那之后，我下了好几次决心，终于敢于再次冒险了。我又进地洞冒了一次险。我不知道那里面的骨头是狗骨头、牛骨头，还是人骨头，反正毫不在乎地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提前知道了孩子们之间的事情，或许是她干脆就不知道，或许是她假装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因为受孩子们尊敬的她曾在我身边，

我才醒悟到做事不该蛮横霸道。

因为人们对伦理的漠不关心而使正义无法伸张,这是万万不可的。即使一个乞丐冻死在寒冬,也是我们的过错。不知道你是否想象过,阴郁地隐藏在许许多多深宅大院里的我们的私生活背后我们自身的样子。也不知道是否因为生活之苦,一到了晚上,这个城市便只有凄凉的冷风吹过。要是她能跟春天并肩而至那该多好!看不到也摸不着。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快点到来,但等到冰冻化解、溪水欢唱、远山临近的时候,正如我们感觉到的一样,她会悄悄来临的。当我们感觉她来临的时候,希望难道不还是存在的吗?希望你的身体具备她所教的感觉。哥哥我从现在开始会醒悟到对她的思念之深。

我们时刻都会记住你,你绝对不是孤立于我们之外的人。

(《新东亚》,1972年第1期;《客地》,创作与批评社,1974年)



## 骆驼眼圈

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我只是开始感觉到微微发烧而已。当时军歌高亢,对战友行注目礼,还惊天动地地高呼万岁。

现在,我躺在护送车空荡荡的椅子上,枕着行李包,已经病得不轻。外面的人都光着膀子忙着装车,码头卸货场在灯光的照耀下亮如白昼,运送船起重机转动的声音嘈杂不已。归国士兵们把从运送船上卸下来的一堆堆箱子按照队属装载到了火车车厢上。不知是怕箱子被盗还是为了安全起见,有警备队的士兵在码头周围看守。我只盼着护送车快些出发,但看样子卸货还要等五个小时到凌晨以后才能全部完成。我口干得实在无法忍受,所以四处张望着。列车的那头有人正一亮一亮地抽着烟,是个留在这儿给干活的同事看行李的士兵。我抬起头来冲着那边说:

“喂,你过来。”

“有事吗?说吧。”<sup>1</sup>

烟头依然在那儿上下晃动,只传来话声。我犹豫了片刻:

“你去给我买瓶汽水吧。”

“不行啊,中尉,我不能离开这儿。”

我想这家伙准是模仿 GI<sup>①</sup>,但接着他又发了一句牢骚:“妈

① 英语 Government Issued 的缩略语,美国陆军士兵的俗称。一般也指官方供给的服装、装备等。

的,十天以后我就脱军装了。”像是故意说给我听似的。尽管除了军务之外可以不接受上校的命令这个原则怪绅士的,但以自己马上要复员为由,连上校的个人请求也不听,这也确实让人感到他够冷血的。我望了望车窗外,一个穿便衣的男人正进出于各个灯火通明的卸货处,对照着箱子和行李的目录表,看上去像是军、警、海关联合调查队的人。他先是看上面有没有贴着补充队的检印标,然后用木棍敲几下箱子或者搬起来看看,要是碰上感觉异常的东西,就让他们打开看看。

不用说什么禁品了,我所有的家当就是头底下枕的这个蓝色的波士顿包。包里面的东西无非是相册、洗脸用具、一条毛巾、安全刮脸刀和五盒加长八马烟。归国士兵当中只有以前跟我同事的几个清楚,其他不知内情的上校和下士似乎觉得我是个八字不通的顾问官。他们肯定心里嘀咕:就算以前只是个战斗兵队的小队长,还能没个机会去休养,在PX<sup>①</sup>前只要做上四天的生意,不也准能塞满两三箱回国的东西嘛。但实际上我这五个月期间,先是在战后的收容中队里住了三个月的院,后来因为总的工作时间不满四个月被早遣回国。根据军医的诊断,我患有神经衰弱症,并在卡上记录为不适战斗者。入院期间,我整天躺在床上,热的话就冲个澡,靠在游戏室里看电视,或者翻翻大众杂志过了三个月。被大家传为黄金时节的这个归国末期,我就那样稀里糊涂地躺着度过了,要说有所得的话,也就是打进工资去的那张存折了。对我来说虽然有五天的休养假期,但我只是到大城市的市中心去照了几张照片,并到露天咖啡厅喝了一杯苏打水之后,当天就归队了。由于住院生活而变得脸色苍白的我,面对归国补充队的同僚上校们的时候真感到有些惭愧。

① 英语 Post Exchange 的缩略语,一般指军事驻地的商店。

他们的身体看上去被长期的战争磨练得十分强健，浑身晒得乌黑，而眼里则好像总是充满着血丝一样。

我突然想起了归国兵们讲的笑话：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天起，吃大军粮食长起来的肌肉会原封不动地再消下去的。我把包放在椅子上站起身来，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滚热。我在黑漆漆的列车上一路摸索着，从升降口下了车，做了好一阵的深呼吸后，蹲到了铁路旁边的小石子上面。头针扎似的疼，浑身烧得汗水直流，可后背却直打冷颤。

“那位是小队长吗？”

兵长<sup>①</sup>喘着粗气向我走过来。他看到我蹲着的熊样儿，有些可怜似的咂了一下舌头：

“秋天这样的天儿可真算是够热的。干点活儿就好了。我去搬了一阵行李接着就出汗了。”

当年我干小队长的時候这兵长干过前任组长，在运送船上的时候也给我打过下手，看样子以为我还是小队长呢。

“我不大舒服。”

“又不是突然变天……那儿的雨季天气总这样呗。”

“看样子防疫针真是白打了。”

“出去转转吧，小队长。”

“去……市中心？”

“还用说嘛。玩到凌晨再回来，时间还早呢。”

“有宪兵在门口站岗。”

“万事都得有要领，我早考察好了，有个墙豁口。”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个好办法。出去的话，可以抓点药吃，喝热茶，听流行歌曲，或者闲逛逛，等跟我无关的装卸

<sup>①</sup> 士兵阶层中的最高层，位于下士和上等兵之间。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再回来不就行了吗?并且,还可以藏身于好说话的平民中间,就算是在稍远的地方,只要看见漂亮的女人,也总比待在黑洞洞的空车厢里躺着生病好得多。要是能逛一圈生机盎然的市中心的话,可能也就不发烧、不出冷汗了。我身上有发的乘船保险费十五美元,我已经把它换成了四千零五十元的韩币。

“你的行李都装上了?”

“装也不过就一只箱子,你知道那里边装的什么吗?补给班里给无功者用的C级份儿饭和小队员们给我攒的罐头。”

“你要那个干什么?”

“树个面子呀,也得虚张一下发财的声势呀,村里上年纪的长辈们肯定要张罗着给我庆贺。听说小队长把好多美元换成了美军汇款支票……这可是真的吗?”

“汇款支票?”

“听说你在黑市上换的。”

我呵呵地笑了,拍着我的上衣兜对兵长说:

“我的归国费用全在这里面了。”

“那也是啊,你不可能空着手来吧。”

我抓起他胸前挂着的一个个从军纪念章和无功勋章当当地碰着。

“是个比这些东西都带劲的东西,让人发疯的纪念品。”

我想要是说成是个战利品就更恰当了。我收藏着那个装有五个妖里妖气的东西的塑料袋。

我们闲谈着经过了卸货场,沿着海关的长墙走着。可能是因为吹了一下外面的风,觉得头不再像以前那么针扎似的疼了,但虚汗还是直冒。我把冰凉的双手缩在两只袖子里,跟在大步流星的兵长后面。嘈杂不已的起重机声渐渐远落在我们身后,

周围变得似乎十分安静。只听见草丛中的虫叫声,外面汽车的喇叭声,还有汽车过往的奔驰声。听到渐渐沉下去的汽车声似乎让人感到有些太平,同时也觉得有些凄凉。我们穿过葱葱郁郁的杂草,到了墙豁口前。豁口刚好够一个人蜷起身子钻出去。我很满足于现在这种放心的状态。墙的里面和外面都没有敌人。

我感到整个街道像是空的一样,我们直奔灯亮的地方。就连车辆的噪音在我的耳中也似乎十分静寂,所以我无法判断这个城市的氛围是安宁还是荒漠。我看了一下手表,才吃惊地发现现在刚到傍晚。

“现在八点半……没错吧?”

“对,时间还早呢。”

“又不是深夜,这儿可太安静了。”

先是在小卖部买了一瓶冰镇可乐,喝了之后我才觉得口没有那么干了,不知道是否因为肚子空的缘故,这会儿觉得更恶心了。十字路口有个药店的亚克力牌子,走在前面的兵长便把我领到了那边。他粗鲁地推开玻璃门,有个男人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报纸,他上下打量着我们,投来惊诧的目光。但是接着,他又把视线挪回到了报纸上。药店的主人是个女的,在整天被斑斑驳驳的迷彩服折磨得烦透了顶的我的眼中,她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我不由自主地摘下工作帽,挠着头顶说:

“身体不大舒服……”

“啊,知道了。”

女人迅速打开货架,说:

“您要多注意呀,这儿有高效抗生素,这可是刚到的货。”

我越发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时兵长抢先说道:

“你以为他是玩坏了身子吧,他是浑身酸痛,伤风了。”



“出虚汗，发烧。”

“原来是感冒了呀。”

“好像打的预防针不怎么管用。”

“接种以后用凉水冲澡了吗？”

“是的，在船上冲了。”

女人点点头，把好几种药掺和在一起，冲着坐在沙发上的男人说：

“最近有许多军人来找抗生素。”

兵长轮番望着两人。

“我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

“知道。”

女人显出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说完之后又用另一种语气说：

“一个月见一次军人，要是有什么处理的东西的话就带过来。会给你介绍地方的。”

“大嫂，你可真厉害，我们这些打完仗回来的人能有什么好处理的？”

“我就是说，要是有的话。哪有白出力的？”

坐在沙发上的人跷起二郎腿来，摇了一下头说：

“刚开始时那样儿，可军衔高了后就不一样了呗。说什么来着……挣钱这玩意儿现在也得金盆洗手了。”

兵长说：

“金盆洗手是好事儿，但最近连盆都碎了。”

我把一次该服的药倒进了嘴里，站起身来离开了药店。我站在十字路口正在犹豫往哪边走，兵长的眼睛溜着对面人行道上女人们的背影，突然冲我来了一句：

“有钱吗？”

“有乘船的补助四千零五十元。”

“我也是就有那个钱。想不想去吃点生鱼片,再来上点米酒。”

“不行,我现在恶心得很。”

我们毫无目的地穿过了马路,可能是因为离市中心更近了,所以来来往往的人渐渐地多起来,间或有几个士兵过去,他们身穿迷彩服,想必一定是从码头溜出来的。女人们虽然看起来十分健康动人,可她们谁也没注意到我们。我们来到一条非常繁华、灯火辉煌的街上。兵长已经解开了马甲的两个扣子,把工作帽倒过来斜扣在头上。兵长左顾右盼,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说:

“兔崽子们,乐和起来了。还是老样子呀,老样子。”

“我实在是,不想喝酒。”

“小队长,您是不是嫌我级别不够?要是不喝一盅的话我就扛不住了,就一盅,一个月以后我也就复员了。”

酒店里坐满了下班的平民。我们在一帮年轻人围坐的角落和一帮老头儿们占据的调理台前找个中间位置,坐了下來。那些年轻的小混混中间夹坐着半数的毛丫头们。他们酒气熏天地吵闹着。

“我他妈快疯了。快他妈爆发战争得了。”

“人口得减一减,得削掉一半。”

“噯,快看,那边好像是归国士兵。”

“是些捞了一把回来的主儿吧。”

“呵,还凯旋勇士呢。”

“什么凯旋啊,有的趁机捞一把,有的把性命都搭上了。”

兵长哧地把酒杯放下,从快压到鼻尖的帽檐儿底下瞪着他们。

“这些小崽子不挨顿臭揍就不好受。”

“你怎么这样呢，他们是说他们自己呢。”

“不，是说咱们呢。他们那是公然嘲笑咱们呢。”

“哎呀，不会的。”

“这些家伙到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小队长。”

年轻的平民已经热衷于另外一个话题，每当他们爆发出阵阵笑声的时候，兵长就突然变得有些惊慌，用疑惑的眼神回头看着他们。他解开马甲的扣子露出胸膛，肋骨旁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喝酒吧，别理他们。”

“是子弹打的贯通伤。我用三角绷带包着肠子，用后背爬过稻田。”

“不光你，咱不都是自愿的吗？”

“是的，抢破头地争着申请。说是那边也是特科。”

我一边用筷子挑着从酒壶里顺着酒流在杯子里的飞虫，一边无心地听着兵长喋喋不休的话。兵长的话中，什么家乡、勋章、把PX私营化的高官、黑市、烧得寸草不见的大火、穷小子、战况通知书等怎么长怎么短的，时不时有几个词飞进我的耳朵。酒劲越是上来，我就越是莫名其妙地沉浸在无限的悔憾之中，胸中那股犹存不散的悔憾就扩散得越来越大。有一会儿心情好像暂时好转了一些，羞耻感却越来越深。

“总队那边有些流言传出来，说是小队长是为了逃离前方才故意那样的。”

“是不是说我装疯来着？”

从侦察回来的有一天晚上开始，我的全身抖得无法控制。把头紧贴在暗堡的地面上捂住了耳朵。不管谁跟我说话，回答的时候话总是从舌根滑出去而已。整整四天都牢牢地困在了暗堡里，每当脚落地的时候就疑神疑鬼，不敢离开那里一步。兵长





又说：

“给看看吧，小队长。”

“你说什么呢？”

“听说您带了些贵重物品嘛。”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塑料袋。又从袋子里面掏出了两个圆圈形东西，两个细长的皮圈上夹着无数的细毛毛。我一边抚摸着竖起来的细毛给他看，一边递给了兵长。

“就当是回国纪念品，拿去吧。”

“什么呀？这玩意儿。”

“骆驼眼圈。”

兵长把那个东西放到手心瞅着，嗤嗤地笑起来。

“这玩意儿可真是新鲜。”

他把那东西套在拇指上大笑起来。

“把这玩意儿套在那玩意儿上和女人来一场的话……听说女人就喜得不知所措了。”

兵长把骆驼眼圈的细毛放到鼻尖上揉着，继续笑着说：

“这是美货吧？真是剃的骆驼的眼圈吗？”

“不是，这是假的。可能是把狗尾巴截断了做的。”

“本来这不是美国佬们用的东西吗？”

“他们用开后，居民们仿照着做的。”

“这可说不上是个贵重物品呀。”

兵长把这个奇怪的礼物十分珍重似的夹在了手册里。他虽然一个劲儿地劝酒，但我实在是不能再喝了。头疼得像要炸开似的，脖子上冒虚汗，整个厅里荡漾着烤肠的油膩膩的气味。一个小孩子来到我们旁边，他的个子也不过是嘴巴刚好够得着桌子上的酒壶而已。缠着让我们买口香糖，但因为两个人都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觉得他有些烦。兵长揪着孩子的头无情

地捶着他的胸说：

“看到小崽子们我就头皮发麻。”

“别买就是了，干吗打人？”

小孩子坚持站在我们前面，兵长伸出手去抓他，结果这孩子要哭出来似的围着桌子转了起来。

“抓着你非揍扁了不可。”

我一把抓住了正准备呼地站起身来的兵长的前领说：

“你发什么神经？”

我狠狠地紧了紧抓他前领的手，兵长似乎愣住了。

“您这是为啥啊，小队长。”

我一边后悔自己下手有些重了，一边放开了拽歪了他衣服的手。兵长沉下了有些忧郁的脸，默默地坐到了位子上。我给他添满了酒。

“人这个东西是不变的。都是自己的感觉在作怪。”

兵长犹豫地凝望着在客人的桌子间来回走动的卖口香糖的小孩。

“干吗那么拼死拼活地活着？反正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统统……不像人。”

他一口气喝干了自己杯里的酒，用皱得十分难看的表情环视了一下周围。兵长说：

“我自己当然也一样。”

“只要一复员，不就完了么？你经历的所有的事儿。”

我说着话，开始注意到了军服。我仿佛切身实地地感受到人们中间夹着军人的气息。与其说我是厌恶自己所属的这个组织，或者说对外面的人怀有敌忾之心，还不如说我似乎觉得两边都让我感到羞耻。我向来坚信军人的名誉就是指不论何时，为国家所追求的积极价值而将生命置之度外。但从战场上回来的



我，在踏上我的故土时却丝毫没有自豪感。我突然想扪心自问一下：国家所要求的东西不论何时都是值得肯定的价值吗？自己并非出于本意来到了这条街上，可如今倒觉得自己像是外来入侵的不请之客，我突然想起了到那个曾让我产生同感的城市去休养的第一天。酒店里面充斥着平民的闲谈声不知为什么听起来却像外语。兵长说：

“真觉不出回家的滋味。”

“别指望太多了，能活生生的回来就不错了。”

“我不是因为空着手回来才这么说的，小队长。就算复员回去，估计老家也不像样了。”

“可不是么。咱们当军人的受到的是最好的待遇……起码咱们填饱肚子了。”

“可是真正的特科。”

“虽说自个儿的性命握在别人手里是个污点。”

“前辈们的话说得好，从踏上祖国的那天起就开始受苦了。”

“在那儿咱们的立场确实难为情啊。”

“那些家伙们跟眼中钉似的看咱们。您出去休养过吗？”

“只去了一天就归队了。待在街上晃悠，说实话，挺丢人的。”

“那又怎么了？”

“被一帮毛孩子嘲弄了一番。”

“您要是遭遇过就知道了，我真是烦透了在战区遇到的小崽子们了，顶人的劲儿够可怕的。”

“你以前就讨厌孩子吗？”

“我也不知道之前怎样。记不起来了。”

兵长有些不耐烦似的摇着头站起身来。他耸着两肩迈着晃



悠悠的步子穿过了酒桌间。

记得那是去休养的第一天。我徘徊在沿海岸线的路上。我在被称作白色大象的美丽的海军司令部大理石楼房前面照了相,还欣赏了坐人力车的老人和骑摩托车路过的、优雅的、身着长袍的少女们。德国医院的船已经停在了港口,赤着臂膀的孩子们为了从护士们那里分到印有红十字的纸盘子里的食物,聚集在了船舱的四周。十岁左右的少年们小心翼翼地走近我,蹲下身来观察这个外国士兵。我给他们每人一个钢镚儿,可他们依然没有散去。其中最大的一个孩子向我抛了个隐秘的眼神,好像又用手掌击着拳头点了点头。好像是吧,其他的家伙只是嬉皮笑脸地笑着。我觉察到那个孩子连连用手掌击拳头的含义后低下了头。他们给我看了几张春图,终于掏出避孕套和几个塑料袋伸了过来。那些孩子一边用近乎标准的韩语说着“拉塔眼圈,拉塔眼圈”,一边将那个东西推给我。我那天在市中心足足有三次听到少年们用十分清楚的声音说着骆驼眼圈,然后将那个东西伸给我看。当我发现路过的人停下脚步嘿嘿地笑着旁观的时候,我飞快地将它收起来。所以,结果是我买了那个东西。孩子们一退到对面人行道那边,便冲着我伸起胳膊摇晃着,或者用拳头敲着额头做一些淫秽的动作。那些孩子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叽里咕噜地乱说着什么,我只能十分吃力地听懂他们说的大韩大韩。刚开始我没觉得这是一种揶揄,只不过被迫买了那个东西的滋味儿又苦又涩,那东西用韩语叫做固有名词“骆驼眼圈”这个事实让我十分郁闷。我四处转悠着,为了等发往韩国上校休养所的联合军用班车,走到勒罗伊街道上的一个用板子盖得像箱子似的车站。这是一个简易车站:只有为挡住光线直射进来的顶棚和柱子,在四角有四条木头椅子。我一过去坐下,一个黑人士兵就进来坐在了我对面。他对我轻轻地行了

个礼。他买了一堆漫画书，并一本一本地打开津津有味地看着。以外国军人为对象，一些卖木雕或娃娃等纪念品的丫头片子呼啦啦拥进了车站。他们推给我们俩木板看，并说了不少话，但我们只是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不知道这些丫头是不是要歇歇脚，她们吵着围坐在了椅子上。一个丫头揣走了放在黑人士兵旁边的漫画书，另外一个拿起漫画书来看。士兵抬起头来，从她们手里抢回漫画书来，上前用书敲着孩子们的头骂着。孩子们气喘吁吁地拥向外面，然后又重新折返回来，有的缠在柱子上，有的在我们面前似走非走地戏耍着。他们嘴里吵嚷着蹩脚的英语，冲着我们指指点点。“像爸爸。”一个丫头拧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做了一个放到嘴里的动作。“吃了，好吃，吃了。”黑人士兵架起两只胳膊，默默地瞪着她们。孩子们全部做出嘴里咕噜咕噜嚼东西的样子。“吃几个，two, five, ten?”说着，哗地展开了十个手指。丫头们正中的一个指着我说：“两个人像爸爸，吃了，吧唧吧唧。”“没有糖，我给你。”那些孩子们做着在盘子里蘸着糖吃糕的样子给我们看，做一些好像是拽掉自己胳膊或鼻子或耳朵的动作，然后一齐推给了我。我被这突来的举动惊得向后挪了一下位置，我脑海里到处都是那些孩子的眼睛和指尖，以及嘴里吵吵嚷嚷的嘈杂声，我的头似乎要涨裂似的。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病号了。“baby，吧唧，baby，吧唧。”黑人士兵对我说，“要是在离这儿几十公里的地方，我也不会放过他们，中尉。”他嚯地站起身来冲上去抓她们。丫头们立即散到了四处。士兵盯住戏弄他最厉害的那个孩子狠狠地追了上去。他没跑多远就抓住了那丫头的脖子，呱呱地揍着她。那个孩子做生意用的木板也掉在地上，上面的东西都甩了出去，四散着铺在路面上。一会儿的工夫四周就围满了行人，他们用表示愤慨的语气温声吵嚷着。警察也跑了过来。他把M2卡宾枪倒插在身上走了过来。我看



起来好像比黑人士兵更好欺负，警察冲我发话了：“什么事儿？”“孩子们冲那个士兵开玩笑。”“所以就打孩子？”黑人呼呼喘着粗气抓着丫头的后颈拉到警察面前。四周的人指点着黑人士兵你一句我一句地吵着，警察又问正在哭的那丫头。那孩子一回答，她的朋友们便七嘴八舌地争着说起来。黑人说：“她偷了我的书。还戏弄我们。”警察说：“这孩子说是逗你们玩儿，先把手放开。”黑人士兵松开了那丫头的后颈。警察说：“打小孩子是不对的。你必须交十美元。”果断地把手伸了过去。黑人腾地跳起来，露出了大片的白眼珠。“钱？什么钱？”“那孩子的东西全都摔碎了，交十元钱。”“没那必要。是她自己掉在地上的。”“不给钱就把你的身份证交出来。”“你算什么东西？”“我，国家警察。”“我们可是联合军。”“联合军也没用。交钱。不说的话就报告给你们上司。”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从兜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军票递给他。警察脸刷地红起来，冲我发火道：“你算什么。美国人打碎了东西，不用你的大韩钱。”黑人士兵也被激怒了，高叫起来：“这些浑身臭味儿的东洋鬼子，就是一帮要饭的国，国！就是因为你们，我们才在这个破地方打仗的。受伤，战死。”周围群众中突然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挺身而出，正面怒视着我们高喊道：“不是因为我们。你是为了保住你兄弟们恨透的政府的脸面才来这里的，你是来用身子骨换那个国家的脸面才来的。你们两个都是可怜虫。我们并不欢迎你们，都回你们那糟透的老家去吧。我们光吃香蕉和芒果也能活，也饿不死也炸不死。滚吧。从我们国家滚出去。”黑人士兵被青年的气势逼得哑口无言，围观的人一边七嘴八舌地吵着一边拥过来。就在这时，班车来了。我们不给他们后背看，倒退着慌慌忙忙地上了车。车上虽然空着，但我们像是故意回避似的，在离对方很远的座位坐下，争取不看对方的目光。直到那条路离我们远去



了，还能看到那群人仍未散去。我那天在疗养院里过的夜，几乎整夜没有合眼。在我的耳边，孩子们盈满了口水的舌面上咂出的吱吱声，有节奏地响着，而且越来越大。

兵长离开座位很久了，他好像不回来了。人们拥向酒店门口，门外像是起了什么乱子，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走了出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家伙正想干一场。兵长堵在酒店前面的路上，见人想要来一场。行人中不知谁扔下一句嘲弄的话：

“壮年里哪个没去过军队？还用得着这么丧气么？”

“挨揍挨得少了。最近军纪松了不少啊。”

“选错地方了，怎么不去高一点儿的地方呢？”

兵长踉踉跄跄地，慢慢脱下上衣甩在地上。

“兔崽子们，不服吗？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这些糊涂的民间兔崽子，只要抓到我就剝了你们。”

他手里提着的烧酒瓶子碰到门柱上，撞了个粉碎。他挥舞起来，人们跑着四散到了各处。

“喂，你喝多了吧？把那个东西给我，让你给我。”

我一边躲避着他挥动的玻璃瓶碎片的锋刃，一边从缝隙里窥视着他。兵长对我也略带敌意地说：

“不行，你别过来。不管是谁，都剝了你们。妈的，不管多高的主儿，只管来吧。”

“你在这些平民面前出什么洋相啊。想蹲监狱吗？”

“哼，怪只怪我带了一箱子罐头回来。”

兵长带着酒劲儿的喊叫声越来越高，人们又聚拢起来。我趁他眼神溜到别处的工夫，从后面跑上去，抓住他两只胳膊扣在了一起。好像是往这儿赶的警车声充斥着整个巷口。我一脚把兵长扫在地上，他趴在污泥上还一阵阵地吼叫着双脚乱踢，我用身子死死地压着他。



“把他们两个都拉起来。”

一个执行巡查任务的宪兵组长在闪着红色紧急信号灯的白车上面命令道。两个耷拉着军帽的宪兵不耐烦地唠叨着，拽着我们的上衣后领把我们拉了起来。看到我的肩章后，他们慌忙敬了个礼。他们用脚踹了双脚不老实的兵长几次。

“您是上校的顶头上司吗？”

“都是归国队的。”

“这家伙喝得烂醉如泥，看来是肚皮里的油水太厚了。这可涉及军队的威信问题，上校和士兵混在一起喝酒，还纵容他闹事……”

“我说，这个你就理解一下吧，一年才出来这么一次。”

他们轻轻地提着兵长把他按在了白车上，要我出示身份证。我拿出用英文和韩文打印的联合军司令部的证明书给他们看。巡查组长在车上斜坐着说：

“长官可知道自己犯了任意外出这一项吗？看在上校的分上我们不会让你受牵连，但必须在自认书上签名才行。回头我们会按照您的所属给予通报。”

“好吧，兵长我来负责，交接一下吧。”

一个宪兵代替组长回答道：

“我们会对他进行拘留保护，明天清晨用车送给你们。请尽快归队吧。你虽然是归国将士，可也没有任何特权……”

围在周围看热闹的小青年们也纷纷嚷嚷着说：

“这样的家伙非得揍个半死才行。”

“让他尝尝厉害再放走。”

白车又响着警报器威风凛凛地开走了，从车上传来兵长被宪兵按在中间坐下后发出的谩骂声。

“真的不知道会这样，不知道呀。你们把人当什么看？”



酒馆前面乱糟糟的街道又恢复了平静,等看热闹和从酒馆里跑出来的人散开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一个人站在街道上。时间还不到十点,回码头的话,也只有关了灯的空荡荡的客车在等着我。于是我朝着吉普车行驶的大道方向阔步走去。从外港接连传来了长长的雾笛声。尽管我已经走在了灯光闪烁的繁华的夜市街上,但我觉得整个街道都好像在拒绝我一样。其实,准确地说,是我自己在强烈地拒绝我这副熊样儿。我申请干部候选生的动机,并不是因为我将来想当上将军这个大的愿望,而是因为我曾经因为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在过去的年代里,还有一些精神糜烂的年轻人靠当殖民地的军人发达呢。我刚开始是为了名誉才缠在军务上的,之后学会了将来长期当职业军人的基本要领,在认识到军队和我完全不对路的时候去了战场。我在候选人训练的过程中,将曾经一度珍藏的名誉和英雄思想比喻为国家的名誉和正义感。如今,按照军医的话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丧失战斗力的复员对象而已。神经衰弱不光是因为战斗造成的,更多是因为我的人生翻转所造成的打击。在船上听着母语的广播醒来,起身跑到甲板上的时候,望着从渐亮的海的那一头越来越近的黑乎乎的陆地,对它所怀的敌意分明是冲我自己来的。

我站在排列着西装店和电器行的中心大街的霓虹灯下,等着出租车。背后红色的街灯隔着相同的距离不停地眨着眼。变得十分瘦长的我的身影像个怪物似的,每当灯灭的时候便投影在玻璃窗上。红色的灯光像要爆炸了似的一下子亮起来,无数条大腿爬到了我的身上。没有胳膊的身子,挂着像红黄银色的花蛇头一样的网状的脖子,擎在空中的手腕,剩下只穿着内裤而上半身被炸掉的下身,火着了,烧起来了。因腐烂涨得像房子那么大的水牛尸体浮在水面上。像遮阳的椰子树一样巨大的苍蝇



团的影子。对讲机说话了：“全都任意处置，任意处置。”在密林中升起的火柱子越过了草原，三四天的时间都在冒着白色的烟。烟雾没日没夜地蔓延着升向上空。为了躲避火焰，我本能地后退了几步。像是装饰舞台一样的大火突然熄灭了。原来是一个卖女人丝袜和内衣的商店。我下来站到车道上，一辆出租车绕过我在不远的地方停下，从车窗里探出一个头来喊道：

“中尉，您去哪儿？”

“我是金上士<sup>①</sup>，要是去好地方的话，就一道儿吧。”

他摘下大晚上也戴着的金边墨镜说。他打开车门，晃着胖乎乎的脸蛋儿咯咯地笑着。

“我正要回码头呢……”

“别担心，归国队指挥官以下的全部出来了。看来是为了纪念开船，都到最高级的地方去抿两盅了。码头上也只剩下值班的士官，连小兵们都偷偷溜出来了，咱们也去乐和一下吧。自己一个人怎么高兴得起来？”

“要是说酒的话，我已经喝过一顿了。”

“这可怜的长官，咱们得把身子骨放松了才能回国好好过日子嘛。”

他从出租车上下来，把我拽到车里，然后狠狠地关上车门。上士重新把墨镜扣在眼上，豪放地笑起来。

“喂，司机，到有最漂亮妞儿的地方去。”

司机嗤地笑了一声，回答道：

“那当然是 Texas<sup>②</sup> 的妞儿最苗条了。”

“Texas？”

---

① 官阶中的军衔之一，位于元士和中士之间。

② 英语：得克萨斯州。

“嗯，听说那儿不像韩国。照着美国的原样建的。那儿的妞儿对不肯下本钱的男人连瞅都不瞅一眼。”

“臭娘们儿，能有什么不一样的？不就是想挣几个美元吗？我也带着大把的当地票子……就去那儿。”

我又发起烧来，觉得后背抽凉，说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休息一下，但金上士啪啪地拍着自己的上衣兜给我看：

“多着呢，别担心钱的事儿。我金上士十八个月间变卖家产攒的，就那么点儿钱还没有吗？咱也是讲义气的人。”

“要是身体不这么糟糕的话也就……”

“不用像书生那么害羞。来，喝一杯加把劲儿。”

他从后兜里掏出一个手掌那么大的千金酒瓶子递给我。在他强烈劝说下，我迫不得已喝了几口。本来是应该加水喝的高度酒，再加上刺鼻的薄荷味儿，反而使怪恶心的口腔内变得好了起来。我皱着眉头一点一点地喝了。醉意渐渐上来，从脖子开始到小腹热乎乎地并没有让人感到十分不舒服。这时，金上士圈起手指叹息着来了一句：

“哎呀，真是的，这种时候要是带两个眼圈出来正好派上用场呢！”

我把剩下一半的酒瓶子递给他，金上士将酒瓶举到眼前估摸了一下，故作惊奇地说：

“瞧瞧，这么贵的酒都见底儿了，真看不出您还是个酒鬼呢。”

“你是找这个吗？”

我掏出分给兵长两个还剩下三个的塑料袋，郎当着挂在手指上，在金上士的鼻子前面晃了晃。金上士吹着口哨抢走了袋子。他好像不相信这是事实，摘了墨镜仔仔细细地端详完了之后，套在手指上在司机的耳边蹭了几下。司机咯咯地笑着说：

“对了，那些娘儿们可经不住用脑子的。”

“这下可是全副武装了。”

车窗外面的路灯像湿漉漉的棒棒糖似的恍恍惚惚地闪过。我把身子完全埋入座位中。过了大堤之后，黑黢黢的海面上渔船的灯光像星星一样稀稀落落地眨着眼睛。渔夫们在鱼箱之间点着保险灯补网。对我来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不真实，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热乎乎的热气和尘土中，充斥着人们臭烘烘的汗味儿和肉味儿。车沿着码头边往上去，车灯照亮了前面三个男女。女的双手捂着脸蹲在那里，一个男的正弓着腰紧贴在女的后背上摸她的胸。另一个为了躲避车灯，背过身去。女的使劲儿挣脱男人的手。金上士说：

“停车，来得正好。”

出租车在三人旁边停下，金上士立即跳了下去。

“搞什么鬼？”

他们做好防卫的架势冲着这边站着，女人跑到金上士背后，气喘吁吁地喊道：

“快救救我。是些流氓。我从这里路过，他们抓住我就调戏起来。”

“上车吧。”

小流氓们大为扫兴，打量着金上士魁梧的身材半哀求似的说：

“正在兴头上呢，就给点儿面子吧。”

“你有什么权利来管我们？”

“废话少说。也不看看这都是什么世道儿了还敢捣乱？”

金上士威风凛凛地威吓完之后回到了出租汽车里。我正看着坐在旁边的女人用手往后梳着散下来的头发。那个女人转过脸，满面狐疑地瞅了我一眼。金上士紧贴着女人旁边坐下。



“你要去哪儿，我送送你。”

“到大路上就行。只要没有那些家伙，走回去也行。”

“喂，危险啊。”

金上士说着，把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轻轻地搂了一下。女人吓得蜷起了身子。

“您怎么这样？”

“小姐，咱来痛快一下嘛。不都是三千万同胞吗？”

“您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动。”

金上士把手伸进女人的裙子里面。女人挣扎着哭起来。金上士干脆把女人搂到身子一侧，抓住她的双腿。

“放手，放手呀！司机，停车，快停车！”

发现车内的情况，码头工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可能是司机怕后果不好收拾就把车停了下来，那女人几乎是连滚带爬一样，越过金上士的膝盖逃到了路上。在这一瞬间，金上士还敲了几下女人丰满圆润的屁股。

“挺不错嘛，不错。”

“喂，你这个连狗都不如的家伙，比流氓还肮脏，够狠的。”

“真是个不懂风情的娘们儿。”

金上士也不甘示弱地骂着。出租车立即离开了在背后破口大骂的女人。我带着酒意冲金上士半真半假地絮叨道：

“女人说的没错儿，你比那几个家伙更差劲。”

“你以为我为了什么才停下车把那帮毛孩子赶走呢？这种女人就活该。连自个儿都保护不了，干吗还要在这么阴森的地方转悠？既然帮了她，也该有个答谢的意思才是。”

金上士发出了哼哼的呻吟声。我们两个不管安静下来的司机，笑了又笑。出租车驶进了灿烂的灯火中。在每个巷口都有



披着单色衣服的女人嬉戏说闹着，穿着船员制服的外国人和美国水兵搂着女人歪歪扭扭地走着。我们下了车，来到一个乐队组合正演奏到高潮的夜总会。门卫看起来像是摔跤选手似的，这家伙挡在前面郑重地问：

“有什么事？”

“当然是来取乐的，看样子还不知道吗？”

“韩国人禁止出入。请看一下当局的指示条例。”

“我是揣着美元的人。用不用给你看看？美国当地票子。”

“反正不行。”

门卫摇着头指着另一头的街道对面。

“到那边的黑人俱乐部看看吧。不知道那边行不行。”

“什么？我们还不如黑煤球吗？”

金上士火冒三丈。门卫沉着地解释着：

“这种港口酒店老主顾来得多，他们对人种差异十分敏感，十分讨厌东洋人。韩国人一进去，他们就都挪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的生意是都要做的。但这里的人都知道行情，干脆去市里的韩国人专用厅得了。”

金上士从厚厚的皮夹里掏出两张崭新的美元塞到那人的衬衫兜里。

“好，要真是这样就叫两个出来。安安稳稳地好好玩儿玩儿吧。”

他挠着脑袋。

“我可是多管闲事了，她们眼光都高得很，好好哄的话可能会出来。”

门卫吩咐跑腿的小鬼，让我们从夜总会的后门进了一间别室。我们沿着看起来细长脆弱的木头台阶上去了。里面有一张垫子簇成一团的旧铁床，还有桌子和椅子，每面墙上都贴着从杂

志上剪下来的跟马似的女人照片。金上士用茫然的表情环视着二楼的房间，自言自语道：

“狗娘养的，……没钱的主儿可真是受冷待啊！”

这里也能闻到战场上发出的让人恶心的肉味儿，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来到东洋任何黑暗巷口都很容易找到花柳巷的旅客，用脚咚咚地踢着乱扔在那儿的箱子，在上面坐了坐。我找不到一点回到故乡的感觉。

随着木头台阶嘎吱嘎吱的响声，接着便传来了女人“啊啊”长叹的声音。房门被倏地打开了，一个大美人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站在了门口。我们顿时感到士气有些大减。那女人的头发染成了鲜艳的金黄色，还戴着假睫毛。后面绾着红头发的那个，两条细长腿一直裸到下身几乎快要全部露出来。黄头发说：

“呵，我就知道，不就是军爷嘛。”

“好了好了，别说歪的了，先收了钱吧。这是小费。”

金上士匆忙把美元塞到女人的胸前，生怕女人扭头走掉了似的。女人说：

“有钱就行了吗？”

“我们之间，我操，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自尊心才是。”

我拉起黄头发的手，把她放倒在床上，闲扯道：

“什么自尊心呀？”

“小偷之间还互不侵犯呢，不是有那样的话吗？”

金上士在旁边插话道：

“好了，你们是妓女，我们是嫖客，行了吧？”

“才不呢，咱们是半斤八两，半斤和八两。”

女人们点的大麻使我上眼皮快要打着下眼皮了，四肢酸软。黄头发躺到床上，嘴里哼起歌儿来：

“America 异国土上唐人街……”



“America, merica, merica……”女人唱歌的时候发出的外语音节,我觉得好像是包在硬邦邦的包装纸里的糯米点心一样。巨大的沙子断崖腾地竖起的一瞬间又迅速塌倒在我的眼前。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只飘着干燥尘土的荒凉空城。像口渴无比的人干裂开的嘴唇一样的土地无边无际地展现在我眼前。金上士拉起红头发,一边往隔壁走一边向我使眼色。他打着手势把我叫到门边。

“嗯,张口。”

我张开了嘴。他把手指唰地伸进我口中,只觉得舌尖处有一种挺刺挠的感觉。我皱着眉头,嘴里叽里咕噜着,金上士表示自己嘴里也有,宽慰道:

“等湿透了软了以后用起来不更好吗?我更知道用法。那好,您好好放松一下吧。”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大笑着说。我自然知道嘴里的东西是什么。那东西紧紧地贴在了左腮里侧和牙齿之间。不知是酒醒了的缘故还是胸窝疼,我突然呕吐起来。哇,我一边捂住满嘴的吐泻物,一边下了楼梯。刚到卫生间,我就把一些稀的东西吐在了小便器上。

似乎有人正一动不动地仰视着一阵阵犯恶心的我。那东西正是浮在一直通往下面的坐便器窟窿上方的骆驼眼圈。它好像是愣睁着双目的死者腐烂后翻瞪着的眼睛,那不见底的黑暗正静静地凝视着我。

(《月刊文学》,1972年第5期;《客地》,创作与批评社,1974年)



## 峡 谷

日记,1980年冬

窗外,白茫茫的大山在灰色的天空中越来越暗淡。窗户开始震动。原野渐渐变得昏暗,黑色的天幕穿透玻璃窗,迅速爬了上来。这是一场暴风雨。

我推开写到半截儿的信站起身来,走到厨房一看,果不其然,风雨透过窗上的破玻璃蹿进来,打湿了厨房的地板。晾在阳台角上冻得硬邦邦的内衣随风摇摆。风刺骨的凉,看见阳台上堆起一层像刨冰似的冰块,我便知道这肯定是一场霄雪。我撕下方便面纸箱的盖子,堵在厨房玻璃窗的窟窿上。远处水泥色的海面上,隐隐可见处处跌荡起伏的波浪。

究竟活着是什么。此时此刻,活在韩半岛的南方。我为了接着写下去,读了一下前面写的内容。

难道生活真的与垃圾一样是令人唾骂的东西吗?就像有一次一个审问我的年轻搜查官带着悔恨开的玩笑那样。我记得他曾经自言自语地用假装活泼的嗓音说过的话,活着就是诅咒……是啊,我们只能作为诅咒的东西而活着。那年,光州的兄弟们向着那条别无选择的布满荆棘和石子的险径走去,终于望见陡峭的悬崖,便径直冲了过去。我用染红的床单,把那像轧在路上的死老鼠一样五脏俱损的身子裹起,那年轻的受伤者所发出的一声呻吟,像透过渺茫的黑暗刮来的风声一样,至今仍回



响在我的耳边：民——族——统——一——万岁……但那只是些单词，真是所谓的陌生音节而已，只有那些像还带着活气躺在灶口的嫩松枝一样，年轻轻的被蹂躏后躺在水泥地上蠕动的孱弱四肢，才能比那话语更鲜明。他们蠕动着的身體渐渐平静和停歇下来，随之也和我们的时代挥别而去。

我把前面写的文句刷刷全划掉了。然后把信揉成一团。那些修饰语、形容词、助词和句子。

我来到这儿已经快七个月了，我几乎不能工作。像今天这样连回信也写不成。书架上摆着一个非常普通的红底木相框，里面放着一张赘疣的绿豆将军，门上是日程表，角上贴着用红圆珠笔写的“不要忘记血”的纸条，还有一张用按钉钉着的最后一天在道厅府广场前面拍的照片，在破碎的照片旁边有一些歪歪斜斜的不成词的外语字母。

当我在那个月底偷偷进入这个被暴风雨横扫过的城市的时候，周围没有一张脸是我所熟悉的。家人把我锁在房间里，简直不容我喘息。母亲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椎癌，总喊着腰疼，一天到晚躺着。

说是找你的哩，我横躺在门里头想挡着不让他们进呢，可这些人还是穿着鞋硬闯进来了，在这间屋那间屋里到处乱看哩。喂，这是不是又要打仗哩？我这把老骨头咋地知道呢？要是统一了，我就回老家呗。就是你们啊，担心你们这些小的总闹腾。

妻子说我本来上了最重要的黑名单，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没了。在那个城市里找不到亲切熟悉的面孔，本来就是他乡，现在显得更为陌生。孩子们在胡同里用方言吵闹着，玩儿得正起劲。我从小就习惯了在天黑下来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或是村子里，感受那种静寂的氛围。那并不是一种包容并接受我们的氛围，而是恰如死后的魂灵在上空飘游一样，无情地

显出一种这个地方与我们毫不相关的氛围。狗的叫声,小孩的哭声,丫头们的笑声,寻找出去玩儿的孩子们家人的呼唤声,食物的味儿,玻璃窗内闪烁的灯光,当我置身于其中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属于我自己的家,这儿是另外一个国家,这儿不是我的土地。在这个被占领的城市里,我痛心于自己的离乡。

有一天,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停在了家门口。来客剃着短短的寸头,眼睛细长而锐利,皮肤黝黑,是个小个子中年男人。他进大门后喊了声我小时候的名字,我始终记不起来他是谁。他倒是先认出我来,随后便开始破口大骂:

狗杂种,你他妈一点儿纪律也没有啊!红鬼子,你的思想他妈的反动得很!

他像来内务班报到的司令一样,扫视了一下我乱糟糟的房间。整天一身旧得褪成栗色的校服,出身于江原道乡下的他,曾经每过午饭时间就打盹儿,靠送报纸维持上学,后来他上的好像是士官学校吧,反正现在我们都已到了中年。我还想起,他那年暑假结束后送给我一个像匕首一样的补网用的竹针。他曾经讲过,夜间的海面,灯光下的银色鱿鱼群,还有满舱后的黎明等。我们互相很窘迫,妻子也生硬地笑了一下。他命令我离开。

我今后要在这个城市大约待六个月。要么你搬家也行,反正希望你不要再撞上我。

我们并没有争吵。他只是提起了有关书画的事,山怎么样堂怎么样岩又怎么样的。对年轻人的死也是只字不提,好像只说过这么几句:

我以为不会这样见面的。

中年军人朋友为之一笑,将话题转开。

我写封信吧。把你赶到安全地带。



我又稍微提了一下。

世上有件可怕的东西。历史是存在的。

他堵住我的话。

臭小子，历史也是靠权力造出来的。

他再次命令我离开。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是升级了？如果接受了那种任务的话，不知是不是他命运的晦气。我切实感受到自己的思想十分扭曲，所以在夏初到了这个与陆地遥遥相望的岛上。又有一个新的访客来找我。

环境不错嘛？

访客望着大海。水平线对于我来说，除了与外界断绝以外没有任何意义。新的访客接过我带来的信之后，安心地回去了。最终，我是在一个租住的大约十多坪<sup>①</sup>的公务员公寓里解开的行李。啊，有一样忘记了。访客在门前说了一句：希望您多写篇文章。然后就转身走了。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靠在那里度过了半个月。每天都是呆呆地望着南边岛上的大山和北边大海的风景度过的。并没有闲心想象太阳和石子怎样怎样，大海和沙子如何相遇等等，简单说，一九八〇年夏天的那个岛是个非戒严地区。像大海那样，所有动着的活东西都会发生反动吗？但细看涨潮的海水就会发现，顺流和逆流碰撞后便会激起一个更高的曲线，然后和逆流合并或者吞掉逆流后，自己也被击得粉身碎骨，接着更加汹涌地前进。我几乎什么工作也没做。之后的两年内，几乎是一行字也没有写出来。总之，那时是我生活中的反动期。

夹竹桃突然盛开，棕榈树华丽的树叶在雨中闪动，不知不觉间山茶花也在雪中绽放，高耸入云的又白又大的山，像是与陆地

---

<sup>①</sup> 坪，面积单位，一坪为3.31平方米。

或者这个时代绝缘的茫茫阴山。正如传说中的山一样,像隐居在雪山一角的世外桃源的峡谷中一般,在里面能够与世间断绝,和平地过上几百年,但如果担忧尘世和家人而离开那里的话,就再也无法重新找到那乐园的入口了。

躲藏起来度日?不顾一切地躲起来?

从那时起我写下标语,又是贴在房门上,又是制定日程表。整个秋天晴朗的日子里,像思念之情一般远远地浮在那里的高山,开始渗出血腥味儿。在一个天昏地暗就要下雨的早上,金来找我了。金是我来到这个岛之前就十分熟悉的一个青年。他到陆地上后去过工厂,后来被各种紧急措施逼得四处逃亡,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了岛上,整天酒后斗殴,让地方权势吃够了苦头,这样放荡不羁地过着过着,最后却成了彻底的乡土主义者。他开玩笑说,可能要独立了。他津津有味地讲起自己作为密使将宣言书藏在怀里宣布独立于联合国的景象。

您是被困在这儿了吧?

说完,他开始挖苦自己美丽的家乡。反正在天空布满乌云、雨雪轻轻飘散的早上,金穿着登山服,连盒饭都武装好以后来找我。他死气白赖地缠着我,邀我跟他一同上山。尽管我知道金经常登大山,几乎是专家的水平,但我并不想在这凄冷的日子里,在细雨之中沾上晦气,我自然拒绝了他的邀请。金压低声音,认真地重新劝慰道:

岛上这种景象……可能我们此生都难以再见到了。

我不以为然地问有什么好看的,金一本正经地瞅着我的眉心说:

去那个传说中的发掘现场。

他的表情不同于平时,表现得十分夸张,所以我突然兴起,决定随他同去。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转到岛的西部之后,汽



车又在那里沿着一座大山西南方的溪谷开了上去。矮矮的灌木丛和掩住洞穴的岩石坡上围着十几个人,其中有巡警和穿白大褂的医生,还有戴着绿色新村帽子、像是在面<sup>①</sup>里工作的几个男人。我们到达的时候,从山下的村里上来几个女人和老人。金离开人群,朝独自坐在后面的男子走去。这个头戴遮阳钓鱼帽、身披夹克的看守哨所的男人,靠坐在岩石上,自斟自饮着两合<sup>②</sup>装的烧酒。金冲他打了个招呼后介绍了一下我。

教授,怎么……没看见记者们啊?

金用下巴指了指人们问。植物学者呼地吹了一下口哨。

这事儿不能见光,他们来干什么?

最初发现这个洞穴的是植物学者,金进了洞穴。小沟儿茶树后有个打通的黑洞,里面吹出凉飕飕的风。金打开手电筒,使劲猫下腰爬到黑洞深处。洞里面渐渐宽阔起来,有一个小房间连着一片空地。金刚开始看见的只有坛子和铁锅,以及用石头马马虎虎堆起来的锅灶和黑煤烟什么的。石壁下面四处可见像粉笔末一样散在地上的骨灰。洞口近处在能看见的地方,零散着一些鞋后跟和扣子之类的东西。我们赚了几杯教授的烧酒喝完,医生和巡警进了洞,人们在洞口徘徊着。我实在忍不住了,扒开晃动的人群,走到洞口张望了一下。他们一行的一部分出现在手电筒的亮光下。他们用尺子一边量着残骸的长度一边简短地讨论着,这是个女的,那边是小孩等。在我身后,有个人总往前推,想要冲到前面一样,我回头一看是个老太太,她的两眼已经通红,嘴唇也瘪了起来。我被她那叹着粗气一声声天啊天啊的声音弄得心里憋闷,就从洞口那边退了回来。他们是饿

① 面,韩国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乡或镇。

② 合,容量单位,一合等于180毫升。

死的？冻死的？是什么东西让这洞里的人这样彻底禁闭的，我就不得而知。我仅仅是通过记录在褪色的马粪纸上的资料，才接触到三十几年前血洗这个岛的真相。根据后来医生的发布，洞里面的尸体都是自然死亡。这么说事实上都是自杀的？由于恐惧而把自己禁闭于时代之外的良民们所留下的这几簇生命的痕迹，比那龙卷风席卷过的密林中的村庄还要残忍。我被驱赶出的那个城市，会不会被昨天所发生的事情也同样残酷地、静谧地掩埋呢？洞里除去人之外，所有东西都停滞在那里。那个连空气都停滞的、似乎让人窒息的空间，不正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地方吗？一想到这儿，我便觉得喉咙里像是喝下一口热水一样打了个激灵。雪落了下来，当雪沫和暴风搅成一团的时候，在昏厥而失去意识的那一瞬间，他们最后想的该是什么呢？医生拿着白纸条单调地念着。身高大约一米六八，年龄约为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男人，身穿工作服、球鞋。突然有个女人一拍手掌喊了出来。天啊，那正是我弟弟啊！是个脸被太阳晒得黑黢黢的、满脸皱纹交错的老太婆，只有两只眼角刷刷地流出的泪水，还能证明她是个活人。医生继续念着，而每当这时候人们就摸索着自己的记忆之藤，猜测着从失踪到极乐园去的村里人。

是的，我之所以还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以及那天我有感而发的细腻感情，是由于两个邮件。一件是早上来的一封信，另一件是我写完回信后热了一下凉饭吃的时候来的一封电报。就是算上使整个世界银装素裹的暴风雪，那年的雪也是最大的。那天，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大地，足足下了一天一夜。信是用芝麻粒儿大小的字写在笔记本纸上的。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个不懂世事，结婚还不到十年，



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主妇。我丈夫是个在教会工作的传道士，一直以来，除了周日去一次教会、每周去信徒家探访一两次之外，我都过着平淡的家庭生活。我突然给老师写这封信，是因为我被一个人的事弄得十分心痛。我经历了这件事后，发现自己真的的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并为此感到十分痛苦。我读过老师的文章，而且自己也对老师的经验阅历猜测过了。突如其来的一个宣判飞入我的日常生活，说我得了乳腺癌。我最发愁的是两个孩子的将来。再就是不会动心眼儿特别老实的丈夫，还有我娘家的妈妈。后来在医院里，我和我所见到的许多濒临死亡的人进行了沟通，我才得知他们每天都有两种想法——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的那种对生的留恋，以及饶恕周围的一切，善良地结束余生。这两种想法不断地前后交替着进行思想斗争。但我及时发现，在那些人当中我十分幸运，做完手术后还能活了下来。剜掉一边的乳房后，我心里空荡荡的好像失去了心脏一样，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一切都完了似的。我时而坐在向阳的窗边呆呆地望着窗外，时而把孩子们哄睡了之后在旁边故意努力地织毛衣，我觉得这样的时间太珍贵了，当我快见死神的时候就浮想起曾向上帝许诺过的祈祷。我曾经祈祷过：上帝，如果我能够恢复健康的话，我会为这个世界上最孤独、最悲伤的人们而活，会慰劳他们、鼓励他们。我想来想去，问了一下我丈夫的一位做神父的师兄，有没有我能够做的事情，神父就把振介绍给了我。神父向我说明了什么是长期囚犯之后，又小心翼翼地告诉我振是左翼犯。

红鬼子。我固然清楚他们并不是头上长着双角、满脸赤红的鬼，但总之根据我所接受过的教育，我深信，共产主义者都像冰块一样冷酷，他们十分不人道地把政治下人的性命当做一条小虫看待，所以刚开始我并不明白神父的用意。老师，我是基督



教信徒,我丈夫也是个思想跟共产主义完全相反的传道士,所以我确实不懂神父让我帮助一个身负红鬼子罪恶的人,怎么会是帮助最孤独无助的人呢。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当局政策上故意采取的措施,并且也不会去在乎这些,反正我先给这个跟我有缘的红鬼子青年写了封信,介绍了我是谁,我所经历的平凡生活和患病期间的苦痛、变化、外面世上所发生的日常琐事,比如春天满地盛开的粉花,狗狗海比生了五只小狗,总之写了些生活中的琐事寄给他了。过了三四个月也不见有回信,但我还是十分耐心地继续写信、寄信。刚开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对牛弹琴一样,后来渐渐不知不觉地也产生了一种到底红鬼子是些什么样的人,得跟他们碰一碰试试的好胜之心。终于来信了!他信上写着用手指逗弄透过监狱的窗棂而射进来的阳光玩儿的事儿,吃饭的事儿,还写了些拌菜怎么样,写得最详细的是院子里常种的一年草什么的。他对草杜鹃、喇叭花、小桃红、鸡冠花、丝瓜、葫芦等花草应该什么时候播种,该注意什么等,真是了如指掌。振说,要是监狱里也给片花园让他做园丁就好了。他写道,每年摘一粒收集起来就能攒够十粒喇叭花种,就能到姐姐家的花坛里撒下种子了。又过了几个月,我明白了振在当时战后犯红鬼子罪的情况。振说自己是孤儿院出来的。他六岁的时候,妈妈把他带到孤儿院便走了。振一直在孤儿院长到上初中,并学了木匠手艺。我现在还有振出狱时抽空做的木头小老虎呢。当他成为一个技术娴熟的木匠并能完全担当起一个人的责任来时,振认识了一个女孩。一直以来形单影孤的振把从来没跟世人分享的真情都倾注到了这个女孩身上。两个人私订终身后去见了女方的父母。可女方父母听说振是孤儿院出身并且只上到初中这个情况后,强令女孩跟振断绝关系,并且还让振趁早放弃。这个年轻人像许多绝望的青年选择的方式一样,在女孩子嫁给别



人的那天晚上喝下了毒药。后来被救过来了。振活过来以后前思后想了好几天。在孤儿院寂寞无助地天天面对着饭桌和床铺,还有别的孩子们欢声笑语地回家的声音。没法继续上学,初中毕业典礼那天的操场,整天在锯末飞扬的木匠铺里干活儿的一天天,他对过去的事情想了又想。正处于二十二岁这个孤独年龄的他,肯定会以为认识这个女孩便真应了古人“苦尽甘来”的话。但至今为止,千辛万苦度过来的日子像堆得高高的象棋子儿一样,一瞬间塌了下来,什么都完了。振马上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像自己这样的人该活下去的地方。然后他还能怎么做呢?振坐上了去前方的公交车。为了渡过临津江,他挖生红薯吃,没日没夜地躲在芦苇丛里四天四夜。但最后却在休战线上被当做企图越北者抓了起来。审问官问他要到哪儿去,振就很简单地回答说要到北边去重新好好活一次。刚开始还测定了一下他的精神是否正常,后来确定他完全正常,所以便定了无法饶恕的罪。我和他通了很长时间的信,后来和劳教所商议了一下,直接去探监了。这不是那种隔着铁丝网只能谈些表面话的探监,而是一次接受了劳教所所长的特别指示,把振叫到办公室,可以舒舒服服地见面的机会。振的表情并不像一个活得十分抑郁的青年,而是十分清纯地没沾过俗气的表情。我每个月都到地方城市去看他一次,但不知怎么回事,振从秋天那阵起回绝跟我见面。所长又是哄又是吓地软硬兼施,可振就是坚决不跟我见面。神父替我去见了一面,可他也不像以前那样认真祈祷了,只是一言不发,更加恭恭敬敬地服从一切。他倒不会染上什么恶习,但神父和我都只是希望振能够到社会上健康快乐地生活下去。上次去的时候也没见到振,教官只是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信写得十分简单。

姐姐,我真是彻底的大傻瓜。我最近才发现我过的都不

对头。我不希望再有什么变化,就这样在这儿过就行了,到哪儿去对我来说都一样。姐姐,希望你和孩子们永远幸福。

我把纸条攥成一团第一次哭了。奇怪吧?既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也不是血肉亲情,我和振之间可能已经形成了另外一种深厚的感情。我手术后跟振每月见一次面,使我恢复了正常生活。有人说因为振家里没有老人,也有人说他还没有反省过来,反正振好像是转到了更严重的地方。凭我的力量已经不能再见到这孩子了。但他拒绝和我见面的内情和变化,我怎么也想不通,总觉得心头压着块大石头似的。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帮帮振了吗?我虽然不懂政治,可振的失误真的至于犯下无法饶恕的罪吗?今天也是,我把孩子们的内衣洗得干干净净晾好后,望着蓝色的天空心想,这冬天短促的阳光真是令人不胜感激!但每当这样的时候,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心里总是惦记着振的事情。

我读完这封信后有好几次都准备提笔写回信,但写的句子都不是发自肺腑的,而好像只是浮在表面上的话而已,所以写几句就揉成纸团了。一想起有人会偷看这封信,甚至就像背后有个人正盯着我写每一个字,总之我没法直言表达我真正的想法,在这种无力感之下,我觉得永远都写不出回信来似的。我把心底那些理不清的矛盾思绪都掩藏起来,开始静下心来。

收到夫人的信之后,我悟到了许多东西。夫人您也知道,我经历了上次那个城市里所发生的惨变后什么事也做不了了。我在这儿算是自愿过着一种非本意的发配生活。对夫人和振这个青年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我也有过差不多的经历,所以能够充分理解。难说啊,像夫人和我这样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正过着一定



规模生活的中产阶层嘛,有时候只能放弃一些东西生存,振能感受到这儿的生活那么严酷,说明他肯定很不容易。但从现有的日常琐事起到我们谁也无法预料的未来,蓦然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多大的束缚。人人都轻松地说南北分断是限制我们生活的根源,但实际上咱们惯于这种说法,就好像是让同时代不如咱们的人代替柱子当了墙,撑住要塌下去的屋顶,而咱们就那么临时过着日子一样。夫人和我这样的人碰上突然生病啦、下岗啦等变化,一直以来的日常生活开始破裂的时候,就会觉察到临时支撑着这种生活的所有东西都倒塌下去了。为了挣一间房子得忙大半辈子,为了让孩子们即使能成为咱们这样凑合过的中间层,又是图书馆又是家教又是入学考试地送去上大学,他们只要稍微露出点发生变化的马脚来,咱们就好像这辈子都完蛋似的心急火燎的。我们心里到底是不是真有那种信念:共创一个让所有人都懂得热爱生活的美妙世界。咱们无形之中认为,现在这样的生活秩序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就是在背后追求这种生活,可表面上也装得若无其事的,既不表现出不安也不表现出害怕,安稳地过日子。希望咱们的孩子最少也要过上咱们这样的日子,宁可整天让他们做作业、学习,也不让他们懂得一些正确调和人生和世界的能力、能过上真正人的生活原则,就希望他们不要当工人农民之类的生产阶层,所以一辈子都在没命地教育投资。在这种不起眼儿的日常生活中,振的青春是什么呢?困难艰辛,但自己一个人是无法跳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的。这并不能说,全身都患上了因分断而畸形化的社会疾病。这片土地上没怎么上过学拼命干活最后自己焚身而亡的年轻人,碰上飞来横祸在水泥路上挣扎着头破血流身亡的年轻人,我住过的那个城市里许多的年轻人,两眼闪光的年轻人,他们都无辜地死了。这片土地的死亡和苦痛的主人正是我们。我

们在这里摔倒的就应该在这里爬起来。夫人高尚的心灵和给予振的深深的慈爱太狭隘了。夫人和我这样的人应该在现在这种并不乐观的日常生活之上,更加努力地改善振在休战线徘徊之前的所有社会关系。如果那样,这种力量肯定会将休战线推垮。不要再找振了。别的更成熟的振也许正在等待着我们。

总之我是这样写完信的。但决定不再重读,而且我想下次这位传道士夫人即使来信,我也不打算写第二封回信了。我的信通过了检阅,因为都是些理所当然的话。信中用的是当时女性杂志和报纸上的书刊广告一角里日渐增加的有关人生劝诫的随笔集那种语气。劝解人生的话只说一遍不就可以了吗?但我并不愧对良心。因为我一直认为长时间只感到羞耻的话,对别人也没什么好处。

门外摩托车的声音越来越近。我赶紧走过厨房,到阳台上往下张望着。下得正起劲儿的鹅毛大雪中现出了邮差黄色的头盔。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有些忐忑不安,抓着公寓的铁门把儿站在那里。外面传来邮差绕着公寓一层层台阶上来的声音。门把儿透心地凉。门铃一响我立即开了门,把邮差吓了一跳。他的红色雨衣上面还覆着一层厚厚的雪。我望了望电报专用纸上隐隐约约地打上的几个字:

母病危速回

我并不十分吃惊。母亲已经生病躺了好几个月了。我把电报放到桌子上,呆呆地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母亲不管是喝萝卜泡菜清汤的时候,还是煎绿豆饼的时候,总是来上一句,怎么就出味儿呢?我之所以本能地觉得早晚得搬家,这个地方不过是个临时居住之所,也是由于受到母亲这种故土难离的感情的



影响。我以前以为母亲的思乡之情只是单纯地对过去住过地方的思念之情,但后来我终于相信,晚年的母亲心中萌发着一种更深更浓的感情。母亲在决定了要跟我们一起住之后,来到了那个地方城市,没过几天她就蹲在花坛的一角上烧着什么东西。

您烧什么呢?

我一边问一边张望,从我们小时候起每次搬家都放在行李包袱最底下的那个黑皮包放在母亲脚旁,里面露出来一些褪成黄色的破烂文件。这会儿我彻底明白那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了。原来里面装的是日本银行的债券,解放时没来得及换的日本钱,还有父亲在老家水田的文书等等。母亲战后带着四个幼小的孩子流浪颠簸的时候,也总是把皮包放在身边确认了一遍又一遍。我仔细地看火焰燃上来烧到文书的时候,突然惊叫起来:

妈妈,您这是……

我一直认为,把北边的地契视若珍宝似的保管在黑皮包里是件愚蠢可笑的事儿,但看见母亲偶尔深夜从柳条箱里拿出那些古董打开来又是端详又是反复读,像在遥远的真正故乡边缘上徘徊转悠的那样子,我又觉得这个皮包确实有理由十分贵重。

您怎么烧了呢?

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用意,难道是在说你们如今也还不了乡了,统一也没有希望了,还不如干脆忘掉算了?

您这回不打算回老家了吗?

我就是随口说了句笑话,但母亲却满脸正色地抬头望着我。

咋不回哩。回唉。要回才烧的呢。这些个有啥用呢。要是老迷恋这些个就回不了老家哩。文书算个啥?就是穷死也得回哩。

我那时已经从母亲的皱纹之间发现了一种锐利地闪过的像

决心一般的表情,心中突然闪过一种母亲也许活不了多久的念头。其实,母亲在这之后没多久就病倒了。我收到电报的时候明白这是妻子发的电报,并且从妻子向来做事的性格上判断,母亲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清楚母亲卧病不起,她往这个往来不便的地方发电报说病危,实际上是在告知母亲的去世。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是金,他把风雪大衣一直拉到了头顶,两肩覆满了雪。

嫂子打电话了。

说什么……

啊,没什么,让你给家里打个电话。

刚才来了。我母亲好像去世了。

这我就知道了。反正让你回电话……这是票。

金还猜不出我此时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话。金已经去沿岸港口把船票买回来了。开船时间也就要到了。我们来不及多说,就沿着雪花飞舞的坡路下去了。这个地方的雪边下边化,整个地上铺了一层冰末。我们默不做声,因为我们互相都清楚,就算是到了码头船也开不走。候船厅里果然人不多,售票口上边贴着张小小的启事:因海上正发出暴风警报,船不能出港,希望旅客们多多原谅。我往家打了个电话。妻子接的。

喂,是我。海上有暴风船开不了,母亲怎么样了?

哦,你收到……电报了?

去世了吗?

嗯,不过走得很安稳。还盼望你回来呢,嘱咐了我许多话。

妻子用母亲的口气说:

有人来了吗?

当然了,来了好些人呢。俊当着丧主呢。

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葬地得等你回来再商议一下，不过按母亲的心愿那儿是最好的。

那儿……

我一边说着一边明白了。妻子说：

几年前咱们去北韩江的时候……

啊，知道。

我脑海中浮现出开满一丛丛像遥遥挥手一样左右摇曳的波斯菊的江边路，和被深深的山影罩住的傍晚的江面。母亲把头转向车窗外，说想把父亲移葬到那个地方。傍晚的江水好像出入阴间的水一样阴凄凄地流着。

嗯。反正现在船开不了，等天气一好我就坐头班船回去。辛苦了。

孩子们也想你了。快回来吧。

妻子那强忍着的声音在电话挂断之后似乎还回荡在耳边。

金和我俯视着候船厅玻璃窗外发疯似的击打着防堤的汹涌波涛。

走。大哥，咱得来上一盅。

金拉起我。我们朝候船厅对面矮小的酒馆跑了过去。店里除了木头椅子和盖着塑料布的两三张饭桌外空无一人。我们点了汤和生牡蛎后喝起了烧酒。可能是因为阴郁的天气和心情，真是觉得举杯浇愁愁更愁，金和我先后打开了话匣子。等我们喝空两瓶、外面暮色降临的时候，一个汉子推门进来。我是冲着窗坐的，所以看见他进来之前在窗上探头探脑，犹豫不决地来回走了好几次。汉子和我的目光相撞时有些不好意思地行了个注目礼。他迟迟疑疑地在我们旁边的桌前坐了下来。老板娘问他来点什么，他看了看我们这边，突然站起来深鞠一躬。

先生唉，真不好意思哩，俺能不能赚你们杯酒喝？





什么？

俺，这个没钱，就是想讨你们杯酒喝哩。

汉子把手放在后脑勺上又鞠了几个躬。这回我听明白了。原来不是要和我们拼席啊。我对老板娘说：

给这个大叔来一瓶烧酒和一盘酒肴。我们付账。

汉子穿着染色的军用夹克和预备军裤，手里提着个小包袱。从他刚泛白的头发来看，能有五十左右，脸上被深深的皱纹遮得毫无表情。他为了显示自己毫无敌意，时而冲我们笑笑，那张开的双唇就像两张厚厚的纸被撕裂一样。我和金对面坐着，虽然装作看烧酒杯，但却不断地注意着汉子的举动。汉子搓着双手，先是向服务员要了一个大碗，然后冲我笑了一下。

嗨，整整一年了唉。

我们刚开始都听不懂他这是说的什么话。他咂着嘴，又搓了一下双手，小心翼翼地往服务员送来的大碗里倒上了一瓶酒。他那端着大碗的双手微微颤动着。现在，服务员和金还有我，毫不顾忌地看着汉子喝酒的样子。真是豪迈啊！倒在大碗里的一瓶酒咕嘟咕嘟地顺着汉子的嗓子眼儿下去，只听见像盥洗池的水漏下去时发出的咕嘟声，转眼间已经滴酒不剩了。汉子张开大口深呼了一口气，很斯文地用袖口擦了擦嘴角。他停了一下，用拇指和食指敏捷地夹起一块儿酒肴，一下子就送到了嘴里。然后，听见汉子嘴里嗨的一声长叹。我们还在盯着他看，他冲我们咧了咧嘴唇，然后低头看着空碗。我先搭话了：

一瓶够吗？再喝一杯吧。

再喝一杯？

汉子豁地站了起来。

再来一瓶。

我刚说完，老板娘就咯咯地放声笑起来。



要是客人都像您这样,我们家的酒瓶底就都朝天了。

这回汉子把酒倒在酒杯里,一口一口地慢慢喝着。

金问汉子:

这是从哪儿……从船上下来的吗?

唉?不是哩。刚从牢里出来。

汉子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晃了晃说:

刚刚拿到还乡证,正想坐船走呢。船没坐上,这雪倒下得欢哩。

在里边几年?

正好一个年头,是刑事犯呢。

汉子比看起来要痛快得多。对自己的遭遇也很看得开,这种人往往都挺谦虚的。他的脸上虽然还没有显出来,可酒气已经开始上来了。我稍放下了心,逗起他来。

“喂,我说,你这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呀,怎么还能进去四趟呢?”

汉子低下头倒上一杯酒,一仰脖喝干了。

日子过得可真不顺心呢。

你老家是哪儿?

那个全罗道金堤。

汉子能在那个米乡干过什么呢?可能是个靠干活儿养活自己的佃农吧。妻子和孩子呢,肯定去首尔了吧。苦力,山沟子,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修路工,面食填肚子;新村事业,拆迁,我决定不再去问那些。金说:

你老家还有人吗?

没了。孩子们都送到首尔的孤儿院去哩。

你这么大老远来干什么?

听说这儿要施工建什么大学,过来打工呢。工头把手表丢

了,这狗娘养的说是俺偷走的,我上去饿了 he 几下……就进去转了一圈。

反正老家也没人了,你回去干什么?

汉子呵呵笑了,又举起单子来用手指点着字说:

俺知道个啥啊。就让俺回籍贯那块儿呢。今儿个下晚儿去警察所给他们看看还乡证,凑合一晚上明儿个再走呗。

汉子渐渐安静下来,抓着酒杯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大雪纷飞的窗口。我和金又重新回到这边的桌子上聊了起来。我们谈起撞在铁窗上伤了大脑的哲荣,靠送牛奶维持生计的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谈起给他打扫完屎尿后还要不停地哄他、整天泪流满面的妻子,还谈起留下第一个遗腹子而去的金老师,他的墓碑铭文以“亲爱的,我们在天国见吧”开的头等等。

俺们也明白哩,明白。

汉子突然大声插了进来。他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把一瓶酒都喝光了,上身探了过来。

在里边的时候出了一次乱子哩。那里边吃的不好还到处是暴力,有几个机灵的就发动了一场哩。俺以前也在西大门永登浦成天转悠,见过学生们闹腾的样儿呢。就是再机灵也干不起来哩。净是些狗屁不通的家伙有个啥子用?整个翻天了哩。教官抓了个没钱的人质,那责任也大着了哩。大伙这个罪那个罪的罪名都多得是,最后就都散了呗。在旁边看光景的那些小的们都跟俺一样放出来了哩。裤裆里都吓瘪了。

金和我看见他突然激动起来,都没答话,只是默默地低着头看着桌子。他哐地敲了一下桌子站起身来。桌子一震那大铝碗就掉在地上,发出丁丁当当的声音。我拿起铝碗重新放到桌上望着他。他上半身向我这边斜着,眼睛里发出奇怪的光芒,并且他还发出了颤抖的声音。



娘的……活成这熊样儿倒还真不如去那边呢。

这时哐地又响起了一声。这会儿是金拍的桌子。但这次不幸的是，掉下去的是酒瓶，酒洒了一地。

你这人真差劲。喂，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还真得好好教训你一顿呢。

我一边擦着溅到衣服上的酒，一边对汉子说：

我说，就是再怎么难你也不至于去蹲上四次监啊，你敢说你好好过日子了吗？把孩子送孤儿院，你老实说说你干什么活了。就你混成这样儿，还在这儿瞎说些什么啊？

汉子像个桩子一样立在那里凝视着我们。金指着他的脸上去说：

向我们道歉。把你说的话收回去。

这歉不能道。

汉子底气十足地拿起包袱走到玻璃门前又转过身来。他像刚才进来的时候那样十分郑重地鞠了个躬。

谢谢您的酒。

玻璃门静静地关上了。金和我默默地坐下。外面风声依旧。窗不停地咕咚咕咚响着。金说：

再来一瓶？

我摇了摇头，然后起身付了账。可能因为是晚上，外面已经积了一层雪。鹅毛大雪依然飞舞着。反正我也没法护着母亲的灵守在她旁边，刚才就算喝的是出丧酒。金和我冒着雪低下头一前一后地走着。金跟上来说：

大哥，你真的没事儿吗？

没事儿。回去睡吧。

明天走吗？

嗯，暴风停了的话。

我穿过路口朝金摆了摆手,就穿过马路踉跄着走了。我打上出租车后在车上眯了一会儿。从出租车上下来,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向我们道歉,你犯了反共法,我不愿意受连累,你他妈的才是呢,对活着就得斗争的人们来说,对没法这样活下去的人们来说,只能把红鬼子嫌疑倒栽在别人头上吗?整天在这个酒馆那个胡同里串来串去的喝醉酒犯反共法的金是汉子。真像传道士夫人没有办法探望振一样。好,我们知道自己是这种万般难受的苦痛的主人。可那苦痛的真正主人是谁?是谁?

我陷到雪地里后顺势卧倒在上面。远处的海上传来汹涌的浪涛声和狂吼的暴风声。我哭了一会儿。古代的故事是怎么开头来着?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游人在山中迷路了。他转来转去走了好一阵儿,看见远处黑暗中有灯光在闪。游人鼓起劲儿来想那边一定有人,就冲着灯光走去。有人在吗?我像古代的故事一样,踉跄着走进了又黑又长的峡谷。

(《文学艺术运动》,1987年8月第1期;《峡谷》,1987年冬)

# 客 地

## 1



紧挨五所宿舍左边的书记室已经上了四天的锁。

紧闭的窗上贴着破烂的工作组名单，民工们有的靠在伙房旁边的土墙上，有的坐在门口的木廊台上等着开晚饭。一帮年轻人刚向崔工头的老婆催过饭，那女人便啜的一声关上伙房门，在里面不耐烦地叫起来：

“书记不到开不了饭。”

民工们低声交谈着：

“剩的代金券还有吗？”

“有啥有，全光了。还欠了两千块的债呢。说是开工前不给饭了。”

“这帮狗娘养的，吃饱撑的一点儿人事儿不干。”

张氏转过身背向同事们，眼望着坡下面办公室那边坐了下来。只见工地办公室的长工棚前聚了一些人。人们整整一个下午都聚在那里的情况现在似乎少多了。张氏从褐色野战夹克衫的宽大口袋里掏出了塑料袋。他撕下一张纸，把丰年草牌烟叶抖在上面，用手指尖搓着卷起来。他那树皮似的干瘦的硬手指哆哆嗦嗦，烟纸和烟叶顺着指缝漏在了地上。他正要伸手去捡掉在地上的烟纸，突然又停住了。然后，他用呆滞的表情回头看

着后面的同事们。

“大尉，借一下你的手用用。”

一个叫大尉的高个儿汉子走过来。他肩膀宽阔，后背却有些驼，长着一张看起来又刚强又精悍的脸。大尉用手指沾满了唾沫，把两支烟结结实实地卷起来。张氏接过烟后，握了握自己的手又松开说：

“如今不管用了！”

大尉也点上烟慢慢地瞅着自己的大手掌。他沉着地用指尖把沾在舌头上的烟末一点点拿下来。张氏顾不上抽烟，还在看自己动着的手指。

“要是喝上一盅就能松快松快喽。”

张氏嘟囔着。宿舍下面袒露出的黄土坡路与沙子、泥滩、大海依次相连为一体。西边天际剩下的一缕残阳抹红了半边天空，载货车的线路从湾的两头“一”字形伸进了大海。黑色的泥滩被涨潮的水盖住，看起来像一条区分沙滩和波涛的细长腰带。弧形的海湾中央，工作船拖着三四艘小船徐徐驶来。如果民工们在黄昏时分欣赏这幅风景的话，就好像有人往自己嘴里塞了把沙子一样。每天一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浑身像散了架，由土地、泥滩和大海这三条线形成的全幅风景在他们眼里其实单调又憋闷。

工地办公室的职员们领着一帮人慢慢地走了上来。他们正穿过满地粗沙的白色工地向这边走来。张氏说：

“新工们来了。”

大尉没有答话，他长长地抽了一口被尼古丁熏黄的烟头，然后吐了口唾沫，用袖子擦了一下嘴唇，说：

“咱们上当了。”

张氏也点点头。



“又不是从一开始就不知道。”

“我就没看出来。”

人们穿过泥滩走来。他们在黄土路上带起的红色灰尘弄得周围尘土飞扬。远远地能看见他们手里提着行李。大尉说：

“最后倒霉的还是被解雇的人。”

“他们上得太冒失了。”

“我也跟老张似的没出头。他们平时就是些眼中钉了。”

“会不会是那头先下的手？”

“肯定是。”

大尉用脚碾了烟头。四天的罢工就这么失败了。这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事情。大尉认为不知哪儿有些不对劲。可不吗，结果是他们好端端地被人耍了。江氏嘴里算计着被裁掉的人数。大尉说：

“算不算都是，总共裁掉了三十二个人。光这家就出去了十四个。”

“图个啥呀？到头来干赚着不拿咱当回事，还不给饭吃。”

大尉回头看了看后面小声嘀咕的民工，低声跟张氏说：

“里面有公司的奸细。”

“能猜出来是谁吗？”

“反正肯定是咱们中间有人故意煽动他们罢工。今几个开始有可能公开行动。八成是监工组挑头的。”

“罢得太急了。应该提前换下点儿现金，没底子的话撑不了多久。”

“看来这些杂种在拉势力。他们在抗议的队伍壮大起来之前就先下了手。肯定是公司指示的，狗杂种们一出事儿就溜个精光。”

“到最后还不是公司和那些煽动闹事的家伙得利吗？”



成群的人聚集到了坡两边的十所工棚所围成的大空地上。张氏站起身来说：

“从今天起开工啊。”

“得补人啊。我们组走了三个人。五工棚裁得最多，知道书记和工头说什么吗？”

“说啥？”

“说五工棚最复杂，咱们……”

大尉顿了一顿，搓了两三下自己长满蓬乱胡子的硬邦邦的嘴巴：

“准是被盯上了。”

从工地那边传来“到这边来”、“排队”等连声呼喊的声音。

“等着瞧吧。早晚得来上一把……不能就这么算了。”

“有啥好办法吗？”

“得团结起来。”

张氏轻轻摇了摇头，但大尉好像没有看出他的意思来。张氏在许许多多的工地上看过许多说大话的年轻人莽撞地行动，但最后都是没用的。之所以懒得管别人的闲事，也都是因为自己年纪大的缘故。什么改选、请愿书、署名，他在工地上滚了十几年，可没见过一次成功的。单说这次最终也是失败了，平时那些跟书记或工头儿对着干的，这次跟用镊子拔的似的全被裁掉了。大部分的民工对这种事情已经习惯了，那股热劲儿消下去后接着也就什么都忘了。

从工地往工棚这边走下来的崔工头长得五大三粗，他正把两手拢在嘴边喊着什么。他找了一个民工中的年长者做工棚代表。张氏向他那边走去，崔工头打开手册问道：

“缺几个人？”

“三个。”



听了张氏的回答后他圆睁起双眼，鼓起胖乎乎的两腮叫道：

“不是，我是说总人数。现在问你整个五工棚！”

“十四个。”

“十四个，娘的，这不整一半吗？”

书记官们搬来桌子放在一队队蹲着的新工前面，开始安排人员。有个看起来像是总公司派来的职员正冲着监工发火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是说过这些流动劳工最好用同一帮吗？根据工程的性质，总公司下达的是最大限度利用当地的劳动力。我们只管付工钱就行了。外地民工要还债自然会要求提工钱。”

监工为了找出几句话来敷衍他，急得额头冒汗。他以前不在工地的時候都戴着安全帽，可现在却摘了下来在脸旁扇着。看起来很热，但却不见扇出一点儿风。

“农忙期一到都不干了。那时候再找人就难了。老换人的话这手脚都对不上号，施工效率就差多了。”

他说完后，工头憨笑了一下。职员抬起头来说：

“报告书呢……知道吗？那可得我写。”

“都得按工地的情况来办事儿。都是处理好的。”

年轻人听了监工的话显出一头雾水的表情。他似乎有些不快地慢慢回问道：

“处理——？”

“一线搞实务的和公司的干部都知道的事儿。”

“我也是搞实务的。”

监工点点头截断他的话说：

“这个当然。但我们和民工们更近。具体情况你问现场的所长好了。”

职员被堵得哑口无言，两眼盯着监工，一副茶壶煮饺子的样

子。监工得意洋洋地冲着刚来的民工们大叫了一声“安静”。

书记官们在人员名单上记录着新工的个人简历并标上了号码。分开劳务者和临时民工并分配到各个工棚。民工群的后面开始骚动起来。正在分配民工的书记皱起两眉尖声叫道：

“别吵！要不愿意的话就从这儿滚出去。”

“给我们行李才能走人啊。”

“要不，给活儿干也行。”

这动静是从新民工队伍后面传来的。他们是些被解雇的人，因债务押上的行李，所以走不了。书记啪地合上账本，虎视了他们老一阵儿，这时人群中出来一个人指手画脚地对书记说：

“我说，江书记，也得还给走的人行李才是。不给活儿干也得给点儿路费啊。”

“路费？都听见了吧。纯粹耍赖！”

说着他看了看周围的同事、书记官和工头们。

“就是拿了你们的铺盖也顶不了账。能还给你们道<sup>①</sup>民证就不错了。”

“还我们行李，要不给路费。”

“这狗杂种……”

江书记干脆不把他当回事儿。他把变得苍白的脸又低下看起了账本，继续给民工们标号码。他们把民工的道民证和行李拿过来做债务抵押，这些被裁掉的人几乎都欠债，所以就没有还给他们行李。尽管添上个“无由”的条件，但施工中雇用了工人又中道解雇的时候，按惯例一般是要发给工人从来处到工地的路费的。到了云地邑<sup>②</sup>上后有通陆地的车，不过得走六十里的

① 韩国的行政单位之一为道，相当于中国的省。

② 邑，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镇。



路才能看见铁路。被解雇的民工们只盼着铁路,根本想不到还要走六十里路,又加上他们还没收到自己的行李物品。另一个书记用劝导的口气连哄带骗地冲这个急了的劳务者说:

“债多的人我们也没办法,双方都得扒一层皮。不过我们不能乱用那些扰乱施工的人。”

“你们靠代金券已经捞得够多了。就积点儿德吧。”

那汉子比刚才显得更激动了。江氏的长脸变得煞白,走到气势汹汹的汉子面前说:

“你再咋呼一次。”

汉子嘴角挤出冷笑,沉着地答道:

“你就是个吸我们血的……该死的杂种。”

“好啊,就留下你,还完债再走。”

汉子撇起嘴角突然攥起江书记的衣服来。

“狗娘养的,看看他妈的到底谁硬。”

站在他旁边的陌生青年们装着上来劝架,从后面抓住了汉子。一个倒扣着条绒帽的强壮青年用激昂的嗓音说:

“这狗屁不识的杂种撒什么野。”

他从后面搂住脖子将那汉子放倒在地,其他人拳脚相加。总公司来的职员不知是不是害怕被卷进去,一边不安地打量着这些乱哄哄的劳务者,一边朝着坡下走去。江书记用脚踩着头贴在地上的汉子。他竖起皮鞋的后跟摞住汉子的背,然后又将其拉起来揍他那已经血肉模糊的脸。这时从熙熙攘攘的新民工中站出来一个青年,抓住了江书记的手腕。江氏回头看了一下,暴跳起来。

“你又是什么东西?还不放手?”

“也差不多了吧。”

青年把江氏拉到稍远处。那一伙儿四个人正在和崔工头谈

着什么,看起来关系很熟的样子。拉开江书记的青年穿着一件已经洗成灰色的蓝色旧工装。他留着一头卷得厉害的短发,蓬乱得鸟巢一样绞在一起。青年扶起地上的汉子。汉子的鼻和嘴都流着血。崔工头拍着青年的背,带着威胁的口气说:

“快走吧。这儿可容不下用拳头的家伙。”

他环视着这些因被解雇而骚动不安的工人们,喊道:

“要走的人快走。还磨蹭什么?”

“还不快走!”

戴条绒帽子的人也跟着喊叫。他用不满的眼光瞅着扶汉子胳膊的青年。那些站在队列后面的被解雇的人们开始慢腾腾地移动,他们顺着新民工们来的路形成同样的队伍簇拥着走下去。张氏走向那个被青年扶着正擦着血站起来自己的组员说:

“忍一忍快走吧。准备去哪儿?”

汉子撇着破了的嘴唇勉强苦笑了一下说:

“流浪汉还能上哪儿去啊?要是赶上别的活儿就算好运气呗……”

他轻轻甩开扶着自己胳膊的青年的手。坡下面汉子的几个同事正站在那儿等着他。血从汉子那干得像树皮一样的嘴唇上渗出来。他时而抬起手来蹭一下鼻子向坡下走去。

“真是差劲的地方。”

张氏没做声,望着那个青年。他步履缓慢,一边嘴角斜向上翘着,眼睛像近视一样眯缝着盯着对方,但目光却炯炯有神。崔工头问张氏:

“五工棚总共多少人,三十几个吧?”

“三十八个。”

“算剩下了二十五个?”

江书记说:

“把剩下的十五个充给五工棚的话，就是四十个了。”

崔工头赞成江的意见，开始点五工棚劳务者的号确认了一下。崔点着号，人群中被点到自己号的就应一声站到张氏旁边去。

“二十九，二十九，李东赫在哪儿？”

刚才劝架的青年向他们慢慢走来，手里提着一个满是灰尘的旧塑料袋。崔工头显得有些焦急似的皱着眉头盯着这个走过来的青年。青年继续迈着方步从崔工头前面走到大伙那边。崔工头盯了他好一阵儿才从他身上移开视线，埋怨道：

“肺都快被你气炸了。”

“人员都排好了？”

江书记合上花名册说，崔工头用下巴指了指剩下的七八个人。监工和崔小声嘀咕着什么。崔点了点头。

“哪个叫杨奉泽？”

一个正在系鞋带的人直起腰跑过来。正是帮江书记放倒汉子的那个戴条绒帽子的。他嘴里正咕咕噜噜地嚼着什么东西。他后面跟着一些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他们看起来大都体格健壮，生龙活虎。

“我们虽不是民工……”

戴条绒帽子的说道。他傲气十足地环视着围在张氏周围的五工棚人员。

“是监工组的啊。到保卫科吧。”

“这些人归我们管吗？”

监工问道。崔工头冲着那个戴条绒帽子的杨奉泽说：

“和总监好好商量一下，今后多多辛苦了。”

江书记说：

“加上工棚的总共一百五十个人。从一工棚到五工棚归咱

们负责。”

“干活的小组别像上次那样以工棚为中心组织，把房间都分开。每个工棚的一号房间干白天组，二号房间干水路工作组，三号房间干夜班组。”

监工也猜出了崔工头的意思，毫不犹豫地赞成说：

“一棚人在一起干的话容易生是非，还是分开好。”监工说着大声吆喝道：

“老工人们好好引导一下啊。”

像往常一样，晚饭一直吃到周围完全黑下来。

正在休息的民工们不知怎的像散了架子一样。每个工棚里都点着微弱的油灯，有的房间特别吵闹，但大部分工棚里只传来叽叽咕咕低声说话的声音。朦朦胧胧的泥滩对面，村子里的灯光摇曳不定。

张氏坐在门边正在缝衣服，穆氏和一个叫韩冬的年轻人在地炕的另一头拿出烟来点上。总共有十个人住在三号房间，他们都编到了同一个工作组。所谓宿舍的房顶就是几条交叉的木棍上面，盖了一层用柏油漆的又黑又厚的油纸，四周的土墙上马马虎虎地糊了一层报纸。铺着营草席的地上总是堆着潮乎乎的军用薄被，由于在地炕的炕脚上脱鞋，整个被子都沾满了土和沙子。张氏看到自己的影子遮住了东赫的头，就往后退了一下。他悄悄地走到东赫身旁。东赫停下正在往手册上随便记东西的手并捂住了说：

“你看什么？”

“啊……我看你记啥呢？”

“没什么。是账本。”

东赫这个青年似乎不管去哪儿都从不生疏打怵似的，好像



早就打好了主意一样，不论何时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保持所有的习惯。他一定好位子就在墙上挂了一幅图片斑斓的挂历，还立起一个掌心大小的镜子。而且，他在每天的日期上面打一个叉儿。东赫说：

“正要问一下路费呢。”

“你是从城里来的吧？”

“嗯，最后六十里是走着来的。不通铁路嘛。”

他快活地回答道。张氏说：

“肯定费了不少劲才打听到这荒郊野外还施工的吧。”

“从道府那儿打听到的。说是施工时间长着呢。”

张氏愣眼望着东赫点了点头。张氏一直觉得，在工地上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应该有个让他放心的同事。张氏已经看出来，大尉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大尉每天口头语一样念叨着就是去城里哪怕做个小买卖也行，张氏认为像自己这种老头子如今洗手也已经晚了。他知道，像自己或穆氏这样的老头子是流浪民工们的标本活模子。跟年轻人说的风凉话一样，他们完全就是些代金券虫。最近，他隐隐地想依赖于大尉和东赫这些青年，他们有着那种生龙活虎的气魄。他问东赫：

“干过海里的活儿吗？”

“这是头一次。”

“那你来擎明子吧。”

“难吗？”

“不管谁头一次干都说不是什么难干的活儿。不过，你怎么不去找个工啊？城里容易啊。”

“我又没技术……”

“你没本钱吧，也没有地吧……我种过十斗的地呢。”



“您有地吗？”

“老早以前了。流浪了十多年了。”

“又提他的事儿。人家都说英雄不提当年勇，他可好。”

这时穆氏插上了一句。他熟练地刷刷地甩着扑克牌。张氏不理睬他的冷嘲，对东赫说：

“我看你不像是个干短工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过不了多久就一样了呗。”

穆氏又插上了一句。他把散在膝盖前的一盒蓝鸟烟收拢到一起。韩东稚嫩的脸上挂着微笑说：

“以前在铁路局干活儿的时候，有一次有个高官亲自来当枕木工。还带着饭呢。穿着白运动鞋，腰上别着新手巾……够逗的。说是那人睡眠不好，还有胃肠病。半个月光是耽误我们的活儿了。”

“干活儿手生吧？”

“不光是手生。枕木的间隔和方向都钉错了，所以我们后来都拔出来重新钉的。”

“光吃不做，活该他没好报。”

穆氏说。张氏打断了他的话，看着静静地躺在那儿的东赫说：

“这干啥也得个八九不离十。”

东赫收起账本塞到上衣口袋里问张氏：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工地上哪个没意见？那也得和公司那边慢慢拉锯。”

“走的那些人就是这么做的？”

“倒不是他们起的头儿。罢了四天的工。”

“托这些家伙的福债倒是添了不少。”

穆氏说着使劲甩了一下扑克牌。韩东说：



“我这么一折腾也没吃饭的钱了。都让江书记榨去了。”

“买的家伙可恶，卖的家伙更可恶。这不是成心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吗？”

穆氏这样吓唬韩东，东赫问他：

“书记提前把代金券都买下了吗？一张多少钱？”

“干完一天的活儿领一张一百三十元的钱单，每天和代金券兑换。在工棚里不用现金，实际上只能当一百二十块使。用现金换代金券的家伙花一百一再买过去。”

“道厅府法定的工资是一天一百五十元呢。”

“那是大老爷们儿写的字儿。”

“都是因为咱们是土包子呗。”

韩东接着又说：

“耕地的那些崽子们还不如老老实实干他们的农活儿，不管给多低的工钱他们也干，这工资自然就降下来了呗。”

“也不光农忙的时候那样。光咱们干的时候不也一样嘛。”

穆氏收起扑克牌来背靠在墙上，脱下袜子之后瞅着自己的脚。他抠着脚趾之间生脚气的地方。裂开的肉里渗出了脓水，可他还是好像挺痛快似的闭着眼睛。东赫数着手指头说：

“一天住宿费四十块，每顿饭二十块……这就是一百块，一天剩十块？”

“一分也剩不下。知道开支那天都干啥吗？就是宣布咱们谁欠了多少债。”

“什么债？”

“食宿费再加上书记开的小卖部里卖酒、烟、衣服、零食啥的。在这儿干活儿的都肯赊账。最后都被债拴住腿走不了了。”

韩东挠了挠腋窝儿，把灯芯向上拨了拨，然后脱下上衣。张

氏咂着舌头，韩东则毫不介意地埋头抓着虱子。他们又细又长的影子在报纸糊的墙上晃着，使整个房间显得更加窄小了。一号房间传来许多人扯着嗓子唱流行歌的声音。张氏说：

“白班组已经干上了。”

“说是小卖部有的是烧酒。”

穆氏朝脚趾缝儿里吐了吐唾沫，把脚放在被子上面搓了搓站起来说：

“赊账，要不怎么说在客地当民工好呢。那意思就是放心喝这一点呗。轮到谁了来着。”

“行了吧，你也得想想以后咋还呀？”

“身子骨儿得热乎起来才能干活儿啊。”

穆氏推开张氏的拦阻趿拉上鞋子。每次有人提议喝酒的时候，张氏就做得劝阻的样子，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作为年长者面子上该做的样子而已。

“大尉上哪儿去了？今天该轮到他了呀。你……正合适。”

穆氏就自己决定让新来的东赫赊两瓶烧酒，东赫也没法反对。穆氏对东赫说：

“到哪儿都有入队式啊。今天轮到你来，下次我来。”

他嚷着跑到门外，张氏小声对东赫说：

“这家伙也跟我似的上来酒瘾就坏了，说是不喝酒就不能干活儿。这家伙在里面蹲了三年半才出来的。”

“怎么会三年半呢？”

“说是放火了。整个棚户区烧得精光。”

“为什么要放火呢？”

“我也不知道啊。又不说。”

门一开，大尉两只胳膊上搭着洗的衣服走了进来。他把湿衣服挂在自己铺位上面的钉子上。大尉个子高背驼得有些



厉害。

“我真他妈窝囊。”

“那秘书崽子还没回来吧？”

“宗基那家伙可能去崔工头那儿了。”

“一有空儿就跟上去拍马屁。咱们得给他改改这毛病。”

“他说什么了？”

大尉紧靠到张氏旁边说：

“你听听吧。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决定五工棚裁员名单的时候宗基掺和的意见。”

“明摆着的事儿嘛。要说的话咋叫他秘书。”

说着，韩东小声嘀咕道。大尉不跟韩东搭话，继续对张氏说：

“我来的时候看见监工组的小子们在二号房玩儿呢。”

“那戴条绒帽子的……那些家伙们肯定在保卫科里。”

“那些家伙，其实就是诱饵。明明是要跟盯上的五工棚好好干一场。可能是宗基这小子通的风……”

“秘书……他可不是随口胡说的。”

张氏打断了大尉的下一句话。穆氏提着两瓶烧酒回来了。五个人把烧酒倒入搪瓷碗里分了一下。穆氏撕着干鱿鱼腿咂着嘴。

“要是来上一碗狗肉汤就爽了。上个月去云地打牙祭……够他妈贵的。不过吃完以后虽然有点儿心疼，可爽得很呢。”

“咱们一点儿油水也没有，要是让人踹上一脚就散了架了。”

大尉说。拿起自己酒碗来的张氏轻轻摇了一下大尉的肩膀。

“知道你这是喝的谁的酒吗？得互相介绍一下啊。”

大尉用充满善意的目光看着张氏旁边的东赫,然后把手伸了过来。他们握了握手。张氏继续介绍着大尉。

“这位见识广得在办公室里都传开了。在军队的时候军衔高所以叫他大尉。”

“是张大叔给加的这个级别。其实当时也只不过是三条杠,退伍也好长时间了。”

“我两个月前退的。擦了四十八个月的甲板。”

东赫刚说完,大尉就打了个划船的姿势说:

“是这个吗?”

东赫点了点头,大尉笑了。

“我是个土包子出身。职业军人从一开始对我来说就不适合,再说我也没那个能耐。”

已经喝干三碗的穆氏用豪放的声音呵斥道:

“噯,行了行了。还是来两嗓子吧。”

“唱一段吧。”

韩东敲着掌开始扯嗓子唱起来。大尉把空搪瓷碗递给东赫,给他斟上酒说:

“知道咱们干勤杂的主人是谁吗?就是这家伙。”

大尉拿起酒瓶来给他们看了看说:

“这家伙让咱这都结成块的肌肉一下子放松了,就能重新开始干活儿了。你也忍忍看吧。等你拿到代金券的时候肯定上火,上面就跟印着他妈的只够活一天的权利似的。真搞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退伍。这儿更差劲。刚开始一赌气到这儿来想攒点儿本钱,可等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完了之后就开始了上瘾。”

“但工棚……不是公司管理吗?”

“本来是公司管,工头们交上工棚的建筑费和权利费包下来了。这五工棚就是崔工头的老婆包下来的,三工棚是他大儿



媳妇那个寡妇包的。这姓崔的看样子从小就在工地上滚过，脾气坏得很。”

东赫感到大尉的语气中带着热情。他从心底里喜欢上这个大嗓门的急性子大尉，觉得他不知哪儿还留着点前任下士的气质。东赫问大尉：

“我看出来是个烂摊子了。好像怨声都挺多的。”

“不光是怨声。公司是为了尽量少跟底层劳务者们直接接触才把工棚包给工头们的。这样它只和民工们的上层阶级还有他们下面的工头们打交道就行了。工头们通过跟公司方面来往的书记们来决定工作量和工钱。是个不清不混的阶级结构。云地工地的十所工棚都归监工头和工头们管理，中间榨取得很厉害。书记们开商店通过买卖代金券、高利贷来调整收支，而公司方面一下子把底层民工的工钱、干活的问题和宿舍一起包出去倒觉得省事了，他们又怎么能知道呢？”

“这是为了提高干活的效率吗？”

“要想活就得吃，吃着吃着就背上了债。要想还债就得干到底。住在工棚的所有人都是客地民工，事实上都被绑在了该还的工作量上了。”

“喂，大尉，别净扯那些不清不混的话，不是叫你来一曲吗？”

穆氏截断了大尉的话。大尉还没有平静下去，咂着舌头说：

“自己唱吧。反正已经折磨透的身子了，总念叨这些的话大海都叫你给填平了。”

“那海总是有底的呗。”

“离海底还远着呢，你老穆的破锣嗓子可是都听见了，跟铁片声似的。”

“是为了团结团结大伙嘛。”

“别三番五次地推了，我们是知道大尉兄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他妈的除了我们谁还知道啊？”

韩东也上来帮了穆氏一句。张氏用脚踢开门坐着唱起一段来。夜气袭到了鼻尖下。坡下面的工地附近闪着一些火把的小火花。三个人齐声唱起歌来，大尉继续说道：

“压迫底层劳务者的势力已经形成了。通过这次的事儿我看出来的。咱们这些民工也得有个组织。”

他们唱着：山的话翻过去，江的话穿过去，人生之路是山路还是水路啊。东赫渐渐地沉浸到了大尉的热情之中。

“得斗争啊。”

“你可能还不知道……有几个合得来的朋友。我们计划早晚跟公司方面干一场。”

他们又唱下一段：我手上的手纹解不开我的命运，善待周围的人好好活一场。

“要动武力吗？”

“反正先好好地说话来要求，要是不行的话就得用行动了。这围海造田的施工本来是政府起的头儿，要是纷争闹大了的话官家比公司还着急解决呢。”

虚掩的小门中间夹着一片夜空，上面朦朦胧胧挂着一弯月牙儿。穆氏望了望外面像叹息似的自言自语道：

“人活着都很奸猾。有的时候真想干脆马上入土得了，可今几个这样的晚上又觉得挺舒坦的。”

外面传来一阵阵敲洋铁桶的声音。潮退了，所以这是让出来干活儿的上工铃声。有人嘟囔：

“看来是退下去了，他娘的。”

只见从各个工棚里出来向工地走去的一个个民工的影子。



大海沉浸在黑暗中,但在四处点亮的明子照耀下,一部分泥滩袒露了出来。载货车发动的声音断断续续。

夹着咸味儿的海风迎面吹来,水浪撞击着石堤,激起的碎末溅在货车上。湾的对面也堆起了同样的石筑,将来会跟这边的连接起来。防堤从两岸相对突出的部分开始堆起,想要截断大海,但中间部分却还像塌倒的墙一样浸在水里。

为防止防堤漏水,白天工作组主要负责在堤后面堆土,还有从海边一点点填土这两项工作。夜班工作组是负责退潮时堆坡面的石头,用小石子和碎石头固定防堤。还有,水路工作组为了引淡水,负责挖通江岸,打一个能灌溉的水路和水门。此外,还有采石场的活儿,在海里打地基的船上的活儿,往防堤上抹水泥的活儿,打水道和排水的活儿以及垒东边坡的垒坡组。退潮时的工作是,一个组的一半人先把石头装到货车上运过去,防堤的另一头的半组人员把石头滚卸下来,这样到一定的高度后顺着斜坡一点一点堆石头。一涨潮就换组,拉来小石子把昨天堆的部分再巩固一下,这样一天一夜的工就算结束了。

一、二、三、五工棚的三号房的人员组成的退潮工作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二工棚的人先把石头装到货车上,三工棚三号房的人和五工棚三号房的张氏他们都上了载货车。海水在防堤的石壁上激起了水沫,载货车沿着马马虎虎地在石子上修起来的轨道,后面拖着敞篷货车跑起来。柴油发动机的载货车发出的发动机声、新铃声,十几节车厢长的敞篷货车上坐在满载的石头堆上的民工们的玩笑嬉闹声,整个吵成一团。东赫没有使铁锹和背东西的经验,按张氏的建议,他决定擎明子。他坐在货车最后一节车厢装满废油的铁桶上,把棉球拴在粗铁丝上,轮流蘸上油点起明子来。

天上的繁星眨动着眼睛,黑漆漆的海面上闪着夜光虫点点



的磷光,明子闪耀的火花拖着尾巴掠过水面。在一臂之远的地方,载着三工棚人的载货车并排行驶,两个司机和着民工们的气氛互相加着马力赛起跑来。坐在货车上的民工们喊着号子给司机加油。快到船路合二为一的地方时,两边货车上的高喊声也达到了最高峰。张氏一行坐的载货车先进了新轨道,另一辆车不得不等着前面的车过去,车上鸣笛声和互相嘲笑对方的声音顿时吵成了一团。

“先好好喝顿海水再来吧。”

“去见海底吧。”

东赫挥动着明子,向后面的车示意已经到头了。黑暗不见首尾地笼罩着整个海面,但时而可见黑暗中跃起的白色浪峰。防堤边的海水明亮地映出明子的光亮。东赫心想,如果有人从远处看,这情景如同一幅带声音的画。张氏说:

“大尉和我往下滚石头,其他人搬。你举着明子到下面去。”

东赫脱下裤子来到防堤下面。水一直漫到腰部,寒气像袭到了发根一样。擎明子虽然不是什么累活儿,但由于从防堤上面往下滚石头,常有撞在擎明子的人身上的事故发生,所以恐怖再加上寒冷可不是件好差事。其他组往防堤的左边填海,张氏他们负责右边。张氏等五个人,一个叫板戌的年轻人,哑巴小吴,还有两个新手,总共九个人,那个秘书不知怎么了没来。大尉和张氏把石头滚到东赫照亮的地方,哑巴小吴在货车上把石头放到同事们背上,穆氏和韩东、板戌还有另外两个人往峭壁那头运石头。背石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弓着腰调节石头重量的要领和挪动脚步时确定身体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张氏和大尉接过运来的石头熟练地滚下去,石头滚到空地上一层层擦起来。偶尔剩下些一个人搬不动的大石头,大家就一起把

铁锹插到下面挪到筑台那边。张氏拉着十个曲调，背石头的人喊着“嗨哟嗨”和着节拍，张氏说“十个喽”，大家一齐扯开嗓子喊“十个喽喂”。东赫不光是下半身，溅起来的水花打到他头上，整个人冷得直打哆嗦。两台载货车轮流着把石头运过来。崔工头虽然负责监督采石场和防堤，但过了两三个小时后他才出现。他乘着载有石头的载货车在司机旁边不停地叫着：

“干劲儿都到哪儿去了？那边装石头的都没喘气儿的空儿，这边也得快点儿空出来才能往这儿运啊。”

每当上面扔下石头来的时候，水浪就四溅起来，传来跟水里的岩石碰撞后发出的浑厚的声响。

“本来就慢，别等到天亮，赶紧收拾完。”

崔工头喊着。大尉和张氏背石头，穆氏和韩东滚石头，他们换了一下。张氏从工头来了之后就不拉调子了，因为崔工头看见民工们拉调子就嫌他们怠慢。也可能是因为盯着他们和拍子慢腾腾的步子心里焦急。板戌经过工头身边时来了一句：

“工头一来这活儿就不顺了。”

“这都是干了些什么呀，可不能就这么下去。要不愿意这样挨下去就换承包。”

“这么说得干包干式的了。”

“上边说会叫你们包干的。”

“是真的？”

大尉停下手里的活儿。

“也让苦力工人们干包干吗？”

“工程进展太慢，从成绩好的工作组开始轮流包干。工作报告可能是各个工头来做。”

“好好关照一下，咱们也好还债啊。”

大尉用略带不满的语气回答道。原来是要吸我们的血啊，

他心想。要是包干的话，民工们就挤出自己的休息时间，发挥最大的能力做出额外的工。虽然额外完成的会给工钱，但工钱多少到什么时候都是给钱的那头决定。给多少就只能拿多少。这个劳动条约却不管工钱是多是少，不管多少都得一起分，可民工们必须发挥最大能力来增加工作量。要是能准确地计算出一小时多少工钱的话，也就没有必要辛苦地干那边要求的超量的活儿了。但不管是一小时还是十小时，工钱总是刚够吃饭住宿，要是不包干的话就没法活下去了。如果想还上债，再攒点路费和酒钱离开这儿的话，就得包几次干。拿钻岩机的、美工匠、爆破手、陶瓷工等技术工们几乎都干包干，轮到苦力工们干的时候都是因为施工期限越来越紧。为了鼓励民工们利用剩下的休息时间来提高效率，公司那边不多给工钱而是让他们多挣些时间。出卖剩余时间的苦力工只能把自己工钱的几成白让给崔工头。尽管崔工头没有必要跟上监督包干，但作为他周旋着给民工们争来包干的报酬，他和民工领头人之间早就订下价格了。底层民工们也听过传闻多少知道一些，看来那些高得不见顶的老爷们也做差不多的买卖。一开始中标的这个工程的施工费便宜得要命，这个几乎纯属公司意外的围海造田工程其实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他们计划着靠这次工程下次来钓更大的鱼。也就是说，一头捞到了好处，一头尝到了馅饼。大尉把石头从背上咣地扔下来骂道：

“妈的，倒霉！”

穆氏正要接过石头，突然迅速躲开脚埋怨道：

“喂，你疯了？我脚差点儿就烂了。”

“老张，咱们包干吧。”

大尉朝背着石头过来的张氏说。张氏喘着粗气回答道：

“那样能好一些，可谁让咱干啊？”



“老张去跟工头商量一下，我看有门儿。”

“工头？那咱要多少？”

“得问问大伙儿，我看不要超过二八分。”

“那边儿握着刀把呢，咱说的好使吗？”

“二八分连门儿都没有。包干得多赚点儿啊。”

穆氏责备了大尉的脾气一句。

“分的再怎么多，吃亏的也还是咱们。”

“咱们累死累活地干可不能让别人把好处都捞了去。工头说不定把额外量也算成定量，又从中刮走一些呢……”

“那也没办法啊。”

“那边磨蹭什么？”

工头从载货车上跳下来，往防堤边走来。他冲着在防堤左侧干活的三工棚的人呵斥起来：

“你们想等水涨上来后当淹死鬼吗？”

他走到张氏这边，指着刚才没滚下去的一块大石头说：

“还要留着这个当饭吃不成？干活儿怎么就没点儿顺序。”

这石头都怪白天采石场的那些家伙没好好砸碎，也怪那些运石头的家伙不长脑子。大尉当头儿，张氏和穆氏也一起困在这块大石头上，但这家伙高高地夹在石头缝儿里纹丝不动。工头用手指指点着说：

“抓住下面的石头往外拖，动动脑袋，脑袋瓜子。”

“到这边来顶上。”

穆氏说着用膝盖顶住了石头下面。张氏和大尉用胳膊将石头抬起一点，穆氏活动着挡在大石头下面的小石头。石头在两个人的推动下，颤动着滚过落下去的小石头。只听见一声痛苦的惨叫声，东赫慌忙躲避从上面突然滚下来的石头，手里攥着明子一脚踢在防堤上，身子跌进了水里。这时传来石头铿铿咣咣

地掉进水里的声音。他浮出水面刮着完全湿透的脸。明子的火一灭，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伤着哪儿了吗？”

“能动吗？”

传来各种问话，东赫摸了摸自己的腿和头，朝对面回答道：

“好好儿的呢。”

没有任何反应。东赫浑身哆嗦着从水里走出来，慢腾腾地爬到了防堤上面。不知是不是因为浸在水里时间太长的缘故，他的下半身像是抽了筋似的硬邦邦的，觉不出是自己的肉来。人们熙熙攘攘地围在了载货车的旁边。东赫觉得又冷又黑，他打开废油桶的盖子在石头地上倒了几桶，先点起了火。从几个蘸满油的棉球中拿了一个点上明子，这时载货车发动起来向后一点点退走了。东赫被废油堆上飘来的黑烟蒙了一身，可他还是靠近了火堆搓着身子。韩东过来到火上点烟，蹲在东赫身旁。他望着浑身湿透的东赫烤火的样子，递给他一支烟说：

“穆大叔受伤了。”

“出事儿了吗？”

东赫正要站起身来离开火堆，张氏和大尉走了过来。

“工头用推车拉走了。”

“膝盖被石头撞了。”

他们说。黑暗中传来车轮轧在货运路上的声音和细细的铃声。围在火堆周围的人们的脸在红彤彤的火光下晃动着。远处村里的狗叫着，凌晨似乎就要到了。

## 2

工地上干活的民工们像幼虫一样簇拥在无边无际的泥滩



上。每当他们眺望水平线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似乎从一开始就干了件没意义的蠢事。总之,大海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被填平。湾的两边冒出来的石头山一天就要被爆破十几次,在采石工程的进展下一步步变成平坦的小坡。

白天工作组比别的组的工作量确实要重得多。白天工作组负责往一号、二号防堤内侧垫石墙主地基,还有从水路的闸门下划的填土线上一点点往上垫土的工作。泥滩变成了陷到膝盖的泥湾,太阳从山腰升起,然后在泥滩的另一端落下,民工们整天被劳役搞得筋疲力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有些贫血或中暑的体弱者时常晕倒,也有一些机灵的背着工头偶尔到仓库的阴凉处歇一会儿。

一天到晚往手推车上装土,还有拉着手推车往泥滩上倒土、轧平,这种天天重复的活儿,对于经验丰富的民工们来说厌倦得不得了。红色的海岸一天天长起来,大海一点点向西退了下去。碰上干腻的时候,整天装土的人简直分不出是人还是铁锹来了。民工们连想家的空儿也没有,整天埋头干活,可工头却整天皱着眉头作威作福。他们晚上领到一张黄色的钱单后,接着就到江书记那儿换成代金券,最后都花在吃饭上,一张也剩不下。三号房的人在轮到干白天班之前的好几天,就通过工头向上面申请包干,但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杳无音讯。肯定是办公室的人对他们的工作成绩不满意。

累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工棚里的氛围就如同那小小的煤油灯芯所发出的光照不亮的昏暗的室内一样。除了正对着镜子精心收拾头发的宗基一个人之外,大家都舒展开四肢倒在脏乎乎的军用薄被上面。东赫是几天前和这个被称做秘书的家伙打过招呼的。不知道是不是存心想给初次见面的东赫点颜色看看,他没完没了地强调着自己的英雄气概。这是个看起来很狡猾的

小子。听说他是在老家闯了祸出来成了流浪工，隔一天他就要出去转悠一圈，不知道在哪儿喝得醉醺醺的夜里很晚才回来。他说自己要调到监工组去了。按大尉的话，监工组是民工的敌人。

烧酒喝多了的张氏一个人嘴里咕噜着开始耍酒疯，面对镜子背过身去坐的宗基发起火来：

“叽咕啥呀？吃耗子药了吗？烦死人了，还不快睡。”

“鸡巴崽子，连狗都不如的杂种们，都他娘的去死吧。全……全他娘的！”

“你真想烦死人是怎么着？”

宗基丢下梳子向张氏呼地转过头去。头枕胳膊躺在一旁的东赫说：

“好了，别管他了。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上了年纪的人灌两口酒就悄没声儿地睡呗。无缘无故耍的什么酒疯。酒自己一个人喝就是了。”

“关他什么事儿？稍微哄着他睡下不就行了嘛。”

板戌说着，但东赫用眼神拦住了他。三号房的人听到张氏傻瓜般不自然的笑声，以为他的心情很好，但这笑声一变成低低的哽咽后就沉寂了下来。连宗基也低下头静静地望着张氏晃动的后背。

“哎哟，老娘啊，我出来的时候不让我到客地来吃这个苦……哎哟，老娘啊……”

张氏的唠叨声像有节奏的伴唱一样成了悦耳动听的声音。东赫今天晚上也觉得四肢格外的沉，嘴唇裂开后结了一层厚厚的痂。他盯着天花板，心里反复下着决心：不要灰心，岁月不会白白流逝的，不用再想了，他脑子里浮现出服役时这些写在水兵帽子上的格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保持敏感时火气就要上来



之前的心情。大尉这条汉子看起来生龙活虎的样子,可能也是这样做的结果。穆氏受伤后,大尉直接去办公室提要求,直到公司答应负担医疗费并提供职工食堂的饭之后才作罢。工地上没有医务室和急诊室,作为应急措施入了云地的济世医院,穆氏撞碎了骨关节,看起来一时半会儿不能干活儿了。

“来客人了,都起来吧。”

大尉说着打开了门。后面三个人探进头来。东赫站起来取下挂在墙上的裤子急忙穿上。正平躺着的板戊和韩东、小吴也伸个懒腰坐了起来,但张氏却安静下来,轻轻地打着鼾声呼呼大睡。宗基还在精心弄着头发,门一开,他回头瞥了一眼,甩出一句:

“原来喜欢客人啊。”

他干完活儿回到工棚以后,总是披上洗得干干净净挂在墙上的衬衫。虽然领子的下面都有点磨破了,但宗基只要穿上它,看起来就好像脱离了底层劳务者似的。大尉看见宗基在房间里,稍微迟疑了一下,抓住房门站在那里望着宗基,正在摆弄额头周边毛发的宗基在镜子里面嘿嘿地笑着。

“喂,愣在那儿干什么?既然陪客人来了还不得来一盅吗?我也好长时间没蹭上一盅了。”

“反正是……”

大尉不再搭理他,对后面的客人说:

“快进来吧。反正在小卖部也是喝,还是这儿好点儿。”

他贴宗基坐下,跟在后面的人也犹豫不决地进来,在门口各自找地方坐下,大家的脸上都不见酒气。大尉解开工作服的扣子,掏出怀里的黄色信封放在膝盖上面。

宗基把头发理向脑袋两边,做出一副仿佛要改变命运的样子,准是有人曾经提醒过他,他年轻时的命运和额头的宽窄有一



定的关系。大家都绷着脸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宗基对坐在旁边的大尉说：

“看你这磨磨唧唧的样儿好像有什么好事儿嘛……这几天每天都有客人吧？”

“不是说要搬到警卫室去住吗，不去了？”

“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己的草窝啊。我对五工棚有感情了啊。你老兄不愿意的话也没办法呀，我又没做错什么。”

大尉没理会宗基这番带挑衅口吻的讽刺。房间里静得能听见灯芯吸油的声音，有人咕嘟一声咽了一口唾沫。大尉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

“不管到哪儿，只管自己死活却捅别人刀子的家伙到最后都是第一个完蛋。”

宗基笑着，但脸色却变了。他把袜子在手里甩了甩，伸进脚去又拽紧了。他也毫不示弱地吐出一句来：

“你这是指桑骂槐吧。也是的，害人的家伙最后也都是一个下场。”

“虽说人和人不一样，可有一颗老鼠屎就能坏一锅粥，该早点除掉这样的人，那样下一步才能下得快、下得准啊。”

宗基琢磨了一下大尉带刺儿的话，好像正点中了自己的穴位，他抬起下巴用忌恨的表情盯着大尉说：

“走着瞧，你还越来越没挡了你？要是不服有本事就敞开了明白说，像你这样把人往死里贬算什么？”

“明白说……好啊。你还是快点给我们让地方吧。我们还有事儿要商量呢。”

“事儿不是明摆着吗？”

“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不管你知不知道，反正跟你没关系。”

“又不讨人嫌我活我的,有什么不好?反正我没做对不起别人的事。”

“一旦脚踏进工地,良心就得摆正一点。最好趁早搞清楚是这边的好还是那边的好,说不定还有人正等着想教训你呢。”

听了大尉的话之后,宗基嘴里骂骂咧咧气愤地站了起来。他大步跨出人们围坐的屋子中间,边向外边走边说:

“我他妈哪边也不想掺和。不过那些不服的我也便宜不了他。我可是个有后台的主儿。妈的,工地上哪个主儿吃得开,走着瞧。”

门咣的一声被甩上了,灯忽悠了一下又渐渐亮起来。大尉小声嘟囔道:

“这肮脏的狗杂种,得先把这狗杂种拔掉才行。”

一个靠坐在行李包上的客人摇了摇头说:

“你也别冲他太露骨。秘书要真是使坏的话,对咱们也不利啊。”

“宗基好像看出点儿门道来了。早晚得传到姓崔的和那帮痞子耳朵里。”

韩东也这样说着。大尉从唇边挤出无心的笑声:

“看他能咋呼到哪儿去。最近不会无缘无故地解雇人的,就算是被炒了,去哪儿还不能混口饭吃。腾地儿来上一场收拾了得了。”

和大尉一起来的人叉起胳膊默默地陷入了深思。他们中有隔壁二号房的一个人,还有两个三工棚的资深民工。大尉从轮到干白班的第二天起,便每天晚上奔走于各个工棚,探访说服一些值得信任的前辈民工。刚开始,他们以为大尉有可能是公司方面派来的探子,根本不相信他,后来渐渐被他诚实的热情所打动。每个工棚都有几个房间已经开始偷偷在背后收集民工们的



签名了。听说只要在有关提高工钱的建议书上按照工棚的顺序签名就可以了，他们便不再犹豫。但实际上，以大尉和几个资深民工为中心开始收集签名，并准备以此为证据发动一场斗争。其中，三工棚的一个老民工反对说这是个骗局，他主张只要交上建议书就可以了，一来为了告知这个地方对民工们不合理，二来警告一下总公司和道厅府。但东赫认为，把建议书送到总公司后又会重新返还到现场办公室，最多也只是个征求过民工意见的消极回答，签名者的名字反而会成为阻碍工程顺利进行的对象，最后只能留下一个对己不利的后果。并且，如果送到道厅府去的话，凡是官方都慢得要命，对劳动纷争这种事能不插手就不插手，要是夹到未决文件夹或保留夹里去的话，那可真是得等到猴年马月了。大尉也同意东赫这个深思熟虑的意见。大家都是些在工地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渐渐悟出了其中的窍门，宁可马马虎虎呼应一下，也不愿亏了自己；他深知，要想组织斗争的话，即使再费劲，也得先骗骗大家，先把他们卷进来再说。他觉得，他们作为发动者，必须把建议书和联合签名书大胆而直接地通告给办公室，同时进行罢工，到时候签名的民工反正也成了注意的对象，犹豫到最后，等到事件真的发生了，肯定也会为了彻底一些而一起行动的。

掠过海边的海风夹着天际的雷声袭了过来。屋里的雷声像巨大的铜锣一样滚着轰鸣四散开来。东赫歪着头静静地听着，然后说：

“好像要下雨了。咱们该省事儿了。”

“你等雨干吗？”

韩东问，板戌咂了咂舌头。

“这是什么话，一下雨咱们都得完蛋，活儿也干不成了。小卖部一关门，咱们是能抽上一支烟呢，还是能喝上一盅酒？债倒



是能添不少。”

“雨恐怕得哗哗地下上个三四天。”

东赫从口袋里掏出建议书来大体看了一眼，他数了一下民工们在最后一张空格上签的名，问大尉：

“今天又增加了六个人，现在总共二十八个人签名了。一工棚和二工棚人的意向怎么样？”

“还不相信咱们。因为上次的事儿，暂时先别管他们了。”

“监工组的家伙们越横行对咱们就越有利。通过秘书一点点刺激那边的家伙也不错。要是把咱们中的一个打伤的话就更好了。”

“发动斗争的时机是不是等半数以上的人签名之后更好些？”

东赫听了大尉的话，按着圆珠笔沉思了一会儿，吭哧着说：

“咱们收集签名，只不过是获得了参与的人的名义而已。那得等到纷争发生以后才能生效。可以趁天赐良机，也可以咱们自己选择适当的时机，但要是硬来就会失败。”

“再拖下去的话，只会给那边提供解雇我们的理由和机会啊。”

“光有犟劲儿不行。从今天晚上开始，要是能下雨的话，时机就一步步成熟了。”

“下雨？”

“第一，民工们的债会增加，等天晴后心里的不满情绪也会大大增加。第二，公司方面的工作量一攒下来就不得不实行包干。第三，要是实行包干的话咱们就能发财。”

韩东截住了东赫的话。

“你以为咱们随便就能摸到现金吗？就是干完一天领到一张钱单，也只不过是换成个人的代金券而已。”

“不是有做生意的吗？”

“对啊，有江书记嘛。”

大尉说着敲了敲自己的头。

“他们只打自己的算盘，只要给的价钱合适，肯定没命地买。”

“所以也就确保了斗争的那几天的资金。开支那天哪是民工们摸钱的日子，不都是书记和工头们收账的日子嘛……要是能包干几天，以后还有机会。”

听到东赫井井有条的分析之后，大尉忧郁的脸立刻变得明朗起来。民工们一旦摸到了现金，就算是金额不多心里也都踏实了，肯定没有一个人想还债的。都想借这个机会参加斗争。大家都相信，只要事情成功后提了工钱的话，就是再多的债也会很容易还上的。他点了点头。

“小李想的对。”

“不管是谁只要攒上点现金，都会觉得以后会好过一些。”

二号房间的人用半信半疑的口气小声嘀咕道：

“可是，召集的人什么样的都有，不知道能不能团结。”

“咱们当中不管是谁要是带头流点血的话……那事情就更简单了。像这种没组织的工地上，个人感情是最重要的。”

说完后，东赫稍微有些激动地添上一句：

“大家都被踩在脚下是个事实，摊上的人就直接给大家看看。”

“反正要是能来上一场的话，我就是流血也情愿了。”

大尉用激动的声音说。只在旁边默默地听的一个三工棚前辈民工开口了：

“多长时间？”

“只要按咱们要求办的话……不会超过五天的。真该把监



工组的狗崽子们统统扫平。”

“咱们不能变成暴动。”

东赫说。

“为了改善条件应该斗争，但以报仇的心态开始的话就没完没了了。”

从东赫的这种口气听起来，他好像是个在工地上干过好长时间、经历过纷争、善于选择的有经验的民工似的。但这只是他的性格而已。他不像大尉那样能够自己发起事端并往前推进，但他的个性却能够起到决定性影响。大尉是个勇往直前的性子人，应该说他适合动员民工发动罢工之类的，但真发生了之后他却缺少将这些摇摆不定的民工们团结起来的能力。大尉有些死板、容易冲动，而东赫则思维严密周到，可以说他对组织的理解十分敏捷。东赫接着又说：

“用罢工这种方法就足够了。”

大尉提高了声音。

“不要想得太单纯了。只要再多给点儿工钱，当地的闲工人们就会一窝蜂似的拥进来。就算是农忙时节也不是天天下地，没事儿干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在这儿转悠，而且这个工程本来就是为了扩大耕地的嘛。别瞧一分地也到不了咱们手里。叫我说趁干起来的时候干脆占领办公室得了。”

“公司方面定的工钱太少，所以现在咱们干的是笔有利的工程。可是，当地闲工们也是因为工钱太少才放手不干的。那些人要是有活儿干的话就来干上一阵，不像咱们这样得靠这个糊口过日子。咱们要是罢工的话，他们就会去地里插个秧或者送个饭什么的，也眼巴巴等着圆他们提工钱的梦呢。等着瞧吧，那些人肯定会中立的，决不会出来干活儿的。”

二号房的人也赞成东赫的话。

“事实上就是那么回事。我们小时候也是下地干活儿的，后来才放手来到客地，这谁都知道。甭看农民们表面上挺蠢的，但对别人总容易犯疑，做事小心。这儿要是发生纷争的话，就像小李说的，可能从那天起他们连面儿也不照了。”

大尉说：

“一工棚的我们五工棚来负责，你们三工棚出个人和二工棚的人商议一下。咱们定个时间。”

“剩下六到十工棚的那边的五个工棚打算怎么办？”

“得拉他们进来。等包干的第一天就去提前告诉他们。”

“我们先走了。”

“回头到小卖部再聚一次……总是到五工棚聚说不定就被他们看出来了。”

三个客人站起身来。走在最前面的人缩回脖子，伸出手掌，说：

“哎哟，掉点儿了。肯定要下了。”

海天边亮起了闪电，雷声像顽皮的孩子憋住声音似的吼着。风肆虐地刮着。韩东对大尉说：

“都忘了。穆大叔的晚饭谁送了？”

“刚来的那个孩子去哪儿了？该他送饭了呀。”

板戊说着，韩东似乎有些担心。穆氏到云地去之前，他们两个处得像亲叔侄一样。

“去晚了的话职工食堂的家伙们不给老穆留饭。”

“大哥，你不去云地吗？”

“这……要不去一趟……小李，你想不想一起去？”

“要不就去一趟？好长时间也没见老穆了，走吧。”

东赫跟着大尉站起来。硬是被张氏劝着喝下一杯烧酒后就醉过去的哑巴小吴冲着墙睡了，这时他揉着眼睛坐了起来。他



和板戌是同乡，两个人的友情看起来很不一般，但小吴看起来比板戌稳重、有心计得多。大尉向醒来的小吴点了点头，打手势朝门的反方向指了指远处，而且还画了一个四方形。板戌在旁边掺和道：

“去云地，云地……问你要你写的信。”

小吴跪着走了几步，从怀里掏出信封来递给他们。两个人一起点点头笑了。大尉把信封折起来说：

“板戌，你看你写的跟螃蟹爬似的，吴仁顺是……”

“下次还是小李来代写吧。”

板戌说。韩东用只有东赫才能听见的声音小声嘀咕道：

“听说妹妹干保姆，可替哥哥着想了。”

小吴从挂着的工作服上衣兜里掏出簇成一团的手绢。他打开卷得紧紧的手绢后，掉出皱皱巴巴一团保留了很长时间的破旧钱币。看样子是小吴应急的时候用的，大约能有一千来块。韩东吓了一跳，把头凑到钱上喊道：

“呀，这家伙钱还挺多，这是从哪儿来的？”

“你也想要？就是欠债，身上也得备点应急用的钱。他脑袋瓜比我们好使。”

大尉收好小吴塞的一张破旧纸币和信，从工棚里出来。刚走到坡下，大尉突然对东赫说：

“好像不是干保姆的。”

“什么……”

“哑巴的妹妹。上次偶然听板戌在喝酒时嘀咕过一句，干那个的。”

“哪个？”

“三陪。偷偷攒出点钱，寄来让在客地的哥哥买点儿好吃的。这话也够憋屈的。”



“如今到处都是鸡,那有什么。”

他们经过办公室旁边的時候,雨滴开始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职工食堂明亮的灯光从没有被砍掉的洋槐树之间透射过来。他们朝着灯光走去,东赫问大尉:

“你……成家了吗?”

“谁?我吗?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在军队的时候,中士级的基本上都住在营外。”

“军人的生活谁都知道。调动来调动去把时间都耗进去了。”

两边传来从树叶上落下水滴的声音和树枝晃动的声音。大尉嗤地笑了。

“我这熊样儿,要是能碰上个酒馆的小狗儿也能揣上过日子。”

大尉的样子好像不想再张口了。东赫后悔自己提了个不该提的话题。

食堂的门向两边敞着,饭桌上倒放着条凳,两个男人在打扫卫生。他们还用水瓢往地上泼水呢。食堂正面的墙上贴着开饭时间表,还有“建设是国力的象征”、“亚洲产业建设实绩表”、“将人为的自然改造成第二种天然”等标语。泼水的男人咣地扔下水瓢,另外的人全部脱了上衣用刷子擦着地板。他们看起来好像正在享受着干活儿的乐趣。东赫一打过招呼,其中的一个便立刻显出一副兴致全失的脸色。

“怎么回事?你们还以为是皇上的御餐怎么的?开饭的点儿早过了……”

“今儿个收工晚了。”

“可能早没菜了。放上点儿小菜凑合着吃吧。”

他冲厨房喊着“病号饭”,有个带着围裙的人拿出一碗盖着

报纸的饭辩白似的说：

“你们也看见了，我们很忙。现在正在大扫除呢。”

“晚了不行。”

“兔崽子明明知道清扫整理，可都装蒜溜走了，狗杂种！”

大尉问：

“整理？”

“说是所长要来预备视察还是干什么的，吵得凶着呢。”

“看样子是谁要来啊。”

“下周国会要来视察。”

两个人穿过食堂附近的槐树道，沿着江上了石子路。细细的雨丝变得粗壮起来。走在前边的大尉停下脚步，等后面的东赫过来后说：

“听到了吗？国会议员要来。”

“嗯，但咱不知道具体的日期啊。还有人家说不准会延期呢。高官们的事儿咱们可拿不准。”

“要想知道日期还不简单吗？提前三四天发动起来撑一阵。是个好机会。”

杨奉泽把自己的围棋子都输完了之后，把压在毯子底下剩的代金券甩到赌板上。

“娘的，这么快他妈的就葬了六张了。”

奉泽的弟弟赢得不亚于宗基，他把自己的代金券往屁股底下塞，厚颜地笑笑。他在左胳膊肌肉旁边刻了蓝色文身“一心”，肱三头肌绷得紧紧的，好像要使什么劲儿似的。

“等输到十张你就洗手吧。”

“他妈的你当十张是什么呀？那可是民工们十天的命根儿，十天的。”



奉泽看着今天手气特好的秘书和弟弟这俩小子很不顺眼。他穿着短裤，倒戴着条绒帽子，使劲盯着自己的牌，宗基正在整理连赢了几把的那些皱皱巴巴的代金券。

保卫科工房是在海边临时搭建的，整个好像要飘起来一般在狂风中摇晃着，暴雨猛烈地抽打着屋顶的洋铁皮。木头门板被海风吹得丁当作响，风夹着雨从面海的窗户刮进来，打湿了一半地面。为了防雨，双层窗户钉上了军用雨布来代替玻璃。雨打不到的正面墙壁那边摆放着几张木床，四个人围坐在一起专心地打牌。在大型提灯的照射下，他们被雨水淋湿的赤裸的胸脯在椅子上不停地晃动着。刻着“一心”文身的家伙往代金券上呸呸吐了两口唾沫，说：

“咱们得多捞点儿好处。哥，拿这两处的都不够填牙缝儿的。总监也太抠门了。”

“我也才拿到了三处。先忍一阵儿吧。”

“上次在尉山的时候，得的可不是这些抠门的代金券。那老黑哥可真够意思。”

“我也以为条件不错才承包的。还不是因为这边划算才叫你们从老黑哥那儿转过来的？”

“那边二哥的第十工棚好像要好得多。已经趁乱糟糟的局面进去捞了一把了。”

“那家伙要是敢跟我吹牛的话，承包就没他的份儿了。当时有几个人来着？”

“八个人。妈的，够威风的。老黑哥用招标时的手腕儿把那帮人玩儿得团团转。再怎么说明外快也比死钱来得多。”

“偷偷摸摸的真他妈丢人。得捞现金，蠢货。”

“我捞也好，抢也好，那也得看见个现金的影儿啊。”

奉泽来到工地后渐渐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因为兄弟们已经

看出他不能像以前那样耍威风了。他有气无力地扔下一句。

“看来老黑哥最近跟那帮人搞得不错嘛。”

“地盘越来越大了。那老哥如今这种荒郊野外的地儿都不愿来了呢。”

“这连裤子都提不上的家伙……是趁我去济州岛避风的空儿成的龙。”

监工组收到各个工头分给他们的工作组的不明号码，他们每天都能白白领到代金券。这代金券就成了他们的津贴。他们在监工和书记的默许下能赚到两三个不明号码，其实就是有人替他们干活儿。要是九个人干活，管工资的那边就记成十个或者十一个人。这是工地上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但按惯例从开工那天起，上边的人就把拳头大能打架的作为镇压民工的势力。当他们负责维持治安在工地上转悠的时候，建筑公司现场的要员们经常谈论他们。一旦出现纷争，一般要根据他们镇压的技巧或者谈判的能力等实际成果，来给他们升官。奉泽带的这帮人还是靠拳头吃饭的底层。这时，奉泽被升上来的烟圈熏得半眯着一只眼睛，十分豪气地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

“会让你们摸着酒钱的，甭担心。”

“等期限完了公平分配吧。”

“这个当然。还有，这种天气还能不包干吗？监督干活可是咱们堂堂正正的权力。到时候就捞呗。”

“我觉得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宗基试探着挑起话头来。

“五工棚。我觉得您看出来。”

“那些杂种骨子里就不老实。”

“有个叫大尉的蠢货硬是出头。好像正四处拉拢民工们呢。得踩一踩他才行。”

“江书记也给我提过醒了。就是上次因为工伤和职员们争论的那个家伙吧。高个儿，精瘦……”

“狗杂种要是落在我手里，就让他半死。”

另外一个人激动地骂道，奉泽却沉着地说：

“不，一时半会儿先不要动他。”

宗基脑子里一闪过大尉的样子，他的肺就好像要气炸了一样。他觉得，那个大尉实在是太碍眼，每次只要一有事，那家伙就代表大家出头。在这个工地上他跟个管家似的，指挥别人干这干那的，真他妈能瞎折腾。另外，宗基觉得跟大尉混在一块儿的那个新来的鬃毛东赫好像也不大顺眼。这些狗屁不懂的家伙还假充明白人，说的那些不合身份的争论话听起来真是硌耳。奉泽说：

“先放一阵儿，哪天来点儿厉害的，让他们尝尝在外乡动血气的后果。这些整天埋在海里的家伙懂个屁。噫，甭提了，想起我在济州岛被整的日子连牙都哆嗦。真他妈无毒不丈夫。”

平时爱拍奉泽马屁的“一心”带着嘲讽的口气说：

“太拖泥带水了才栽进去的吧，怎么抓进去的？不光在济州岛，在宾馆的时候也一样吧。”

“你他妈的脑袋进水了。啥时候洗手不干了？当时我还打算安下心来好好去西德矿上呢。甭看我他妈按过几次手印儿了，可牢房咱一次都没进。”

“哥整天口头上挂着安心思，谁没收过心呀？这世道可也得允许啊。”

“我可是金盆洗手后连大盖帽们的客都请了，谁知道他妈的那些狗杂种暗地里把我加到黑社会名单上去了。我正吃着晚饭呢，说是让我给他们走一趟，我能不去吗？我也没个职业，当天就被直接编进国土建设团了。谁知道，他妈一帮小毛孩闯了

祸逃得没影儿，倒给我戴上了黑帽子。这帽子不是他妈的一般的黑。还去的啥西德当矿工啊？这下可好了。这帮狗杂种害得我栽在了济州岛前海上。”

“溜到陆地来不就行了？”

“溜？往哪儿溜？谁看见我们那身蓝劳动服和帽子就明白怎么回事，肯定报警。那些栽在那儿的人，不是像我这种收回心思的主儿，都是些混混儿。我自个儿逃了两次，一次是在城山浦附近，栽在上船的那帮家伙手里；还有一次躲在橘田里，两天后都逃到去釜山的船边了，被逮住后差点儿没被区长揍死。你以为我没事整天顶着这瓜皮吗……秘书，你他妈看后准吓一跳。”

奉泽把头凑到灯底下，摘下了条绒帽子。后脑勺上有手心那么大一片被烧伤了，肉皮皱皱巴巴的，头发也乱糟糟的，看起来让人发憷。

“有天晚上，为了争着当头儿干起架来，结果被他妈的区长发现，倒霉透了。他妈的那区长，是个干宾馆出身的，那脾气连他妈驴都不如。”

“一心”鼓了鼓胳膊上的肌肉，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的掌心说：

“要是我的话肯定不放过他，干脆一刀子捅上去。”

“嗨，我也下了狠心。可这瞎了眼的世道，要是不顺着它，它就跟你过不去。我还有什么脸回家？这工地的活儿找得可真不错。”

门嘭的一声打开了，跳进来一个蒙着雨披的人。看样子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雷声震耳，闪电像要撕破天空一样不停地划过。崔工头捋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把雨披扔到一边。他眨巴着眼睛睁大了瞅了瞅屋里的人，然后咯吱咯吱地踩着灌进雨水

的雨鞋走到奉泽身边。

“玩儿什么呢？”

“正要……你来得正好。这烂活儿我算是头一遭遇到。靠这代金券能混上口饭吗？还是捞点儿好处吧，也好赚个零花。”

“又哭什么穷啊？”

“包干的话得削点儿。”

“明着干的话不行。最近民工们也亏了不少。”

“只要不让崔工头挨骂，暗地里我们摆平他们就是了。我们自己负责。”

“总监会看着办的。”

“其他工头都赞成。说白了，要不是我们，到处都是乱子，连包干也干不成，好处也甭想捞。”

崔工头听出话中带着要挟的语气，心里顿生厌恶。用他的话说，这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和自己不是一个档次，这世上的酸甜苦辣他什么没尝过。虽然他上了些年纪，劲儿是不赶当年了，可身上还保留着干工地头目的气势。他像对待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一样拍了拍奉泽的宽肩膀，说：

“我可是山战水战都经过的人。已经吃了半辈子工地上的水了，这世上没什么可怕的。”

“我们最怕的就是崔工头啊。”

奉泽从牙缝里挤出一丝冷笑。笑完后他用毒辣的目光冲着毫不相干的弟弟说：

“瞧你这奴才样儿，咱们也得有个脸面呀。你他妈干的什么玩意儿，这价儿都落到这份儿上了。没上过日光台吧？想尝尝那滋味儿？旁边放上桶浑水，一边用铁棍抽一边灌上两口试试。那可不是人受的。过去吃咱们这碗饭的制度严得很，你们懂个屁。”

崔工头显得有些难堪，点上一支烟。他一个劲儿地往窗外瞅，踌躇了一会儿来到宗基身边坐下，好像故意嘟囔给别人听的一样说：

“说实话，到今儿个为止还没抓到过小跟屁的，我抓的最起码也是有底子的。”

“这么说我们这些人抓的都是空壳吗？您可别欺人太甚。”

奉泽一针见血地问。

“咱们都得吃饭嘛。要是包干的话分不不给我们？”

“妈的，每人拿一个好了。那头想要二八分，你和我五五分好了。”

“有哪个傻瓜工头会同意二八分呢？最少也得来个三七分才是。”

“不，是真的。”

崔工头想要乖，悄悄拉起宗基的胳膊，把他从火光边上拉到角落里。崔工头对他耳语道：

“你知道吗？国会议员下周要来。”

“嗯，从总公司那边来的。”

“听说联合签名的事儿了？”

“肯定有人在背后嘀咕什么。”

“先去打听出几个领头的来。”

两人稍微停顿了一下，崔工头继续耳语道：

“煽动一下他们，把其中几个揍个半死然后赶走。如果按公司指示行事的话，还不如自然干一场架。回头就不用再麻烦了。”

宗基说：

“最先该除的就是大尉。”





刚过石桥就出现了一些还是茅草屋顶的酒馆和店铺。大尉和东赫进了雨后显得更陌生的邑中心。云地中心街上到处都是杂货商，他们摆着一些大尉和东赫想都没想过要买的东西。有包成各种颜色的食品、毛衣、夹克、电器用品、盘子、茶杯……东赫在一个商店前停住了脚步。

“呀！这么快就上市了。”

雨连成了一条线，把他们淋得湿漉漉的。他们站在玻璃门前。窗内亮堂堂的灯光下陈列着一些加工好的水果。透过被水冲得斑斑驳驳的玻璃，可以看见五颜六色的新鲜水果摆在那里。

“你看，甜瓜已经上市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从窗缝透出来的鲜嫩水果的香味儿，仿佛在挑逗着这两个备受劳役折磨的人的嗅觉。香味儿好像与已被隐约忘掉的日子记忆有关系似的，像淋透他们的大雨一样湿润着他们。应该说他们现在是归心似箭。东赫觉得眼圈一热眼前朦胧起来，他抬起头来等着心情好转一些。在旁边盯着东赫的大尉说：

“头一年在客地生活都这样。是的，我也是每当换季的时候就觉得格外孤单。”

他们经过了水果商店的前面。这时，大尉抓住东赫的袖子，指着一件薄得透明的女人睡衣说：

“你看！那睡衣，真带劲儿。穿上那玩意儿能睡得着吗？”

那件睡衣虽然挂在陈旧的展示架上，但胸部附近绣着菊花和花边，美得像要马上飞走一样。大尉耸起肩拍打着湿头发，从睡衣店前经过。

“在这世上有个自己的家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他们从一家亮着红灯的古典韩式房屋的高耸的大门前经过。看来这是邑里唯一的一家酒店，身穿制服的官吏或看起来



有钱有势的地方洋装鬼子们正和出门相送的陪酒女嬉笑着。女人们五颜六色的韩服和阳伞上花花绿绿的花纹在雨中摇曳着。

“看什么啊？快走吧。”

大赫停下来拽了拽大尉。旁边的石阶上有个人伸腿坐在那里，吐得一塌糊涂。一路上酒店、钟表店、咖啡店琳琅满目，喇叭里飘着流行歌曲声。两人也不躲避泥泞，吧唧吧唧地踩着过去了。虽然他们尽量不留露出那种奇妙的感慨，但却总驱不走一种错觉：会不会正是这种闹市区才把自己赶到那荒僻的工地上土墙里去的呢？他们看着这街道上五彩缤纷的橱窗内的东西的时候，反照在镜子里的只有自己拿不到任何商品的空手和落汤鸡般的样子，若隐若现的轮廓像幽灵一样罩在各种颜色的睡衣、家具或茶杯上面。他们仿佛正在偷看一种映在薄薄的玻璃窗上眼熟的村庄生活一样。

济世医院在剧院旁边的小路拐角上。奶油色的玻璃上画着红十字的门刚一打开，护士就挡在了前面。她手里拿着药棉和针管，一副匆匆忙忙的样子。

“工地上受伤的病人在哪儿？”

“今天出院了啊。”

“出院？”

“公司来人把他带走了。等一下。”

护士到里面和医生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

“到对面的旅馆看看吧。”

他们刚从医院里出来，就看见对面有个旅馆的小牌子上写着“路”。他们来到穆氏那昏暗的房间门前。里面没什么动静。大尉打开门，朝着黑洞洞的屋里叫道：

“老穆在吗？睡了？”

“没，进来吧。”

里面飘出有气无力的声音，大厨进屋后打开了灯。穆氏把缠着石膏绷带的腿放在被子外面，呆呆地瞅着天花板躺在那里。猛地被光一照，他赶紧遮住两眼，过了一会儿才冷冷地抬头看着同事们。雨似乎下得更大了，院子里传来雨水管里水下泻的声音。

“吃晚饭了吗？吃吧，都晚了。”

“还没，不想吃，我整天净给你们添麻烦了。”

穆氏坐起来把背靠在墙上，看样子憔悴不堪。东赫说：

“腿都好了？”

穆氏无力地点点头：

“有烟吗？我也来一支。”

他点上一支烟，让人把门稍微打开一点儿，又过了好一阵儿才说起有关出院的内幕来。

“说是骨头断了，要愈合起码得足足两个月，何况我还是膝盖碎了。今后的日子没有底儿，不知咋的就觉得心里发慌。”

“别担心。公司保证会负责的。”

“说是责任，还能有什么。那什么，说是咱们没有工会就不能享受工伤事故的补偿。说是只要负道义上的责任就行了。”

“谁说的？”

“白天办公室的人来过了。说是明天公司来车要把我送到道立大医院呢。”

“可能要带你到给市民们看病的免费诊所去。那样可不行。”

“反正干体力活是不行了。我这把老骨头在他乡都成这副模样儿了……”

他们低头默默地看了外面好一阵儿。屋檐上的水落到院里的积水上，荡出一个个小圆圈。仿佛只能听见顺着水道刷刷流



下去的水声。正在倾听着雨声的大尉说：

“我老婆生完大出血差点没命的时候，就只好去了免费诊所。那是在我出来之前的事儿了，反正说是没有药就没给动手……”

“要是骨头愈合好了的话，我就去城里。管他是死是活，大城市更好混些。”

“我也琢磨着快点走人呢。小李怎么想的？”

大尉问。东赫正埋头思考，听到大尉的话后，抬起头来用迷茫的表情望着大尉。

“说不准。还没想好去哪儿。打算凑合着撑到明年春天再说。”

“你是等着你那位叔叔写的信吧？”

东赫很坚决地用反驳的语气说：

“没有，我才不指望他呢。那只不过是安慰安慰自己罢了。”

说完后，东赫顿时后悔和羞愧自己曾经给大尉看过叔叔的贺卡。他从复员前就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封信，到了云地工地后也是一到晚上就拿出来看看。刚开始死盯着卡片上写的每一行字，半信半疑信上的话，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觉得有种受骗的感觉。同时他还觉得，对养育自己的叔叔又气又恨。那封信夹在东赫工作服上衣兜的账本里，由于反复翻看，四角都磨损了。

——由于办出国手绪<sup>①</sup>，又是去外事处又是移民局的，没能去看看你就出发了，一直觉得心里过不去。复员后先暂时到你

<sup>①</sup> 原文信中有许多别音字，因韩语是表音文字，故翻译为汉语时只能适当以错别字来表示。

姑姑家住一段吧。我去了之后，办办手绪无论如何叫你过来。到了之后就是快办的话可能也得半年，就是紧着点办到明年春天之前你也得辛苦辛苦了。从事变时起你就根着我受了不少苦，相信你能尖强地度过所有难关，只不过我一直把你当新骨肉看，这次却很心地丢下你一个人出来心里真是难受。出来的时候，政府要员和学生们轮流挥着太极旗和巴西旗子欢送我们，我唱着爱国歌的时候真是感揩无限啊。听着那乐队的哀七七的阿里郎不知怎么心里就是觉得很爽快。我把店铺和地卖了。你去姑姑家的话，他们会很欢迎你的。明天下午就到新加坡了，到了之后准备发出这封信去。我在船上听着巴西的教养讲座和看电影来消号时间。有时候睡着睡着午觉错以为还在故乡，醒来后发现已经在船上了才安下心来。我疑心是不是到梦乡里来了。你也知道一想起故国的山川拦腰被节断、处处贫困的样子，心里可真难受啊。在那么点地盘上也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地受折磨，还不如到大点儿的地方尽情发挥民族意识，那样才更能让我的子孙们施展开才能，真想尽量早些放宽心思来实现这种想法。你父亲要是在世的话肯定也会理解我的，咱们世代祖宗也会饶如我的。这条船上，不光是我们，还有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等都有，互相处得都很好。政府领队的人说在食堂开会，靠岸以后再写，今天就写到这儿。大韩祖国，东赫，祝平安。一九六三年一月初四，叔叔——

“暖，你怎么要撕了它呢？”

大尉用惊异的声音问。因为他看见东赫无缘无故地打开账本突然把卡片攥成一团，撕得粉碎。东赫把纸片扬到下着雨的院子里，碎纸片落在了地上，有的被浸湿，有的沿着水道流了下去。

“不知怎的就是觉得烦。看的次数太多了……”

“得下决心才能找出个活法来。小李,咱们去种地吧。”

“那也得种过地才行啊。”

这时,东赫也想说上两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其实,就是工厂多点儿也行啊。像我这样好不容易读完高中的,这种难堪的时候连个技术也没学到真是后悔。”

穆氏长长地吐了口烟:

“技术又有啥了不起呀?这话就不对了。听说,就是建了工厂,像咱们这样的想当个实习工,人家都还不要呢。虽说也是我年纪大了。”

“不过干这干那,还不如给富农种地混口饭呢。”

大尉说,可穆氏摇了摇头。

“不管谁来到客地,刚开始的时候都那样。我也干过下人的活儿。富农啊豪绅啊,都是他妈的一类货。干佃农的人也都一样。什么土地所得税、修理费、公共费用,这个那个的,加上粮价低得要命,而且那种地的又不是一两个。就是家口少的也得干点儿别的副业赚钱。地得买了再买啊,自个儿的地,富农也不例外。农忙的时候像咱们这种流浪工都去找活儿干,可也忙不了几天啊。周围有的是短工。他们用不了多长时间肯定也跟咱们一样到城里来混。要出来干民工的土包子多的是,反正对他们来说去城里和去工地还不都一样。”

“看来还亏钱呢,怎么会这样?我现在可是只盼着农忙期了。”

“我怎么能知道亏钱的呢,是真去干过了呗。得用贵肥料,长时间积肥后才能有好收成,可得多下人手。所有的家里人、邻居一起下手,得打好几天的场,最后顶多也就是收个稀巴烂贱的大麦。”

“那总有赚钱的路子吧?”

“现金紧张。”

“真搞不明白。来回坐火车路过的时候明明看到田里挺气派的。”

“像咱们这种流浪工串村子才是个妙路呢。找个给三顿饭还有加餐的，一天一百块的工钱这年头儿也就算发了。”

“真的啊？”

“我是说要是能很容易找着的话，就是像咱们这样跳来跳去的蚱蜢也不就那么一季子么。”

东赫问穆氏：

“要是凑点儿本钱到村里去做生意该不错吧？”

“最近大工厂和大公司都开着直销货车到村里。村里的姑娘们都提着大米来换化妆品呢。他们比城里的小贩还多赚一层呢。”

“可能算是到乡下去的辛苦费吧。”

“就是交现金也一样。就说买套洗漱用品吧，四天农活儿的工钱就飞了。本钱大的家伙们能干亏本买卖吗？东西贵吧，工钱又低得要命。到乡下种地和去工地干也都差不了多少。”

三个人沉默了好一阵儿。东赫心想，人到世上走一趟竟然这么难。但他仍没有着急的意思。穆氏突然问大尉：

“你有家里人的消息吗？”

“一年多了。去年这个时候收到过一封信……八成在哪儿干三陪呢。”

“要是还活着的话，肯定会有机会见面。”

“到云地来浑身一点劲儿也没了。”

“我呀，你以为我放了火以后还想活那三年六个月吗？是死不了才活着的。趁着酒劲儿浇上汽油后四处晃着跳了一阵舞。他们都拿我当疯子，可我脑袋清醒得很呢。”



大尉问道：

“放火……为什么啊？”

“最后被罚了。做农民的把仅有的地卖了到城里还能做什么呢？我跟他们吵了半个月，硬撑着不让拆我那巴掌大的木板房，他们最后撑不下去了。后来才知道几个狗杂种早合计好了，想拿我的家底去做本钱。我一时心血来潮，啥也顾不上想就冲上去了，可最后连血本都亏进去了。一个人躺着听见这雨下成这样，心里乱得很啊。”

“明天走吗？”

“明早上往市里去的平头卡来接我。”

说着，穆氏的眼光变得混浊起来。不知哪个房间里传出一个女人醉醺醺地扯着嗓子唱歌的声音，它和着水滴有节奏地落到接水盆里的嘀嗒声。

### 3

太阳一露出头，就开始按原计划包干了，除了当地的民工们继续按天干之外，每个工棚的人都被编入了包干组。

通往工棚的路被淹没在田野中，有的工棚的土墙塌倒了，有的工棚的纸屋顶飞走了，四处挖的坑里蓄满了水。被大雨淋得似乎有气无力的工地周边，和民工们轮番赊账喝酒时发出的各种没用的感想，一下子像突然被太阳晒干了一样。

两边的防堤刚好挡住了涨潮的海水，防堤的距离看起来拉近了许多。海水通过水路涌到了泥塘里，染成了红泥色，靠近防堤那边则逐渐变成脏乎乎的黑色，而接下去则是深蓝色，远处的海面为淡绿色，这样就形成了几个不同层次的色带。伴随着爆破声，第一采石场的空中升起一缕云彩般的白石粉尘。民工们



背着手推车运过来的大石头，在小船上堆成一个四方形。

五工棚的张氏他们狼吞虎咽地吞了两口崔工头的老婆送来的午饭以后，都埋头苦干起来。到日落之前必须干完包干规定的工作量，为了能超额干活儿挣钱，没有一个人肯休息，哪怕是再多堆宽或堆高一拃，分配的量就会多一些，大家不顾一切地上下来往于通往板桥的窄浮桥上。当地的民工乘着拴在牵引船后面的小船，到大海中央把石头扔下去再回来，趁他们把石头全部沉到海里的空当，包干组尽量一艘也不剩地把空出来的小船都装得满满的。张氏从浮桥上踉跄着下来弯腰蹲下。他张开口露出舌头，舌苔犹如秋霜一般，他又抬头看了看高悬在空中的太阳。他的脸颊和额头上斑斑驳驳地结着干成盐粒的汗渍。他把背靠的麻袋顶到头上，尽量把头躲到弯下的两腿和肩膀架起来的阴影里。大尉背着石头从旁边经过时扔下一句：

“别太豁出去了。”

张氏连脑袋也不抬，空口吐着东西。韩东从船舱里出来，抓住张氏的肩膀摇了摇。

“吃点盐到阴凉地歇一会儿吧。”

刚来的民工背着石头从旁边经过，用不满的表情望着张氏。张氏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手伸给韩东。他虽然被韩东拉了起来，可抬头看了看天空又蹲了下去。他仔细睁开眼睛想看出对方脸的轮廓，舔着干巴巴的嘴唇喘着粗气，一边往下咽着一边说：

“那，干劲儿……真是。”

说着，张氏把一口黏糊糊的痰吐在了两脚之间。

“都……好像累得够戗。能不能去歇一阵儿再来？”

韩东从张氏身旁走开边说：

“歇呗，不舒服的话谁还能说闲话呀。”

张氏趑趄着走到水边，从刚没脚跟的水里一直走到海水没



腰的地方。他用手捧起水来拍在头上和肩上,热气好像被赶走了一些,但他也深知干活儿时这样做更容易伤身体。板戌站在板桥上冲着张氏说:

“谁替你干啊?歇得差不多就行了。”

他站在那儿用袖子连连擦着眉毛上面,免得额头上的汗流到眼里。板戌使劲抿着嘴,好不容易才使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张氏用疲惫不堪的声音回答道:

“不好意思了。从吃完午饭后就觉得整个身子发麻动弹不得。我歇一会儿就来。”

“你看,船又进来了。”

张氏被波光粼粼的水面耀得头晕脑涨,他交替地望着正在靠近的牵引船和板戌紧皱的眉头,又回到手推车运来的已经堆成山的石头旁边。东赫背上披着麻袋正站在那里等着,他把上衣脱了当成垫子垫在肩上弓下腰。张氏说:

“今天的代金券也卖吗?”

“得卖啊。”

“老崔家的那口子说得从包干的工钱里扣掉食宿费,都咋打算的?”

“跟崔工头说说情,让她先给宽限两天食宿费。都扒了三层了,肯定不会催得太急的。”

“大家都不知道今后该咋办啊。”

说着,张氏把一块石头放到东赫的肩上。东赫被石头压得打了一个趔趄,不过他如今已经能熟练地调整重心,所以脚下也还算有根儿。他的太阳穴青筋暴露,好像听见敲动上腭僵硬肌肉发出的声音一样,同时传来张氏的埋怨声:

“集体行动是不错,可也得想想今后的日子啊。”

东赫还没走出十步远,就觉得背上石头的重量好像要把两

只脚脖子压进石子地里面去似的。自从干上运石头这个活儿以后，他两个肩膀头的淤血被麻袋蹭得脱了一层皮，以后可能会长成手心和指尖上的那种老茧。不仅如此，小腿肚子上有一块鸡蛋那么大的肌肉腾地提起来，大腿的肌肉像要抻断了似的。汗水从他的眼皮上流下来，掠过鼻梁，跟嘴巴下面的汗水一起淌到了胸前。他来到浮桥前，刚蹬上木板，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扔掉石头的冲动。他挣扎着想摆脱这种想法，可觉得血管像要炸了一样。他踩上去后把腰弯得更低一些，把身子使劲向前倾。一口粗气沿着舌根从紧闭的牙缝间挤过冒了出来。他跨过浮桥，上了许多空铁桶搭起来的板桥。他刚把石头扔下，海水就漾过船舷打湿了没有栏杆的小船船板，船板上荡漾着一湾海水。他把石头擦到前面的人放的石头上面。小船的船板上用红色油漆画着一个四方形，石头堆的面积基本上也在线内。

“六层。”

东赫后面的人填满四方形的最后一个空位后喊道。为了靠上船舱，牵引船随着越来越猛的波浪，从侧面迂回着靠过来。短工组的当地民工上了小船，伸开腿悠闲地抽起烟来。张氏他们为了在牵引船拉着装石头的小船出发之前再堆上一层，动作显得更急促了。大尉把背上的石头放下，站在小船上对同事们说：

“满板的两个，空的一个，六层的一个。”

意思是：四艘船中有两艘已经装满了，还留下一艘空的，要想装满得堆十层，有一艘只装了六层，还有四层没装。东赫坐到石堆上，记下大尉喊的工作量。

“我在这儿看着，大家歇一会儿再干吧。”

背着石头的板戗让石头从背上滑下，直起腰来。

“这是什么话，这次还有一艘半不满呢……”

“得盯着监工组的杂种们，别给咱们少记了。”



为了防止掉进水里,大尉把身子贴在小船的石头上,等着大船靠过来。大船熄了火,拖着激起的水沫滑到码头旁边,最先跳过来的大副把绳子挂在桩子上。有个监工组的小子从操舵室的瞭望窗里腾地探出头来。过了一会儿,他穿着撑得有些松松垮垮的泳裤来到了甲板上。他头上戴着一顶塌瘪的草帽来到小船上,打开工作记录本。牵引船的助手从挂在后面的空小船两边的铁圈上解下铁链。船一点儿一点儿向前,靠到装满石头的小船上,用铁链连好,然后与空船彻底断开。监工组组员从最前面开始,一层一层数起来。

“十层,满板的两个。这个是几层来着……”

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记到记录本上。大尉在他背后伸长脖子探着脑袋想瞧瞧,他立马把记录本贴到胸前发起火来:

“看什么?记录本有什么好看的?”

“哪有你这样的?”

“怎样的?”

“最后那艘船是六层,怎么就写了四层呢?”

“那又怎么了?……”

“看看记录本,核对一下。”

“我看你欠揍了吧……看什么看?又不是不通事理的人怎么胡来呢?”

“我看十层也赖成八层了,这四天里计算上可没少出差错。”

组员的脸红了,喘气声也粗了起来,看样子他凶狠得像要马上揍大尉一顿似的。

“我们只不过是按工作量来给你们发张钱单罢了。计算钱单的事儿不都是工头管吗?我们就是往下赖也捞不着好处。”

“肯定是总监和工头暗地里商议好了。”

“做人得圆滑点儿，太钢硬了可容易断。要是你敢乱来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这可不是乱来。我们没必要听你瞎指挥，还不是工头呢。”

“要想继续包干的话，就老老实实干活儿。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等着瞧谁见棺材吧。”

虽然大尉这么说，但组员一边往甲板上走，一边胸有成竹地笑着。牵引船一发动起来，大尉便从小船跳到了板桥上，望着满载石头的小船分开水路驶去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船朝着防堤方向远远驶去。大尉低眼看了看自己光着的脚，站在那儿凝视水中的一缕阳光，它透过浮桥木板中间松明穿透的孔扎入水中。

东赫从一开始就在板桥上观察两人，他来到大尉身旁说：

“一定要忍住。得等到包干结束的那一天……”

他俯视着在还没有垫防堤的大海中时沉时浮的工作船。这是一幅安稳悠闲的景象。大尉回答道：

“签名也有一半了。议员的视察再远也不过就是这三四天之内的事儿了。今天干脆当场来一场得了。”

“今天和明天是一回事。只要团结的话……国会议员来的那天再干，效果可能会更好。干部们肯定束手无策，公司方面在议员面前就算是履行公事也只能答应了。”

“狗娘养的，天天光玩儿嘴皮子闹腾个什么呀……”

张氏在石头堆前打手势喊着两人。

“最后一艘船来之前咱们得快点装上一些，你们还在那儿瞅什么呀？”

收工铃都打过了，可他们装石头的苦力活儿还在照常进行，

最后一艘船进来后又拉走了满载着十层石头的四艘小船。

包干组的人累得浑身散了架，一个个像傍晚树林里的麻雀一样散坐在板桥的板子上面。他们正思忖着自己终于超额完成了四艘的量。大尉问东赫：

“咱们干了多少？”

东赫拿出手册打开。每艘二百元，两艘半，三，三，四，三艘半，四，一共二十艘，他计算完了之后说：

“总共四千块，工头捞走一千块还剩三千块，平均每个人三百块。”

“兔崽子，一千块不等于五艘吗？让他一个人先装一艘试试……”

大尉愤愤不平地说。张氏揉着模模糊糊的眼，蹭去眼屎，用手掌拍掉干在脸上的盐粒。干裂的嘴唇和无力的眼神已经证明，他是无法和包干的其他年轻民工同样受折磨的。看上去他已经俨然是个病人。板戌望着张氏的样子，丢下一句：

“老张撑不下去了啊。才包干四天怎么就一副棺材样儿了？”

“闭嘴，臭小子。”

大尉呵斥了一声板戌，张氏点了点头。

“是啊，老了没用了。年龄大的民工一开始包干就垮了呀。身子骨儿扛不住啊。老了之后才知道不行了。”

最后一艘船离开码头后，监工组的人下了牵引船，向他们走来。谁也不理睬他。他们膝盖一软，屁股一坠，就起不来了。组员叫一开始就坐在后面的哑巴小吴过去，见他听不懂的样子，便火冒三丈地吼道：

“妈的，你他妈真要这么干？好啊，要是不爱包干的话我就成全你们。”

“你去看看。”

张氏对着大尉向后面使了个眼色。作为年长者，张氏可能不愿意听到那混蛋派来的小毛孩对自己咋咋呼呼地骂人。大尉几个小时前刚跟监工组组长吵过一架，他环视了一下不敢反抗的同事们之后，自己嘟囔着走向监工组组长。板戌说：

“就是拼上命干也滚不进个金山银山来，反正也挣不来白手起家的本钱。”

板戌嘭嘭地敲着坐在身旁的韩东的头，又接着说：

“真恨不得把脑袋瓜子一头扎到泥水里去。”

“要说那样，这身子懒洋洋的啥事儿都不想干的时候，还不如去采石场偷个炸药包点上，用嘴紧咬着炸完蛋得了……”

韩东闲扯道。海边各个工地的民工为了赚到钱单，分别以工头和监工组为中心围成一个个圈正吵吵闹闹地嚷着。东赫对韩东说：

“我给你找个炸弹，你要不要咬着炸一次？到办公室前面去……”

“你还是连炸也一块儿代办了吧。”

东赫觉得现在这样说并不是不着边际的笑话。在民工当中，要是能利用某个人的牺牲，说不定会刺激大家参与斗争。可是又有谁愿意牺牲啊！大家都在互相等待的时候，机会也许就会错过。还有，就算是有人牺牲，也无法相信要求的条件会实现。即使临时答应了，也无法知道答应的条件什么时候能生效。大尉在浮桥对面的沙场上用沙哑的声音跟组员们争论着：

“咱们干活图个啥呀？”

他用食指捏起组员们撕给他的黄色钱单，给他们看了看，然后说：

“要是连你们也要扒一层的话，我们每个人不就只剩下二



百五十块了吗？”

“臭小子，你是真不想混啦，你这是到谁头上撒野了？”

组员做出后退几步的样子，却朝着大尉的脸狠狠地掴了一记耳光。大尉捂着腮帮子退了一步，站在旁边瞪眼看着两人吵架的哑巴小吴扑到组员身上就地滚成一团。张氏腾地站起身来跑过浮桥，冲着呆站在一边的大尉喊道：

“你还愣着看什么？还不快拉开……”

“别管他们。这些狗杂种得见点儿血才会清醒。”

韩东拽着张氏的衣襟。大尉蹲坐在沙子上，望着水边滚打的两个人。小吴骑在组员身上掐着他的脖子。板戌握紧拳头挥舞着喊道：

“打死他，往水里泡。”

海边其他分工地上的民工熙熙攘攘地围了过来，水路工作组的三四个监工组组员和采石场的两个工头从板桥上跑下来。小吴发出动物一样的吼声，揪着组员的头往泥汤里摁。组员四肢无力，小吴猛地一骨碌爬起来捞起一块石头举过头顶，变得像个疯子一样。

“抓住他，要出人命了。”

不知谁焦急地喊了一声。一个监工组组员急忙跨过沙堆，抱住小吴的腿把他拉倒。石头掉进了水里。小吴被陆续跳下来的监工组组员和工头压住了四肢。

“把这个疯子带到警备室去。”

有个组员说。小吴似乎还没有清醒过来，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挣扎着。其中有个人用皮鞋踩住了他。

“不许打人。”

“要打人我们就不客气了。”

五工棚的人在板桥上面喊着，韩东、板戌等人都抄起了板桥



上的木板。组员们用惊异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民工，扶起泡在水中浑身无力的同事。其中一个人说：

“这次就算了。给你们个机会好好觉悟一下吧。”

说着，他推了一下扶小吴站起来的大尉的前胸。

“闪开！”

一个工头冲着坡上围成圆圈的其他分工地的民工们说：

“都回去吧。”

人群蠕动着却不肯散去。民工中有人用不服的语气说：

“你别掺和了。都完了。”

“都下手的话，谁也不知道刚才谁动的手。”

“狠狠揍！”

他们吵嚷着。站在板桥上的三工棚的人也跨过了浮桥。监工组组长和工头们手里拿起石头，做好了防卫的架势向后退着。小吴甩掉大尉，跑上去狠狠地踹了其中一个工头一脚。工头跌了个狗啃屎，脸涨得通红，从人群中溜出去，四周立刻传来了嘲笑。他们慌忙逃离板桥，朝警备室跑去。围起来的民工们也三三两两地散开，回到自己的工棚。张氏跟在大尉身旁，边走边说：

“你到底怎么想的，看着那残废乱来也不管？这回可坏了。你以为办公室那伙王八蛋会放过咱们？你这人啊。”

“放心，一定让你爽快地拿到工钱。老张你也看见了吧？我有信心。”

“今天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

东赫插身到两人中间。

“监工组那伙王八羔子肯定会来报复的。工头们也不会善罢甘休。”

“正好对着干。要按数量来算的话，咱们可是他们的十



倍……看见了？”

“要是那帮家伙就带小吴一个人走的话，咱们就让他们带，咱们不能为了小吴阻拦他们。”

“哪有那样办事儿的？”

大尉有些愤愤不平，说完后吐了口痰。

“小李你就是张嘴。我看你跟做中介的一样，只知道看这看那的脸色。”

东赫变了脸色，嘴唇轻轻颤抖着。

“话说得也太难听了吧。你捞起来就乱揍一通，以为出口气就算了吗？就打死一个又能怎样？就算他们脑袋开花……”

“那你是想眼睁睁看着咱们的人被打死吗？”

“就是炸弹也得有引火的啊。”

他们远远地绕过仓库，走到通向工棚的路上时，果不其然，看见监工组的组员们正守在路口。大尉在东赫耳边低声说：

“就三个人，他们打的什么算盘？”

“看来他们也挺慎重。”

组员们朝张氏他们走来，其中一个说：

“有点事儿，大家就不要参与了。”

三号房的人愣在那里一言不发，站在人群后的小吴两手抄起石头冲到前面。但对方并没有被小吴勇猛的气势吓住，其中一个组员走到离小吴一步远的地方，做了个手势让他放下石头。哑巴见对方走上前来，气得发出嗤嗤声，抄着石头的手垂了下去。对方抓住哑巴的两只胳膊，另一个用藏在身后的短铁棒冲着小吴的肩膀敲下去。韩东刚冲上去，大尉就拦住了他，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呵斥道：

“让他们打死算了，别管！”

小吴的一只膝盖一弯跌倒在一边。站在最后的人转身用脚

踢了一下小吴的下巴，小吴挣扎着正要站起身来，结果却像只青蛙一样倒了下去。随后，他转过身去，趑趄趑趄地向海边爬了几步。提着铁棒的人疾步跟上去，开始抽打小吴的腰。小吴嘴里嗷嗷地喊着并长叫了一声。他的腰和背挨过三四下之后，人就鼻子蹭地趴在了红色的灰土中。刚开始说话的那个组员薅住他的头发向后拽着，带铁棒的家伙问：

“没留下伤吧？”

“就往脸上踹了几脚。”

组员斥责了一下别的同事，然后松开了小吴的头发。他转向张氏他们，用脚尖拨拉着小吴说：

“带回去给他上个冷敷吧。”

板戌把浑身散架的哑巴背起来，哑巴耷拉着脑袋，四肢像断了一般耷拉着。

他们轮换背着哑巴，上了坡来到工棚前面的空地上。四周的民工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一工棚和二工棚的人一拥而出。有人两手拢在嘴边问：

“怎么了？受伤啦？”

“让监工组的家伙给打的。”

东赫接着回答。

“让谁？”

“监工组。”

“办公室让干的。”

大尉又说了一遍监工组，东赫则阐明跟办公室有关。他低声对大尉说：

“慢点儿走，最好让更多的人都能看见。”

“人都快给打死了。”

大尉吆喝着。

“浑身都让铁棒给打透了。”

“因为啥事儿啊？”

“看不惯他们扒咱们的皮，这帮狗杂种就动手打起人来了。”

“都是办公室那边安排的，专门欺负咱们这些从外地雇的人。只要有监工组在，咱们就没法放心干活儿。”

东赫继续扯着嗓子：

“他们为啥让咱们包干呢？咱们浑身是债拼死拼活地干到底是养活的谁啊？”

大尉说。

“现在就给办公室写个意见书搞斗争。”

“我们工棚也都签名了。要是准备干的话，得先把监工组的小子们赶走。”

“我是为了提意见才签名的，不是要闹斗争的啊。”

“咱们跟他们说好话这些杂种们都动手，要是交意见书的话他们肯定连看都不会看。”

东赫说。民工们看到垂在大尉背上的小吴的惨状后似乎动摇了不少。

“我也签一个。”

“咱们又不是没手没脚，把他们揍个稀巴烂再说。”

五工棚的人扒开围观的群众跑了过来。二号房的资深民工把一只手里提的行李包递给大尉说：

“崔工头和监工带着那帮浑小子上了。他们说五工棚的全都解雇了，债也不用再收了。”

“让愿意走的人都走，把行李都放出来了。”

“有些欠债多的人正翻过独山走了呢。”

大尉把小吴移到韩东背上，系了系鞋带。他问二号房的老

民工们：

“好啊，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打算离开这儿吗？”

“那倒不是，是被赶出来的呗。他们正等着你们呢。秘书那家伙就那样。说是把领头的你收拾个半死这事儿也就了了。”

“都在这儿等着。我自己去跟这帮家伙谈判。”

大尉拨开人群走了。

“一起去把他们赶出工棚。”

“大家快去拿铁锹和锄头啊。”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嚷嚷着越来越激动。东赫上去拦住了大家：

“还是让他一个人走吧，咱们有更重要的事儿呢。眼下要想跟他们对着干就得有现金，今天干的不要换代金券了，都换成现金吧。”

“我说，今儿不是开支日啊。”

“昨天不也不是嘛，可他不也买代金券了吗？江书记那兔崽子不管啥时候都藏的有买代金券的钱。”

“去书记室。”

东赫问他们当中谁是资格老的民工，一工棚的人站了出来。东赫问道：

“各位，咱让他们把每个工作组的钱单直接计算成现金。要是他们露出想捞一分钱的苗头，咱们就把干活儿的钱从他们手里抢回来。”

“我们组昨天还便宜卖给那兔崽子代金券了呢，也得收回来啊。”

“过去的就算了。还有三工棚的人中……”

东赫看见了一个眼熟的三工棚民工组组长。

“大叔，你到十工棚那边说说咱们的事儿，让他们协助一下。”

“要不要让他们参与？”

“有几个前辈就行了。”

大尉朝着五工棚走去。前院空无一人。他早打探好了逃跑时工棚后面的路。他一到院子里就听见崔工头的声音：

“人来了。”

工头和总监坐在后廊台上，奉泽和兄弟们站在厨房前面。宗基打开房门出来，他把同事们的铺盖行李扔到了院子里。崔工头对大尉说：

“就是因为才决定把五工棚的人都解雇的。别再惹事儿了，快走吧。”

大尉不做回答，似乎有些放心地低头望着扔在院子里的包裹和洗漱工具、军用背囊等。总监说：

“会照顾你的家属路费的。我们一个电话就能把你们全部送进邑里的拘留所。”

奉泽的弟弟用缠在手腕上的铁链敲着厨房门的木板，小声说：

“我们啊……虽然对你意见不小，但你要是老实地走了也就闭上这只眼了。”

大尉瞟也不瞟他一眼，直接问监工：

“拘留所，我们犯什么罪了？我们是偷了还是抢了？”

“你自己最清楚不过了。”

总监似乎是要征得工头们的同意，一边把脸转过去一边说：

“在工地上煽动工人随便闹纷争可是违法的。”

“怎么违法了？”

奉泽挑起后面的行李晃着肩头到了院儿里。



“你不用装蒜,那可是红鬼子<sup>①</sup>们才干的勾当。”

大尉握紧了拳头。

“我们是像你们这帮混混儿一样拍干部的马屁喝民工们的血了,还是在招标上又扒一层钱了;是坐在酒吧里把施工条件换成支票了,还是贪污施工费了,兔崽子们。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还说我是红鬼子?你们他妈的不想想怎么去擦臭屁眼儿,还说拼死拼活干活儿的人是红鬼子,你们他妈的要是滚出去我倒也不会计较……要不这样的话,我他妈就是埋到那泥滩里也不能离开这儿半步。”

大尉一激动话接不上来噎住了嗓子。宗基从后廊台上下来对崔工头说:

“你就是跟他讲一百年的好话,他也还是想着要说服你呢。”

总监气愤地站起身来,从大尉身旁经过来到院儿里,威胁道:

“看来只能打电话了。”

奉泽站在大尉面前满脸嘲笑地说:

“你是不是就想着埋在这泥滩里了啊?呵,可真他妈什么样的愿望都有啊。”

宗基挖苦着,用脚把行李踢到一块儿说:

“这样活下去的话肯定是要埋在泥滩里了。”

宗基把脸凑到大尉能感到自己鼻息的地方,小声说:

“别对着干,给你足够的路费赶紧走人,要不到我们监工组来……”

大尉一脚踹向宗基的胸脯,他一屁股向后跌倒了。拿着铁

<sup>①</sup> 韩国用来贬低共产主义者的词语。

链、棒槌、锄头等家伙的奉泽家人一下子扑倒了大尉。大尉用两只胳膊抱着头在地上滚着。

跑到书记室的民工们一把抓住正关门上锁的江书记的后衣领，把他推到了屋里。

“不用把钱单换成代金券，还是直接给我们换现钱吧。”

“干多少给我们多少钱就行。”

江书记已经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早就吓得不成样了，他坐在椅子上假装翻账本。民工中有一个人用铁锹狠狠地敲着桌子，他肩头一缩吓了一大跳，打量着诸多发火的民工，解释说：

“现金都光了。我嘛，不就是个按公司指示办事儿的人吗？”

民工们看见他失去了平时狐假虎威的样子，感到很开心。平时因民工们不遵守秩序大发雷霆、催命似的往外赶人的那种耀武扬威的神气已丧失殆尽，现在他只不过是一个惊慌失措、心胸狭窄的生怕丢一分钱的小个子男人而已。

“包里肯定有。打开包。”

民工中的一个人抢过了江书记平时总夹在胳膊下的黑皮包，伸出手道：

“交出钥匙来。”

“把钱单的单子都收起来算一下。”

一工棚的老民工提议说，他们把皱皱巴巴的纸团都扔到了桌子上。

“一万一千块的。”

“今天可不是开支日。你们以为这样回头就没有麻烦了？”

江书记提了一下自己的威风。民工们抓住江书记的脖领子回答道：

“少他娘的废话，快拿钥匙，狗杂种。”



“以前买代金券的时候你那臭样儿我们看够了。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天天买下代金券后开支日再卖给我们捞一大把，这回可不买你的账了。只是让你给方便一下今天干的活儿。”

“就一天的呀，你这狗都不如的家伙。”

民工抓住江书记往上一提，他憋得咳嗽了几下，便把钥匙掏出来给了他们。老民工甩给大家一堆堆现金看。民工们顿时一齐发出了惊叹声，打了个口哨。

“看啊，咱们从前和票子根本就没缘分，一翻这狗娘养的家伙的包，才看见这满满当当的一堆，这么长时间咱们跟牛似的光让人宰了。”

“不光这些，这家伙还靠卖东西宰了咱们许多钱呢。还把带石油味儿的劣质烧酒装到废酒瓶里卖呢。”

“交出宰我们的那些钱。”

“好了，都出去吧。除了把今天的活儿换成现钱以外其余的不能动。”

老民工边说边推着同事们的后背。他在门前冲着里面书记的脸把包丢了过去。空中顿时下起了钞票雨，江书记这才醒过神来，急忙弯下腰捡钱。

#### 4

“不下班吗？”

工程师说着背起剩下的行李，抬头看了看站在窗边的所长魁梧的身躯。所长眼睛看着窗外，回答说：

“今天可能要晚一些。几天前就发现民工们的情况有些异常……”



“提出个一般条件什么的,跟他们定个约维持和平呗。”

“哪有合适的条件啊。”

说着转向工程师。他汗水直淌,掏出手绢擦着脖子。

“总不能比别的工地多给吧。现在干活儿的人凶得很。咱们不知道每天要打发多少人走呢。还有这种性质的工程本身就够有负担的……再加上工钱又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也不是个小数目。”

“最起码防堤的基础建筑得完工啊。国会议员们到底是哪天来考察?”

“后天上午十一点,准备简单举行个仪式。总公司也会来人,道知事<sup>①</sup>也会来,恐怕要丢脸了。”

“是不是民工们提前察觉到了,要故意来个下马威啊。”

“就算是下马威,可除了工钱之外还能有什么。咱们制定了一个适当刺激他们的方案,也做好了清除他们的措施。就是再激进的反动分子在主要势力里,只要咱们假装改善原来的原则,他们就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些人干活儿的效率低得不像话。石垣还是老样子,水路也是一团糟。早知道这样,承包给他们就是了。要是按照干活的量付工钱的话……”

“不是吧,我跟你的意见相反。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是不会有动向的。原来对劳动条件没什么感觉,但承包后一拿高工资却突然觉察到什么了。”

“从整体结构来看,我并不觉得他们的待遇不合理。现实情况就这样,还能怎么办呢?”

“不光咱们工地上用监工组,到哪儿都一样,理由只有

---

<sup>①</sup> 道为韩国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道知事为道的最高行政长官。

一个。”

所长又擦了一下汗，走到玻璃窗前。

“就是为了咱们不亲自介入这些事。必须通过工头们去控制民工。一方面让他们跟主要分子接触，来软的，另一方面对那些乌合之众，要么干脆压下去，要么好好诱导。”

“这可怎么办，这次视察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这个嘛，只要给他们看看工程进展情况，进行一下简单报告就行了。要是闹纷争什么的，咱们施工现场的威信就扫地了。”

“奇怪。哪儿……好像不对劲儿。”

他们嘀咕了好一阵儿，准备出门的工程师把脸凑到玻璃窗前说：

“那……不是总监吗？”

所长皱起眉头和工程师一起向外张望。

“正往这边跑的人是总监吗？”

“没错儿。”

而且，他们还看见在黄土堆上集合了一片黑压压的工人。他们分散成十几个人一伙儿，正往坡下冲过来。

“看样子不止是罢工啊。”

所长焦急地说。他打开办公室的门，等着总监跑近。总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快到办公室的时候更加快了步伐。他摆着手对所长喊道：

“坏了。”

“不是叫你把领头儿的那个叫过来吗？”

“你看看那边吧，一窝蜂都上来了。”

“是签名的那些民工？”

“签名什么的根本就不是问题。”

他气喘吁吁地好像要倒下去似的，一屁股栽到椅子上。

“杨奉泽那小子不该没头没脑地揍民工。我当然是想过去好好说一下，可跟上次不一样了。”

“那个叫大尉的走了？辞了没有？”

“那家伙可不是一般的拗。我不该就那么先走了。看来奉泽那帮小子把他揍了个半死。”

“什么？打死人了？”

“不是，好像是一时没气儿了。民工们现在……你看，都疯了。”

“电话，打电话啊！这工地上……”

所长不停地擦着流下来的汗水，频频望着外面。

“喂！工地上起暴动了。请派二十个警官，这次暴动非常厉害。”

“云地这边就是派十个也不容易啊。”

工程师说。所长冲着正手持话筒大声吆喝的总监又添上一句：

“光靠奉泽他们根本不顶用，得再添组员。到第三开发工地需要多长时间？”

“往返大约半小时。”

“好，派个人去把他们监工组的小子们领过来。组织暴乱的民工总共有多少人？”

“到五工棚就大约有一百多人，十工棚那边也有五十多人。”

这时，门哐的一声开了，领头的头包白布后面跟着监工组所有的人，他们一窝蜂地挤进来。奉泽头上那顶挡着丑陋烧伤的条绒帽子也不翼而飞，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相互看了看对方的伤，撕下衬衫，把手和头等地方包扎起来。

“石子没命地飞，好不容易才从工棚里逃出来。”

“挥着棍棒才冲过那帮狗杂种逃出来。”

所长哐地跺了一下木地板，用手指着他们说：

“好了好了，你们到底来这儿干什么？谁让你们随便打人的？方法不对嘛，太蠢了。”

奉泽也毫不示弱地暴跳道：

“到底哪门子不对劲儿？我们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不是你们说用什么手段都行吗，如今事儿一坏你们就想脱个一干二净是吧？妈的，我们组员都让人打开花了难道还能坐着等死不成？”

“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悄悄办了不就行了吗？在事态扩大之前要是以个人为对象压下去的话，也不会弄成现在这副模样。”

崔工头正低头坐在角落里发呆，听到这话他抬起头来说：

“真他妈丢人。你还是看看吧，这次是暴动，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说散的。”

总监拿着听筒叹了一口气，对所长说：

“警察那边不愿意插手，说让咱们自己商量着解决。还说很不方便。”

“给我。”

所长说着一把抢过了话筒。

“是科长吗？啊，是我。所长。我不是看这边治安不好才让你帮忙的吗？我们仓库里可是堆了不少的材料的，受伤的职工也不少。这事儿要是闹大了的话，不还是你们的责任吗？只要带走几个挑头儿的，事情不就了了？”

民工们提着铁锹和木棒之类的工具慢慢走了过来。他们默不做声地向这边移动着。到了办公室前面他们停了下来，里面



的人便更加着急起来。工程师说：

“所长出去训训他们吧。”

“我？这帮乡巴佬太激动了吧……”

“我到第三开发工地去一趟，把那边的监工组员们带过来。”

说着，总监站了起来。工程师也说该下班了，像要趁机溜走的样子。所长和总监出门朝着民工走去，走到离他们大约十步的地方停下来。站在最前面的是徒手的东赫和第三工棚的一个前辈民工，他们看起来反而比办公室的人沉着得多。东赫和前辈民工走出人群，向所长走过去。所长看见这两人走来，小声对总监说：

“这些人好像头一次见，你认识他们吗？”

“上次出事儿后进来的家伙。还有一个是跟大尉一起进来的。”

“就是这家伙四处动员签名的？”

“鼓动这事儿的准是大尉和那鬃毛儿。”

东赫刚和他们对面站好，就从工作服的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破旧的信封推给所长说：

“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罢工。”

所长用接过来的信封指着东赫身后说：

“罢工就罢工吧，提着镢头和铁锹来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想把办公室砸烂？要不就是想打人？虽说这儿是荒郊野外，可警察也还管得住，这一点希望你们明白。”

“我们只是为了防止监工组再耍赖。信封里面是我们的意见书和联合签名。”

“都要求什么条件——？”

所长也没有显出要把信封撕碎的意思，而是攥在手里傲慢

地问道。他深知自己绝对不能失去威风,应该像平时一样尽力压制他们。民工们来势强猛,提着工具义愤填膺地站在那里,可在所长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工地的防堤或者岩石、海水或者泥滩那种不会动的风景的一部分而已,根本想象不出其中哪个人会发火或哭或笑。他们带来的麻烦,最多就跟那出了故障的卡车或者裂开口子进了水的石垣差不多。虽然只不过是一种错觉,但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时,黄土坡上面稀稀落落的土房子和周围簇簇拥拥的民工群,看起来犹如一些海边的沙子或贝壳等自然风景一般。一打开工资本,映入眼帘的就只有工棚的号码和民工们一连串的代号。所长有些厌烦似的用手背蹭着下巴说:

“我不是问你有什么要求吗?”

“打开看看啊,看了就知道了。”

老民工说。所长这才撕开信封,掏出厚厚的一叠纸。总监说:

“咱们……到办公室里面谈吧。”

“你少掺和。”

说着,三工棚的人用恶狠狠的目光瞪了他一眼。总监看他们对自己并不感兴趣,迟疑了一会儿就从办公室后面的路回去了。所长开始用很低的声音读意见书。

——尊敬的“亚细亚建设”会长阁下。我们是云地第三开发工地雇用的民工。起初我们以为现实条件只能如此也就无怨无悔地光是干活了,但实在是有些太不合理,所以我们才团结起来集体行动,并顺便提几条意见。我们的工钱本来就不到法定的金额,而且半月才开支一次现金,又加上我们这些流浪汉大部分没有现钱,所以只能把代金券便宜卖出去来买些日用品,或者用便宜的代金券来抵工棚的



食宿费。书记们通过代金券趁机投机挣钱，而管工棚的也同样榨取工钱。大部分客地民工都欠管工棚的和书记以及他们开的小卖部两三千元的债。所以，即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另找活儿干也没法走，都被困在了这里。还有这活儿比建筑远远苦得多，比较容易的省力气的活儿都被当地的民工占了。涨潮和退潮的时候，靠大体估摸的时间来敲钟上工和下工，所以没有明确的休息时间或固定的工作时间，只要太阳一升起来就得干活。并且，由于有人离间劳工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总监以下的工头等劳务干部以组织监工组为名，指使外地的一些流氓出来明着榨取我们本来就十分微薄的劳动收入，并压制劳动的自由氛围。工棚的条件跟家畜的圈差不多，每屋安排十几个人，伙食也很差。这种规模宏大的工程，工棚本应归公司运营，靠个人的权力、资金以及所有权来运营，只能是独断专行。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将工资提到现在道级的工资水平，但前提必须是与劳动量无关并按天计算；第二，确立明确的劳动时间；第三，解散监工组，民工们轮班自治；第四，改善工棚条件，合并食堂并交给公司运营。每天的代金券可以和饭票抵消，但剩下的要支付成现金。我们的上述要求一天得不到实施，下列签名者就会进行一天的斗争，特此告知。云地开发工地现场临时民工一同。

所长有些不服气地翻看了一下后面的签名，抬起头来：

“所谓斗争，就是指罢工吗？”

东赫稍停了一下：

“包括罢工。”

“这么说就是暴动了。”

“为了得到改善，我们也得建立个组织。”



“什么组织？”

所长冲着东赫一脸嘲笑地说：

“你们和工厂的工人不一样。再怎么说明，你们不过是临时雇工罢了。”

“从一开始签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既然我们不是一下子全被解雇，就算别的民工进来，我们也有能力进行简单交接。”

“这么做你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吧？是给你们钱呀，还是酒啊，你们到底图什么呢？这不是故意找碴儿吗？”

“即便我们没有好处，那后来的人中也会有人能享受到劳动条件改善后的好处的。”

“咱们先撇开劳工和公司，从所有人的关系上来看一下。我也想尊重你们的意见，打开天窗说亮话。工地上用不着拐弯抹角，你们到底想要多少？你们的心情我也都理解，咱们换换怎么样？”

默默地站在东赫身边的第三工棚的前辈民工听了这话差点儿冲上去：

“我可是告诉你了，十分钟之内把监工组的狗杂种们交给我们处理，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冲进去。”

所长向后退了几步。他焦急地瞅了一下手表，望着民工们去食堂的那条洋槐路。

“还有个请求。”

所长正要回办公室，东赫上去一把拽住他的袖子。所长挣脱胳膊，又退了几步。

“有两个民工被打成了重伤，得住院。”

“在哪儿？”

“在工棚里由同事们照看着，可有一个伤到了头，所以很

危险。”

“知道了。给我们点儿时间吧……”

“病人和纷争是两回事。”

“把他们带过来的话，你们能说服民工们回工棚去吗？”

“那不行。”

“得给点儿时间啊。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得给总公司那边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办公室里你们也看见了，都下班了，只剩下几个担当劳务的职员了。”

前辈民工推搡着所长的胸，喊道：

“现在就去把那些狗杂种们叫出来。快点儿解决。”

“我们早就知道了。”

所长正要往办公室走，东赫把头凑到他的后脑勺上说：

“国会议员要来的事……”

所长向后看了看。他脸上现出焦急的神情，再次打量了一下东赫身后的民工群，然后匆匆地回到了办公室。所长刚一离开，同事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一拥而上把这两个负责协商的人团团围住。民工们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激动了，为他们自己争取到的形势感到十分得意，一副副大无畏的气势。他们争先恐后地问道：

“给提工钱吗，到底咋决定的？”

“说把监工组的杂种们交给咱们吗？”

“不用等他们交出来了，咱们干脆冲进去抓出来得了。”

“反正咱们……”

民工们提着木棍就要冲过去，东赫上前夺下他们手里的木棒说：

“得等。他们说得给点儿时间。咱们整天连活法儿都是等的，还差这一两个小时、一两天吗？要是无端打人、动家伙的话，

只能变得对他们更有利。”

前辈民工喊道：

“各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次说什么也得有个了断。大家愿不愿意一起撑到罢工结束？”

“我们就是想抽身也抽不掉了呀，都是签过名的人了。这心里头一次这么痛快。”

“我们十工棚能再带些人过来，让他们一起参加吧。”

“出了些差错，走了不少人。上次罢工的时候也是。咱们在这儿都搞成这副样子了，就是被赶去别的工地，估计这心里也不会痛快，干不好活儿。十来年的老陈账了，得痛痛快快地算清了再走。”

奉泽他们垂头丧气地围坐在办公室的一角，不时地抬头看着人们的眼色。奉泽支支吾吾地说：

“那边要是说把我们交过去就能了断的话，我们这就出去。”

所长正给警察局打电话，所以没理睬他们。崔工头用轻蔑的目光瞥了奉泽一眼，说：

“别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了。万一让他们把你们带走，那我们成什么了？要是再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今后干脆就把工地封了算了。”

“不管是完蛋还是了事，杀过去试试再说。”

宗基怒气冲冲地望着窗外说。奉泽回答道：

“你这秘书家伙，没你说大话的份儿。小子，要是你早点告诉我们的话，不就能提前使上劲儿了吗？”

“我早就说有些不对头，都提醒过几次了，可你们相信过我一次吗？”

“吵死了，安静点儿。”

被所长一喊，两人安静了下来。所长着急地等着，刚一接上电话就爆出大嗓门来：

“喂，怎么搞的？以后中央那边怪罪下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问机动警察出动了没有。行了，知道了。大家不都是互相行方便一起活的吗？你们想清楚了，事情过去后到底是哪边后悔。好的，只要把他们赶出工地就行了。”

所长嘭地丢下话筒，望了一眼办公室外边。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嘟囔道：

“警察们就是来了也是个问题。这些家伙们撑个三四天不动弹的话，明摆着吃亏的是咱们……”

“咱们让留在工棚里的民工们去说服他们怎么样？”

崔工头问。所长停下步子，仿佛想了一下。

“留在工棚里的民工能有多少？”

“闹事的只占全体的二分之一。”

“剩下的人当中能有信心买通几个吗？”

崔工头望着宗基，宗基在上次事件中也是负责这方面的，所以很自信地反问道：

“需要几个人？”

“大约五个……就够了。”

“五个不成问题。有几个会耍嘴皮子又会来事儿的。”

“最好不要找年轻的，越是有些年纪、资格又老的越好。你要是把这件事做好的话……知道吧？”

“好，我去试试。”

“马上绕后路去工棚吧。最好快点儿下手。”

宗基怕民工们注意到自己，故意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泰然自若地绕过办公室前面，顺着后面的路往工棚那边走去。崔工头往窗下张望了一下说：



“行了。没有一个家伙用心注意到。”

“签名名单要好好保管，以后会有用处的。还有，说是有个受伤的，伤口一旦恶化，咱们还得落个杀人收尸的名。”

“这种出乱子的时候不用担心伤了几个人，着急的是他们那边。有人受伤的话，说不定还能当成协商的条件呢。”

“他们提的那四个条件太不像话了。就是再不懂当今行情，也得八九不离十啊。当初这工程不就是冲着给公司挣个名分吗。咱们都不指望什么利，他们还让提工钱？”

“就算是上报给总公司也没用。”

“肯定说咱们无能。反正这次的事不能再扩大到工地之外了，得尽全力摁下去。”

三工棚的前辈民工走近办公室，把手拢在嘴边喊道：

“不能再等了。五分钟后要是再没有什么动静的话我们就开始行动，你们看着办吧。”

“这兔崽子，真想一脚踹死他。”

“让我出去吧。所长。”

奉泽提着木棒腾地站了起来。所长看到他鲁莽的行动后十分上火，但还是强忍着，捶着胸口向他们示意说：

“不用吹大的了。没有办成一件事，最后才成这模样的。你们将来在这儿干不下去了，得和第三工地的组员们交换一下。这儿需要老练一点儿的。”

“听见了吧？好像来了。”

崔工头说着歪了一下头。外面传来汽车轮胎轧过石子的声音。只见白色的警车绕过食堂前面的槐树路，后面满满地坐着被警棍和铁网头盔武装起来的警察。

正愣坐在那儿聊天的民工们发现了警车之后，慌忙站起身来嚷道：



“咱们给耍了。”

“是要拖延时间啊。”

“妈的，砸碎了冲进去把他们拉出来。警察我就怕了吗？”被激怒的年轻民工中有一个人揪起东赫的领口蹴着他说：“你他妈的猪脑子懂个屁，张罗了半天把事儿搞成这样？”其他民工也愤怒起来。

“这狗杂种，肯定是为了捞钱跟他们串通好了。”

“这些家伙跟警察都商量好了，假装去协商，其实是拖着等警察来。”

“这回我谁也不信了。”

民工们说着推开了东赫。

“谁的指示也不听了。现在开始个人有多大胆就干多大事儿。”

“现在还来得及把办公室扫平。”

办公室的玻璃窗被民工们扔来的石子砸烂了。加速驶来的警车发现前面的暴动后，立刻发出急煞车的声音，在办公室后面的路上停下。有个警卫从副驾驶座上跳下来指挥机动警车：

“只要往外赶一下就得了。要是以后落下警察和现场合伙镇压民工的话柄就坏了……”

办公室里面的人用桌子和椅子顶住门，低头藏在倒下的桌子后面。民工们扔完石子跑了过来。警察站成箭头队形，手里提着警棍，一步步逼向民工。警察绕到民工的侧面，拉大间隔，做出包围的气势。

“快回工棚去，请回工棚……”

民工们刚一往后退，监工组组和办公室的人便借着警察的到来，重新鼓起勇气一拥而出。民工们的石子又飞了过来。监工组组员们也对着开起石子战来。为了隔开双方，警察换成

“一”字队形，跑到石子战的中间站开来。所长喊道：

“你们怎么这样？得先把民工们打发回去。把他们赶回工棚。”

警卫通过随身用的扩音器对民工们说：

“都回工棚去吧。要求的条件会通过协商解决，先回宿舍吧。要是不答应的话统统逮捕。”

民工们乱嚷嚷道：

“你们凭什么逮捕我们，我们只不过是自我防卫而已。”

“应该抓走的是那边。”

喇叭里连连传出警告：

“法律对谁都是公正的。恢复理智解散吧。法律对谁都是……”

“我们不需要公正。”

“要是拒绝解散呢？”

“警察也支持那边。咱们是有钱呢，还是有后台？天下哪有可信的家伙，咱们就得信咱们自己。”

“去开仓库。仓库里肯定有好对抗的家什。”

民工们散成好几帮扫荡着工地，一个前辈民工向东赫跑过来说：

“怎么打算的？是正面对着干呢，还是协商一下？”

东赫说：

“只有在咱们展开行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商量。已经成这样了，就只能撑下去了。”

“工棚那儿怎么样？”

“那儿四面都敞开着，一天也示不了威。在这种情况下，那边稍微一强硬，咱们的要求就又落空了。”

“先回工棚吧。先撑一阵，要是不妙的话再找别的办

法……”

已经有一部分民工黑压压的成群成群地冲进了仓库。剩下的民工和组员们对峙着，慢慢地往后退，警察站在一边，一副观望事态发展的样子。所长对警卫说：

“你看看。你以为是场简单的纷争吗？这是不法分子煽动的一场暴动。我回头得跟道警抗议一下。”

“上级命令我们千万不要事前插手，让我们主要防止大事故发生。”

“这些家伙都成匪徒了去抢仓库……这还算小事故吗？”

“回头这些违法的人都得立案。我们不仅不清楚劳社关系<sup>①</sup>，而且这次情况特殊……”

“有什么特殊的？这才是传说的官僚主义呢。把责任一回避，是想应付了事吗？”

“喂，你这人……国会要来视察，要是拖到那时候的话，最后不利的是谁？说不定四处都吵着说警察滥用职权呢。”

警卫说着叫过一个警司来，把一部分警察派到仓库那边。冲进仓库的民工砸烂了临时工棚的铁门，搬到了里面。他们把废油装到空桶里，搬着炸药箱子和八字形的铁丝网捆。

其他民工堵住通往工棚的黄土路，为了防止监工组和警察接近，他们站着往下扔石子。下班的办公人员和到云地去的工头们坐着三轮车先到了，接着，第三开发工地的监工组组员们坐着亚细亚建设的黄色翻斗车也来了。组员们每人手里都提着铁丝和棍棒。

陷入困境的奉泽那帮小流氓看见援兵已到，立马精神抖擞起来冲到民工们面前。为了切断通往仓库和黄土坡的路，第三

<sup>①</sup> “劳”指劳动者；“社”指株式会社，即中国的公司概念。



工地的组员们绕到了右边。民工们一边用石子和嘲讽迎接组员们的凶猛气势，一边慢慢地向后退。从土坡侧面上来的第三工地的流氓们挥动着武器，从后面夹击起民工们来。民工的队伍顿时被冲散，铁锹和棍棒绞在一起，你爬我滚，乱成一团。双方都有三四个人受伤，民工们扶着受伤的同事退到土坡上面。麦克风里高喊道：

“不要再靠近他们了。他们回工棚之前，一定不能靠近他们。警告……”

民工们不再相信警察，公司调动的敌人就在眼前，工棚再怎么说是防备松散，不等有人提议，大家就都退到工棚后面的小秃山上去了。

东赫担心受伤的同事，就跑去五工棚。张氏不知道哪儿去了，只有板戊和韩东无精打采地坐在工棚的廊台上。板戊惊慌地东张西望着，一些匆忙路过工棚的人们嘟囔道：

“好像闹大了。”

“大尉兄呢？”

“醒过来了。”

“小吴怎么样了？”

“小吴站不起来了。腰被打坏了，以后不能干重活儿了。”

“上小秃山吧。他们也不会向伤员动手的。监工组的家伙们要豁出去了。”

“他们人数比咱少得多啊。”

“三工地的流氓们一下子全过来了。还有警察也合伙了呀。”

“这么说一百五十多人都被赶上小秃山了？”

“都是些过惯苦日子的人，只要一看见当官的制服浑身就软了。心上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呢。”

“到山顶上去干啥呀？”

韩东嘟囔道。东赫说：

“只能撑到国会议员们来了。要是咱们能坚持下去的话，公司也得要面子，他们不妥协就过不去。要是把咱们放到山顶上不管的话，他们就达不到这次工程上的目的了。”

房间里传来大尉孱弱的声音：

“小李在吗？”

东赫这才打开了偏门。

“醒过来了？”

大尉被衬衫布片包着躺在黑洞洞的房间里，门一开，他使出全身力气爬到了廊台这边。他的脸上还沾着干掉的血块，肿得老高。

“要把我留在这儿吗？”

一个小时之前还生龙活虎的大尉，现在已经目光浑浊了。东赫安慰大尉道：

“你是重伤。上山的话得露宿，怕你这身子骨撑不下去。你就是留在这儿，他们也是人，肯定不会下手的。而且还有外来的人看着，至少也得把你送到县里的医院去……”

“不行，从一开始我就希望看着闹斗争才留在这儿的。”

东赫频频看了看工地那边，瞧见三四个监工组组长正慢悠悠地走上来。他把大尉揽过来，抱到廊台上扶他坐起来；大尉皱紧了眉头，忍住头骨震动的剧痛。

“来，背上。”

小吴也打手势请求带上他，板戊便背上了他。他们五个人跟在民工们身后上了小秃山。警察堵住空地，一直把队形摆到了十工棚的后面，监工组的组员们正向小秃山靠近。

暮色降临，四周由暗变得越来越黑。

山上的民工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沿着山顶附近的岩石堆起了墙,用“八”字形铁丝网把容易攀爬的山腰那边挡住。他们在岩石后面安全的地方铺上带来的被子,扶着在斗争中受伤的人躺下。有一些民工正吃力地拖着装满石子的包和袋子,准备用来打石子战;还有些人打开从仓库拿来的炸药包装箱,掏出十几个像蜡烛一样的炸药包。

警察到工棚里观望两边的事态。气势汹汹的监工组组员们看到天一黑下来,立即开始往秃山上爬。一个民工说: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带炸药的几个民工在灯芯上点着导火索,冲着山腰下扔了过去。顿时间,几个地方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尘土飞扬,碎石四溅,连大块的岩石都滚了下去。这种威势出乎意料地镇住了对方,组员们被狼狈地赶到了秃山脚下。

夜幕降临后,民工们切实感受到了被孤立的感觉,他们在四处点上的废油火堆燃起了红红的火苗。下山到江对面村里走了一趟的人,端着满满一大碗米团子回来了。他们把买代金券剩下的钱拿出来,公平地全部分给了各个工棚。民工们以火堆为中心,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地交谈着。韩东把三号房应得的五个米团分给每人一个。包着头卷盖着被子的大尉看见韩东推给他的米团后,摇着头低声地呻吟着。他无力地说:

“我更想要的是水。”

“有几个人到江里打水去了,水一会儿就来。再忍一下吧。”

“伤口怎么样?”

东赫问。大尉费力地翻动着身子说:

“难说,疼得跟针扎似的,血好像也止不住。”

大尉又让他从包裹里拿出毛巾来,裹在一直渗血的包着头

部的衬衫布片上。

江对面的灯火在黑暗中闪烁不定。左边可见云地灯火通明的邑里,海潮声伴着风声从远方传来。转过身去躺下的大尉自言自语道:

“飘到这么远的地方了啊……”

正吞了一口米团子的东赫问大尉:

“什么……说什么?”

“村里的灯火看起来真远啊。”

东赫默默地望着飘在黑色原野上的村里的灯火。他看了很久,直到产生一种灯火的火花犹如苗芽的细毛一样散在眼前、点点灯火越来越近的错觉。好像有几家矮巴巴的屋檐下也亮起了灯,从紧挨着的窗户里发出的低低的对话声仿佛就在耳边。东赫说:

“好像在眼前啊……”

“我觉得它们很远。”

大尉说着,感觉村里的灯火就像夜里的汽车鸣叫着滑过田野一样。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勒令在陌生地方下车的人一样,而所有的灯光好像朝着指定地点发动的车辆一样。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世道要活下去真不容易啊。”

东赫没做声,只顾吃饭。大尉努力回顾家乡的村子,但脑子里浮现的只是他和妻子分开后暂住的那些工地附近的荒凉村庄。他之所以四处流浪,是因为给瓦匠当下手的时候听到过流浪民工们经历的事儿。瓦匠说,要是不想活得太累,想简简单单活的话,没有比做流浪民工更舒坦的了。如今亲自试过了才知道,瓦匠是光拣好听的说的。如果时机都合适,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事情等着的话,就是一辈子流浪他也心甘情愿。大尉觉得,自

己现在好像是头撞在了紧闭的铁门或城墙上，正流着血，而门和墙的任何地方都坚如磐石。

“好像有人上来了。”

东赫站起身来，俯视着黑黝黝的山腰。民工们在山腰两边拉上铁丝网，并在两头各指定好一个手持明子的望风人。他喊着问下面是谁，下面回答说是从工棚来的人。明子光下映出了走上来的张氏和三四张陌生民工的脸。他们上山后看见同事们满脸杀气的样子，有些茫然。工棚的前辈民工说：

“差一点上不来，待在工棚里好不容易才溜出来。”

东赫问张氏：

“下边情况怎么样？”

“给留在工棚的人供特餐呢。还吵吵闹闹地喝酒呢。”

“狗都不如的杂种们！”

不知谁在旁边骂道。一工棚的民工继续介绍说：

“监工们守着山脚，警察好像要在小卖部里熬夜。公司职员们也在那儿。”

“所长有没有说什么？应该给剩下的人说几句啊。”

“说示威不能拖到明天晚上。好像会尽力答应要求事项的。”

听话的民工们顿时沸腾起来，发出了欢呼声。

“看吧。咱们赢了。这会儿他们不敢踩咱们了。”

“得先把监工组的狗杂种们除掉。”

“从现在起就是累断骨头也有个盼头了。”

张氏说。

“后天上午国会考察团要来，他们说到明天晚上还下不去的民工都要被辞掉，还要让警察来逮捕他们。”

“得写个明确的保证咱们才能下去啊，咱们在这山顶上露

宿受苦盼的是啥啊。”

“所长说明天早上写了保证书送上来。”

“你凭啥相信那家伙？”

“要是那边来软的话，咱们明天晚上也准备一下下去吧。要是不妙再上来就是了。”

三工棚的老民工用十分平和的态度说。东赫从鼻子里冷笑一声说：

“要是下去的话就再也上不来了。办公室现在被动，都是因为后天上午的事儿，后天一过，刀柄就攥在他们手里了。”

“别担心，咱就说是大伙一起干的。只要他们明确答应不报复就是了。”

三工棚的前辈民工说。东赫离开他们，回到大尉那边的篝火旁说：

“要是打破这种对峙局面的话就完蛋了。得想好了再行动。”

东赫相信，民工们天天受监工组的气，没有转成怨叹而直接爆发为行动，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他认为，这是因为民工们意识到了自己所受的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不是铁锹呀垫子什么的，而是些背负着债务的劳累不堪的临时工。东赫走到大尉旁边扑腾坐下。大尉好不容易把头抬起来想看一下脚下的东赫。

“有什么事儿吗？”

“人心正在动摇，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这还不到一天呢，连可信的人都在那儿说胡话。”

“好像有人上来了吧……”

“有几个留在工棚的人来了，说公司以明天晚上为限会答应条件。我的计划是在国会议员前面公开协商。”

东赫呆呆地瞅着吱吱燃烧上来的油火。大尉说：

“那个……不是老张吗？”

“上了年纪的人没点准主意，还不如留在工棚里呢。”

“会不会是……”

大尉半信半疑地说：

“会不会是奸细？后来上来的这些家伙……”

“谁知道啊，都是些整天把没希望了挂在嘴边的老民工……可是当初。”

东赫摇了摇头喃喃地说：

“从一开始不就是自愿的吗？即使大家都下去，想撑下去的也还得撑着。”

“把那些家伙都送回到原地去吧。”

“我算老几？”

“现在剩下的人也跟墙头草似的左右摇摆，得让他们明白啊。”

东赫停了一会儿，帮大尉把滑下来的被子拉到肩头上盖好，说：

“我总有种可怕的想法……”

“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有什么可怕的？”

“我可以怎么想怎么做，现在却还不知道该做什么。可又有谁能理解我啊。”

东赫说。他胳膊抱着双膝，下巴靠在上面，陷入沉思。篝火的上部萦绕着一圈棕色，下面是稍淡一些的暗黄色影子，最下面是火芯。每当火花顺着风向飘过去的时候，浅色的影子就变成深深的黄色，舔着地面的部分便呈现出晶莹的蓝色。火苗沿着洒在地上的油顺势而起，仿佛要离开地面似的跳跃着。吐着火舌、随风摇摆的火苗看起来犹如起伏的波浪。东赫提起废油桶，小心地往上浇油。火苗噗地蹿上来，扫过了他的眉毛。烧上来

的火花又落了下去，像刚才一样不停地跳动着，仿佛被禁在固定空间里的囚鸟的翅膀。东赫真想一直浇下去。

初夏的烈日无情地暴晒着他们赤裸的后背，山上连个能遮脸的树荫也没有。他们就像跑了远路的狗一样，不停地喘着气。

“各位民工，我是现场的所长。昨天晚上大家在山上很辛苦吧？我们认识到了至今为止行政上的过失，决定无条件地满足大家提出的要求。首先，工资按照各位提出的意见，提高到道级的工资水平。第二，实行限时劳动制，中午安排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工作，如果超过规定时间，将支付加班费。第三，解散监工组。第四条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情况逐步实施，我相信能够像各位提出的要求一样，把兑换完饭票后所剩的代金券换成现金。各位民工，你们听到了吗？现在，其他的民工都已经在改善的条件下愉快地工作了。各位的要求都已经彻底实现了，你们还等什么呀？我知道上面还有伤员，你们不认为我们都有责任早一分一秒抢救他们吗？快点下来吧。你们好好商量一下做决定吧。希望你们也把伤员带下来。”

大喇叭里时而传来嗤嗤的杂音，听起来像所长读册子时一样的单调话。接下来是另一个人朗朗的声音：

“刚才公司方面已经说过了，据我所知各位的要求已经正当实现。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警察自始至终都保持绝对中立，今后也不会主动介入。警察告诫公司方面不能有任何报复措施，并承诺今后即使对纷争的主要发起者也要最大限度地款待。为了尊重参与纷争的各位的信念，给你们充分的时间思考将时间限于今天晚上。要是在此之前结束示威下来的话，可以继续在地上工作，如果坚持示威扰乱治安，为了官方名誉将毫不留情地严加惩罚。希望你们做出英明决定，停止示威。”



秃山上的民工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似乎不愿错过从喇叭里传来的每一句话。小卖部的屋檐下挂着一只喇叭,办公室的人和警察好像都在那里面。工地上的黄土在太阳光下显得更加发红,每一个工棚都好像空了一样。嗡嗡的喇叭声刚一停下,宿舍周围便好像只剩下太阳光一样。

远远地,第一采石场那边的凿岩机响起了发动的声音,同时也隐隐传来石头的破碎声。从山上看起来十分宽阔的海面上,有一只小不点儿一样的牵引船行驶着,后面泛着泡沫。当地的民工在海边攒动着挖土,跟平时一样,仿佛一切都跟山上的人无关,他们甚至觉得山上的示威似乎有些愚蠢。由于口渴和炎热而失语不言的民工们散坐在山顶的四处,好像不愿意互相交谈似的。他们散开坐着,似乎谁也不想征求对方的意见。

大尉的脸已经肿得看不清模样,好像是另一个人躺在那里一样。他疼得整夜呻吟,额头上渗出一串串冷汗,紧裹着被子还不停地发抖,而且还有绿头苍蝇总在他眼前飞来飞去地折磨他。真的,山上不光是民工,还有许多绿头苍蝇。一大清早,不知来自何处的苍蝇成群结队地飞过来,而且越聚越多。想必是晚上的鸟肥味儿、饭渣味儿、满身臭汗的人味儿把他们招引来的。东赫守在大尉身边,不时地替他赶一下苍蝇。大尉动了一下干得像肠皮一样的嘴唇,东赫知道他是想水喝,就把装水的烧酒瓶子递到他嘴边。大尉用沙哑的声音颤巍巍地问:

“今天好像是……最后的关键了。”

“不知伤口是不是更恶化了……还能忍住吧?”

大尉摇了摇头。

“不是伤口,是……示威。”

“只要过了今天晚上就行了,好像都受不了了。那边态度太温顺,所以大家开始动摇了。看样子都觉得要是撑下去的话

会吃亏。”

“可不是……第一张牌好有什么用。”

“现在还是咱们占优势。”

张氏用上衣驱赶着嗡嗡乱飞的苍蝇，靠坐在岩石上，围坐在周围的韩东和板戌，还有五工棚其他房间的几个民工正往下瞅着工地。张氏瞥了一眼东赫那边，随口来了一句：

“妈的……还有什么好等的？”

他们可以看见水路工作组用畚箕运土的情形，还能听见他们充满活力地和着拍子唱的调子。当正午前响起前所未有的休息铃声时，各个工地的当地民工们都找到树荫四下散开。上面的人清楚地看到没有参加示威的同事们去工棚里吃午饭的情景。韩东听到正在干活的人们的单调的调子声，用不满的声音嘟囔道：

“咱们算什么呀……把好事都给别人了，他们正挣钱挣得起劲儿呢……”

“休息时间好像够长的，我一直看着呢，还有在树荫下睡觉的。”

板戌也说：

“虽说咱们已经出来了……可那些干等好处的家伙们才精呢。”

“要是没有监工组的话也还能干下去，真是恨透了那些家伙才拼这一场的。”

张氏接着他们的话说。

“你们都看见了？那边简直就是摆宴席了，我也走了不少工地，可还没见过取得这么大成果的斗争呢。”

二号房间的人说。

“有没有成果现在还不知道。各自都有自己的主见，只要

咱们一起行动就行。”

张氏卷着卷着烟撒到了地上，他责备二号房间的人说：

“咳，真他妈憋死人了……你这个人啊，还有什么好等的？你是没长眼呢还是没长耳朵？你看看那边干活儿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骗人呢？”

“真懒得跟你说哩，咱们都是稳当人不愿做这种事，等着提个工钱也就行了。”

“这老家伙……”

大尉挣扎着想撑起两只胳膊，但却倒在了一边说：

“这老不死的……总这副样子，要不怎么还留在工地上。”

张氏立即安静下来。东赫默不作声地拿出张氏的卷烟纸，卷好给了他。张氏刚放到嘴边，东赫就给他点上烟，同情地搭话说：

“大叔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不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地结束了好一起干活儿嘛，可没想着要惹他生气。”

“知道了。”

他们心里都不十分痛快，只是默默地向下望着工棚。大尉用沙哑的声音冲着张氏骂了许久也不见反应，便用手指着他说：

“这个……还不如死尸的老东西，是个奸细！”

张氏背朝他坐着也不做声。板戌说：

“你这是什么话？跟老人家……受伤了就好好躺着呗。”

“不是……”

说完张氏站了起来，离开他们的身边说：

“你知道我内心里怎么想的？本来宗基那家伙还来找过我……”

他冲着大尉说了些模模糊糊的话。大尉小声嘀咕道：

“秘书怎么能找姓张的呢……明摆着的事儿嘛。”

东赫并不相信张氏跟其他民工一样是专门为了协商才上来的。张氏好像是因为害怕发生新的事态。不过东赫清楚,张氏早已抛弃了对斗争的信任。一工棚的领头民工也热得喘不过气了,他似乎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冲着坐在周围的民工们喊道:

“下去吧。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留在这儿?”

“咱们怎么知道他们这是不是想骗咱们下去,临时做给咱们看的?”

“净说些死心眼的话!他们也得要脸,在咱们面前公开说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呢?”

他旁边的人也用倾向于下去的语调说:

“就是再等……咱也得不着社长的待遇。要说个人恩怨嘛,跟那些组员崽子们的账回头再算也行。”

喇叭的杂音又响了起来,传出话来:

“各位,我是二工棚的民工。刚才办公室把监工组员都辞退了,说让他们全部离开。借各位的光,我们领到了提高的工钱,而且干得还很轻松,现在各个工地上的人都在努力干活儿。还有许多活儿等着各位呢。”

谈话喀地结束了,又传来职员的声音:

“请带着伤员们下来吧。至少得把伤员们送下来啊。下面的医生和护士们正等着呢。现在我们严重缺劳力,而且工程进展一分钟也耽误不起。就是想从明天开始正常工作的话,也得先结束示威呀。我们所长不能直接上山,请民工代表和伤员们一起下来协商吧。”

民工们从山顶中央往下望着小卖部,只见从门里拥出来五六个戴着黄色头盔的办公室人员,另外还有十几个没回去的警察。小卖部旁边的五工棚里也出来一些人,他们穿过空地斜坡

下面走去。韩东和几个民工嚷道：

“看啊！监工组的杂种们卷着铺盖滚蛋了。”

“坐上车了。”

“看来滚出工地去了。”

昨天和东赫一起带领民工们的三工棚的前辈民工朝东赫走来。他满脸微笑着说：

“准备怎么办？”

“难说啊，虽然得按照大家的意思，可我觉得……下去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些人肯定是用些临时的招儿骗咱们下去的。还有，我也怀疑后来上来的这些人的话。”

“明摆着是奸细。”

大尉说。他虽然被病痛折磨得瘫软了，可还不失平时的火气。

“不管是不是奸细，只要咱们不上当不就行了吗？就是不算老兄也还有三个伤员呢，都严重出血，得先治病啊。”

“要是坚持不到明天的话，说不定就完全成了对方的玩具了。”

“伤员呢……”

说着，前辈民工犹豫了起来。东赫俯视着全身发抖的大尉，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得送下去啊。”

“我不下去！”

大尉瞪圆了眼睛。前辈民工不耐烦起来。

“你这是瞎逞强。你这人。”

“下去吧。大哥，如今……没什么事儿可干了。”

“小李，连你也这样？”

“大哥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处。”

东赫很坚决地说。大尉好像还想说点儿什么,可似乎费尽力气抬起来的头又垂了下去。

“下去拿到明确的保障后再上来。”

“你看着办吧。”

老民工过去找抬伤员的人,民工们一窝蜂似的围了上来。他指定了四个人。他们把大尉连被子一起抬了起来。大尉望着东赫,东赫向他点了一下头。大尉虽然动了动嘴唇,但听不见他说的什么。所长满意地望着一小队从山坡上抬四个伤员下来的民工。

“就他们……”

所长哑然失笑。他心想,看来自己故意让监工组去三工棚的事儿,真算是对了。说实话,如果没有他们,管理民工还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这次答应了民工提出的条件,可他们被惯坏了以后总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越是这样就越是需要监工组。所以,在事态平息之前这段时间,暂时先把他们打发到别处去,同时也叫来了一些民工们不熟悉的别的流氓。眼下只能是假装提高工钱、实行限时劳动制,其实他是为了明天的行动打算先暂时喘口气。他计划事儿完之后,把主要的发动者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到警察那儿先来个下马威,然后再给他们塞上足够的路费,哄骗着把他们赶到别处去就行了。现在,他手中可算是毫不费力地攥了一份参加纷争的民工的名单。他打算把这些不法分子的一半交换到第三工地,剩下的尽管留下来,但要要把他们分散到各个工棚里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再一个一个辞掉。如果逐渐增加工作量,剩下的施工工地一缩小,民工就会显得越来越多,不到十天肯定就得自动裁员。然后提上去的工钱再一点点降下来,让民工们继续干承包,民工们不知不觉中就会变得跟以前一样。一边裁员,一边采用那些整天在工地上转悠的流浪



汉，正如给渔港换水一样，民工们都会渐渐变成新面孔的。所长很自信，能在十天之内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好并恢复原状。他比谁都清楚，谁也跳不出这严峻的现实的。民工们一走进来，他就指挥旁边的职员道：

“带着这些人和病号到办公室去。”

民工们显得有些懵懵懂懂。三工棚的前辈民工也满脸困窘地跟所长对面站着。职员和下来的民工抬着伤员朝着办公室那边走去，只剩下前辈民工和所长谈话：

“上面……还有很多疑心的人。他们希望能有明确的保证书。”

“保证书——？”

“你们要明确写上，今后也不更改我们建议的条件，不然我们是无法真正相信你们的。”

“好，给你们写。”

“还有一点。虽然我们有可能马上下来，但你们必须先把警察请走。”

“但你能保证今天晚上都下来吗？”

“上面的人要看所长怎么做再行动。”

所长很豪放地咯咯笑着。

“知道了，让警察们都回去。”

三工棚民工回到了山上，搬运伤员的民工却没有回来。他们觉得，特意回到山上似乎很不好意思。三工棚的前辈民工一回来，就把所长写的保证书给他们边看边说：

“就算明天国会议员要来，可今天警察和办公室的这些行动也都明摆着，还有什么可等的？议员面前也没什么两样的。”

“那些人定的是到今天晚上为止，咱们也得给他们个面子啊……”



坐在他们身边的张氏也随声附和道：

“按我的经验没什么可推的了……事情都已经这么决定了，要是再撑下去的话亏的只能是咱们。经历几次工地上的事儿就知道了，都是些明摆着的道理。”

“下去吧。”

“要是能喝上一盅再好好睡上一觉就好了！”

“嗓子都痒得受不了了。”

他们互相看着大家的眼色，对送病人下去的民工不再上来的理由做出了各种想象。

下面传来了下工的铃声。上工的民工回到了工棚，他们看起来像是悠闲地在工场周围漫步一样。三工棚的前辈民工走到独自坐在别处沉思的东赫背后说：

“我们现在，决定下去了……”

他在东赫背后踌躇了一小会儿。东赫很忧郁地回答道：

“你以为公司那边也像咱们考虑他们一样考虑咱们吗？想想那些人这么长时间以来是怎么对待咱们的吧。我不下去。”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那是你的自由。”

“连你也……”

说着，东赫腾地站了起来。

“要是有一个民工能和我想到一起的话，我也会一起行动的。”

“你打算等到明天吗？”

东赫也不答话，朝着一块更高的突出的岩石爬去。尽管他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但他的心已经敞向了明天，所以无论何种条件与自己对峙，他好像都能接受。

不知什么东西绊住他的脚，滚了出去。东赫无意识地捡起了那东西。原来是个用红纸包起来的炸药包。他想起了韩东昨



天说过的笑话,把那东西的捻子朝外含在了嘴里。嘴里被这个鼓鼓囊囊的大纸包弄得发干。

他靠在岩石上,面向工棚,几个下山民工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动着。只看见防堤,防堤那面无边无际的大海的水平线。叔叔坐的移民船不知是不是又在经过海边。

他相信自己的决定没白费,他自己都为自己坦荡无顾的心境吃惊。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希望之感似乎要充满他全身。东赫想告诉所有人和所有民工:

“就算不是明天也没关系。”

他自己下了决心。

东赫用舌尖舔湿了干瘪的嘴唇,又把炸药包放到嘴里。他嘴里叼着它,低头瞅了一会儿垂到脚跟前的导火线。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火柴,用颤抖的手一点一点地挪过去,小心地划着了火。捻子头点着了。小小的火花刺刺地冒着火星,顺着导火线燃烧起来。

(《创作与批评》,1971年春;《客地》,创作与批评社,1974年)

## 韩氏年代记

有一户破旧狭窄的战时敌产房<sup>①</sup>里竟住着四家人。房产所有者各不相同,他们中间要是有一家能独占房子的话,就能到地方小城市买几座数得着的大房子。之前占一两间房子的主人们离开的时候,都是分别出售优先入住权,所以他们一户传一户,二十多年来一直延续着这种避难时期般拮据的生活。

公务员闽氏用了整个一楼,司机卞氏家和教会执事寡妇家一起使用二楼的廊台并各占一间,角上背阴朝北的房间里住着一个单身老人。其他人家都是很久之前就住进来的,老人搬进来不过才是三年前即一九六八年四月的事儿。敌产房的每个人都记得,他提着个瘪箱子进来的时候那副阴沉沉的样子。他稀疏的几根白发背向脑后,身穿虽旧但不像老年装的西装。脸上长满斑斑点点的寿斑,目光模糊,特别是他那比一般人大大的酒糟鼻子和人中旁边那颗豆粒大小的瘰子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令人好笑。像生气一样垂下来的嘴角让人感觉这张脸的主人性格分外阴郁。他一开始就没什么家当。从司机卞氏家借的被子后来给了钱,老人自己又从市场上一点点买来了锅碗瓢盆什么的。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让敌产房的每个人没法放下心来。早知道铁道厅的前主人把这个房间卖给一个单身老头儿的话,他们早就走走后门设法把这房子要过来了。这个没亲没故的老头儿一

<sup>①</sup> 战争期间敌人盖的房子。

来到这本来就够复杂的大家庭里后,不仅大家都警惕起来,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有些疙疙瘩瘩的。并且,老人还有些怪怪的,跟街坊邻居连个招呼都不打。尽管他谁也不理,甚至连街道的老人们经常聚集的代笔房和福德房也不靠边,但由于老年特有的失眠症,他大晚上也在区里的胡同里转悠,谁要是碰上他都说疹得慌。因为要是老人见了人也有可能吓一大跳躲开,可人们要是想上去和他打个招呼的话,他却疑神疑鬼地端详对方一阵,然后自己嘟嘟囔囔地过去。在一个区里住的人确实都忌讳看见他。婆娘们中有一个却说,老头儿有一次看见小孩摔倒在地上哭,默默地抱起来送了过来,所以说他该是个淳朴善良的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敌产房的人渐渐地对老人产生了同情,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但人的性格嘛,都是千差万别的,不就是性格有些怪嘛,也就渐渐大体容忍了。不知道老人搬来的时候带了多少钱,看样子是寄存在搞债券的女人那里,自己一点点地取出来用作生活费。尽管人们不知道具体内幕,但相信他肯定是有钱了。因为以前挺清闲的老头儿最近到区里找些零活儿干,还偶尔去洞会领救济粮,饥一顿饱一顿地过。而且老人还找了份工作。他上午在家里,一到中午,肯定会到十字路口药店旁边的殡仪馆混午饭。殡仪馆那儿负责入棺的人去世后一直以来正缺人手,正想找合适的人选,也当是行善,就把这活儿给了老人。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收拾尸体的活儿。老人没活儿干的日子里,下午也总是坐在那儿用呆呆的眼神看着来往的行人。从办丧事的人家干完活儿回来自是不用说,就是平时,他也常常喝得大醉而归。老人经常不吃早晚饭,所以敌产房的其他人都在背后嘀咕,老人这样胡乱糟蹋身体肯定活不了多久。

有一天,公务员闽氏上班前心急火燎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的时候,偶然间向窗外低头看了看便皱起眉头来:那不是那老人

嘛,他从一大早就开始蹲在井边上洗内衣。占了一楼所有房间的闽氏实际上跟整栋房子的主人没什么差别,由于地皮都是以个人名义出售的,所以他在这些地主里面最有发言权。要是区里的人或是认识闽氏的人看见这种情形的话,明摆着要骂他的女人还要带上他,说他们没有人情味儿不懂道理。闽氏总看老头不顺眼,正要上班时看见老头这副让人心烦的样子,更是忍无可忍。老人弯着腰从盆里往外拿衣服的时候抖得厉害。他时而捶着腰抬起头来仰面望着天空休息一下。闽氏心烦地用带着埋怨的语调小声嘟囔道:

“真是没法睁眼看了。”

正在厨房里刷碗的闽氏女人打开木板门张望着说:

“人老了就是麻烦。要是你能知道孤老寡终有多可怜的话,老婆孩子都好好的不就是你的福嘛。”

闽氏怕女人又犯唠叨,闭嘴不做声,但总觉得老人的样子在心里疙疙瘩瘩的,就向女人央求道:

“我说,你出去帮帮忙啊,让人看见该骂咱了。”

“哎,你净说些没数的话。这老头儿可是全区人都知道的。我帮了他多少啊,可他从来没个谢的意思。连话都不答。就是个弥勒佛,这要是诚心都到了也不灵验的话,都想踹碎了呢,我又不是哪根筋不对头。”

闽氏腾地提高了嗓门叫道:

“那也得要个面子啊。那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他那副样儿上班?”

闽氏女人嘴里连连嘟哝着跑到井边,强行夺过老人的衣服。老头吃力地站起身来,捶着腰走到屋门前靠坐在廊台上嘘了口气。从二楼楼梯上下来的司机卞氏看见老人那样子,说“老人家累吧?”可老人却不做回答。深陷下去的眼眶在晨光的映照

下形成深深的阴影，颧骨便更加毫不留情地凸现了出来。那天老人的脸看起来好像涂了一层黄漆的头骨一样。仿佛在打盹儿的老人遮住眼睛站了起来，可脚像踩空了一样歪了一下。他好像十分眩晕似的伸开两只胳膊靠在墙上，一步步小心地上了楼梯。

正在井边给老人洗衣服的闽氏家的和洗菜的卞氏家的闲聊起来。

“这老头子，说句谢谢还能掉了他的面子是怎么的。”

“又是老头子的衣服啊。光看都觉得心里不舒服。”

“谁说不是啊。都快被这个鬼老头子烦死了。”

“昨天晚饭都没吃，又喝酒了呢。”

“你住在隔壁肯定都知道了，这要是安安静静地喝也就罢了，可时不时还大声嚷嚷啊！”

“时不时的那样。最近安静了一阵……他自己平平安安地去了也好啊。”

出来扔炭灰的教会执事寡妇突然插进来：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怎么了，你是不是还想沾点光啊？”

“你怎么这么说。到底是谁早就伸长了脖子等着那间房子空出来啊。”

“那老头子要是死了，房子可不是就那么白得的……都是有权利的。”

卞氏家的看双方激化了，就劝道：

“说着说着笑话怎么就吵起来了，要是可怜他的话，干脆去带他做个礼拜吧。”

“我也打算带他去我们教会呢。”

“把个收棺的老头儿带到礼拜堂想招神带鬼呀？”

“再怎么看也觉得这老人不像是干贱活儿出身的。”

“肯定有一定的身世,我从一开始就觉出来了。”

“是孤老头子晚年的身世呗。”

卞氏家的觉得不止是那样,摇了摇头。

“你忘了前几天老头儿关着房门的事儿了。我见门稍开了一点就往里看了一下。那里面的照片就落在跟前。是张全家福,好像好多年了。老人家那时候是个很潇洒的男子汉呢。穿着笔直的西服,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呢。夫人也顶漂亮呢。”

“我也看见那张照片了。”

“订棺材的朴木匠说他就一个女儿呀。”

“那怎么能知道。都是些半斤八两的老酒鬼。要是有老婆孩子的话,也用不着祈祷什么一百年了,可自己还这副穷样儿呢。”

“那朴木匠以前不也来过吗?”

“那天老头儿生病没出去的时候,我看他拿着寿衣来了,肯定是互相嘱托后事了。”

“知不知道他提前找好墓地没有。”

正要出门的闽氏听见二楼好像发出什么东西摔倒的声音。那声音和小东西掉下来的声音不一样,震得底楼天棚都动了。闽氏不安地抬头向二楼望着。虽然上班时间晚了,但同住在一起,要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儿假装不知道又不像话。他只好向院里的女人们急火火地说:

“老头子好像在二楼摔倒了。”

他很不情愿地迈着步子,故意大声清着嗓子上了二楼。卞氏家的,寡妇,闽氏家的,一共四个人,似乎能想象出发生了可怕的事儿一样,屏住呼吸上了楼梯。刚上到一半,就看见脚绊在门槛上的老人。要是扑腾一下掉到楼梯下的话,肯定当场就没气了。可能是楼梯这边黑洞洞的,他用手摸索着上去一开房门,便



被外面突然射进来的阳光照得眩晕了。要不有可能是洗衣服用劲太大,血液循环不通,又加上上台阶,所以引起了一时的昏厥。唯一的男人闰氏跑过去扶住老人的腋下把他抬了起来。老人双腿哆嗦不停,头完全低垂着,闰氏把他放到了被窝上。箱子和汤锅、饭碗,还有穿过的内衣碎布片,把整个房间弄得一团糟。老人人口吐白沫,气息又急又粗。寡妇打扫完他吐的地方又给他擦脸,嘴里说着“天啊”,退到了一边。

“这身子……全身僵硬了。”

卞氏家的十分惋惜地说:

“得叫个医生啊。”

“去跟张医生说说吧。老头子曾在那儿干过。”

大家都赞成闰氏的话,卞氏家的跑去通知。卞氏家的是女人们当中年纪最轻也是最重感情的。平时要是老人不吃晚饭的时候,她偶尔敲敲门连汤带饭送一碗,老人的衣服要是破了的话,他就让老人脱下来自己给缝好。这个女人跑去准备通知张医生,可木匠朴老头子在大大小小的棺材中间放了张平床正躺着睡觉呢。卞氏家的本来就受了惊吓,看见这种情景又打了个寒噤,因为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这昏暗的木匠棚一大堆棺材中间还好好地躺着个大活人。这女人用受惊的声音故意大声喊道:

“收棺老大爷去了。”

朴老头儿从平床上慢悠悠地起来。他为了逆光下看清对方是谁,眯细了眼睛打量着卞氏家的。

“这会儿正……”

朴老头儿一点儿也不惊慌,慢腾腾地下了床穿上鞋子。他连膘都不膘一眼急火火跑来的卞氏家的,在工棚里转悠着好像找什么似的,最后提起一个紫色包袱出来。他似乎这会儿才发现卞氏家的一样,问道:

“老韩死了?”

“不是,是摔倒后没气了。得叫个医生去看看,主人没在吗?”

朴老头儿愣愣地瞅了瞅卞氏家的,又把包袱重新扔到里面说:

“正准备给他穿寿衣呢,不用叫医生。”

他又回到床上坐下。

“医生也叫不起。估计他本人也不想叫。”

“那你不知道他的家人或跟他有关系的人吗?”

“呵呵,收死尸的两个老头子不过是一起做个伴去黄泉路,我去刨什么根问什么底啊。死了的话我去收棺就是了。”

可能是他见人死的事儿见多了,所以话说得十分稀松平常,让卞氏家的满心失望地回来了。为难之际,他们决定施舍一下作为邻居的好意,来共同负责,所以一起叫了医生。医生翻了翻老人的眼把了把脉,检查了一下血性反应,摇着头说:

“够饿了。是脑血栓。要是不住院的话是没希望活过来了。”

闽氏附加说明道:

“他就一个人过也没个家人。先来个急救措施也行啊。”

“做和不做没什么差别。就是当场入院也有一半希望,已经晚了。”

“拿身子骨不当事儿整天喝酒……”

“要是喝酒上瘾长期积成的病,后遗症很严重。可能会带上半身不遂和精神痴呆。”

医生继续说,一般两三天后会恢复意识,但马上又会重新发作,要是没有能力住院的话,就把亲戚家人叫过来准备后事等等,很露骨地说完就离去了。他们无力地望着处于昏睡状态的



老人。这几天大家让他搞得都很丧气，他们感到十分可惜。老人像死过去一样，躺了一天后又恢复了意识。从昏厥过去的第二天开始，也就是大约三十个小时之后，他睁开了眼睛。当然，四肢一动不能动，话也讲不出来。寡妇把同一教区的教友们叫来做了个礼拜，牧师把手放到他头上刚开始祈祷，他呆滞的眼角就渗出一汪泪水，过了一会儿顺着干瘪的脸庞流了下来。老人神志刚一恢复，闽氏家的就着急起来，她忙着催促自己的男人：

“今天咱们得要个准话儿。老头子这会儿醒过来了，要是再不要的话就没机会了。”

“要什么准话儿？”

“房子问题呗。每空出一间房子来就得占上，要不这样的话就得永远住这半拉房子。”

“按老人的意思办呗。”

“现在这老头子就是个没魂的稻草人，还不明摆着嘛，平时卞氏家的经常伺候他就是为了留个后手，死了之后就是让给她家也没说闲话的。说不定早就商量好把房子让给她家了呢。房子是不变的，那老头子可活不了多久呀。”

“那能怎么办啊，人家的东西……难不成还想抢人家的吗？”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住上个囫囵房子啊？要是卞氏家占了，那可就越难了。”

“在快死的人面前说这些太刻薄了。”

“有什么刻薄的。这世上的人心都这样，谁不想自己沾光得便宜啊。”

“就是美元也得赶紧弄来啊。大约需要十万块左右。”

“老头子人都跟死尸一样了，用不着十万块，有五万块就够了。”

“卞氏家的可要觉得可惜了……最近不想为这些事吵架。大家得和和气气地商量着来。那屋子就那么点儿，还脏得要命。”

“去把钱拿来，给他们看看合同，顺便提一下让卞氏家的管钱怎么样。还有，咱们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老人，也是给区里的人做个交代，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真是头疼。占这日本敌产房的时候，真该把整个都占了。”

“这道理我们又不是不懂。当时的时局不就那样嘛。”

闽氏家的弄来五万块钱，在老人面前让卞氏家的确认好了，又做了个从老人那儿转让房子的契约。卞氏家的从五万块中拿出一半来做葬礼补助费用，给了朴老头儿让他去买块墓地。这样一来，老人就是死了也没有人损失什么了。就是老人自己也没有损失什么。只不过是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儿而已。老人重新发作之后奄奄一息的那几天，各家都惶恐不安，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过了四天，有人提出在出殡之前，也就是把尸体抬出去之前，先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为好，于是他们把屋内和箱子里的东西，以及乱堆在四处的衣服和破烂都拿出去烧掉了。炊具和箱子白白送给了收破烂的。

能当遗物的东西，也就是那个看起来还算高级的旧皮包。老人的皮包里有本带黑塑料扣的手册和一个镶着象牙把的德国进口听诊器。闽氏打开手册看了看，见上面用芝麻粒大小的字迹写着些什么，最后面是通讯录。别的都用圆珠笔勾掉了看不清楚，最后面那张上新写着三个地址。这些以为老人举目无亲的人都惊讶起来。他们虽然后悔自己做事太鲁莽，但接着承诺，到时候为了不挨老人家属的谴责，必须互相维护辩护，最后才发出去三封电报。

发出去消息的第二天晚上,天色近暗的时候,一位穿着入时西装的老绅士和一个看起来五十来岁的夫人来了。昏睡状态的老人正如预期的一样,没能熬过那天晚上。葬礼推到了第二天。一个高挑个儿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的姑娘晚到了一天,和他们一起守了最后一夜。熬夜的只有他们三个人,所谓的葬礼真是凄凉得无法形容。

从房里传出他们唧唧嗡嗡到很晚的谈话声。

“韩荣德的消息断了恁长时间了哩,所以我以为他在哪个地方城市开店哩。我觉得韩君太保守太单纯了。这是他的缺点。我呢,和他正好相反,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从来不会骗个人也不会使个心眼儿,我成天为他急得上火哩,可我从来没嫌弃过他。相反还助长了他的脾气哩。”

“我父亲也是知道我哥这个脾气后,说他要是没有点技术的话还不得饿死哩。可能还说,让他学医就是他医术再高明也难生存下去。说我哥他得娶个好媳妇哩……得找个聪明机灵的女人在背后扶持他、多督促他,他做事才不会不糊涂。在平壤的我嫂子可不是那样的女人,怪文弱的。我哥性格这样,女人得精明些才是的哩。”

“你是说他牛脾气吗?呵呵,女人问题嘛能有啥子大关系么。虽说这都是因为韩君自己越南<sup>①</sup>过来才这样的。不过荣德对自己太严格了。没有马马虎虎过去的时候。而且还不能表达出来光是自个儿心里难受。他把世上所有不正当的事儿都算在自己的账下。我也是不知道替他着了多少次急哩。这乱世上韩君就一动不动地光是吃亏了。就说收复平壤那会儿吧,我是平平安安地躲起来听着收音机过的,可这伙计不是差点就死在

① 因五十年代朝鲜半岛南北战争造成了大批越南、越北者。



刑场上了么？”

“好像总是那样过的哩。徐博士你也知道。到了这边来就不那样了吗。也真是个不走运的人。恁淳朴的人，我以为就是世道翻一千遍个儿他也不受影响……可偏偏完全相反哩。”

告别之夜似乎极为漫长。

大学医院里这种人心惶惶的气氛已经是第四天了。终于，总动员令下到了大学教授们这儿。外科的郑教授郁郁地说：

“名单上没有韩老师。”

妇产科的韩荣德教授听见名单上没有自己的消息后本应感到放心，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不安。按经验，任何时候总是站在多数那边才有利。历来对待剩下的少数总是像处理废品一样。韩氏说：

“要把咱们送到哪儿去呢？”

“可能不是送。是留在平壤。”

正在收拾抽屉的郑教授停下手来，用疲劳的目光向外看着操场。两台车头扁平车身高大的苏联军用卡车停在那里。操场上到处都是炸过后留下的水坑，房子倒塌后的废墟上杂草茂盛。郑教授叹了口气：

“只要留在这儿的家属能受到正常待遇就算万幸了。都被调到前线了。可能会授给教授们少佐或中佐的军衔。”

“人民军真的打到洛东江了吗？”

“不清楚。宣传说正在对釜山发动总攻击。”

韩荣德正猜想着的所谓重要发表就是有关义务军官入队的事情。大学主楼彻底被摧毁了，只剩下四面墙壁还伫立在那儿。医生们自不用说，就连助手和仅有的几个护士也围坐在台阶上，正在听一个像是党员一样的人演说。由于不断的袭击，大学院

内已经破损不堪,平壤医学专门学校时期的样子已经无影无踪了。以前的崇实专校改名为金日成大学之后,平医专作为其下属的医学部,当时已经归党的行政机关来管理了。大学和医院都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功能,随着战争的爆发,年轻的学生们结束了形式性的短期实习后都被派去做义务军官,剩下的只有老教授和侥幸没有被征去的大学实权者。如今,就算是教授也没有学生可教了,最后该去的地方只能是前线。除了妇幼老少,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人都被派到前线去了。郑教授把手伸向还在茫然地望着窗外的韩荣德教授。

“韩老师,咱们提前道个别吧。彼此都得度过这段乱世好好活着。”

“保重身体。”

两人握了握手。从解放前开始到现在,还留在大学里的人不过七八个,他们跟那些新手不一样,他们之间有一定的信义。他们连对方对党是怎么想的都能大体猜出来,虽然表面上不说,但都互相同情,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早早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以至于不陷入这种可笑的境地。

“让名单上漏掉的人去院长室。”

“知道了。”

韩荣德教授从研究室出来,朝着在主楼被炸毁的废墟上临时建的三间木板房走去。路上碰见了他的两个年轻学生,他们经过时笨拙地敬了个礼。其中的一个已经换上了军装。

“老师没有收到入队通知吗?”

“好像把我漏掉了。”

“其他前辈教授可是都去了啊。”

“可能因为老师的专业用不上吧。”

韩教授克制住自己难以形容的憋闷心情,勉强吐出一句:



“好好作战。”

他根本不知道让他们和谁打,为了什么去战斗。从身边路过的他们,由于需要承受跨越了整个韩半岛的军队所造成的粮食危机、承担种种紧急职务,以及不停地被动员去作战时劳力,脸都晒得黑黝黝的。急于穿军服的样子似乎是在炫耀自己还有能经受住考验的血气,但这种血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应该说是—种时代的狂气。

八月初开始,平壤广播局和朝鲜劳动党部就—直宣传人民军占领了南韩的所有区域,攻陷釜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韩荣德的父亲韩洪晋牧师撑着衰弱的身子,跟几个忠诚的信徒—起熬夜进行秘密祈祷会,主旨是让上帝的力量制止这场覆盖整个国土的疯狂战争。进入八月底,攻势更加猛烈,已经没法再待在平壤市里了,韩教授把老父老母和孩子们送到江以西,家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两人。他希望从那种每天都有可能被那些人清除的恐慌感中摆脱出来。他们早晚会把—些可信的毛孩子推出来当教授,到那时明摆着就不再需要解放前留下来的教授了。

四处陆续传来进攻的警报声后,空炸队忽闪着翅膀飞了过来。几乎都成了废墟的平壤市街道上依然硝烟四起。韩荣德虽然迅速上了台阶,但看见—帮去前方的年轻修习医生正围成圈,挥动着拳头开表决大会,他有意避开,绕过台阶那边往斜坡上走着,正好碰到了走在前面的徐学俊教授。他们从平壤高保到平医专再到京都大学—直是同学,所以可以开诚布公地说话。他们清楚,不管命运如何都有可能同舟共济。徐学俊教授看看后面,等着韩氏走近后小声耳语道:

“咋子回事儿哩?是不是就整咱们呢?”

韩氏用自嘲的语气说:

“不知道哩。我可能是因为专业呗。”

“学位和临床经验又有什么关系爱？”

“也年老了呗，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有的是，要咱们干什么呢。”

“也不是那么回子事儿哩。你瞧瞧金博士和郑博士。还是咱们五年的师兄呢。”

两个人惶恐不安的程度彼此一般。他们只不过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在大学医院里看病，到教室里机械地讲课而已。但韩氏和徐氏遇到什么批判会啦、演讲啦等这些义务性的政治活动时，就找各种借口逃掉了。都是些五花八门的人民表决大会和各种团体会议。大学的同事们经常告诫这两个不积极的人，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他们偶尔也被迫去坐下听他们的演讲，也提些没意义的问题，做些回答，马马虎虎地撑过来了。韩氏看出来那边对他们两人平时暧昧的态度已经注意上了。名单上漏掉了作为师兄的朴教授和韩荣德、徐学俊等三名教授。朴教授当时立场十分可怜：之前还可以随便出入三八线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老么去看望在首尔做官的大儿子，至今没有回来。战争一爆发，更不容易见面了。他家只剩下老二，战争初期当了军官候选生，说是在南浦训练的时候还来过信儿。人民军开始南下占领了首尔后就杳无音信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他和老母亲留在平壤。他们虽然来到了院长室，可朴教授依然低头沉默着。医学院的院长曾当过苏军义务将校，跟随占领军过来之后脱了军装入党的。时代风云重要之极，当时只要是苏军出身，根本不需要顾及思想阶级成分什么的，只管占据行政要职。他们作为解放占领军的外国军人，当然很容易掌握从未了解过的本国政治权力体制。他们的组织合并到了苏维埃联邦的实际利益中，他们像留在北韩各个地方的无名民族主义者或有觉悟的人一样，作为从不厌烦的心腹，正是苏联要积极支持的合



适人选。他们的政权为了巩固权力机构越来越僵硬,在备战期间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医学院的院长首先声明,中国共产党出身的延安派是非正规部队,跟自己出身的正统苏联红军的内地派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且特别说明自己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细节。三十左右的年轻人对这些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教授,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轻蔑的意思:你们的利用价值只不过到一帮年轻有为、斗志高昂、党性坚定的年轻医生们担当起教育任务时为止而已。他嘴里吐着一些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性、根疾性的灰色影响等常用的词语,严厉训斥着这些教授。换上干净利索的军装、戴着总座肩章的院长,随着哗哗的军靴声进来了。他冲着犹犹豫豫要站起来的三个人点了点下巴。

“啊,好的,坐吧。我的通知也来了,要被派到首尔去,可能要跟你们分开了。所谓医生嘛是技术劳动者,从一开始就应该在精神方面做好为实现共产革命的劳动奋斗者和爱国战士们牺牲的准备。眼下在解放前线上,我们的人民军队正在浴血奋战。前线上之所以需要医生,不就是为了那些为早日解放祖国而受伤的战士们重返战场吗?国家虽然需要各行各业的同志,但更加需要战时的医生同志。我们正是因此才觉悟到,应该走在总动员令的前面。但是,怎么有些同志会从队伍中漏掉了呢……徐同志,知道理由吗?说说看。看你不回答,我就知道你还没觉悟出你的错误来。通过检查你的成分和平时的政治斗争经历等等,同志们得出结论:你没有资格去爱国前线做义务军官。虽然党剥夺了你们两个同志的教授资格,派你们去劳动前线,但考虑到同志们长时期受帝国主义影响的情况,我向中央党请求了一番。今天调令下来了,让两位同志去人民医院工作。以前车为鉴,今后要奋发向上为党献身。今天先回去,明天开始到医院食宿,提高为人民奉献的觉悟。”



所谓中央人民医院,是以前平壤道立医院的新名称。医院的一部分已经被炸毁,虽然只剩下几幢楼,但也是些随时都可能倒塌的老房子,所以没法用做医治楼。楼周围搭着棚子或是做成壕堡,在地下诊断或治疗。剩下的这些医生大部分都是只接受过短期教育的人,医疗水平低得令人寒心,能干活儿的健壮些的助理员们也都被派到前线了,所以只不过名义上还叫个医院而已。由于连连轰炸和传染病造成越来越多的病人需要治疗,韩荣德教授和徐学俊教授忙得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累得鼻血直流。总共就几个医生,也没有像样的药,几乎没有医疗设备,一个医院里要治疗一千多个伤员,有许多重伤员的只能眼睁睁挨到死,所谓的治疗也不过是走形式而已。正因为如此,党才单独分出一个最干净的伤员楼来,特别安排党员和家属。教授级别的韩氏和徐氏在特号楼里担任主治医生,一个专门监视两人的年轻医生负责急诊室。和他们一起被总动员令排除在外的朴教授,听说十分可怜地被拉到了义州那边。

两人在人民医院工作了大约二十天后,传来小道消息说,洛东江战线的人民军完全惨败,首尔失守后继续向北退。从那以后,平壤的气氛就更加恐怖,加紧了街头盘问和住家搜索。就在那时,遭受轰炸和饥荒之难的整个平壤又受到了斑疹伤寒的侵袭,这种病毒肆无忌惮,势不可挡。不用说免疫血清了,就是抗生素都不好对付,而且接受过教育的防疫要员也严重不足,用原始的方法又没法阻挡。遍地都是病人,但也只能扔在被炸毁的医院楼房的屋檐下或是院子里不管。应急的手段也只能是将食用盐水调入吊瓶来代替不够用的化学药品。医生的首选疗法,就是帮助身体本来比较壮实的病人靠自己的体力抗过去。女人或小孩由于引起了高烧和肠出血,都在发病过程的中期死了。感染上的伤员们大多在发烧初期就死了。当嘴唇干裂、皮腹脏



肿胀的病人们拽住从身边经过的医疗员央求救命时，医生反而得用低沉的声音进行安慰说明。几百名感染的病人躺在自己拉的屎尿上，只是空睁着两眼，看起来仿佛是一些冤魂。医生们由于极度的疲劳和万般的绝望，也是生不如死。他们经常夹在病人中间失神忘魂地打着打着盹儿被惊醒。

十月七号听到国军过了开城这个消息后，徐学俊决定从这个地狱般的医院里逃走。他一整天在特号洞里这头那头的装着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直到傍晚才去找韩荣德。徐学俊问助手，助手有些惊恐地说，可能又到普通病号洞去了。他们忙得好几天都搭不上一句话，有空也就是几分钟，只能随便找个地方合一下眼。韩教授就是抽出一点空来，也要去几乎没有医生治疗的普通病号洞看看传染病病号和急诊病号。做院长的党员每次发现韩氏不在特号洞的时候就把他叫过来，大发雷霆地训一顿。院长的意见是，光治疗规定的爱国人士和从事平壤行政工作的人手还不够呢，韩教授竟然依旧去普通病号洞看病。因为他父亲是监理教有名的牧师，所以一般病人中他也有不少认识的。而且，他们当中有许多病情更危急。因为特殊阶层一般都在安全地方隐蔽好了，所以受到的袭击相对轻一些。徐学俊教授在吵吵嚷嚷的众多病人中，始终找不出韩教授会在哪个角落。他来回找了半个多小时，发现他在防空壕里正准备做手术呢。有个腹部被炸烂的十三四岁的丫头躺在防空壕外面。韩教授和普通病号洞的面熟的护士以及中年助手在一起，徐学俊教授等他们出去后，靠在韩教授的耳边迅速低语道：

“喂，形势危急，你不准备逃走呀？带上你老婆去江西呗。”

“别瞎着急，又不是当场就得丢命。”

护士和助手把孩子抬进来时，徐氏闭了嘴等着。韩氏的眼睛充满血丝，连脸都憔悴了。他们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才把病人

拉到黑洞洞的防空壕里去的。他们把丫头抬到三条木凳排成的临时手术台上放平后，护士把孩子的衣服都脱掉了。徐教授用警戒的目光连连看着他们，又说：

“不是瞎着急，形势确实危急。你还不知道暖？国军已经过了三八线了，你想清楚哩。”

徐教授环视了一下周围，咽了口唾沫说：

“我今天就要逃走呢。”

“你疯了唉？你还是趁早死了心……你看看那外边嘿，好好数数有几个人……”

韩教授一边诊断着孩子的病情一边说。脱光衣服的孩子从大腿根上面开始一直肿到胸口，皮肤全裂开了纹，似乎一按就会爆炸；胀得厉害的小腹中间有个裂成花瓣状的伤口，血和体内的分泌物流着流着干在身上，形成了一个葡萄粒大小的瘤子。徐学俊教授想方设法说服他。

“医院也不会搬，总是被赶着往北退，咱们就永远逃不掉了暖。还是偷偷地躲掉好。带上家属去江西果园里躲起来呗。”

“这年头儿躲起来你想一个人活暖？”

“就是哩，你到果园或者平地上挖个洞进去，躲两个周的话就过了危急关头哩。最后再出来呗。你以为那些家伙眼里还能看见啥子吗？肯定先把咱们抓起来枪毙哩。”

“我留在这儿。有恁多病号难不成还能杀医生吗……又没犯啥罪哩。”

孩子身体打着颤发出孱弱的呻吟声。她病重得要是不做手术放在那里不管的话，可能连两个小时都撑不下去。韩氏对徐氏在旁边连劝带求的态度似理非理，他让护士去伙房拿了木炭回来，在打过孔的铁桶上点上火，用搪瓷碗烧水。徐学俊教授冲着光顾忙着准备手术的韩教授，最后催促道：

“你这个人咋就不开窍呢。要是我走了的话,你会吃苦头哩。别磨蹭了,快走噻。”

“我说了不走哩。”

韩荣德教授的回答无丝毫动摇之意,最后徐教授也只得放弃了。

“嗨,不管了。你老婆肯定会怨我的唉。我出去,从后路到祈子庙的松林里躲到天黑了再回家一趟。要是问起来呢,你就咬定没看见哩。”

“好,你藏好了以后再见。也带上昌斌他妈呗。一点也不用担我的心,陪好父母……替我问个安唉。”

“以后你可别后悔噻,让你一起走你都要固执。真是个没脑子的家伙哩。”

徐学俊教授一边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一边跑出了防空壕。虽然该动手术了,可韩教授既没有药品也没有工具。放在助手大褂兜里的一瓶红药水,还有韩氏每次来普通病号洞的时候带的钝的手术刀和剪子,就算全部工具了。韩教授对正忙着给铁罐煽火烧水的护士说:

“能不能对付点儿止血的钳子和麻药来呢?”

“麻药那种的早就没有哩。能救活就好哩。重要的不是疼不疼,而是死活哩。”

“生死嘛可不好说哩。”

“绷带和纱布我那里有哩。普号洞里要想做手术的话,不经院长允许谁也领不出东西来呢。”

“到特号洞急诊室偷偷拿出点儿来就行了噻……”

护士有些可惜地略顿了顿脚。这女孩严肃地说:

“助手大叔和大夫是我尊敬的人。只要你们让干的我都干。不管啥子手术我都帮到底。可是噻,老干违背院长同志指



示的事儿，被发现的话……”

女孩的话尾已经带上了哭腔，眼里含着泪水，韩教授这才发现这个护士可能还不到十八岁。年幼的护士又说：

“我姐姐和哥哥都参军了，我好不容易抽出身来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了噯。”

“稍微动一下手这孩子就能活……不管的话就死了。嗨，我去拿。”

韩教授到特号洞的急诊室一看，年轻医生正忙着治病。他正在给七八个被手榴弹炸伤的消防队员治疗。伤口都不重，他们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谈着话。韩氏迅速将镊子和止血钳子抽出来放到了兜里。药库里也没有麻药，只剩下一点吗啡。他急着装药瓶的时候，年轻医生忽地伸过头来说：

“韩同志你干什么呢？”

看样子他一眼就注意到韩教授进了应急室。韩教授后悔没让助手来。

“有个急病号，已经开始在别的地方做手术了……比较着急，我来拿几样工具哩。”

他微笑地正视着韩教授。

“把他带过来不就行了吗？”

“不方便移动……”

“是这样啊。又是普号洞的病人呗。要想带工具去普号洞的话必须写个借条。院长同志命令，必须为危急的军党员和家属确保工具，以后就是麻烦可也别忘了噯。”

韩教授装作没听见，匆忙出了急诊室。被炸的外伤再加上感染急性腹膜炎，这丫头的伤口处已经发出难闻的腐烂味儿，几乎已经是濒临死亡的状态了。助手好不容易找来脱脂棉和甲酚，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中年助手的眼珠在厚厚的眼镜



片后面连连现出惊慌不安的表情,他急忙掏出找来的东西。

“韩大夫,快点儿开始吧。”

护士把绷带和纱布一点点折好,又把工具放到了开水中。他们和韩教授一起一周得做上两三次这种秘密的手术,如今就是不一一指示,他们也是轻车熟路了。韩教授说:

“护士,要是橡皮筋和针线的话先消一下毒。”

“橡皮筋啵?”

“女孩子哩该有啵。用甲酚洗一下准备好。”

护士的脸变得飞红。因为没有麻药,为了减少患者疼痛,韩教授就给孩子打了点儿野战吗啡。他用红药水擦干净伤口后,拿起手术刀来迅速划开一道一拃长的口子。孩子身子一蜷,四肢微弱地收了一下,马上又展开了。伤口像装满水的皮兜一样哗地张开了口。护士和助手在开刀的地方找到血管用止血钳子夹住后,擦干血,套上皮筋,把腹腔内充满的分泌物和污水全都清了出来,把肠子附近长满的脓包也都用纱布擦干净。黄红色肠子的一部分浮肿起来变成黑红色,其中有个能伸进拇指的伤口。韩教授用镊子把伤口里面的碎片夹出来。是块四面锐利的铁片。他们背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特号洞助手的上半身探进防空壕里说:

“韩同志,特号洞有个急病号啵。院长同志亲自出来了,发火了呢。”

“这个病号更急。正手术呢,走不开哩。”

韩教授把脸凑近躺在矮墩墩的椅子上的孩子身上,也不回头看一眼。

“徐同志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没在。现在正找得乱成一团了呢。”

“告诉他们,结束之后我马上过去。”

“您看着办也行……还是去报告一下呗。”

韩荣德教授注意到外面哄闹的声音，对站在旁边的两个人小声说：

“护士和助手，你们两位快走吧。”

护士说：

“剩下的我们来弄吧，大夫你快出去看看吧。”

韩教授往外推着他们的后背，而自己却沉着地缝着线。虽然是个普通的缝纫针，却毫不逊色。外面传来响亮的嗓音和皮鞋声，但他还是镇定地穿过第一针，然后慢慢地把线拉紧。防空壕的出口被影子遮住的同时，传来院长急躁的呵斥声：

“你到底干什么呢？”

韩教授为了看清楚缝的伤口，跪在了地上。院长适应了防空壕内的黑暗后看清了情况，啼笑皆非地说：

“就这样的小孩再生不就得了嘛。现在警务员中了机关枪正负着贯通伤流着血呢，你却在这儿浪费时间？”

韩荣德沉着地拿着针，仔仔细细地缝着肠穿透的部位，不亚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的手艺。

“贯通伤就是光用紧绷带包扎好的话，也能撑几个小时哩。”

韩氏拿下止血钳子包扎血管的时候，血像泉水一样从小小的身躯中喷出来，弄湿了韩氏的手和防空壕的地面。院长用愤慨的语气说：

“我要告发你。”

“请您让开一点，太黑了。”

韩教授额头上渗出的汗珠沿着脸颊淌了下来。他缝完最后一部分抬起了头。壕的出口处闪出了一缕光。夕阳透过新鲜又美丽的树木所长出的健康的树叶，像瀑布一样泻在了躺在四处



的病号身上。他撑开两只手掌挡在眼前,是些干在指甲上的黑血,阳光透过指缝依然射了下来。

他们追问起潜逃的徐学俊教授的行踪来,但韩教授则闭口不答。韩氏被关在地下室一周。每天要被叫到二楼干净明亮的房间里接受一次调查。那个房间的墙壁都被漆成了白色,每天都有两个不同的审问员等着他。韩教授在瘆人的寒气中度过晚上,第二天早上就会被带到那个房间,而自己都非常惊异他竟会如此镇静。

台阶上面挂着红底色的比真人大五六倍的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肖像画,他们几乎是以同样的表情似乎在冷冷地笑着。韩荣德有时候幻想,自己真有可能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一生。所谓肉体是最正直的,被拷问的时候希望死神来好好给自己一顿苦痛,但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又会很坚决地醒悟到还是能够忍过去的。他们每天都重复着类似的问题和回答。不见判决,只是漫长地审问。韩荣德和几张文件被送到了平壤刑事所。各个战线的人民军师团彻底失去了战斗力,都没来得及好好交战就退了回来。十月十四日党把属下的近卫队组织成监视军,在平壤的南部形成一层层防御线,整编了一下战败兵后又重新推到了前线。十六日晚上,监视军的一个分支平壤近卫旅团的一个中队把刑事所接管了过去,第二天凌晨开始处刑。先从处理俘虏军人开始,到五六点钟天边泛出鱼白的时候把几个老百姓拉了出来。可能是战线拉近了,炮声就在不远处,时而传来开枪的声音。

韩荣德夹在被最后拉出来的老百姓中间。三十几个人都捆在一条绳上被拉上了野山。刚没过脚踝的青草上的露水冰凉冰凉的。他们到了两座小丘底的相连之处,这里比较宽阔,矮灌木丛生,后面的土和岩石刚好遮住小坡。晨光在对面原野的上空渐渐扩散开来,降到腰部的雾扫着地面,把人们的上身罩得恰似



正在游荡的幽灵。把他们用卡车拉到这里的领队跟处刑组交代了一下。清晨的空气寒气逼人，可人民军上尉处刑组组长脱掉上衣后还滴着汗水。他盼着早些下达撤军令，急躁之余冲着犯人破口大骂。犯人们在空地尽头的坡底排成三行。他们到了空地站好后，表情上带着一丝不是冲自己开枪的期待。当他们发现自己身后刚挖好的坑露出湿乎乎的红土时，才接受了这个无法挽回的事实。炮声不断地轰响着，昆虫尖细的哭叫声穿过浑厚的炮声充斥了整个空地。虽然看不清坑里，但像瓜藤一样缠在一起的手脚伸出了坑面。他们的手腕都被电话线反绑在背后，所有人像照集体合影一样排成三排，前排蹲下，中排稍微屈膝，第三排站着。脱光了上身的组长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膛，单调地下了一声口令。接着传来一些铁家伙铿铿锵锵杂乱不齐的声音。韩荣德在中间那一排半蹲着。他觉得后背突然轻松得有些遗憾，真想背上块大石头。他觉得现在的黎明太漫长了。

“分队瞄准。”

十二杆枪在晨光下闪亮刺眼。昆虫们的哭叫声似乎一时间混乱起来。

“射！”

枪声响成一片。

徐学俊把家属安排到江西邑里的偏远小村里避难后，自己躲在当鸡窝用的圈里避难。圈里堆着比人还高的稻草，中间打了一些便于喘气的洞。他有一台虽然很旧但性能很好的美国进口收音机，所以他对联合军司令部的所有公告一无遗漏地都能收听到。从十八号上午开始，平壤方面好像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传来枪声和轰炸声。那天晚上严格搜查了江西邑里。他们让区长带路搜索每家每户，看见不像本地男人的就全部抓去处



刑。徐教授藏身的那个圈里也来过两次搜查的士兵，他们用枪刺往稻草里噗噗插几下后就回去了。徐氏往嘴里塞了一把稻草屏住呼吸，有惊无险地躲了过去。第二天传来了平壤被国军完全掌控的消息，徐学俊教授还不放心，一直躲到完全平静下来。当他知道国军连江西都拿下了，他才急忙回到村里。他的家属都平安无事，但韩教授的父亲韩洪晋牧师被抓到郡厅的后院遭到了屠杀。郡厅十几米深的井里堆满了尸体，被捞上来的韩牧师的尸体赤裸的体子上到处是被镰刀砍过的伤痕。

徐学俊的家被炸得只剩下奠基石和烧成木炭的几根大梁，整个区变成了一片废墟。在平壤火车站附近看的时候，新市区几乎被破坏殆尽，整个城市看起来像废墟一样。这个残酷时期的新城市，似乎特意为了得以重建，整座城市似乎刚刚被巨人故意践踏过一样。女人们蹲在烧毁的废墟上捡着一些还能用的东西，男人们扛上平时珍惜的东西，为了换粮食都挤着往郊外去。没了房子的徐教授带着家属，来到轰炸得轻一些的市郊韩教授家。韩氏的妻子听说韩氏被处刑后，正在家里蒙着被子号啕大哭。徐教授说再去仔细打听打听，就去了国军占领的道立医院。他向剩下的几个护士和助手询问有关韩氏的消息，可他们只是摇摇头。徐氏看见国军占领后医院情况好转了许多，当时就下决心要入伍做军医官。他觉得，在条件好一些的地方工作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徐氏自己和家属就能够得到安全保障了。徐教授仔细问了一下有关军医官入伍的程序，回到家里一看，韩荣德竟然躺在那里。据说是他平医专的一个学弟把他背回来的。韩教授只是左耳朵旁边有个子弹飞过留下一块擦伤，但神志非常清楚。处过刑的那天下午，韩氏觉得身子沉重、呼吸憋闷，抬头一看竟是天空。腐烂的臭味儿直钻鼻子，他的脸上也飞来一群苍蝇。只有太阳悬在高空，四周静



得很,他以为只有自己活过来爬出了坑,但他看到还有几个人跟自己一样爬出来躲到了灌木丛里。韩氏朝着树林猛爬过去,身子根本就无法站起来走路。在灌木丛里过了一夜后,他记起来有个学弟的家就在附近,所以等天一黑下去就翻墙进了那家。这种侥幸活下来的人整个平壤也没几个,大家听了都咂着舌头,感叹死里逢生实在不易。徐学俊把有关入伍当军医的事儿试探着跟韩氏描绘了一下,他不知道是因为刚从死神身边走过还没定过神来,还是因为胆子练得大了起来,一句话就给否了。

“从来就没想过要当哩。不管是帮哪边,只要是以帮战争的名义来争取保障身份的事儿我都干不了。”

每当韩荣德拒绝自己英明判断后的建议时,徐学俊从来不坚持说服他。因为他知道,韩氏的态度肯定不利于生存,但他也知道他是顽固不化的。

战争持续进行,不知不觉间到了冬天,越是深冬便越频频传来一些令人郁闷的消息。人们的心已经疲惫不堪,茫然地幻想一个能够补偿家乡带来的幻灭感的新世界。等他们意识到所有情况有可能卷土重来而感到不安时,有些人渐渐开始抛弃房子去寻找更好的地方。生命的欲求固然就是暂避风头,等到环境渐渐适合时再回去。为了适应环境,房子、住宅区、故乡、土地,就连自身也是,能扔掉的都想统统扔掉,但后来他们又都异口同声地说:“以为最多一个月就会重新回来的。”

十二月的寒风凛冽刺骨。大同江被冰块盖上了白白的一层。难民们从只露出桥角和桥腰的铁桥下白花花的一片爬了上来。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他们绵延不断过桥渡江,也有不小心掉到下面摔死的。韩荣德压根儿就没想要爬到桥腰上,他带着母亲和妻儿只是站在江边观看。他的母亲年老体弱,只好在沙滩

铺上被子坐着。她实在忍受不了严寒和冷风的折磨，摇摇头说：

“孩子噯，我不走哩，你们快走噢。”

韩氏的母亲很清楚，自己跟着他们去只能成为累赘。

“阿妈，等一下哩。人越来越少了呢。”

“不了，我回家去哩。留下你阿爸的坟我也走不了唉。都一把老骨头了还能不要脸的……光想着自己活么。”

“您就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耶。”

“不知还得走几千里。可我离开了平壤还能活几天呢。”

韩荣德紧闭双唇，茫然地望着江对岸原野上正挤着往前走的不见首尾的队伍。在旁边静静听着大人们说话的十七岁的韩氏大儿子昌斌小心地向韩氏提议道：

“阿爸照顾好奶奶，我照顾阿妈。贤子背上弟弟，咱们全家紧贴在一起过江。”

韩氏还是两手紧握在衣兜里，默默地注视着江对岸。说不定真的要在寒冬里一走就是好几百里。孩子们和妻子不会有问题，可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肯定走不了多久就会累倒，说不定会在路上去世的，还不如在家舒服地过呢。中共军回来不过是暂时的事情，联合军也很快就会回来的。就是想法不一样，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战争也不会超过一年的。沉思良久的韩荣德把他妻子叫到身边。他怕孩子们听见，故意小声道：

“阿妈既然不愿意走也就正好哩。别让她老人家去受这份冷罪了，你在家好好陪着她。几天后就又回来了，还用得着去受这份苦吗？”

妻子红着眼圈咬着嘴唇站在那里。贤子问了一下韩氏的妻子，见她不作答，只是往上兜了兜背上的刚满两岁的老幺，就猜出了她的心思，便毫不犹豫地哥哥说了。昌斌像顶嘴似的说了一句：

“阿爸，我正接受着军官训练呢，那些人回来的话我得去战场哩。大家不全走的话，我一个人也得走。”

“你阿妈咋子走？战争马上就结束了哩，不都这么说吗？”

“就是死也一起死呗。又咋子分两边呢？我如今也能承担大人的责任了嘍。”

贤子也接上昌斌的话哭着哀求，可韩氏突然装着发起火来的样子。

“不行！我自己先去一趟。就是避难也得有钱才行。现在咱们除了被子包袱啥都没有哩。出去饿死图什么，不就是为了能活下去才出去的吗？”

妻子说：

“我说，咋子能眼睁睁分开呢？你跟阿妈也好好说说一起走呗。”

“就是出去露宿四天再回来也……”

他只从包袱里面抽出一个出诊包来，夹在胳膊下沿坡走去。花粉般的雪沫散落在光秃秃的山上，田野上，大同江的冰面上。韩氏的母亲裹紧了被子，只露出手来挥了挥喊道：

“早点回来唉，好，快走……走吧。”

“嗯，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昌斌和贤子紧跟在他后面，妻子看看母亲又看看韩氏，远远地也跟了去。沿着浅水往上游去的人们向着坡上小心翼翼地走着。韩氏被迎面而来的风雪逼得转过身子，倒着走了几步终于停了下来。

“这娘儿们哩，咋子恁不听话？你就不能带上孩子们回去唉？”

“谁知道会发生啥呢？我们也要跟着去哩。”

“好，那我不去哩。到平壤转一圈呗。”

“你觉着那些人会放过咱们吗？”

“咋子走？就是死也是我一个人死哩。瞧瞧唉，就出去躲几天就行哩。”

“您看着办呗。我送您到过桥的地场。”

韩氏边走边回头看。紧跟上来的妻子的身体淹没在风雪之中，时隐时现的头发上盖了一层白色的雪沫，雪沫时而扫着她的脸颊，好像一幅用皴笔法画出的画儿一样。他看到妻子前面漫天雪沫的情景后突然不安地浑身蜷缩，心口也沉重起来。妻子那冒着风雪时前时后地照顾两个孩子的样子不像个真人，反倒像一张退色的老照片一样。

他们到了被猛烈的江水打成一堆堆碎冰块的浅水处。走在前面的人脱了衣服顶在头上，光着膀子过江。江水几乎没到了他们的脖子，带家口多的家长们为了运行李和孩子，在零度以下的冰水里来回往返，有些人晕倒在江边，旁边的家属给他们搓着已经麻木的胳膊腿。韩氏妻子一副对他的固执劲儿已经死心的表情，从包袱里拿出干净内衣来推给韩氏说：

“小心别冻坏了暖。回头换上这个。我和阿妈等你们回来。你带上孩子走呗。”

“等下次再该换内衣的时候就回来了哩。你们也跟阿妈在家等着，照顾着弟弟唉。”

“嗯，我不走了哩。”

贤子的小脸冻得发青，贴在母亲身边说。可昌斌已经开始脱衣服了。昌斌敏捷地脱掉了衣服，走到韩氏前面开始过江。韩氏也脱了衣服顶在头上。水凉得似乎要把肉一块块揪掉似的。过到江心的时候，听到老幺在背后哭了起来。他差一点踩空了跌倒在水里。刚一上江岸，雪沫就打在了身上，整个皮肤像一点点被撕破了一样揪心地疼。昌斌这个家伙连瞅都不瞅一下

韩氏这边，迅速拾起衣服来穿上。韩荣德为了恢复体温，跺着脚在周围来回跑动着。江对面贤子女女俩仍旧在风雪中伫立，遥望着他们。韩氏把手拢在嘴边喊道：

“快回去哩，孩子别感冒了唉。”

“阿爸路上小心唉，哥哥也小心。”

他夹在人群中上了路。从江对面传来像淹没了一样的妻子的声音：

“昌斌啊，一定跟上阿爸唉。”

昌斌自己想要嘟囔几句，结果却一屁股坐在了那里。

“嗨，我走不动了哩，阿爸自己……走好吧。我也要和阿妈留在这里哩。”

韩氏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回头看他。迎面吹来一阵夹带沙子的风雪。他背后传来在江面上撞击后流下去的冰块嘭嘭啪啪的声音。

韩荣德无论如何都忘不了大同江那透心彻骨的寒气。

## 情报报告书

收信：美军第二基地 MID 韩军派遣队调查班长

题目：有关敌性容疑者案件

1. 立案日期以及场所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五点二十分左右 WP CAMP

附近

2. 个人资料

姓名：韩荣德

出生年月日：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前后 WP CAMP 附近

职业：医生

籍贯:平安南道平壤市

现住所:庆尚北道大邱市德山洞

### 3. 入案原因

上述者虽是普通百姓,但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后开始接近 WP CAMP OFF LIMIT AREA,发觉其有问题的警备兵曾警告过“谁”?但他不答而逃。二十一日下午四点值班下士说见过他,二十三日他又在同样时间接近铁丝网,经流动哨值班者(PFC/THOMAS,上士金昌秀)查问后发现其外套里面穿着地方的人民服,且语无伦次疑点重重。本 MID 来往于釜山和巨济岛之间,确认其为泄露军事机密以及指令的间谍后逮捕了上述者。

### 4. 措施及建议

因需要有效调查,请贵派遣队一名上校和美民事心理战要员同 MID 一起协助审问。

\* 参考:审问内容参照附件。贵官的审问记录也请附加于同一报告书上。

寄信人:G. SGT/WGITE,翻译将校中尉代笔 李京镐

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三点开始到十七点 CAP/KRAPENSKY, LUT/ROBERT,大尉朴润九等在审问室进行了调查,审问内容如下。为方便起见,A 代指审问者,B 代指被审者。

A: 被审者是一九一一年在平壤出生的韩荣德吗?

B: 是的。

A: 被审者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在俘虏军营附近转悠过吗?

B: 是的。

A: 准确讲是几点几次?



B: 三次。时间不清楚。

A: 你来军营有什么目的?

B: 为了见我儿子。

A: 被审者的儿子现在是军人吗? 那你说一下他的职务和姓名。

B: 他现在究竟是军人还是俘虏具体不清楚。平壤出生, 当年十八岁, 名字叫韩昌斌。

A: 经我们调查俘虏名单, 并没有这个人, 你是什么时候从何处听说的?

B: 一个老乡说, 去年十月在开往釜山去的俘虏押送车上远远地看见好像是他坐在上面。但不确定是真还是假。

A: 看来俘虏中有认识的人啊。

B: 几万名俘虏中也许有认识的吧。我只是以为经常来看的话, 就是远远地能看见我儿子也行。

A: 被审者和俘虏说过话吗?

B: 没有。

A: 你知道军营重地不准常人接近吗?

B: 知道。但杂货商和小孩儿们都能跟俘虏说话, 所以我以为没有问题。

A: 哪个地方?

B: 三号出口的东边。

(经查值班日记后由哨兵发现, 另在报告书中记载)

A: 你为什么不听站岗者的止步命令而逃走呢?

B: 我看杂货商们都逃跑, 所以我也跟着一块逃跑了。

A: 被审者是什么时候越南的?

B: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A: 被审者如果不是间谍而是一般难民的话, 为什么没有家

属呢？

B：我是在他们的处刑后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在故乡呆下去了。我相信马上就会收复的，所以自己一个人越南的。

A：不要狡辩。如果被审者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越南的话，怎么可能还穿着敌方的人民服？

B：我来这儿后找工作很困难。我在大邱的一个师兄开的私人医院里做钟点医生，所以只能节省生活费。虽然还有换的衣服但也不多。人民服随身穿起来很方便，扣子一下系到领口所以很防寒。日寇时期我也没有任何想法地穿了件差不多的衣服。我觉得扔了又可惜，所以就随便穿上了。

A：你在南边有亲人吗？

B：是的，虽然大部分可能都越南了但还没见过面，听说战争前我妹妹南下到了釜山避难。

A：被审者加入过北韓的政党或团体吗？

B：是的。北韓不管做什么工作的也不管是什么团体，反正都要加入。属于全国教盟。

A：什么职务？

B：普通会员。

A：被审者在北韓时在医学界工作吗？

B：是的。

A：是在私人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呢？

B：刚开始时在大学医院，后来到人民医院干了一个月。

A：所谓的大学是指金日成大学医学部吗？职务和专业是什么？

B：医学部妇产科的教授。

A：被审者怎么没有被共产主义者清除掉，还稳稳当当地当教授呢？

B:我不关心政治。解放前为了博士课程留在大学研究室里,后来他们让我到大学里教书,就一直被按在学校里了。我除了妇产科的知识之外和他们几乎没什么关系。

A:你在人民医院担任什么职务?

B:特号洞主治医生。

A:特号洞是个什么地方?

B:是给军人和准军人,党员,行政要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治病的医院。

A:这是证明被审者完全获得了共产主义者信任的证据,大部分医生一九五〇年年底的时候都被征集到前线编入移动医疗队了,你的话不说明被审者受到的是特殊待遇吗?

B:要是不知道当时北韩情况的话,可能是不会理解我的。因为我当时比征走的人工作条件差得多。

A:你的话根本不能相信,后方工作不可能比前方更危险更困难,我们推测你跟敌人的精粹分子接触过,你说明一下吧。

B:我再说一遍,我不懂政治。只不过,我为了生存确实避开共产主义者而南下了。

A:被审者所说均为事实?(被审者读过调查书后确认)

审问情况如上。虽然还没有调查清楚他是否间谍分子,但已经确认被审者以大学教授的身份附逆这一事实。推断他该为可疑分子,应该引起警察的监视。

#### 调查班长 大尉 朴润求

韩荣德在大邱警察所经历了一个月审问不安定分子的苦头后,接下来的一年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后来跟住在首尔郊区的妹妹见面后才勉强安定下来。

韩氏是在去首都陆军医院见首长级别的军医徐学俊时听到



消息后,才见到他妹妹韩荣淑的。韩荣德觉得寄住在妹妹家十分愧疚,妹妹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丈夫,靠做点儿针线活儿来养活三个孩子,所以他四处打听找工作。有一天早上,韩荣德对着妹妹摆好的饭桌也不拿碗筷,只是默默地坐着。韩女士正用剪子方方正正地剪着要带去店铺的降落伞布片。这女人看到自己的哥哥日渐消瘦、脸色阴暗的样子,心里很难过。韩氏没有吃饭,小声叽咕道:

“荣淑啊,我出去过吧。”

“咋了?在俺们家住得不方便吗?”

“我也得找个活儿干哩,不能让你这么辛苦哩。”

荣淑刚一解放就越过边境到了南边,战争期间失去丈夫后心中总是空荡荡的不踏实,觉得很孤独。虽然没有多少家人,但离开家乡六七年后能在他乡遇到自己的胞生哥哥,她完全把他当做一家之长,觉得心里总算有底了。

“辛苦啥子哩,不就有几个孩子吗。”

“我这不更是个负担吗?要是有点本钱的话就能开个医院……给人干太麻烦我是干不来哩。”

“上次不是说找到红十字医院那份工作了吗,哥哥你咋子不去了呢?”

韩女士话刚一出口就后悔了,因为她知道哥哥为了找工作受到过三四次的挫折,已经是满腹失望了。连妹妹韩荣淑也觉得哥哥是个不懂人情世故、迂腐透顶的人。韩女士认为,他之所以没有抓住师兄介绍给他的在红十字医院的工作,肯定也是由于他一味的固执造成的。韩氏可能也看出荣淑对自己的意见,搪塞说:

“我也不知道哩。说是让几天后再来,还以为真是那样哩。可后来去了又说没位子了呢。”

“这不是找借口么？肯定是忌讳你去年进过大邱警察所。”

荣淑是通过徐学俊的口才知道大邱一事的，但她看见整天腰刺痛、早上把鸡蛋打到烧酒里喝的哥哥，就知道他当时肯定吃了不少苦头。韩氏从那之后还惧怕去乱糟糟的地方城市或小城市工作。虽然有几个地方城市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但他不愿意离开朋友和妹妹所在的首尔。

“也就是一个月有啥子好忌讳的，这年头只要是北边的人，不在那些人手下干还能去哪块儿干？简历上又不能把在那边干的活儿写成假的哩。”

“当然了。那种事儿就是随便写上又能咋哩。对了，是不是因为……哥哥你写着当过教授才那样的哩。”

“要不按小徐说的，拉个没有许可证的人一起合伙？”

“连个开医院的家什都没有，他把钱都捞走咋办？”

“说好对半分，老老实实好好攒钱的话也能开个医院啥的。”

韩氏和一个姓朴的人商议好了一起合作。韩荣德是通过在故乡连续二代开牙科诊所的李氏，才和自称外科医生的朴氏联系上的。李氏的父亲也是牙科医生，和韩荣德的父亲是朋友。朴氏在他们父辈在平壤开的李氏牙科医院里干了十几年的牙科技师。连青蛙的肚皮也够能开好刀的朴氏，竟然在首尔收复后一团糟的时局下开起了外科医院。朴氏抽空也走马观花地读过几本书，在医生身边零零碎碎地学了点临床经验，乱世的时候倒也对付过去了。并且，和朴氏一起开医院的金氏从小就在私人医院里当过雇用的药剂师兼跑腿。他们都是半斤八两，所以也就一拍即合，首尔一收复，他们就到郊区那些还没有主人的空医院把可以用的医疗器材都收集了起来。他们拿到后方城市一直代保管着，很轻松地就开了一家设施很好的医院。但随着收复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官方对保健所的查禁也逐渐频繁起来。



一周到保健所来两三次要零花钱。最后牌子也被撤了,被迫转成地下运营,朴氏正准备缴纳点儿钱领个许可证,但事情却不那么简单。发证的那一方拖着不给只管要钱。受不了别人总是打着查禁的名义来医院榨钱的朴氏准备把韩氏拉过来当盾牌,而韩氏收到一起合作的提议后不仅没有同意,心里也觉得很痛苦。并且,他看着一个人过得十分艰辛的妹妹后,觉得自己非常无能。

“只要开起医院来也就不用让你一个人辛苦了哩。”

“哎呀,哥你干脆就别打这个谱哩。没见过靠合伙自己干起来的人。你干几个月还是得到大医院里呢。他们见你合伙肯定是天上掉馅饼哩。”

韩女士曾经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是,哥哥在平壤曾是名医,医学毕业生又加上京都医大出身,虽没拿到学位,但也是个博士级的名医。实际上,韩荣德在母校已提交了论文,但不久之后就赶上解放,断绝了联系,接着三八线也被封死了。韩荣淑觉得曾经那么光辉的哥哥如今要挺身当冒牌医生的盾牌,心里觉得又难过又窝囊。

“你还是到大医院先慢慢地自己干呗。还有,也得再娶个亲哩。到你娶亲为止咱们就一起过呗。我光靠开这个西服店也能过下去哩。”

韩氏的脸上掠过一丝阴暗的影子。

“娶啥亲,我自己过……烦死人的娶啥子亲?”

“不是的哩,男人得有个女人才过得像个人样儿。你没看见报纸上天天都报现在休战了么?这样下去还不知得过十年还是二十年哩。”

韩女士忘得一干二净,其实这话对她自己来说也不例外。离和朴氏定好的日子没剩多久了,而且和妹妹面对面谈起再婚

的事情也十分难堪,所以韩荣德马上起身走了。朴氏对韩氏的医术之所以满怀兴趣,并非因为他的实力过人,而是因为他的专业是妇产科。既然要弄个许可证,就需要一个实用型的好专业。当时,天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死在战场上,也不知是否天意,小孩竟然比平时出生的多得多。以伺候外国士兵的慰安妇为主开始生病,一种突然堕落的社会风气紧随时代而来,年轻女人们都偷偷地堕胎。由于这是一场无法预测到未来的战争,她们中有了为了维持生计的慰安妇,也有在整个城市蔓延的绝望和失落中得过且过的年轻人和富家女孩子们。正需要人力的战时,国家严禁堕胎并将其定为违法。当时,靠专门做私下堕胎手术的医生收费比正常高出好几倍,所以是个转眼间就能赚出本钱的时机。要是给韩氏挂个专治妇科病的招牌,暗地里再让他做个堕胎手术,就算是保健所来调查,塞给他们一点钱,一年之内就能开起私人医院了。韩氏一口就回绝了朴氏的建议。听到他的回绝后,朴氏脸上浮起嘲笑,显出不可理喻的样子回道:

“原来是个独特的洁癖者啊,真是。”

“不是,只不过我不能做违法的事。”

“那你难道还想用你的医术来传道不成?”

朴氏又来了几句软话,可看到韩氏顽固不化的样子,知道不该跟他合作,也就摇头作罢了。正当韩荣德痛快地站起来准备走出咖啡店时,与朴氏一起合作的金氏惊慌失色、气喘吁吁地赶了进来。他没头没脑地冲着自己的合作者诉苦道:

“唉,查禁了。刑警和保健所的家伙们一起来的。找主人呢,这可咋办?”

刚才一直摆出条件来跟韩荣德对立的朴氏也着急起来,他攥着韩氏的手腕,恳请他帮忙收拾一下。韩氏正想大喊,在这刻薄的世上谁都得活下去,可转眼一想,这种时候不好太驳面子,



所以就答应了下来。韩氏在保健所员工和刑警面前说明自己是院长并给他们看了许可证,这才好不容易抚平了这件事,韩氏和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合作关系。以韩荣德的名义挂出牌子之后,朴氏违反了最初提出的对半分的条件,说是为了金氏,要求修改为分三份。韩氏统统答应了。他领的报酬连在大医院干的工资的一半都不到,却天天不离座位,甚至还担任了夜间出诊。朴氏的老客户中,有个叫尹美景的漂亮未亡人在一家酒吧当女老板。韩女士曾冷眼苛评南边的女人没真心,尹美景的男人在警察所当警卫时被拉到北边去了生死未卜,而且还有个七岁的儿子,于是就干起酒吧来了。虽然不知道尹老板和朴氏的交情到底有多深,但两人玩笑开得是亲密无间。实际上,朴氏的合作人金氏从很久之前就对那女人垂涎欲滴了,一会儿一起去吃晚饭吧,一会儿一起去喝杯酒吧,心里猴急得很。然而,朴氏自己却另有打算。要想拿个许可证,不管怎么说也得弄个无法对证学籍的平医专出身的身份,到时候也许还需要清楚自己底细的韩荣德做口证或默认呢。堕胎手术的问题也不例外。于是为了抓住韩氏的心,他就把尹美景介绍给他,谎称是自己的姐姐,巴望他们产生感情。尹美景听朴氏介绍说,这个男人是个医生又没带孩子,单身越南来的,也就安下了心。

韩荣德在纸条上记了个电话号码给朴氏,然后脱下白大褂挂起来,说:

“我有点事儿出去,要是有关急病号的话,打这个电话。”

正用旧手术刀修指甲的朴氏瞥了一眼纸条,就冲韩氏开起玩笑来:

“呵,韩师兄……专门出入大饭店啊!没我的份儿吗?”

朴氏冲着正在隔板那边洗手的韩氏怪声怪气地说。他一直管韩氏叫师兄,一到了酒场上介绍的时候,就拍着巴掌说这是我们学



校的老师兄。韩荣德洗完手回到诊疗室后,不好意思地笑笑。

“到扶壁楼来吧,过一会儿。”

“噢,不不。您准是和尹女士去约会了呗,我去干什么呢?”

“来吧,我们等着你……正准备和你说呢。”

朴氏左右晃着椅子,一副开玩笑起劲的样子。让他不得不乐的是,他整天害的那块心病,如今已经宣告结束了。如今的他毕业于平医专,并且是在平壤干过许多年的外科医生,还获得了再许可证书。不管是哪路人马来找麻烦,只要给他们一看许可证,就会二话不说地掉头走的。他如今是医学学士和国家考试的合格者。朴氏打开报纸浏览着说:

“快去吧。我得等个病人……”

“什么病人?”

“昨天给她做的初诊。是个女的……别担心。我自己也就够了。”

“不能做手术之类的。”

朴氏把报纸哗地收起来,强压住怒火勉强笑着,支吾道:

“你是说我水平不够吗?急的时候我还做过剖腹产呢。韩师兄还是不要担心这些喽。”

“接生也得小心,要堕胎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麻烦得简直是没法干了。他妈的人多的是,该打掉的就打,总叫她们生的话怎么成呢?”

“都有饭吃了。反正违法的事儿咱们不能干,而且为了挣那几分钱,也不能随随便便切断留在母体内的生命线。”

“像韩师兄这样干医生,还要被人家称做两班<sup>①</sup>哩。你可是

① 两班,原指高丽和朝鲜王朝时期构成官僚体制的东班和西班,后来引申为意指举止端庄稳重的人。

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

“小金去哪儿了？”

“有人说便宜的美国进口盘尼西林和抗生素上市了，他去看看去。要是弄到合适的水货，能多挣五倍呢。”

“我三个小时后就回来。”

韩荣德从医院出来后心情并不好，他觉得朴氏在明着玩儿自己似的。

尹美景已经在扶壁楼的二楼上坐着等他了。这个女人今天穿着一身西装套裙，还化了淡妆，看起来跟个女学生似的。她揉搓着放在桌子上的白手绢，两手小指都染上了凤仙花色。这女人直耸的两肩算是缺点，但穿上插肩上衣后显得很苗条。韩荣德几乎把头凑到了女人耳边，多情地说：

“搬家了吗？”

“嗯，白天刚刚搬完。就花了一个小时。虽然房子是很干净，可因为带着振龙，我看这次好像搬错了。”

“太吵了吗？孩子嘛，多几个朋友是好事啊。”

“不是，是些不正经的女人住在那儿。有两个洋公主在那儿租房子，所以美国大兵进进出出的不断。”

“只要不一起用院子就没关系呗。振龙明年也该上学了。”

韩荣德正准备点上一支烟，但又把它推到尹美景眼前。

“我不抽了。也该戒了。酒吧也该放下了，现在真想静下来休息休息。韩大夫您也得想法自己开一个啊，不能总给朴大夫打后手啊。”

“难说啊，我好像不适合开私人医院哩。我哪懂得做生意啊。最好是去大医院工作，领着工资不用费什么神最省心了。”

尹美景的脸上今天偏偏显得多愁善感，虽然可能是因为又去酒吧又搬家有些疲劳，但眼角渐皱起鱼尾纹的样子显得尤为





孤独。这女人将送上来的日本酒一口气喝完,用温润的眼神望着韩荣德。

“这边能打胜仗吗?”

女人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韩氏方才醒悟到战争这个现实事件与两个人有着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韩氏觉得舌尖上好像沾满了铁锈味儿一样。

“看样子要休战了。上边说打就打,想停就停。就算是停下来,可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又打起来呢。”

每当韩氏听到今天在什么高地上有什么战斗,我军又向北部推进了多少,已经共议了休战线等这些传闻时,那根时时刻刻在他心里紧绷张着的弦就绷得更紧了,但随后又会松下来。尹美景情意绵绵地搭话说:

“韩大夫,您还住在妹妹家吗?”

“嗯。她也是跟尹女士一样,在这次战乱中成单身的。一起住是有些不大好意思。”

“要是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就拿给我。还有经常来玩儿啊。我起码还有药酒来招待您。”

尹美景把手伸到桌子对面,摸了一下光剩几根线吊着的韩荣德的上衣扣子。这女人把扣子啪的一下拽下来,放在了自己的包里。

“要是这样的话不定掉在哪里呢。西服扣子要是配不上的话就显得土气。我替你保管着,回头缝上。”

韩荣德像个小青年一样脸变得飞红。他低下头,望着双排扣中掉了一个后不对称的空扣眼儿。看这女人到了中年还这么机灵,让人感觉她十分圆滑老成,但这又是另一种灵机,它让韩氏鼻子一酸,感到类似于同情之类的东西。就在这时传话来说有韩氏的电话,韩氏不情愿地离开位子接过了听筒,里面传来金



氏的声音：

“坏了。朴哥好像手术做失误了。”

韩氏心突地一沉。他脑中忽然浮现出尹美景的小指上染的红色凤仙花，便更加心慌意乱起来。他不想受到任何东西的干扰。

“是流产？”

“对对。”

“我不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他动手吗？”

“我不知道啊。朴哥太鲁莽了。”

韩氏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

“几个月了？”

“五个月了。”

“结扎手术是不可能了。只能靠人工早产来堕胎了。”

韩氏突然有种不祥的念头。这也是必然反应。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可是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这世上人心多么险恶难测。

“让朴氏接电话。”

朴氏竟出乎意料地态度沉着。

“把羊膜从子宫壁上剥离开之后，又帮她镇了镇痛。孩子死了，出来倒是出来了，但止不住血哩。”

“肯定是子宫破洞了，或是宫外孕输卵管破裂造成的大出血。手术做了多长时间了呢？”

“两个小时了。”

“输血了？”

“没有哩。还没空输。刚结束手术三十分钟。”

韩荣德虽然有把握，但觉得应该先向他们约定好。

“我也没把握哩。要是有了正当理由做绝育的话我会尽力，但要是蛮干把病人弄死的话，可得有人负这个责哩。”

“韩师兄,那你要怎么办呢?从一开始让师兄来不就是为了预防这些意外吗?”

“朴先下的手,我可是劝过的。先输上血,把病人的家属找来。根据情况可能要切掉子宫。说不定以后就没有机会怀孕了。”

“给点儿急救措施啊。病人要是死了的话,我和金兄是最后在的人。我们做的手术已经写好了记录案和病情状态。就说韩师兄只是帮忙做的急救措施,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反正,把病人救活再说。我马上就回去。”

朴氏这才舒了一口气,他刚放下话筒,在旁边听话的金氏就满腹焦虑地说:

“写记录案到底是打算怎么办啊?”

朴氏嗤地笑了一下。

“别说瞎话了。那家伙要是连这点把握都没有的话,你以为他能下手吗?要是出现万一的话,咱们一口咬定抓住他就行了。要是没事那更好。”

“就算现在咱们说不知道,可早晚也得露馅儿啊,病人家属肯定会抗议的,让你们打胎又不是让你们切除子宫,要是这样吵吵着上法庭的话,可就麻烦大了。”

“你就放心吧。到时候就说咱们做的是人工早产手术,后来姓韩的下一手搞坏了就是了。咱们两个人,他不才一个人嘛。”

他们高枕无忧,所谓的适者生存,似乎正是指的这种情况。

徐学俊和在南边的夫人一起参加了韩荣德的婚礼。徐氏当时也是因为平壤的移动外科医院突然撤销没有来得及带上家属,自己一个人出来了。徐氏在釜山陆军医院的时候,在码头上结识了现在的夫人,这女人当时在路边撑了个摊位做绿豆煎饼



这种街头生意。摊位旁的牌子上用大字写着寻人启事的地址和姓名，徐氏一看这女人在洪南港丢了自己的丈夫，便要了一盅酒，听她说了来龙去脉。女人和丈夫从渡船转军舰的时候，男的落在了后面，人山人海的也没法回去再找，就只能在甲板上急得直跺脚。徐氏从那以后，每天都到码头去喝上一盅再回医院。人嘛，过去了就是再痛苦的记忆也会变得模糊遥远，产生新的感情。徐氏很情愿地连她的两个儿子也承接了过来。韩荣德婚礼那天，许多平壤的朋友聚在了一起。他们中大多是像韩氏或徐氏这样越南过来的人，有的已经再婚，也有的还一个人租房子过。喜筵的时候，大家都显得有些忧郁沉闷。大家唱着“先唱”那首学生时期的校园流行歌曲，一直到深夜也不愿分开。徐学俊说，咱们有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见到，提议组织个平医专校友会，大家见个面。大家约好跟认识的朋友都联系一下。韩氏婚礼的时候就提出了校友会这个建议，但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聚齐了。当时，总共聚了在首尔的平医专校友二十三人。有的人还带来了从学生时代起大家就互相认识的夫人。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是谁家的女儿，走的哪条胡同，哪个学校哪个年级。曾经身穿学生服或白上衣百褶裙、梳着长长的麻花辫的女学生，如今变成了中年妇女的样子让人感慨无限。离开故土后再婚的人们更有同感。校友会上大家酒兴大发，但坐在韩荣德身旁始终一言不发的人，大家却都不认识。徐学俊心想也有一些不认识的师弟们，这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就没有发问。喝得醉醺醺的平医专前辈高博士皱着眉头盯着他问：

“咦？这伙计我怎么不认识哩。是哪一届的毕业生呢？”

“四二年的。您可能……不记得了。”

那一年徐氏和韩氏都还留在学校，他们两个说没错的话，大家都不会怀疑的。

“你认识这人么？”

战乱期间韩氏马马虎虎地应付一声也就是了，可韩氏却摇了摇头。

“这人是和我一起开医院的，他是否毕业我就不记得了。”

旁边的人都窃窃私语起来，整个筵席的氛围变得怪怪的。陌生人十分难堪地四顾了一下，突然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徐学俊咂着舌头说：

“呀，你也应该学着长点眼色。大体过去，在背后再好好说说就是了，还用得着让他当场下不来台么？”

高博士一上火，紧逼着韩荣德说：

“你这样以后出了事可咋办。这关系到咱们学校的传统，你就不该让他营业。你不还是个留在学校里教师弟们的教授么，怎么就这么麻木？连生意都一起干的人，不得是个堂堂正正来路的人吗？”

韩荣德只顾喝闷酒，见高博士激动的情绪稍缓之后，断断续续地开口道：

“我……觉得医术没什么了不起的哩。如今有哪个还带着责任感和济世的良心去治病呢？不都觉得就是学了种挣钱的技术么？那人也是为了活下去才选择医业的，我又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家干呢？我活得也够累的，没法子忍下去了。”

“韩君你说的话没错哩。咱们和高师兄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别太自责咱们满脑子的败北感，也别自嘲了。”

徐学俊替韩氏解围，别的人也顺便附上一句：

“是啊。说医术有使命感的时代都是开化期<sup>①</sup>的话了。”

---

① 1876年随着江华条约的缔结，韩国实行接受西方文化改变封建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化期主要指这段标志韩国进入近代的时期。

韩荣德那天喝得酩酊大醉，被朋友们费劲地搀扶着。

在校友会上大失脸面的朴氏虽然表面上不表现那天对韩氏的不满和失望，可和金氏一五一十地说了前后经过。韩荣德也觉得每天在医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十分别扭，高博士的话总是搁不下，所以让人打听一下釜山就业的位子。尹美景这时正怀着身孕。单身的金氏以前总是在外面吃饭，自从韩氏结婚以后就每天到韩氏家来吃饭，一天三次都能和尹美景见面。他每次都露骨地信口说：

“美景，我来吃饭了。”

“噯，你真是……怎么能叫我美景？”

“要不，叫尹老板？”

“说话别太随便了。别人听见了怎么想啊。姓金的，你要是老这样的话，我就跟我们家韩大夫说一声，让你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哟，师母，多多得罪了。这差别也不能太大了。”

“真是不可理喻……你怎么天天都连讽带刺的。”

“韩老师是个体面的丈夫啊，我算什么呀。又不是租房子的，也不是娘家弟弟，还不是相好的。”

“噯，我说，姓金的，我现在可是过日子的有夫之妇。你就只管吃完饭走人好了。”

“韩氏虽然和尹女士结了婚，可在北边还有妻儿呢。”

“那又有什么关系？”

“可都知道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

“危险人物？”

“他在北边做过教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贴到北边去了。现在战争还没结束……不得在这边安下家，假装常住才不至招人怀疑嘛。像尹老板这种人虽然不会相信，但韩氏这样表面上



看起来什么事儿也没有的人也不多哩。”

“你别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了。”

“你以为跟他好的女人一两个吗？昨天还有个年轻女的到医院来找了他一起出去了呢。昨天明明是到通行禁止时间才回来的。”

“你真看见了？”

“当然了……不信你问问朴哥。真是邪了门了。是些差不多的人聚在一起说些北边的事儿。你还是别跟着他，小心到时候吃了亏。你得悄悄打听一下底细，他在北边的时候干的什么，怎么一个人过来的。有会唱的歌唱一个什么的。我也不想再提这些事儿，但尹老板对我实在太过分了。我可是整整三十五年都和女人隔墙过来的小伙子。只不过为了生存没顾得上就是了，也是个有脑子的人啊，要不怎么学的医学。我要豁出去挣钱，你就等着看吧。这次的医药事件啊李牙医老人家和我可是遭了殃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放东西的那个地方来没收的。我总觉得韩氏有些不对劲儿……屁大点儿的事儿就大惊小怪的。他肯定来头不小。反正就是不对劲儿。”

“上次看见堆的那些药品就不高兴了。问怎么把这些东西放这儿，我说是小金的，可他说让我告诉你当场拿走。”

“我还央求过就借几天的光……好了！我看他是被吓坏了。要说也是的。这么多人家，刑警怎么就偏偏知道在这儿。李牙医老人也猜到了。可再怎么受骗的也是尹老板啊。”

“你收起那些胡话来吧。”

“呵呵，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他可是个不定什么时候就露馅儿的人。尹老板就是个临时的工具而已。他可能还要到地方城市去呢。”

“是的，说是找到工作后要搬到釜山去。”



“到那时候尹老板和韩氏的关系就完蛋了。初夜没在一起过过,半路上遇上的人就是一起过一百年也不值得信赖。而且美景你不是连孩子都怀上了嘛。换个立场来想一下,出来避难在他乡四处漂泊的男人会留恋什么呢?你又不是糟糠之妻,还能抱着你不放吗?就是考虑到你自己的将来,也得一点点问个清楚啊,具体什么时候去釜山。还有别忘了打听一下北边的事儿。共匪大白天都来袭击客车,有谁信得过从北边来的单身男人呢?而且在那边还是个有身份的人。”

金氏想起来就信口开河一通,说得尹美景有些动摇了。事情不仅如此,韩氏到了釜山后,调查组的突击检查了朴氏的医院。一个穿夹克的男人上去就把朴氏的手腕子铐了起来,一个像是医疗检查员的人拉开抽屉翻了起来。朴氏把戴着手铐的手擎在他们脸前大叫着:

“这也太过分了吧,我犯了什么了不起的罪你们才对我这样呢?”

“哼,无照营业最少得判五年。”

穿夹克的男人按住朴氏的肩膀把他摁到位子上。金氏拽着医疗检查员求情说:

“我说,你们得了解一下真相后再调查啊。我们根本没犯什么法。他有许可证,还有一位医生呢。”

“营业主是谁?现在是谁的名义?”

“是我,我的许可证。”

朴氏用下嘴巴指了一下诊室墙上挂着的金边镜框。医疗检查员不慌不忙地笑着把镜框摘下来扔到桌子上,夹克男人把镜框捞过来凑到朴氏鼻尖前挖苦道:

“你是说这个吗?假许可证……你还是自己留着擦鼻子吧。”

“这可是从你们科长那儿拿出来的。”

检查员从抽屉里拿出乱七八糟的卡、碎纸以及诊察记录等，统统扔在桌面上——调查起来，还连连发出嗤嗤的笑声。

“你认识的那位科长调走了。向新来的科长申请批示再说吧。”

“在北边都是开过业的人。总不能平白无故地没收许可证吧。我要向有关部门告你们。”

“你随便。许可登录本上记的不是你的情况，你的许可号上是别人。你的许可证上是个没影儿的假号。”

朴氏舔着干瘪的嘴唇无言以对。金氏往外拉着夹克男人，用对老朋友的口气说着半语：

“咱们都是些明白人，没必要这样嘛。你先出来，就一会儿。”

“喂，放手。别弄得纠缠不清的。放开。”

“知道了，我也不是不了解你们的心情。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检查员仔细看了看诊断记录，自言自语地说：

“这人怎么这样——？”

朴氏先点上一支烟，然后满脸凄凉地递给他一支。检查员摇了摇头说：

“不，我不抽烟。给你打个火吧。”

他咂着舌头打开了打火机。朴氏狠狠地抽了一口之后，拽了拽检查员的衣襟悄声说：

“老兄，咱们说白了吧。都是同胞，这又是为啥这么难为我们啊？”

“难为什么难为？谁让你无照营业呢？”

“谁还不知道吗？两位老兄也得靠我们这样的人吃饭啊，

发现了就行个方便呗，大家都好过嘛。”

检查员合上打开的诊断记录，背过手去望着窗外。朴氏走过去，在他背后插了几下说：

“咱们谈谈吧。给你一张……多大的？”

检查员甩掉他走远了说：

“你当我是什么人……你可是够世故的啊。”

“那你让我咋办？你处置我一个人有什么用？”

“这次是上边直接下的指示让调查的，所以我们也是爱莫能助。”

朴氏明白，他说出自己的立场就表明拒绝的意思了。既然事情暴露了就得做个了结。朴氏一气之下觉得，就是倾家荡产也得了了这件事。



客  
地

“新上任的科长是哪位？两位老兄我单独照顾，那位我也去见见就是了。要是他也不方便，那也就没的说了，你们只看上头的意思好了。你们以为我这是头一次遇上这种事儿吗？里面的内幕都不简单，我可是都知道的。”

检查员似乎不太愿意似的咂着舌头，好像在认真思考的样子。他挠着头说：

“朴大夫你还真有一套。”

“我一个月之内就要去参军了。医院也没打算撑多久，正准备关门呢。正合适，我还想为许可证的事儿去找找老兄们呢。”

金氏和夹克男人好像多亲的朋友一样拉着手走了进来。夹克男人有些害臊似的对他的同事说：

“我还以为这伙计要打人呢，心里正怕着呢，原来这老伙计可是真有两套。看来我得在这人的手腕下投降喽。”

他在朴氏的双膝间弯了一下上半身，给他打开了手铐。金

氏凑到朴氏的耳边嘀咕道：

“最少一个人得给他们两张。”

“什么？两张？”

“你犯大了。无照营业，还加上伪造许可证，反正是被牢牢地抓住了。”

“你不是说自己有药剂师许可证吗？”

“也就是说，我作为同行也得大出血了，但主人的名字可是你啊。”

“现在没现金啊……”

“你得先把脚背上的火灭了才是啊。先打个欠条也行，回头还上后就给你抹了。”

他们打了个欠条后，约好晚上陪着科长再见一次面，然后把这两个官吏打发走了。朴氏决定不再开医院了之后，心里觉得痛快了许多。他决定拿到许可证后先到军队去做个军医什么的。他觉得那才是能为以后打好基础的路子。但转念又一想，总觉得咽不下这个气。韩荣德刚离开这儿连一个星期都不到他们就来找事儿，肯定有一定的关系。他又回想起校友会的时候。朴氏点着头自言自语道：

“肯定是姓韩的搞的鬼。”

“明摆着嘛，不是他还能是谁？”

“好，我也要参军了。”

“我和李牙医也被他陷害了，上次麻药事件。”

“那家伙忘恩负义，连主人都不认了。”

“那家伙就是不对劲。我总觉得他是那边的人……”

朴伸手把金氏的后半截话堵了回去。

“咱们也爱一次国。”

他一边从镜框里抽出许可证来用脚踩着，一边说：



“看看是上过学的杂种们厉害，还是没上过学的小子厉害。我也是个有头脑的种儿。”

……我作为一个大韩民国思想健康的国民，入队后为了从事将校业务正在接受训练。我热爱祖国，担忧到祖国的安全和繁荣，现在决定反映一个重要情报。现在在釜山市立医院当医生的韩荣德出生在不壤，一九四八年在金日成大学医学部妇产科系担任教授，一九五〇年战争爆发后曾接受过党的优惠待遇免去参军。为了完成收集军事机密和组成间谍组织网以及收容不平分子的任务，韩氏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假装难民被派到南边。我获得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从其亲戚处听说，他于一九五一年（具体日期望调查清楚）曾被美军第二基地军事情报部拘捕并置于大邱警察所，他很有可能是接受北边的指令，根据国内的形势和俘虏组织接头策划叛乱的。这是我作为他身边的人一直以来观察的结果，如果进行详细调查的话，肯定会究明实情。他为了假装成一个善良的国民，在南边结了婚成立了新家庭，从五十年代开始试图正式笼络同类人。韩氏在数月前举行的不壤医学专门学校的校友会上，笼络了三个把妻儿留在北韩的同乡医生，他们是圣心医院的医生赵汉景，第一医院的院长医学博士高东洙，还有全内科医院的院长全成学等，他们以第一医院为根据地正在扩大组织。我的证据为，他们曾试图收拢我，但被我回绝，药剂师金钟植破口大骂联合国军队，韩氏对越南后再婚的妻子尹美景曾露出过赞许北边政治体制的意思。并且，他们以亲和会为借口，一有机会就聚集到高东洙开的第一医院，批判诽谤现政府和美国为首的友邦，这一点可以从参与聚会的牙科医生李弼俊那里得到确认。特别是韩氏至今为止一直收听北韩广播，经常去地方城市出差，工作地点也四处不定，居所也不安定，

这次调动工作到釜山去,肯定是为了和间谍接头。附加相关人员的地址和证人名单……

朴氏和金氏也拉上了因药品没收事件而同样误会韩荣德的牙科医生李弼俊。李氏通过熟人 X 情报队的文官把信递了上去,朴氏自己也在入队后通过平时关系不错的 HID 某中领又向 X 情报队的对共监察组反映了事件的重要性。这对情报队来说是件让人欣喜的事情。有关谍报的报告不管是否依据确凿,正在形势敏感的情况下递上了案件,并且还受到其他机关的特别委任,那肯定是十拿九稳的事了。这种性质的情报就是费点工夫搜索也一定不会亏本的。要是弄好了说不定还会打探出敌人的间谍组织,就算是情报不准确也能扯上个有根据的说法。提供情报的人和被疑者双方都具有同样程度的弱点。那个年代情报机关是很容易制造出合法的官制赤色分子的。

韩荣德那天去影岛出游,看见一个跟大儿子昌斌长得很像的报童。韩氏又是请那个孩子吃饭又是带他玩儿,还照了张以大海为背景的照片。他回到租住的房子后久久不能入睡。他跟尹美景说可能会再回首尔,让她先等一个月看看,自己先住在了这儿,但如今都过去两个月了也没音信,看样子首尔的工作确实不好找,所以决定干脆在釜山定居得了。他不由得注意到远处传来的细微的波涛声和探照灯旋转时闪过的光亮,于是更加难以入眠。突然,外面传来有人敲大门的声音。“谁啊?”女房东问道,可门外没有人回答,只是敲门声停了。随着蹑上二楼的皮鞋声,从窗户外腾地跳进一个黑影。有人跳到了阳台上,随着门咣当一声又冲进来一个。韩氏的脸顿时被强烈的手电筒光照得雪白。韩氏努力想看清亮光后面人们的举动,心想会不会是强盗。他们也没脱鞋就堵住了两个出口,手里还拿着枪。



“你已经被包围，别想逃跑了。”

“举起手来，靠墙边。”

韩氏举着手靠在墙边站着。他们翻着韩氏的随身物品，还好像挑出一些什么东西似的。一个人把枪口紧紧地顶在他身后，然后让他转过身来扣上了手铐，并用绳子捆上了双臂。韩荣德这才发现事态的严重，他一边挣扎着一边喊道：

“你们为什么这样？我犯什么罪了？”

那个人扫了一下韩氏的腿肚子将他放倒在地上，一边用双膝压住韩氏的后背，一边把枪口放到他脑袋上说：

“这红鬼子杂种，不把你抓走，你还想当场挨枪子儿？”

韩荣德被拖到了台阶下面。房东家内房的挂钟敲响了两点。门前停着辆吉普车，还有一个人正在墙边徘徊着守住出口。韩氏被按在吉普车后座上两个壮汉之间。坐在前面的男子嚼口香糖的声音使韩氏更加着急起来。

“要去哪儿？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他们没有回答。韩氏又问了一遍，前面的男子转过头来望着他：

“去平壤哩，狗杂种。”

他嘲讽了一句，韩氏虽然记不清他那短头发和眯缝眼到底是谁，但可能是因为平安道方言的缘故总觉得面熟。

韩荣淑女士从六月初起就在店里吃住。正赶上换韩服的时节，服装店的生意忙得不可开交。面料嘛最多的是把从军队里弄出来的降落伞布和针织尼龙染色而成，韩女士为了省工钱，就自己亲手缝制衬衫和连衣裙等。一天，她正往衣服上绣花，突然有个男人闯进店里打量她。男人到服装店来是稀奇事，韩女士有些惊慌。



“快请进。您要什么？”

“呀，你不是荣淑吗？”

对方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套近乎的话。这人到底是谁，韩女士正猜测不定，对方又说：

“我是闽相昊啊，相昊。你不记得顺心了吗？”

韩荣淑这才看出来他原来是同学金顺心的丈夫，足球选手相昊。他小小的个子宽阔的肩膀依然如故。

“相昊，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怎么还找到店里来了呢？”

“法子么总是有的。”

他用报纸扇着风，十分好奇似的打量着里面。韩女士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讨厌这个浅薄、狡猾的人。他仗着自己是崇仁商校的足球队员，天天穿着短裤拿着球在女子学校的校园前转悠。这男人就这德性，却没命地追求自己最好的朋友金顺心。女人在不了解男人的时候最容易被骗。相昊给顺心写了很长时间的情书，整天跟在后面追求顺心，砍上十次便没有不倒的树，他们两人最后便背地里定下了终身。金顺心一生都很不幸。相昊说是要去日本留学，一门专业课都没修过，整天不及格，没被赶出校园却带回了个怀孕的女学生。之后，他又在奉天到安东的朝鲜铁路上做了一阵儿助手。闵相昊在平壤的时候只要见着逃亡满洲的思想犯，不管是师兄还是师弟，统统抓起来交给日警。解放后，连韩荣德的朋友和师弟们也要找个机会揍他一顿，但他始终没有露面。一直到韩女士过了三八线越南的时候，顺心一直陪着兄弟们和闵相昊的老母靠养蚕勉强度日。顺心一直相信闽相昊会来带她走的。韩女士想起战后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心里有些不快，但因为他是老乡又是好朋友的丈夫又不能不答理，所以就点了个菜和酒招待一下。

“我见你哥哥了哩。”

相昊突然来了一句。

“是吗……去釜山了啊。现在住在釜山呢？”

“不是哩，在首尔见的哩。”

“不可能哩，说是釜山市立医院有个位子就去了。已经有个月了。我嫂子也正等着他的来信好一起跟着去呢。”

相昊抿了一口白干吹了个口哨迟疑了一下。他握着韩女士的手腕神秘地说：

“其实是为了这事儿才来找你的哩。你哥现在摊了点儿事儿呢。现在在首尔。”

韩荣淑的心突地沉了下去。

“啥事儿，是不是伤着了？”

“是件跟我有事儿，你先听好了，我不过就是个文差，翻文件的时候偶然看见贴的照片旁边不是有籍贯和名字嘛，我觉得韩荣德这个名字像在哪块儿听过似的。这不突然就想起你来了么。以前不是在崇实专大操场上一起踢过场球嘛。我就这么仔细一看照片，你哥哥鼻子旁边那不有个瘰子么？肯定没错哩。”

韩女士一听，也没有必要再问了。大邱和釜山的事儿，闵相昊，文件以及首尔的某个地方……

“是不是让人给抓进去了？”

“你听我说。我一看没错儿，这不就是荣德哥么，就去看了看他，他乐得抓着我哭起来了呢。”

“你说明白，我哥现在是不是被关起来了？”

“关在情报队呢。”

“哎呀，妈呀！这事儿可咋办呢。你知不知道他是为啥才关进去的呢？”



“理由多得是，我也说不清。你哥的仨朋友也抓去了呢。他们告诉我这地址，让你去告诉他们家属呢。”

韩女士虽然能猜出这家伙装了一肚子的坏水，可怎么说也是老乡，兴许会关照一些，她抱着这一线希望，还把钱装进信封塞到了他手里。并且，韩氏在北边干过教授的事儿，差点儿死掉的事儿，越南之后在釜山俘虏收容所附近被抓转到大邱警察所辛苦了一个月的事儿等，都跟他说了。还有，还拜托相昊给她一个去探监的机会。

韩荣淑女士当时没有过江证。今天拖到明天，明天拖后天，最后借了在市里工作的表妹的证明，才决定好了过江。她本应和尹美景一起去，但她信不过那个女人，虽然也勉强叫她嫂子，可她从内心反感这个不明底细的酒店女老板妹妹长妹妹短的叫。韩女士做了些有油水的食品，用包袱包好，就去见哥哥了。

X 情报队的房子是旧时日本宪兵队用过的又旧又黑的木筑房屋。正门上挂了个花花绿绿的部队牌子，房子的一半是半圆形洋铁板，上面油的漆白得刺眼。房屋的周围也是个用白漆刷的白墙围成的花坛。远远地要是光看正门的话，清新玲珑得像个医院或者少年团的校园一样。但白色简易营房的窗上却牢牢地钉着铁丝网，黑洞洞的里面和外面十分不相称。正门的卫兵记下了韩女士的身份后，指着让她去探监室。探监室是个老掉牙的木建筑，廊台上落满了灰尘，到处是破孔，每个孔里都堵满了鸡蛋皮和点心包装袋等。另有几个女人跟韩女士一样，带着食品包袱坐在那里。她们可能因为害怕在这种地方被对方认出来，都各自坐在角落里。韩女士和闵相昊约好了在探监室见面，可已经过了三十分钟还不见他来。代替门板的破布门帘处是这个房间唯一的出入口。宪兵解下武器，坐在出口那儿啃着糯米糕饼。旁边有个背孩子的女人嘟囔着：

“都是因为他妈的狗杂种们才统一不了的。说抓谁就抓谁，胡乱抓起来就往死里拷问。”

那女人掀起裙角来擦着眼泪。探监室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了她的。韩女士也觉得喉咙口哧地冒上了火来，但她使使劲又忍住了。女人变得越来越起劲，宪兵有些惊慌，赶紧收拾起武器来说：

“还不住口。这些事儿得上边的人了解才行。你男人又没什么在理的你咋呼什么？”

“我们家那口子踢了长官是不对哩。可一句话把我们打成红鬼子，还让我们怎么在这世上活下去啊？”

宪兵抓起女人的胳膊想把她拉出探监室，但女人坐在椅子上甩着他的手。

“就是觉得憋屈得慌哩。我们是指望个啥才往这南边一点点过来的呢。没钱就得要我们的活人的命吗？”

女人一边被拽着，一边说：

“我们凭什么就受人欺负唉，没靠山憋屈得可怎么活唉？”

正窝窝囊囊地蜷着身子吃东西的那些人愣着神看着出口那边。周围顿时静了下来。

“韩荣淑，电话。”

小卖部的男人喊道。韩女士接过了听筒。里面传来相昊的声音：

“喂，是我，相昊哩。那边人眼太杂，你到我这边来呗。一说我的名字大门警备就让你进了。从探监室出来顺着石子路一直走就到哩。”

“你没法把我哥哥带出来唉？”

“电话里说不清楚哩。你直接过来，我跟你说说。顺着路走左边有个‘G two’……就是G2号，听懂了唉？有个上面这么



标着的康赛特,前面是个差不多模样的房子。就往那边走,那儿有我办公室,现在值班的都去吃午饭了没人哩。”

“我这就去哩,你一定带他出来唉。”

电话那头没有答话就挂断了。韩女士向警备部队和情报队中间打着双重铁丝网的哨所走去。

“我找闽相昊。”

哨兵打了个电话就让他过去了。立在石子路两旁的简易建筑的铁丝网窗上,隐隐可见被厚厚的帷帐遮挡着,里面有个男人发出吵架一般的声音震得铁板嗡嗡响。韩女士快步走过那个地方。闵相昊正站在办公室前面的路上等着韩女士。两个人进了一个跟仓库差不多的木板房。有块刨花板挡住了屋子的另半边,露出来的半间屋被椅子和军用木床、象棋棋盘等东西堆满了,乱七八糟。从虚掩着的门缝里能看见有个胖男人丑陋的下身穿着军裤,上身只披着件衬衫,正在那里喝面汤。他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军装和军帽,上面镶着上士的肩章。

“你哥出不来。我其实……想教点儿妙方给你才叫你来的。”

“我哥到底犯的是啥罪?”

相昊稍斜瞅了瞅放在椅子上的包袱,很自然地拿出吃的来,开始边吃边说: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哩,好像说是间谍。”

韩女士觉得眼前直冒金星,好像看见火焰在黑暗中不祥地逐渐扩散开来的样子。

“想活下去才出来避难的人,咋会自己找死呢?肯定是有人陷害的。国家咋能无缘无故地拿他当间谍呢?真是憋屈死了唉。”

相昊忙不迭地吃着,看了看周围,小声说:

“你哥接受了北边的任务过来后拉拢了朋友正活动着呢。说是抓住了确凿证据。”

韩女士一把拽过食品包袱来。这女人的眼圈已经通红了。

“你以为我是做给你吃的唉。既然我哥吃不上，就拿回去给我孩子们吃哩。”

“也说不准哩，这父母女女之间都猜不透心思呢，何况是哥哥哩。”

“你瞎说什么呢你。你要是以为今几个还跟当年的日政一样的话，早晚吃不了兜着走。也就是乱世，你这样的还能混口饭吃。你们这些家伙都是一路货色哩。上上下下都不例外。”

韩女士的嗓门一高，吓得相昊紧张起来，他拍着女人的肩膀说：

“暖暖，让人听见了咋办。怪丢人的……唉哟喂，小点儿声。我帮你跟上面通融一下就能救出你哥来了呢。你得用点这个。”

相昊冲着她把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圈儿。

“上面的人强烈指示，让调查这次事件，你要空手办可太难了呀。”

韩女士的脸跟冻僵了似的。

“我哪有什么钱往你们嘴里填。我哥就是死我也不会罢休哩。一定得查个清楚。”

相昊用半威胁的语气说：

“从前你可是说过，你们兄妹本来就偏向那头儿。”

“你这个土包子，你以为一说起思想来除了红鬼子就没有别的了唉。”

闻相昊说这话的根据，是指她在女高毕业班的时候曾和天道教的学生会有过来往。当时西文女高除了韩女士以外，还有

顺心和另外两个女学生也参加了学生会。这个会由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发起,这些学生主要是教师弟师妹们朝鲜历史和世界形势。后来因为师兄们被日警逮捕而自动解散。闵相昊从自己的妻子那儿听说的这事儿,却拿它来要挟韩女士,韩女士真是义愤填膺。

“喂,你这个二百五好好想想,怪不得总伤顺心的心哩。我要是红鬼子的话,你老婆也是红鬼子,你这个当丈夫的也就是红鬼子了。”

相昊只管嘻嘻地一脸笑,韩女士气得直咬牙。这时,从路对面的 G2 楼房里传出让人胆战的呵斥声:

“什么,狗杂种,说的是实话?证据确凿你还否认?”

突然爆发出的呻吟声变成了非人的动静,继而是哭泣声。

“再看一遍,这可是你写的。”

先是传来一阵像冻得发抖的男人的呻吟声,接下来又是一阵咳嗽。韩女士突然觉得头晕目眩,仿佛要坠到地底下去。那个发病般猛烈咳嗽的人正是韩荣德。

韩女士从情报队里出来后,不分东西地一直走了几个小时。街上的路人以为她是个痴呆患者,都好奇地打量着她从旁边经过。她心里没有着落。没有一个值得相信的亲戚,不认识一个高层人士。韩荣淑这时才知道,闵相昊来找自己,实际上是为了收集情报兼赚点外快。往上递举报信的可能也是他,他肯定在这之前早就打好了算盘。后来又得知,去釜山逮捕韩荣德的时候,也是闵相昊自称认识对方毛遂自荐去的。战争期间失去丈夫自己孤身一人的韩女士,如今看见同胞兄长落到这步田地,不由得失魂落魄。她走在路上,尽管周围的行人熙熙攘攘,可她依然心寒得如死灰一般。现在,就是有人过来把自己打死,也未必会有人出来阻拦。天气热得湿透了后背的衣服,韩荣淑女士却



觉得心底直打冷颤。这女人到陆军医院去见了徐学俊。徐氏看见韩女士心里欢喜,可见她这魂不守舍的样子又很惊奇。徐学俊几天前刚接受过做证审问。

“问校友会是怎么组成的,目的是为什么。让我介绍一下参加的全体人员的所属。还问韩荣德北边得到党的信任受到特殊待遇等是否属实,此外还问了些零碎事儿。”

看样子徐学俊是说,如果自己不是军人的话,可能也会成怀疑对象的。

“现在知道,是几个人串通好了写的告发信。除了韩君以外,高博士、赵氏、全氏他们三个也被抓进去了。可能确定了主要人物是韩君,其他的人都是为了确定荣德的嫌疑才连带着抓进去的呢。”

韩荣淑女士和徐学俊商议过之后,觉得只能等韩氏被转到法院这边来再说了。不久,传来消息说,全内科医院的全成学第一个被放了出来。韩女士下决心一定要揭开内幕,把参与写告发信的人一一查明,反告他们一个诬告罪,连情报队的家伙们一同告上。要是变卖了服装店来救哥哥倒也不是没门儿,可那样的话要维持生计就有些悬了。这女人想起了可怜天下女人心这句话。韩荣淑打定主意,就算是乱世可还是个法治国家,自己一个女人就算是拼上命也死不了。她为了将来给律师提供证据,把自己了解到的事实都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

韩女士又访问了全内科医院。全成学的脸肿得老高,他躺在那里热敷,好像很不欢迎韩女士来找他的样子。韩女士问了问哥哥的消息:

“噢,有一次对质审问的时候见过。他眼上糊着老厚的眼药,嘴唇裂得淌血。”

全氏也是自己过来并建立的新家庭,还说被问过单身越南



的理由。

“主要调查了一下在第一病院聚会干些什么。”

“挨打挨得多吗？”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

全成学脸色一变极力否认道，他妻子说：

“他也累了，你请快回吧。”

韩女士说自己想救出哥哥来，哀求全氏妻子透漏点儿办法，最后获知了两件事实。全成学给了情报科的科长 X 万元，他太太买上礼品又到系长家递上了 X 万元。他说李牙医正做证的时候他经过时见过，还说军中有个情报队员估计是闵相昊去过李牙医的家。韩女士后来才知道闵相昊还去过表妹家。一共给了他三次的钱共有 X 万 X 千块。按闵相昊的话，韩荣德承认了所有被怀疑事项。闵相昊说：

“最近要是有钱的话死刑都能免。现在差不多情形的被抓到情报队里来的不只一两个呢。其中有的花上钱靠有能力的人释放出去了，但也有的被判刑后服刑了。”

圣心医院的赵汉景一开始也回避见韩女士。赵氏似乎是拜托了自由党的一个政客帮的忙。韩女士已经猜测到，肯定是姓朴的因校友会事件和吊销许可证的事儿误会韩氏写的告发信。赵氏不愿再提起在情报队所经历的事情，只是喘了口粗气做出莫名其妙的样子，讲了一下释放的事儿：

“我接过电话一听是让我走，一看他们胡乱放人就知道了，这不是胡乱抓人么。”

“不是查去第一医院的事儿么，咋还放人呢？”

赵氏用警惕的目光小心说。

“我说为庆祝医院开业高博士请了一场，我就去了那一次哩。”



“有没有说啥让人抓住把柄的话呢？”

他说，只不过反复说了些有关三八线和促进休战的话。韩女士为了确认一下，就问当时平壤出身的牙科医生李弼俊在不在。果然，他当时也在。徐学俊和高东洙博士来到韩女士这儿，告诉她韩荣德已经被交到了检察官的手里，现在在西门刑事所待决牢里。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是情报部长检察官，他起诉的许多案件中，有许多人并没有罪，白白受够苦之后被释放出来。高博士也非常担心这一点。

“这人跟军队机关联手，是个有权力的傀儡人物，真让人担心哩。”

徐学俊说。

“那咱们，就找个在那方面会耍手腕的律师吧。”

高博士的小腿上露出了还没愈合的伤口。他指着脚指甲盖儿附近的三处伤痕说：

“伤了这么点小小的皮肉都疼得要命。还不如吃个枪子儿或来一刀好受点儿呢。”

“啊，天哪。”

韩女士简直无法想象哥哥受了多大的罪。高博士说：

“说实话花了不少钱。那边可是张口就要，说多少交际费，多少调解费哩。”

高博士在放出来的前一天，最后和韩荣德接受对质审问。窗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发出昏暗的灯光。高博士从强烈的阳光下一走进审问室，刚开始根本辨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只听见有个男人断断续续地发出短促无力的呻吟声。当他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的光线之后，才发现有个男的被捆在铁椅子上，坐在他对面桌子前的胖墩墩的审问组长厉声呵斥着：

“到现在了还不赶紧承认告发信上的内容属实，在口供上签名，这成何体统？再转一圈。”

接着传来当啷当啷的转起铁家什的声音。一个看起来像是审问兵的便衣青年开始转动野战电话机的发电踏板。电线的一头缠住绑在椅子上的男人的两个拇指，随着转动电压越来越高，他嘴里发出备受折磨的呻吟声音。高博士被领到组长前面，按坐在受审男人右边的桌头上。直到这时，高氏才认出来，这个耷拉着脑袋就要晕过去的男人是韩荣德师弟。站在韩氏旁边的家伙掀起韩氏的头发，把他的头仰了起来。韩氏的头向后仰着好大一会儿，只是脸上的肌肉稍微跳动了几下，最后睁开了眼。审问组的一个人对组长说：

“得歇一歇再审了。”

“没事儿，只要不死就没事儿。这杂种不是一般的差劲儿。喂，睁眼，好好看着我。记得这人是谁吧？杂种，让你睁眼，你死闭着眼干吗？问你认识不认识他。”

韩荣德用失神的目光凝视着高博士。他因数个星期过度的睡眠不足眼上挂满了眼屎，整个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韩氏好不容易才认出来，隐约地点点头。

“再问你一遍，你们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第一医院干什么了？”

“开业纪念日……”

韩氏颤抖着还没有回答完，组长就照他脸上来了一拳。

“这杂种又扯别的。还要从头再审一遍吗？”

“你还想用鼻子喝水吗？用不用浇一壶辣椒水？”

一直捏着一把汗的高博士制止住审问兵，说：

“我替他来说吧，这伙计也没劲儿回答了。我来说，他只要承认不就行了吗？”



“好吧，你说。”

“那天确实是开业纪念日。喝了几杯后，要走的人先走了就剩下几个了。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还有八个人。韩荣德说三八线是二战中战胜的大国互相牵制的结果。我也赞成他说的，还说所谓的没有政府是大国单方面牺牲了在同一国土内居住的民族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行政方针。大家都知道，那是我们离开故乡和家人生死离别后才……”

“嗯，知道了。这正是反动言论。读一下这部分的口供给你听听？都是你们自己说的。好好听着……嫌疑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有否在第一医院举办批判现政府、攻击以美国为首的友邦联合国的非法聚会？有，我承认。据调查，你们曾在那里举行过定期非法聚会，嫌疑人韩荣德发表了主要意见，你们不是也完全同意了吗？”

组长怒眼圆睁地盯着高博士问。他踢开椅子好像就要站起来似的，高氏觉得好像整个身子都被按在了水泥地上一样。受审的头一天，他实在是觉得冤枉憋屈，就随手拍了一下桌子说“不是”，被四个审问组的一起用脚踢了一顿。高博士咽了口唾沫回答道：

“是……是的。”

“嗨，醒了没有？”

韩荣德呆呆地睁开眼睛后，用茫然的目光毫无表情地直视着组长。

“在刚才读的口供上签名按印吗？”

“我根本没写过口供。”

“蠢种……你说的我们都写下来了。”

“我只是个难民而已。”

韩氏摇了摇头。他看样子正在拼命地想清醒一下意识。

“你说你在釜山谁也没见也行。那你为什么听北韓的广播,还批判现政府?都承认吧?”

“我为了生存才到南边来的。”

“哎,这杂种如今竟然东问西答起来了……真想找死啊。你要是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到时候可让你死个好看。”

组长腾地站了起来。他抽出挂在胸前的转轮手枪,然后把枪口顶在韩荣德的太阳穴上,用手指扣住扳机之后刷刷地转着转轮。

“毙了你。你他妈是间谍,间谍,你这样的就是毙一个,这战争年代有谁能知道?开了……当场!”

“我是难民……”

组长把枪口顶在韩氏的脸上,韩氏连同椅子一起翻了个仰面朝天。组长似乎有些忍不住的样子,连同椅子一起把韩荣德拉起来,用膝盖顶着他的肚子。韩氏发出呀的声音,随之身子蜷成了“弓”形。

“狗杂种,要是在我换班之前还不签名的话就揍扁他。”

审问兵抓起韩氏的头发,嗤嗤地笑着说: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啊。”

他们像下赌注的赌徒一样一直对峙着。他们还没有抓到有关韩氏的确切事实的情报,现有的就只有告发书上写的那些情况和他在北边做过教授、后来单身越南后的生活情况等。他们不定时间、变幻多端地换组审问,有时在凌晨睡得懵懵懂懂的时候把韩氏拖出去,也有时一整天都放着他不管,傍晚的时候突然闯进来。在最后完成口供的四天内,韩荣德一点儿也没能睡觉。强烈的白炽灯罩在韩氏的头顶和旁边,三个审问者在暗处轮番提问。要是回答晚了,就有棍棒敲在露出的胫骨上。韩氏因过度的疲劳眼泪刷刷地流,到后来连唾液也流了出来。这种白昼



好像永远漫长无限延续似的。他要是本能地垂下头打盹儿的话,就会有和着辣椒面的水灌进他的鼻孔里。韩氏那时候既不是教授医生也不是难民,只不过是一块吊在疯狂时代上的肉而已。

高博士被放出后,拣了条路迅速离去。此时,天色已经开始将路边的树木变得像黑色的巨人一般,他一时辨不清方向,就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胡乱走去。他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当碰到别人身上时就吃惊地转过身去。高博士后来发现,自己已经三次经过同一条路了,就问问了路边做生意的大妈这到底是哪儿。那女人说:

“你连南大门市场也不知道?”

韩荣淑总觉得对尹美景这个女人有些放不下心,就上门去找她。她总疑心会不会是尹美景的同伙干的,但转念又想到她现在怀着哥哥七个月的孩子,自个儿一个人看家,韩女士觉得自己对她也实在太漠不关心了。尹美景正愣着神躺在家里,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振龙在旁边伺候着吃药。韩荣淑看见这副情景,心里更是懊悔万分。虽然孩子不是韩女士的血脉,但一听见孩子嘴里说“姑姑来了”,韩女士便顿生恻隐之心。房间里好像有股烟味儿。韩女士惊讶地抬起头来环顾着四周。尹美景说:

“药师金钟植来过了。”

韩女士一听就觉得心里有些不爽。一个男人出入于主人不在只有女人看家的人家,着实令人生疑,况且金氏还一起写了告发信,韩女士的气不打一处来。

“他来干什么?”

“让我明天去李牙医家。”

“为什么去那儿?”

“说那位和韩氏一起坐过牢的人释放出来了。明天想去那

家看看，一方面打听一下消息，另一方面打听一下探监的路子。”

“我以为嫂子你都知道呢。朴氏和金氏、李氏三个人联合写的告发信。”

韩女士一提这事儿，尹美景便哭泣着点了点头。韩女士心中暗喜自己猜对了，就顺水推舟继续盘问起来。尹美景说自己也是被骗了，说金氏一天到晚在自己面前说韩大夫是临时利用自己才结婚的，时间一长自己也就渐渐相信了，还觉得自己怀了孕真是十分委屈。姓金的和姓朴的整天说主人形迹可疑，又说总觉得他思想是那边的，证据确凿等等。而且，朴氏说：

“他要是实话实说准能受到宽大处理。嫂子你得帮助韩师兄重新做人才是啊。他说不说北边的事儿？唱北边的歌什么的？要是以后他暴露了的话，嫂子你这个间谍的妻子也得坐牢。”

自己多次受到这种威胁后心里又烦又怕，但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会写告发信，就随意说了几句。尹美景流着泪说：

“有一次，我们那位喝醉后回来——说想回家乡。他说就是死也想死在家里人身边。他以前也是当过大学教授的人，可现在混到给非法医生堕胎手术擦屁股，都怪他当时选择了医学——我就把我记得的这几句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还说有一天早上起床后，他唱过绦罗岛<sup>①</sup>的垂杨怎么样怎么样的歌。”

“今天姓金的没说别的？”

“说我要是不能流产的话，就托养到孤儿院，让我重新再找。说基本已经确定是间谍了，得受十五年左右的徒刑。妹妹

<sup>①</sup> 位于平壤市大东江的小岛。



我啊,这种八字硬得不能一夫到头的女人要是再三婚的话,还活着干什么呢?一想起那位好像是因为我说错了话才被抓走的,现在真没脸活了。”

韩女士看到尹美景真正担忧的样子,心想她确实有些糊涂,但并不是个心狠的女人。

“你该和妹妹我商量商量啊。将来告他们诬告罪的时候你可得照实说。嫂子身子都这样了,明天就别想着去李牙医家了,在家休息吧。我替你去看一下情况。”

韩荣淑女士在回来的路上又好好想了想。那边肯定也怕自己起诉他诬告罪。刚开始以为适当教训一下韩荣德很快就出来了,可如今都转到了检察官的手下,那边肯定也十分想知道这边的态度。韩女士到家后收到了徐学俊的口信,让她见一下律师,准备公判。

律师看完材料之后,脸上现出十分忧虑的神色。他不停地抿着又黑又干的嘴巴,摇了摇头说:

“最近有许多这样的案件转到检察官手下。当然,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北韩人。”

徐学俊说:

“你的预感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案件值得回复到公判吗?”

“难说啊,以我的法律知识……单靠这么薄的证据是起诉不了,但问题是并不说明不可能。要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在国家安保上有重大问题因证据不充分而不足判定,因此解除拘留的情况下,就是保留控诉之后,检察官也可以委托所辖警署将嫌疑者作为黑名单对象进行监视观察,也可以随时召唤来调查证据。”

韩女士被律师七拐八弯的话弄得更加着急了。

“律师先生,我们想告他们诬告罪,也包括情报队那些



家伙。”

“是的，夫人做的记录我一定会适当有效地参考、仔细审看的。但如果单靠那种方式的推测，会给人一种单方向的印象，和韩老师的不利的立场是两码事。也就是说，有时提供情报还可能成为爱国表现。而且，你也没有物证。比如说，有关他们写告发信的祸首的自白啦，或者咱们把他们的告发信抓到手里啦等这些明显证据。现状态下警察应该追究一下无辜受害这个事实，但警察毕竟没有干涉情报队业务的权利。情报队以可能造成善良者受害为前提，为了当今的战争也具有稍微犯点错误的权利。特别是，在安保问题上，他们只要证明自己调查到了确实的情报就可以了。”

“那些被冤枉的人怎么办？把大活人像春香<sup>①</sup>一样抓起来还算民主国家吗？”

“夫人，接受辩护的我本不应该这么说，这次战争杀害了数十万人的性命，我们的自由已经被消减掉了一半。两边的名分也一样。一直没死还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有些莫名的苦衷还不正常吗？总之，我确信这个案件肯定不是个值得调动警察的案件。因为类似的案件太多才出现了这种错误，审判延迟了。本来，如果检察官拿不出确凿的被疑事实的话，拘禁嫌疑者的期限不能超过十天，而且即使申请延长期限，最多也只能拘禁二十天。但那只是原则而已，事实上情况很复杂，对国家安保案件的实际调查过程，并不受拘禁期限的约束。咱们这个案件都能成立，你就知道究竟有多混乱了。再就是审判不成立的情况。如果被判为起诉犹豫，根据观察守则，公诉保留者很可能几年内变成事实上的身份丧失者。担心这些结果发生，是因为曾经有过

<sup>①</sup> 韩国古典小说《春香传》的女主人公。



先例。现在司法部正在彻底执行违背原意的遵从上命,要是上级机关和特殊机关让起诉的话,就是明知无罪也有起诉的检察官。”

正在默默地听律师说明情况的徐学俊安慰韩女士说:

“费尽心思告他们诬告罪又有啥用呢?也是不会成立的哩。再说,要是韩君能放出来的话,就权当是被疯狗咬了,最重要的是恢复身体呢。今后过日子小心点就是了。”

韩女士一直轻轻地呜咽着,两人尽量看着别处,似乎是在希望这个令人生畏的谈话快点结束。韩荣淑女士抬起头来喃喃道:

“我昨天晚上实在是郁闷得不得了,就把我家老大叫醒了。这孩子睁圆了眼睛说,自己没做错什么事啊。你们没什么做错的,我们才该死呢。我就跟他说了,以后要做出色的人。你们得把国家当今这时期作为镜子,将来成了出色的人以后,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乱世,都要说出你自己想说的话来。虽然他也听不懂这些,可我把我哥经历的事儿都跟他说了。”

韩荣淑女士到了李牙医那儿后没看见李弼俊,他妻子等的是尹美景,看见韩女士后满面惶恐。看样子韩女士是个不速之客。

“尹女士怎么不来,倒是妹妹来了呢?”

“就要临盆了,老来回走动的话可能对身体不好。”

韩女士抢先问道:

“听说有人要来啊。”

“啊……”

“听说有个一起坐牢的人要来。”

“哎呀,可不,你看我糊涂的。我也正等他呢。可不,那个闲相吴总三番五次地来要钱,真烦得让人受不了唉。”

韩荣淑女士这才看出来，情报队一直在关注着这边。韩女士说：

“这么说是李大夫做错啥事儿了？”

“啊……可不。不是都一起去第一医院玩儿过嘛。就拿那个当把柄了呗。把他们归成一帮，所以打听一下韩大夫的事儿，顺便也想点办法。”

韩女士心想，也许现在已经跳进了自己设的陷阱。他们肯定是争取平息这件事。要是指出这是个假情报来逼供的话，他们肯定是脱不掉干系的。

“不关我们的事儿。反正我们要倒过来告他们一把诬告罪哩。”

韩女士放出威吓腔以后，接着又说：

“连律师都找好了。”

李弼俊的妻子眉毛一竖，咂起了舌头：

“喂，这可怎么办？听说现在就是找律师也没用，你可白花钱了喂。这种时候干什么都不如给检察官塞上些哩。”

“怎么塞呢？”

“检察官不是宣判吗？这塞也得塞到点子上啊。”

“不能那样。得在审判之前把人放出来。然后再起诉。”

小保姆过来说有客人来了。过了一会儿，有个浑身穿着染成黑色美军工作服的青年迅速扫视了一下屋里的人，然后进了屋里。李氏的妻子说：

“这位也坐过西大门的牢。他能从看守那儿跟里边联系上，你有什么请求就只管说吧。审判里里外外的事儿你仔细说说不是更好吗？这位是韩大夫的妹妹。”

青年适度地弓了弓腰算是施礼。他剃得短短的头发和厚厚的两腮，使他显得十分健壮。他可能也就刚刚二十出头。韩女

士问：

“我哥哥有没有什么话带给我？”

“嗯……说让报仇呢。让你把那些加害于他的家伙统统捅出来。”

韩女士凭直觉便知道他说的是假话。韩荣德根本不是个能说出报仇的话的人。而且，韩氏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是为为什么被抓进去的。听他一提加害韩氏的事情，韩女士就知道这个年轻人肯定是告发方派来的人。

“不知道这样问方不方便，您是犯了什么罪进去的？”

要是坐过六个月牢的话，这脸色可显得太健康了。李氏的妻子说：

“和尹美景商量一下，要不要咱们去探一下监。明天跟着这位去怎么样？”

韩女士一边想着别的事儿，一边应付道：

“行啊，明天见了两位再具体说说。下午两点在刑事所附近见。”

战争最终也不是结束，就像拦腰流过田野中间的江面暂时冻住了一样停息了战火。政治性的问题自然不用说，就连人们的个人夙愿也沉到了水底，本来期待着新的季节到来，而如今却坠入了无限的冬眠之中，上面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忘却。

韩女士不想受到任何人的打扰，这天上午她独自去牢房探望哥哥了。这女人申请完探监之后，才猜出了那头的用意。按照规定，除了妻子之外别人不能探望，那头的计划是把尹美景作为固定探望者，故意不让韩荣淑接近他哥哥，然后让糊涂的尹顺便从韩荣德那儿打探一些能立证的情报。谎称狱友的那个青年肯定是情报队的爪牙。韩女士以北边嫂子的名义申请探监，反

而拦住了别人的接近。里面四壁是清冷的水泥墙，有张桌子放在中间，两边各有一条长木凳。韩荣德身穿未决囚犯的衣服，跟在看守的后面佝偻着身子进来了。韩氏的样子，一句话……像个透明人。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条亮晶晶的小鱼，薄薄的皮肉里透出内脏，身子单薄得简直都要直不起来了。他们激动得不知道该从何讲起。韩女士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啥也不用担心。你只要照实说你做的事儿就行了。跟律师也仔细说说在北边的遭遇。”

“李牙医为了把我弄出去，好像正在情报队搭关系呢。你去看看吧。”

韩荣德老迈的神态转为真实的表情后说：

“在南边除了血肉骨亲的妹妹，朋友中除了徐学俊，谁也不能信。”

“好的，知道了。”

“哥，已经休战了。昨天签完协议了。”

韩荣德用手指尖按着上眼皮好一阵儿说：

“……管他完不完呢。”

时间就要用完了，韩女士必须留下一句一定要转达的话。因为她听有人威胁说，在情报队拷问时承认的事实，要是在审判时否认的话，就要被送回情报队去重新拷问。她必须把这个信息告诉哥哥，可看守正在探访日记上记录他们两人的对话。这女子很想避开记录。看守扣上记录打开门，韩荣德也随之站起来，这时韩女士贴到他背后悄声说：

“哥，从情报队已经转过来了就不会再回去了。你甭担心，没做的事儿就一直坚持到底说没做。”

韩氏眨巴着充满血丝的眼睛点了点头。

韩女士向法院提交了陈情书。可没有任何人署名。韩氏的



朋友们不约而同,几乎都不愿插手这种问题。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以韩女士、徐学俊和高东洙博士三个人的名义提交了陈情书。但不知是否因为中途漏掉了,从此便杳无音讯。审判一直拖延到韩氏被转到法院四个月之后,才传来了不起诉的结果。韩氏被审判的是一个新事件:子宫切除手术,就是韩氏为了救人性命,多手做手术那件事。看来情报队向朴氏、金氏、李氏保证替他们保密有关告发信的事儿,要挟了他们不少钱。他们以小小的怨恨陷害韩氏,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损失大了——这样一来,他们想,干脆把韩荣德整死得了,就又捅了一下。检察院那边也是,要是把一个关了好几个月的嫌疑犯无罪释放的话,脸上也挂不住,就重新调查了一下,按医疗法立的案。徐学俊和韩女士都以为是韩荣德的失误。韩氏如今已经没有心力再去揭发是他们重新栽赃陷害,而且他觉得那件事本身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不知这是否他对自己天职的悔恨之情。

宣判结果为:若无患者委托或承诺的情况下而造成病人死亡,应判一年的劳役并取消三年医师的资格。韩氏周围的人也能觉出,判决从表面上看尽管符合医疗法,但政治色彩却十分浓厚。韩女士从审判庭出来后,追上走在前面的闵相昊、朴氏、金氏、李氏四个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女人气得脸色煞白,肩膀都抖起来了。

“尽管我哥听见这话会有些伤心,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不是我哥哥而是我丈夫,今儿个你们都得死在我的刀下。”

闵相昊一边笑着,一边抓住韩荣淑的肩膀往旁边一推,答道:

“呀,忍一忍吧。要是都忍了,就是杀人罪也能免掉。”

“我真想把你的骨头磨碎了撒到汉江里……那样太便宜了,我得带回故乡的大同江去,扬个尸骨不见。”

韩女士的脸上流下了两行泪水。

韩慧子的父亲是个单身越南来的雇佣医生，母亲是个前夫被抓到北边当警察的战争未亡人。这女孩后来长大后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狗屎甜瓜”，意思是在人粪中间发芽、在废墟上的杂草间长大，终于坚强地长成小而结实的果实。

经历过离别而断万念的人只好随缘，在他们的期待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于他们从前的生活仅仅当成一种笑话来听。

慧子对自己的父亲并不了解，她只记得是个整天腰疼、偶尔喝得酩酊大醉的高个子男人。这孩子直到长大，几乎没有机会和双亲的亲戚来往。不管是哪头，都没法期待享受到骨肉般的亲情。同母异父的振龙和慧子关系很不错，可振龙却对父亲十分恼恨。刚开始叫他叔叔，大了之后叫大夫，之所以可以这样叫，是因为他已经单独立了户口。每次跟慧子提起父亲的时候，也总是称你爸。慧子觉得这些都非常可笑，看见喝醉酒的父亲瞎说的样子也觉得很有意思。她爸爸和家里人也不怎么说话，看起来总像个别别扭扭的人一样。酒后清醒的时候，如果听到异常的声音，他总是用棉花紧紧堵住两只耳朵。

韩荣德在慧子八岁的时候不当医生了。慧子家在一个实业高中前面开了几年文具店。韩氏没有经商头脑，这店最后赔了血本。他以答应给学校办公室的一个职员做经济保人为条件，负责提供学生用品，可最后韩氏负担了这个职员的债务。之后的两三年内，韩荣德就去朋友开的医院做钟点工为生。有一天早上，他穿上去医院的衣服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尹美景十分生气地说，这个软弱无能的男人到底还是投奔在日本的同学，飞走了。这女人在慧子十五岁的时候，跟一个开旅馆的老头子再婚了。又过了好些年，慧子从姑姑那里听说了父亲的消息。他



在某个基督教的地方大学宿舍里当管理员。慧子第一次是和姑姑一起去的,第二次她自己单独去见了。第三次去找他的时候,韩氏已经不在那里干了,从此再也没法见到他。慧子收到韩荣德死亡的消息后并没有哭出来,因为她并没有感受到父亲的死亡,而是重新体会了一次父亲所象征的时代。

被凌晨的寒气冻醒的慧子看清楚徐学俊博士和姑姑都睡着了之后,就悄悄地起来了。她踮起脚后跟走到灵堂前,拿起放在香炉旁边的遗物中的那本手册。可能是因为全家人都睡着了的缘故,四周格外寂静。这孩子下了那黑幽幽的狭长台阶,走出了家门。告别仪式结束了,如今父亲已经埋到了地下,他的亡灵再也无法飘游了。慧子对于父亲的埋葬可不想留下一个无味的记忆。

出了家门之后,她看见门上挂着告丧的白纸灯笼正在风中晃悠。残灯的光远远地渗透在黑暗中。慧子又回来了。东方的天际泛出了鱼肚白,勾勒出二楼暗黑的房顶。慧子提起纸灯皮,吹灭了快要燃完的蜡烛。虽然首班车的时间还早,可这孩子还是跑到了站点。

(《创作与批评》,1972年春季刊;《客地》,创作与批评社,1974年)